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〇四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〇四册

全
宋
文
王
庾
文

目錄

全宋文卷二二六七

黃裳 二三

夫人林氏墓誌銘

.....

一

承事林君墓誌銘

.....

二

河南方君墓誌銘

.....

三

法曹俞君墓誌

.....

四

天寧節功德疏

一

.....

六

天寧節功德疏

二

.....

六

天寧節功德疏

三

.....

七

天寧節功德疏

四

.....

七

聖節功德疏

.....

.....

八

同天節功德疏

.....

.....

八

聖節開啓疏右語

.....

九

忠獻令公功德疏 九

真如開堂疏 一〇

東禪開堂疏 一〇

西峰開堂疏 一一

廣因開堂疏 一一

廬山開堂疏 一二

淨土開堂疏 一三

堅尼師開堂疏 一三

三清殿上梁文 一四

謁謝先聖文 一五

謁謝先師文 一五

勸農文 一六

請羅漢讚文 一六

全宋文卷二二六八

李亨伯

梧州東山記 一二

釋從悅

與晦堂書……………二三

王師約

乞大長公主以下凡上牋表並稱妾奏……………二四

燕國大長公主薨乞給假一年奏……………二四

乞給假省覲臣父奏……………二五

乞許納一官以寬貸叔父王克述奏……………二五

何執中

官員印紙曆子事奏……………二六

言太醫熟藥所事奏……………二七

言官員對換差遣事奏……………二七

乞陳暘與優獎奏……………二七

乞將考功條貫公諸天下奏……………二八

開封府獄空當宣付史館奏……………二八

乞以陛下祭祀盛德付史館奏……………二九

乞以冬祀盛事宣付史館奏……………二九

乞以冬祀盛事宜付史館奏 二 三〇

修敕令格式奏 三〇

乞罷提舉敕令之名奏 三一

乞頒行新成敕令格式奏 三二

乞展放燈日奏 三二

米芾多景樓詩帖跋 三三

新黃郎中廟記 三三

文惠公讚 三四

天寧萬壽宮記 三四

全宋文卷二二六九

王 雱

乞應差子孫弟侄押賜生日禮不用取旨謝恩奏 三七

置監製作甲冑弓弩當務求精良奏 三八

答吳子經書 三九

與巖老書 四〇

南華真經新傳序 四一

老子註解序	四一
題長沙北禪經室觀音像	四二
慧力寺輪藏記	四三
陽武重修門銘	四四
荆公畫像贊	四四
宋故王先生墓誌	四五
楊 畏	
彈刑部官無任責之心奏	四五
言大理寺斷遣舒亶厨錢事奏	四六
言蒲宗孟王安禮批狀事奏	四六
分析王安禮所言事奏	四七
乞詔逐路監司嚴切禁止異教奏	四八
彈劾王巖叟奏	四八
若有禁囚死亡請專委御史臺定差依條檢驗奏	四九
吏部銓量官吏應關御史臺以憑考察奏	四九
乞正蘇頌范百禄稽滯制書之罪奏	四九

乞罷張耒起居舍人新命奏……………五〇

乞賜講求神宗立法奏……………五〇

宋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夫人福昌縣君陳氏墓誌銘跋……………五一

宋故右班殿直朱侯墓誌銘……………五一

全宋文卷二二七〇

王 固

奉議郎致仕沈公墓誌銘……………五三

黃 覺

涪州石魚題名……………五八

趙 偁

乞諸州縣補試醫學人奏……………五八

乞於常潤州收糴稻種奏……………五九

河議……………五九

論河事大利害奏……………六〇

乞開闢村河門等奏……………六一

張處士

莊丘寺石香爐記	六二
翟元建	
父翟儀非避責罰乞致仕奏	六三
張向	
閻立本步輦圖跋	六四
趙執中	
重建湯王廟記	六四
趙濟	
乞復廣濟河輦運司奏	六六
乞預計度各州錢糧奏	六七
備大軍糧食狀	六七
乞會合掩擊鐵弁山西人奏	六七
西蕃軍情狀	六八
乞以鄂特凌古承代青唐蕃部首領奏	六八
廉正臣	
提點在京倉場收出剩糧等奏	六九

李夷行

言熙河蘭會路弓箭手事奏……………七〇

重修五龍廟記……………七一

釋智淨

青州報恩寺大聖院清座主靈骨記……………七三

全宋文卷二二七一

韓羽

比部黃公墓誌……………七四

蔡煜

溪洞蠻舒光旦等歸順乞補官奏……………七六

團峒首領歸明乞歲輸課米奏……………七六

葉祖洽

論市易奏……………七七

議北郊之祠奏……………七七

請恩禮蔡確諸子奏……………七八

請中書舍人門下給事中各舉其職奏……………七八

乞擢方蒙奏	七九
請罷斥韓縝奏	七九
乞正王珪之罪奏	八〇
再乞正王珪罪奏	八一
乞吏部侍郎右選宜類姓置簿奏	八一
議韓縝諡奏	八二
乞取索方澤前件事因看詳施行奏	八二
乞次第延見所舉人材奏	八三
乞勒停王珪諸子奏	八三
泰寧縣改治記	八三
淮西路廬州三聖堂記	八五
題紫溪驛壁文	八五
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太常寺陳先生行狀	八五
江汝舟墓誌	九二

全宋文卷二二七二

孔平仲 一

戰彭城賦	九四
智若禹之行水賦	九五
賀坤成節表 一	九六
賀坤成節表 二	九七
江淮提點謝到任表	九七
衡州謝到任表	九八
饒州居住謝表	九八
叙復朝奉大夫謝表	九九
謝崇寧曆日表	九九
永興提刑謝表	一〇〇
謝恤刑表 一	一〇〇
謝恤刑表 二	一〇一
賀受尊號表	一〇一
謝宮觀表	一〇二
進南郊銀狀	一〇二
罷散御筵謝太皇太后表	一〇三

罷散御筵謝皇帝表		一〇三
代都水謝表		一〇四
代熊伯通滁州謝表		一〇四
代廣州謝上表		一〇五
代謝曆日表		一〇六
代謝到任表		一〇六
代謝復職表		一〇七
代賀聖節表		一〇八
進否泰說表		一〇八
辨陷失官米事疏		一〇九
寄孫學士啓		一〇九
與張太博啓		一一〇
國學解元謝啓		一一一
謝徐郎中啓		一一二
上運判屯田啓		一一二
謝洪帥大監啓		一一三

謝洪倅啓……………一一四

謝洪簽啓……………一一四

全宋文卷二二七三

孔平仲 二

謝江州知郡吏部啓……………一一五

謝鄂守張職方啓……………一一六

謝襄州史大卿啓……………一一六

謝荆門知軍啓……………一一七

謝舉職官啓……………一一七

謝程卿舉職官啓……………一一八

謝方卿舉職官啓……………一一九

謝周學士舉職官啓……………一二〇

謝提刑太博舉京官啓……………一二一

上密守啓……………一二二

上密倅郎中啓……………一二三

上青州知府啓……………一二三

上察訪舍人啓	一二四
謝運使舉京官啓	一二四
謝趙資政舉京官啓	一二五
謝判院舍人舉京官啓	一二六
上提刑職方啓	一二七
上安撫諫議啓	一二八
上章樞密啓	一二九
上鄧舍人啓	一二九
上呂學士啓	一三〇
上提刑啓	一三〇
上安撫啓	一三一
賀青倅監丞啓	一三一
回都巡啓	一三一
上江寧知府啓	一三二
謝舉充館閣啓	一三二

全宋文卷二二七四

孔平仲 三

處倅謝宋提刑啓	一三五
謝朱運判啓	一三六
謝蔣發運啓	一三六
謝試館職啓	一三七
謝同官啓	一三八
江東到任謝執政啓	一三九
江東交代鄒漕啓	一三九
與本路傅憲啓	一四〇
與賈憲啓	一四〇
與胡漕啓	一四一
與蘇漕啓	一四一
江南回知通啓	一四二
與淮東陳憲啓	一四二
與吳提鑄啓	一四二
與江西劉漕啓	一四三

上杭帥熊伯通啓	………	一四三
又賀移帥金陵啓	………	一四四
上府帥林子中啓	………	一四四
上路發運啓	………	一四五
上范發運啓	………	一四五
與饒守范岫啓	………	一四五
與宣守張修啓	………	一四六
回鄧守蔡立啓	………	一四六
賀發運冬啓	………	一四七
賀發運年啓	………	一四七
回知通賀年啓	………	一四七
淮西回舒守陳公密啓	………	一四八
回致政蘇子平大夫啓	………	一四八
禮上回知通啓	………	一四九
回無爲王守啓	………	一四九
回無爲通判啓	………	一四九

與淮南周提倉啓	一五〇
回廬帥田右司啓	一五〇
回淮南莊漕啓	一五〇
賀淮南張漕啓	一五一
回舒守胡與幾啓	一五一
賀壽守啓	一五二
賀冬啓	一五二
賀年啓	一五二
回光守張朝奉啓	一五三
回無爲王守啓	一五三
回廬帥田右司啓	一五三
回致政吳朝請啓	一五四
賀淮南周漕啓	一五四
賀湖南張漕敏直啓	一五五
與濠州孫守啓	一五五
回無爲王守得替啓	一五五

賀吳老復待制啓	一五六
賀交代朱憲啓	一五六
江東賀中書侍郎啓	一五七
賀左丞啓	一五七
賀右丞啓	一五八
賀正大卿啓	一五九
回虔倅王大夫啓	一六〇

全宋文卷二二七五

孔平仲 四

回饒倅徐安道啓	一六一
回發勾蕭昌孺啓	一六一
回丁大夫啓	一六二
回致仕鄭大夫啓	一六二
賀太平陳大夫啓	一六二
回昭州知郡盧朝奉啓	一六三
回饒州通判啓	一六三

回通判呂朝議啓	一六四
回池州富朝散啓	一六四
回宣倅朱察院啓	一六五
通馬運判啓	一六五
回錢監承議啓	一六六
回溧水知縣啓	一六六
賀濠守唐朝請啓	一六六
回興國知軍啓	一六七
回信守韓朝請啓	一六七
賀廣漕董夢授啓	一六七
回信倅啓	一六八
賀江東胡憲啓	一六八
賀蔣發運啓	一六九
回廣德知軍啓	一六九
賀宣倅翟殿院啓	一六九
與賈提刑啓	一七〇

與傅提刑啓		一七〇
回信守啓		一七一
回新信守侯宣德啓		一七一
回宣簽謝薦啓		一七一
回翟殿院謝薦啓		一七二
回太平馬通判謝薦啓		一七二
回宣成知縣謝薦啓		一七三
回當塗李令謝薦啓		一七三
提點到任謝執政啓		一七四
賀劉相啓		一七四
賀樞密啓		一七五
江州上中丞舍人啓		一七六
回江州太守啓		一七七
通湖南安漕啓		一七七
通湖南吳漕啓		一七七
回袁倅啓		一七八

通交代劉提點學士啓	一七八
回臨江馬朝奉啓	一七九
通京西交代蔣憲啓	一七九
回筠守張朝奉啓	一七九
回韶守譚朝散啓	一八〇
通鄧帥陸侍郎啓	一八〇
再與蔣憲啓	一八一
謝執政啓	一八一
賀左丞蘇子容啓	一八二
回諸州太守啓	一八三
回隨守王朝奉啓	一八三
回襄倅梁朝奉啓	一八三
與江東宋提刑啓	一八四
與李純仁簡	一八四
再與李純仁簡	一八五
與李先之簡	一八五

上安撫簡		一八六
祭三兄侍郎文		一八六
祭親家應朝敬文		一八七
祭應卿文		一八七

全宋文卷二二七六

葉 濤

司馬光追貶散官制		一八九
呂公著追貶散官制		一九〇
王巖叟追貶雷州別駕制		一九一
呂大防責散官安置制		一九一
劉摯散官新州安置制		一九二
蘇轍散官安置制		一九三
梁燾安置制		一九三
范純仁責散官安置制		一九四
劉奉世分司居住制		一九五
韓維落職降官制		一九五

王覲落職分司居住制	一九六
韓川等分司居住制	一九六
范純粹禮趙君錫馬默落職居住制	一九七
顧臨落職居住制	一九七
范純粹落職居住制	一九八
孔武仲落職居住制	一九八
王汾落職依前官致仕制	一九九
王欽臣落職居住張耒落職監當制	一九九
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分司居住制	二〇〇
姚勔分司居住制	二〇〇
吳安詩散官安置制	二〇一
晁補之落校理監當制	二〇一
重修實錄歐陽修傳	二〇二
韓宗武	
上徽宗答詔論日食	二〇八
諫取索書畫奏	二一〇

天柱山石牛洞題名……………二二一

全宋文卷二二七七

石 亘

成德軍修庠池河記……………二二二

王 彧

東嶽靈派侯廟重修木帳記……………二二四

王 勝

南澗寺架廬題識……………二二五

王子文

王子文建醮記……………二二六

項 傳

證心院記……………二二七

崔希仲

題右軍二謝帖……………二二八

衡 規

福嚴院題名記……………二二九

韓魏公治績碑記 一二一〇

王仲勇

南都賦 一二二四

全宋文卷二二七八

黃庭堅 一

寄老庵賦 一二三一

休亭賦 并序 一二三二

江西道院賦 并序 一二三三

蘇李畫枯木道士賦 一二三五

東坡居士墨戲賦 一二三六

白山茶賦 有引 一二三六

別友賦送李次翁 一二三七

對青竹賦 有序 一二三八

煎茶賦 一二三九

苦筍賦 一二四〇

木之彬彬 并序 一二四一

〔附錄〕木之彬彬初本 二四二

劉明仲墨竹賦 二四四

放目亭賦 有序 二四五

位一天下之動賦 二四五

春秋元氣正天端賦 二四六

全宋文卷二二七九

黃庭堅 二

龍眠操三章贈李元中 二四八

濂溪詩 并序 二四九

王聖涂二亭歌 并序 二五一

予欲金玉汝贈黃從善 二五二

明月篇贈張文潛 二五二

悲秋 二五三

至樂詞寄黃幾復 二五四

錄夢篇 二五四

秋思 并序 二五五

悼往 二五六

聽履霜操 并序 二五七

〔附錄〕聽履霜操初本 二五八

鄒操 并序 二五九

〔附錄〕鄒操初本 二六〇

渡江 二六一

毀壁 二六二

全宋文卷二二八〇

黃庭堅 三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二六三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 一 二六四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 二 二六五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 一 二六五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 二 二六六

代李公擇遺表 一 二六七

代李公擇遺表 二 二六七

代宜州党皇城遺表	二六八
謝黔州安置表	二六九
代文潞公賀元會表	二七〇
代賀生皇子表	二七〇
代謝賜曆日表	二七一
代韓康公大名謝表	二七一
代呂大忠河北運判謝上表	二七二
代叔父陝西都運謝上表	二七三
修神宗實錄乞外任奏狀	二七四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二七四
再辭免恩命奏狀	二七五
辭免實錄檢討狀	二七六
辭免轉官狀	二七七
乞回授恩命狀	二七七
乞奏補姪樸狀	二七八
服闋辭免史院編修狀	二七八

第二辭免狀 二七九

供析狀 二七九

策問 一 二八〇

策問 二 二八一

策問 三 二八二

全宋文卷二二八一

黃庭堅 四

上蘇子瞻書 一 二八三

上蘇子瞻書 二 二八四

寄蘇子由書 一 二八五

寄蘇子由書 二 二八六

寄蘇子由書 三 二八七

見張文定公書 二八七

答晁元忠書 二八八

答郭英發書 二八九

答何靜翁書 二九〇

答李幾仲書	……	二九一
答王補之書	……	二九二
答王子飛書	……	二九三
與王庠周彥書	……	二九四
與王子予書	……	二九四
與歐陽元老書	……	二九五
與唐坦之書	……	二九五
與王觀復書	一 ……	二九六
與王觀復書	二 ……	二九七
與王觀復書	三 ……	二九九
答洪駒父書	一 ……	二九九
答洪駒父書	二 ……	三〇〇
答洪駒父書	三 ……	三〇一
與運判朱朝奉書	……	三〇二
與胡少汲書	一 ……	三〇二
與胡少汲書	二 ……	三〇三

與胡少汲書	三	三〇三
與胡少汲書	四	三〇四

全宋文卷二二八二

黃庭堅 五

與徐師川書	一	三〇五
與徐師川書	二	三〇六
與徐師川書	三	三〇六
與徐師川書	四	三〇七
與潘子真書	一	三〇七
與潘子真書	二	三〇八
與胡秀才書	……	三〇九
與秦少章觀書	一	三〇九
與秦少章觀書	二	三一〇
與洪甥駒父	一	三一〇
與洪甥駒父	二	三一〇
與徐甥師川	一	三一〇

與徐甥師川	二	三一二
與俞清老	· · · · ·	三一三
與潘邠老	一	三一三
與潘邠老	二	三一四
與潘邠老	三	三一四
與潘邠老	四	三一五
與潘邠老	五	三一六
王立之承奉	· · · · ·	三一七
與徐彥和	一	三一七
與徐彥和	二	三一八
與景溫都運	· · · · ·	三一八
與人	· · · · ·	三一九
答王觀復	· · · · ·	三一九
答陳敏善	一	三二〇
答陳敏善	二	三二一
答知郡大夫	· · · · ·	三二一

答曹荀龍	一	三二二
答曹荀龍	二	三二二
答曹荀龍	三	三二三
答曹荀龍	四	三二三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一	三二四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二	三二四
與王及之賢良		三二五
與濟川姪		三二五
與宜春朱和叔		三二六
與人		三二六
與六姨		三二七
與范宏父		三二七
答佛印了元禪師		三二八
與雲巖西堂和尚		三二八
答廣公闍梨		三二九
與雲巖教首座		三二九

與余洪範	一		三三〇
與余洪範	二		三三〇
答張益老求琴銘書	一		三三一
答張益老求琴銘書	二		三三一

全宋文卷二二八三

黃庭堅 六

答何靜翁		三三二
答鮮自源		三三三
答李材		三三三
與洪駒父	一.....	三三四
與洪駒父	二.....	三三四
與洪駒父	三.....	三三五
與洪駒父	四.....	三三六
答黎晦叔		三三六
答棘道尉	一.....	三三七
答棘道尉	二.....	三三七

答棘道尉	三		三三八
與王立之一	一		三三八
與王立之二	二		三三九
與王立之三	三		三三九
與王立之四	四		三四〇
與趙伯充			三四〇
與王瀘州			三四一
與王雱一	一		三四一
與王雱二	二		三四二
與王子飛一	一		三四二
與王子飛二	二		三四三
與王子飛三	三		三四三
與王子飛四	四		三四四
與王子飛五	五		三四四
與王子飛六	六		三四五
與王子飛七	七		三四五

與太虛公	……	三四六
與韓純翁宣義 一	……	三四七
與韓純翁宣義 二	……	三四七
與宋子茂	……	三四八
與曾公卷	……	三四八
上運使劉朝請書	……	三四九
代人求知書	……	三五〇
與蘇子瞻書	……	三五一
答王周彥書	……	三五二
上運判朱朝奉書	……	三五四

全宋文卷二二八四

黃庭堅 七

謝張宣徽書	……	三五五
答李材書	……	三五六
答從聖書	……	三五六
與邢和叔書 一	……	三五七

與邢和叔書 二	三五七
與通判通直書 一	三五八
與通判通直書 二	三五八
與幕府書 一	三五九
與幕府書 二	三五九
與張道濟帖 一	三六〇
與張道濟帖 二	三六〇
與胡逸老書 一	三六〇
與胡逸老書 二	三六一
與胡逸老書 三	三六一
與胡逸老書 四	三六二
與胡逸老書 五	三六二
與胡逸老書 六	三六三
與胡逸老書 七	三六三
與胡逸老書 八	三六四
與胡逸老書 九	三六四

與胡逸老書	一〇	三六五
與劉晦叔書	一	三六五
與劉晦叔書	二	三六五
與李端叔書	一	三六六
與李端叔書	二	三六六
與李端叔書	三	三六七
答黎暹晦叔書		三六七
與呂晉父帖	一	三六八
與呂晉父帖	二	三六八
與呂晉父帖	三	三六九
與鄭彥能帖		三六九
與崧老書		三七〇
與郭明叔提舉書		三七〇
與元陟贊府書	一	三七一
與元陟贊府書	二	三七一
與元陟贊府書	三	三七一

與李承之主簿書	一	三七二
與李承之主簿書	二	三七二
與李少文書		三七三
與趙都監帖	一	三七三
與趙都監帖	二	三七四
與分寧蕭宰書	一	三七五
與分寧蕭宰書	二	三七五
與分寧蕭宰書	三	三七六
與分寧蕭宰書	四	三七六
與分寧蕭宰書	五	三七七
答王子厚書	一	三七七
答王子厚書	二	三七八
答王子厚書	三	三七八
答王子厚書	四	三七九

全宋文卷二二六七

黃 裳 二三

夫人林氏墓誌銘

某年月日，林夫人有子象，葬夫人于州之西郊。吉州推官龔原狀其行來求銘，叙言夫人之祖林某，世家福州之福清，爲殿中丞。父某，徙居漳南。居士施君時號右姓，以儒學世其業，夫人歸之。舅早亡，最孝于姑。年三十，悟生理不足恃，誦佛書，欲其鄉人爲善，語因緣感應事以動之，不及人短長。食不味，衣不華，如此四十年。元豐五年之十月偶有疾，語其家曰：「人生七十二，所得多矣！勢數當往，爲吾具棺衾，告親舊。」日次辛未，遺言其後，惟爲善爲能立。然後沐浴易衣而化。男四人：長某，應進士舉，後夫人二年卒；次子早卒；次某，鄉貢進士第一，再舉第四，皆黜于禮部。方夫人疾篤時，象猶客京師，其家曰：「象起吾家者也，吾之志何恨焉！」後數年象得疾，夢夫人策杖叩其門，曰：「汝起，恩且至矣。」覺而愈，隨有經明行修之詔。郡守薦象于監司，考察而興

之，明年爲假承務郎。次某里居最謹。女四人：長歸莆田林矩，次歸溫陵陳況，皆爲主簿。次持齋不嫁。次歸鄉貢進士李耕，耕亡，再歸鄭某。銘曰：

有悟而早，有修而老。其疾不耄，不化不墮。象于朋遊，趨義也果。夫人之言，豈欺于我？未葬而雨，象憂弗苟。茗碗十一，致誠以告。六爲甘露，得日杲杲。事既雨復，默窺洪造。豈非夫人，作德之報？《演山集》卷三四。

承事林君墓誌銘

林氏始有諱達者，在仙遊民籍中。達而上，不得其詳。達生桀，桀生晟，晟生輝，皆不仕。輝字德夫，少好學，喜功名，晟語之曰：「苟竊利名而仕焉，不能事道，不仁也。有地數畝，足以度生，不能自樂，徒爲有國者所羈，不知也。」輝遂不復應舉。有子七人：男四而女三。翻然而有改曰：「數畝之地，耕且養足矣。今子數人不能各使有事，何以卒歲？」謂長子豫曰：「若俊爽磊落，可以爲士。」謂次子巽曰：「若勤儉鄙朴，可以爲農。」謂中孚與解曰：「可以從豫而學。」中孚先公七月而卒。豫二十四登第，三十三陞朝，丙寅之秋用明堂恩，封君承事郎，妻封壽昌縣君。長女適進士余持，次適進士陳環中，季未笄。元祐丁卯之某日，輝卒于其家，享年六十有二。君爲人不事小節，常教豫曰：「當以六經爲宗，諸子百家博雜而無統，欲鑑古今之治亂，第求其始末。然而是非得失，須

折衷于六經，不然，則雜家者流耳。徒費聰明，博記誦，豈能爲汝賢行哉？其從事也，有益于己而害人，弗可爲也；有益于人而害物，弗可爲也。其從仕也，所守者義，所奉者法。得喪窮通，有命存焉，苟容曲從，求用于世，弗可爲也。其從政也，以公處心，以恕接物，隨時之輕重大而應之。縱喜怒，挾私曲，剛而猛，柔而懦，弗可爲也。」嘗教巽曰：「士農工商，先王以處民才。雖然，貴賤不同，而所以爲生一也。謹天時，飭地利，然後有以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和夫婦，信朋友，汝之務也。」故豫之才有聞于仕途，巽之智有成于家事，餘尚有待焉。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爲之銘曰：

數子之學，或庠或畝。孰假以生，卓犖者豫。行且驤矣，有雷有雨。高原一垞，長松千古。

《演山集》卷三四。

河南方君墓誌銘

君諱壽，字祖仁，睦州桐廬人，唐方干之後。曾祖延昌、祖輯，不仕。祖以父載任比部員外郎，累贈尚書工部侍郎。比部娶繆氏，爲長安縣君。長子烈，任越州觀察推官。君，其次也。皇祐中宰長江，禱于街穹之祠，得君。風骨清俊，才性明敏，未冠已能屬文。治平中試取國子生優等，丁父憂，居喪盡禮。服除，三預鄉貢，不第。哲宗皇帝視學，以獻，其文甚工，執政從官稱之。還里，會朝旨

舉經行，鄉老士庶以君備舉，適用數足不行，公議以爲恨。紹聖三年二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行四十有七年。娶朝奉大夫王中敏女，男二人，長先甲，次先意。女二人，歸承議郎、發運司句當公事黃瑜，爲仙源縣君；次尚在室。元符三年四月某日，葬于圓通寺塢。君性雖剛，而喜獎進後學，及其卒，類爲之悲。有《禮解》，未成書，家存其遺藁。方外之士有徐神公者，能道人平生事。時祖文爲泰興令〔二〕，祖仁從焉，見神公，公輒拜之。祖仁意其必以我貴，故拜，遽問成名之年，公曰：「令改官君即登第，君登第令即改官。」祖仁以爲登第必與祖文改官同歲。後祖文十薦卒不改官，祖仁三貢卒不登第，今皆亡。常謂世事與人相爲存亡，必待蓋棺始定。志氣類爲身事所困，區區白首，葬于原隴而莫之悟，已可悲者。嗚呼，祖仁兄弟首未及白，青青之松環列其墓矣，此尤可悲者也。既葬之十年，裳之官，過其墓，惜其才，悼其不幸而哭之，故爲之誌云。《演山集》卷三四。

〔二〕祖文：原作「祖父」。按據前文，方壽之祖父不仕，何得爲泰興令？以下文觀之，當作「祖文」，即壽之兄烈之字也。今改。

法曹俞君墓誌

延平之有俞氏，莫知其所由來。始有諱懷志者，來居沙陽。懷志生守瑩，守瑩生繼倫，繼倫生

備，字幾甫，自繼倫而上不仕。幾甫少聰慧，七歲日誦數千言，長不事產業，遊學交當世名士。爲人寬厚有執，喜賓客，與人交，交無貴賤小大，皆爲之盡禮，犯而不校。御僮僕有過，以理論之，不輒加怒。事繼母孝欽益篤。善慮事，其始若甚迂，卒如其說。有風鑑，往往道中人貴賤。友愛其弟，同居共財二十餘年，上下無閒言，義不可析。或者窮困疾苦，見輒賙之，族黨朋舊間，尤致其厚意。家始雄于財，爲仁而乏，終不以爲恨。皇祐五年爲鄉舉首，下第。熙寧中獻策數十篇，言當世利害，不報。元豐六年以特奏名爲河南府助教，調汀州寧化縣主簿。其宰喜爲淫刑，民不便之，君力爲之諷止，常賴其德。貧民以賦不輸被囚者數百，惻然代輸而出之。歲餘，沿檄權監福州車孟場，場在深山之中，去州縣二百餘里，私鑄之民相聚爲盜，吏民無敢呵者。君爲方略去之，商旅坑戶稍稍來歸。寶貨發露，場用以興。未期，汀守薦君明法守正，復爲本州司法參軍。有強其子之婦者，怒而殺之，及其前夫之二女。法，子當緣坐，郡吏皆欲按法而刑之。君議以謂殺其身不足以償其罪也，及其愛子，以累其心，此法之所以有緣坐。今婦見殺，則父之愛何在？更以其身緣坐，非法之本意。于是州以疑奏，其子遂免。官吏市鹽，例不之務中，而市于倉，以務中有常數，而倉之數可以過取也。君以爲不義于公，且慮掇其怒，市鹽而倍給之，皆愧而弗至。月餘以疾終于官，享數五十有七。長子括爲宣德郎、通判漳州。次子授爲泰州泰興縣尉。次振，應進士舉。次舟，尚幼。女歸曹格，爲承議郎、簽判興化軍，前君數年而卒。孫男四人，孫女三人。余于幾甫，最知其爲人。未得官時常與之遊，文酒之間，歌笑自若，不爲生事所役，磊落大度，絕無鄙狹流俗之態。故其從仕，雖未甚久，已稍有可觀

者。代輸、出囚、市鹽而給僚吏，雖難爲繼，然而輕物而重仁義，使流俗有所激，亦可尚也。《演山

集》卷三四。

天寧節功德疏 一

龍飛雲從，既協一人之慶；聖作物睹，咸傾四海之心。載憑願力之無邊，用祝昌期之有永。恭惟皇帝陛下聖自天縱，德偕日新。嗣寶曆之明昌，克繩祖武；端小心而寅畏，式享神休。虔茲貝葉之誠，默贊蘿圖之茂。伏願皇帝陛下明同箕翼，□固岡陵。壽一萬春，契唐人之歌詠；卜三十世，符周曆之綿長。臣違遠闕庭，承宣海岱。莫陪禁從，望八彩于堯階；惟與吏民，助三呼于漢嶽。《演山集》卷二九。

天寧節功德疏 二

圓穹爲祉，大開長發之祥；寰宇傾心，咸薦誕彌之月。謹伸誠悃，虔叩寶坊。載憑願力之無邊，仰祝遐齡之有永。恭惟皇帝陛下，運膺千載之會，道冠百王之前。體天德而出寧，群生自遂；建皇極而守正，多福並臻。伏願皇帝陛下卜世之期，上天罔極。垂衣而治，如日之升。四海九州，永賴一人

之有慶；南山北斗，共申萬壽之無疆。《演山集》卷二九。

天寧節功德疏 三

真仙誕降，當立子生商之辰；海宇均歡，罄封人祝堯之意。仰憑茲力，申頌壽祺。恭惟皇帝陛下撫盈成之期，慎于持守；躬紹述之孝，通于神明。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躋斯民于仁壽之域。伏願皇帝陛下三靈擁祐，十力證知。寶祚彌昌，丕圖永固。松筠共茂，前膺睿算之無窮；日月齊明，更祝後天之難老。《演山集》卷二九。

天寧節功德疏 四

大覺寶文，潛結無窮之妙果；長生秘錄，密藏不測之殊因。讚發歡忭，誦通懇惻。達神明而有感，建功德之無爲。以奉一人，其延萬歲。伏願皇帝陛下大受海納，大明日昇。道成性以存存，德宜民而顯顯。是故不滅者佛，以維以持；不墮者仙，以引以翼。豈惟三十之盛世，況逢千一之至人。斗下靈樞，夜驚電繞；林中閒職，曉伴仙呼。既獲證明，當能保佑。《演山集》卷二九。

聖節功德疏

四海傾心，祇俟生商之旦；萬齡獻壽，兢形歸舜之歌。默資道力之無邊，顯贊帝圖之有永。以聖繼聖，既新又新。恭惟皇帝陛下德冠百王，運膺千載。建皇極而守正，衆福同歸；體天德以出寧，群生自遂。紹述之孝，感通神明；持守之能，跨越今古。宜享群真之致祐，更冀諸天之證知。《演山集》卷二九。

同天節功德疏

帝既生商，天方與啓。聖母彌月，出應四方之緣；火權盛時，來乘千載之運。天日之表，神明之容，何福不膺，有生皆遂。裳等荷覆載無私之德，含尊親罔極之恩。願憑大覺之勝因，庶贊至仁之遐筭。祇行百拜之禮，近祝南山；歡捧萬年之觴，遐瞻北極。《演山集》卷二九。

聖節開啓疏右語

右，臣等伏以圓穹薦祉，大開長發之祥；寰宇傾心，咸薦誕彌之日。敬申誠悃，虔叩寶坊。載憑願力之無邊，仰祝遐齡之有永。恭惟皇帝陛下運膺千載之會，道冠百王之前。體天德而出寧，群生自遂；建皇極而守正，多福並臻。伏願皇帝陛下卜世之期，上天罔極。垂衣而治，如日之昇。四海九州，永賴一人之有慶；南山北斗，共期萬壽之無疆。《演山集》卷二九。

忠獻令公功德疏

岳神何往，一歸丹府以難尋；櫪馬既鳴，三對薰風而有感。因屆外除之日，用伸中動之情。伏惟某官十載鈞衡，人受其賜；兩朝勳策，天與之符。令德可稱，曰韓曰范；靈氣所盈，匪甫匪申。志輕華袞之榮，體勝丘山之重。儒生感舊，誰求請畢之言？虜主追亡，應展竊圖之像。《演山集》卷二九。

真如開堂疏

佛祖悟命機之妙，而神氣精爲之根；修性德之要，而定慧覺爲之本。及其根本已混，非有非無；體用既冥，無內無外。弗在言句，是爲如來。掃鬼窟之生涯，震雷門之聲韻。以謂客塵之中，誰可出世；教法之外，別當授人。愍惻群迷，乃垂禪學于萬世；收藏獨見，且演性宗于一門。法身固出于色身，覺海亦資于學海。其舉十二時之日用，以開三千界之管窺。庶幾悟真而自成，何乃執幻而獨是？若云師吼，未離精魂；雖脫輪迴，猶是意識。輒擬大成以小解，方悲上德之下衰。故須舉知，聊用援溺。某人長老，東林之賢嗣，南禪之俊遊。雲行四方，心迹任道；壁立萬仞，機鋒向人。乃舉上乘之妙緣，況在中齊之勝境。用率士民之衆，冀承道義之尊。願行接引以敷揚，庶使依歸而承聽。《演山集》卷一九。

東禪開堂疏

西來祖意，直指人心；南學禪宗，正傳法眼。去古滋遠，當仁愈難。爭推作者家風，罕識本來面目。欲悟大衆，必求智慧之師；要鎮名山，宜得孤高之士。真覺禪師學造微妙，行歸靜深。衆所共

推，身難獨善。況東禪之勝境，乃長樂之雄藍。宜徇輿情，遠臨祖席。行雲出岫，本自信于無心；流水盈科，亦隨緣而有利。勉乘杯渡，來震雷音。上酬詔旨之恩，仰祝聖君之壽。《演山集》卷二九。

西峰開堂疏

迦葉拈花，世尊爲之啓齒；寒山撫掌，拾得于焉點頭。不落言詮，自超正覺。厥後支分派別，想變體殊；坐斷聖凡，猶滯半途之趣；雙行棒喝，親獲向上之機。謂之宗風，名曰出世。允能上人，談鋒穎悟，戒迹孤高。印可世于芳公禪師，衣受度于圓照大士。維長樂之精刹，矧西峰之上藍。實古道場，久虛法席。衆望所屬，當仁勿辭。即期象駕之進途，無慮螳螂之拒轍。敷揚祖意，上報國恩。

《演山集》卷二九。

廣因開堂疏

萬物本無靜根，衆生皆有覺性。迷從多劫，歷幾河沙〔二〕。悟在片言，一彈指頃。無諸樂境，廣因淨緣。祥公上人，以心傳心，是法非法。欲引無邊性海，悉趨不二法源。莫開方便門，曷指圓通路？今日之意，諸祖同風。無盡香焚，四衆圍繞。第一義諦，請師舉揚。《演山集》卷二九。

〔二〕河：原作「何」，徑改。河沙即「恒河沙」之省稱，佛教以喻物之多也。

廬山開堂疏〔二〕

談禪之士，或有言而見掃，遽云邊畔之未超；或以無言而見嗤，輒謂機鋒之不峻。既蹈聲聞之一曲，遂淪空色之兩途。不知言則道之用行而體不全，默則道之體立而用不顯。語默動靜，不當偏廢；體用有無，未常相離。云云者汗漫乎有鄉，寂寂者莽蕩乎無境。雖悟精魂之具足，弗思金礦之交加。秘密未聞，安用磨礱而作鏡；塵凡不濯，莫知消礦以爲金。執意會以爲圓通，認性見以爲究竟。惟恃十談之轉影，寧窺千聖之通神。流落頑空，徒回活計；孰悟大道，獨聞上人。建一物之渾淪，應知人望；度九年之還返，靜與天行。有處常無，默時尤說。大塊噫氣，天籟俄聞；小樸含空，須彌安在？斯道將振，何人可承？份師長老受言如愚，知性若現。已脫方中之習，更膺教外之傳。付以名山，接諸初地。江湖離世，將爲船子之棲真；鐘鼓升堂，且作封人之祝聖。《演山集》卷二九。

〔二〕廬山：疑當作「廬山」。

淨土開堂疏

西意既來，南禪遂振。其教有內外，其法有顯藏。由禪而出以應物，則轉換風力，枝派章句，此教中之事，乃法之緒餘；由禪而入以立道，則絕滅緣念，掃除言說，此教外之事，乃法之本根。然而內外一貫，精粗兩途。坐禪而立道者希，談禪而應物者衆。以有機鋒爲事業，以無脫縛爲真如。未暇真修，祇云往見。徒矜轉影之十說，莫悟隨方之一珠。內外弗明，精粗尚惑。某人長老祖師之後嗣，真人之遠孫。掛錫閩山，德名獨著；傳衣吳鄙，道室重開。常聞堂上之雷鳴，弗作穴中之狐嘯。天香一縷，仰戴宸恩；家慶千祥，旁歸郡政。其勤朝暮之修，以副崇卑之願。《演山集》卷二九。

堅尼師開堂疏

心獨爲宗，包羅萬象；人誰作佛，接引群生。實性乃佛性之源，空身即法身之樸。修證者寡，類落頑空；污染者多，卒沉幻色。況彼女者，在茲世間，難向道超，易隨物轉。幸蒙睿旨，特建叢林。揀擇高明，發揮微妙。學無上道，得比丘尼堅師長老稟秀閩山，棲真吳地。悟禪談而宿契，滅愛緣而再來。非陰非陽，僧尼莫辨；是空是色，世佛何殊。豈在人乎，本來自爾。應物以此，捨師而誰？萬

壽報恩，勤引天香之一篆；十談轉影，潛開佛印之三乘。當與證明，願聞舉唱。《演山集》卷二九。

三清殿上梁文

三天大號，訓存青簡之文；九士高真，識在翠珉之刻。興隆道教，許自壬辰；振發于山，言歸乙未。遺真經於光智，況寶藏以積金。固宜人事之攸同，實惟天意之所在。其麗三官之寓處，以嚴八郡之瞻依。相彼仙峰，考茲真宇，表衆材而取正，舉修梁而建中。漸引興雲之龍，上征天漢；俄垂飲海之蜧，下瞰人寰。綱紀既張，帡幪遂立。已駭幹旋之雷動，將疑華彩之翬飛。庶寧天上之莫尊，四民有賴；願祝域中之最大，萬壽無疆。潛致其誠，顯揚以頌：

拋梁東，三天宮殿跨垂虹。遙望玉轅來爲物，混元長是作東風，萬靈歌舞太和中。
拋梁南，三分爲九一分三。想見仙峰從此後，紛紛鸞鶴去朝參，不知人世與誰談。
拋梁西，太平君子告成時。八景王輿行且到，此行惟有九仙知，祥光隱顯在雲霓。
拋梁北，寶藏初成金一積。此中無物更何求，識言誰是于山客，九天新起三天宅。
拋梁上，世間得見虛空相。道無遠邇在人心，一篆天香誰注想，千葉蓮花端妙像。
拋梁下，三寶丈人千億化。當須分住九仙峰，神龍五色看看駕，欲去迎隨心已捨。
拋梁中，君王扶教常論功。萬壽無疆何所自？客傳真一下三宮，仙源流演更無窮。

伏願上梁以往，眷眷三天之降鑑，熙熙四國之蒙休。聖神萬年，長屬百福。致力之衆，助緣之人，遂結妙因，悉承嘉貺。仰冀道念，俯從世緣。《演山集》卷三五。

〔二〕已：原無，據清抄本補。

謁謝先聖文

有志於學，無志於仕，則其仕也爲道，先聖之所與；有志於仕，無志於學，則其仕也爲利，先聖之所惡。戾其所與，犯其所惡，其謁謝也在所不見，其薦享也在所不受。而今裳等幸而登科，以赴聖王之器使，不敢不相與爲行義者，則今日之禮非敢以爲文焉。伏惟尚饗。《演山集》卷三五。

謁謝先師文

世之學者師公之不遷怒，則得情之和；師公之不貳過，則得性之正；師公之無伐，則進己之善；師公之不校，則忘人之惡；師公之不改其樂，則能不爲貧所累，堅忍成就，弗爲小人。以至今日見錄於仕版，則裳等之來，以公之賜，不可忘也。伏惟尚饗。《演山集》卷三五。

勸農文

政和三年，予被天子之命來守茲土，職在勸農，視事乎後四月，未之及也。今茲秋歛晚種，適丁是時，出見吾農於郊，環立而語之曰：夫天有時，物資之以生；地有利，人資之以養。必俟吾農出力，深耕易耨，均秧散穀，然後天不愛其時，而雷爲之震動，雨爲之滋養；地不愛其利，有實其積，可以貽子孫，有餽其香，可以畀祖妣。然而苟非吾農之效其力，天時亦莫能發用，地利亦莫能致養。夫農之爲功，如是之大也，汝等其勉之！樂生於憂，逸本於勤。土神有靈，祈報不可廢禮；田主有恩，取與不可忘義。一時能勤，乃得一歲之逸；片善果修，遂享終身之報。自今而後，宜佩吾言，以計汝生不忘也。《演山集》卷三五。

請羅漢讚文

竊以諸佛遇緣，闡二宗而起用；雙林入滅，攝萬變以還無。然後理著始終，道存體用。尤慮神明之相繼，但期寂滅以同歸。人孰憑依，法將廢墜。故如來之付囑，惟羅漢之慈悲。留不壞之形，住無窮之世。護持正法，饒益有情。當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設歡喜之會，發恭謹之心，則是尊者與諸眷

屬旁臨五施之筵，同彼衆凡潛運六通之德。方方受供，種種現形。安得弗致至誠，遂陳妙供？南瞻部州大宋摩訶支那國某州某坊弟子某登籍塵寰，服勞火宅。非解脫之力，不能援我於苦海；非方便之仁，不能携我於迷塗。今則盛展法筵，欽承佛教。四十九載，三昧難尋；一十六尊，五常猶在。至誠可感，猶虛谷之應聲；上德所酬，譬澄江之得月。想垂哀愍，望賜光臨。大衆同聲，恭行禮請。

一心奉請第一西瞿耶尼洲賓度羅墮闍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西瞿自悟都無漏，中土相迎更有緣。神道利物許誰先，十六功名當第一。

一心奉請第二迦毗羅國迦諾迦伐蹉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已湛心源歸上德，更持佛敕繼西瞿。遙看天北彩雲垂，五百聖賢相逐至。

一心奉請第三東勝神洲跋釐墮闍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自爲隨緣通外典，誰知得果起東洲。福田長與世人修，即是護持無上法。

一心奉請第四北俱盧洲蘇頻陀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恍惚俄聞中土召，逍遙寧爲北雲留。花幡擾擾道場深，須信衆凡中有聖。

恭惟尊者十地處身，三光立德。或韜光於愚衆，或現相於虛無。或呼吸風雲，或驅馳龍虎。八解泛應，萬靈具瞻。伏願尊者不捨慈悲，不忘微賤，錫鳴石室，共跨慈雲，塵拂塵寰，各霑法雨。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五南瞻部洲諾矩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忘物便拋流浪海，度人聊住涅槃身。天人眼見域中塵，南瞻部洲難獨樂。

一心奉請第六耽沒羅洲跋陀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石龕春去人難老，金鉢龍歸雨乍晴。中洲一瞬到人間，萬里風波千眷屬。

一心奉請第七僧伽茶洲伽力伽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豈但應緣成佛事，更能說偈與仙人。寂滅場中未忍歸，只爲有生趨苦海。

一心奉請第八鉢刺拏洲伐闍羅弗多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寂寂性空蟾體滿，巖巖眉宇電光深。千一相從物外來，過去生中緣分好。

恭惟尊者或道貌清奇，或風神怪秀，或飄飄而泛玩，或兀兀以潛觀。心有滿虛，性無內外。乘風

御鶴，辭方外之幽居；度月踰雲，受世間之妙供。伏惟尊者法器容物，心燈照人。有感必通，無求不應。暫離禪定，速降威靈。臨頃刻之流光，作衆凡之介福。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九香醉山中戍博迦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法雨忽緣荒政下，神龍潛出淨餅來。雲駢風御落何方，香滿人間新有會。

一心奉請第十住三十三天半托迦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雲巖集法收千卷，月洞棲神斷萬緣。動靜難窺性海深，三十三天無遠近。

一心奉請第十一畢利颺瞿洲羅怛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寂寂誰從窺水月，堂堂相逐過山雲。人天妙供少曾聞，颺瞿自在烟霞外。

一心奉請第十二半涉山那伽犀那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戒珠立我超三界，法露隨人洗六塵。半渡波山眷屬多，但見靈光天外落。

恭惟尊者慾消漏盡，已超三界之崇卑；果滿花開，兼應十方之緣會。乘不疾之速，給無窮之求。以方便誘群迷，以解脫拯衆苦。祇承佛敕，敷百福於冥冥；默示法音，開萬靈之瞶瞶。慈愍故，慈愍

故。

一心奉請第十三廣脅山中因揭陀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已作禪宗留廣脅，却承佛敕到閻浮。護持正法有誰知，應笑苾芻空淚落。

一心奉請第十四可住山中伐那婆斯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出定來時塵世曉，遇緣歸處道場深。能將妙果答群生，可使世人諸漏盡。

一心奉請第十五靈鷲山中阿氏多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鷲峰山上修三昧，法住經中著一名。香花鬧處駭人看，滿月一輪無相相。

一心奉請第十六持軸山中注荼半托迦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慧劍遠邀持軸客，福田兼濟受輪人。付囑如來到此休，更許何人堪入會。

恭惟十六尊者并諸眷屬阿羅漢等，寓洲上者，有水月之觀；託山中者，有泉石之適。在國者與人爲徒，在天者與仙爲侶。其所稱異而同乎德，其所寓殊而契乎心。故承付囑於如來，又復宣揚於塵界。其學道也，皆能澄無生之觀，乘不退之輪。頓悟三空，遽超十地。發空門之肩輿，啓覺路之緘

勝。其應物也，皆能開方便之門，立慈悲之室。設百法之要，誘彼群生；建三世之緣，勸茲流俗。而況今日設莊嚴之會，發恭謹之誠。器幣爭華，香花鬪馥。伏願尊者上同一切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等，其來也不疾不行，其至也無遠無近。六鑲鳴杖，違山海之樓臺；一息興雲，捨巖都之洞府。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受茲供養。《演山集》卷三六。（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二二六八

李亨伯

李亨伯（一〇四四——？），字安止，漳州龍溪（今福建漳州）人。治平二年登進士第，授懷安尉。累遷奉議郎、知廣州東莞縣，平海寇有功。紹聖二年，擢知梧州，有政績。丁母艱，服闋轉朝奉大夫、知澧州。崇寧三年知全州，經理西原諸蠻，威名大著。大觀元年致仕，年六十四。見《方輿勝覽》卷二三、《粵西文載》卷六三、同治《福建通志》卷一七八。

梧州東山記

東山行之百餘步，長松參天，分布行列。縱步而游，其勢自然，若梯若棧。乃作習隱堂。又西北，抵於冰井。《輿地紀勝》卷一〇八。（向以鮮校點）

釋從悅

從悅（一〇四四——一〇九一），俗姓熊，贛州（治今江西贛州）人，住持隆興兜率寺。爲南嶽下三世寶峰文禪師法嗣。元祐六年卒，年四十八。見《嘉泰普燈錄》卷七。

與晦堂書

無盡居士世智辯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羅湖野錄》卷四，叢書集成初編本。（郭齊校點）

王師約

王師約（一〇四四——一一〇二），字君授，洛陽（今河南洛陽）人，王克臣子。少習進士業，治平三年尚英宗女徐國公主，授左衛將軍。神宗即位，拜嘉州刺史，歷成州團練使、汝州防禦使、晉州觀察使。哲宗時遷鎮安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符中以越職言事褫其秩。三年，復爲樞密都承旨。崇寧元年卒，年五十。

九。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四、三三八、五〇四，《宋會要輯稿》禮四一之三九，《宋史》卷一六二、二四八，《宋史》卷二五〇有附傳。

乞大長公主以下凡上牋表並稱妾奏

熙寧四年十二月

自來長公主凡有表章不稱臣妾，質諸典禮，慮未允當。參詳男子、婦人凡上所尊，稱臣若妾，義實相對。今宗室伯叔近親悉皆稱臣，即公主自大長公主而下，理合稱妾。況家人之禮，難以施於朝廷，請自大長公主而下，凡上牋表，各據國封並稱妾。《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二六（第一冊第一七五頁）。

燕國大長公主薨乞給假一年奏

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燕國大長公主薨，太常寺關本服齊衰杖期，給假三十日。臣忝冒寵祿，悉緣選尚，乞令有司別議，特乞假一年。《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五三（第一冊第一八九頁）。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五四。

乞給假省覲臣父奏

元祐三年三月九日

臣父現知鄭州，欲乞御前後殿不坐日，每次給假一日，前去省覲，仍免辭見。過三日即依自來體例朝見。若非次出駕，應合立班之類，並乞下閣門照會免赴。《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五三（第一冊第一八九頁）。

乞許納一官以寬貸叔父王克述奏

元祐五年七月

親叔左班殿直克述遣河清兵士毆錄事參軍死。念臣祖尚秦國大長公主，而臣復膺選尚，如臣叔父合該極典，願納一官，乞從寬貸。《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四五。（以上李文澤校點）

何執中

何執中（一〇四四——一一一七），字伯通，處州龍泉（今浙江龍泉）人。熙寧六年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官。移知海鹽縣，入爲太學博士。紹聖四年，選爲記室，元符元年，進侍講。元符三年，超拜寶

文閣待制，尋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吏部尚書兼侍讀。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元年詔爲中書、門下侍郎，二年，進金紫光祿大夫。三年，爲尚書左丞，加特進。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政和二年，以提舉國史《哲宗紀》恩加少保，尋轉少傅，爲太宰。三年，遷少師，封榮國公。六年四月，特授太傅致仕。七年十一月卒，年七十四。所著有《政和重修敕令格式》五百四十八冊。見《宋史》卷三五一本傳，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

官員印紙曆子事奏

崇寧元年十一月

委勘會官員印紙曆子〔一〕，依條，每任出給一道。已得旨，應見任文武官更不逐任出給，只將最後一任已給印紙批書。如紙盡，於所屬用印續紙。本部今來除在京候告及初出官人已依此施行外，所有應在外注授差遣選人及乞入遞官告之人若行取索批書，竊慮往復留滯。欲乞似此選人候官告到部，即本部具新任合得請受則例符下新任州軍照會。候到任，仰本州取索印紙，依上項指揮批書，更不從本部取索印紙。其官告依所乞去處先行入遞給付。所貴不致往復。《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六（第三冊第二百五六〇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二二頁。

〔一〕子：原作「字」，據《宋會要輯稿補編》改。

言太醫熟藥所事奏 崇寧二年五月

太醫熟藥所其惠甚大，當推之天下，凡有市易務置處外局以監官兼領。《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七之一七（第三冊第二九四五頁）。

言官員對換差遣事奏 崇寧二年九月

伏見官員授差遣，兩係應入而各願對換者，不以路分，依條限許對換。若其間係承務郎以上，依法合借侍郎左選員闕，却願與已授差遣選人對換，及選人合借尚書左選闕，願與承務郎以上對換者，雖各係應入闕次，自來未有許對換之人。今欲將承務郎以上及選人所授員闕，如願對換，各係應入差遣，亦許依條對換。《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四二（第四冊第三七七五頁）。

乞陳暘與優獎奏 崇寧二年九月

近禮部員外郎陳暘所撰《樂書》二百卷送臣等看詳，臣等欲乞特加優獎。所有暘欲考定音律以正

中聲，更乞送講議司，令知音律之人相度施行。《宋會要輯稿》樂五之一八（第一冊第三四一頁）。又見《宋史》卷一二八《樂志》三、《續通典》卷九一。

乞將考功條貫公諸天下奏

崇寧三年九月

伏見考功條貫，諸以老或疾乞官觀若嶽廟及留臺國子監者不在磨勘之限。自來陳乞之人少有知得上條，其間巧於計會者雖寔有老疾，於狀詞止叙年勞、履歷，或曾建利害，或稱婚嫁所迫，故於磨勘無所礙。有不預知之人，唯是急於得請，往往便以老疾爲言。洎至磨勘，有司始執文沮格，不以有無老疾實狀，例不許磨勘。蓋緣上條藏之有司，非外人所得知。今欲乞申明對修海行，貴使天下通知，不惟簡便行遣，兼吏曹亦不得緣而爲姦。《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二六（第三冊第二六三五頁）。

開封府獄空當宣付史館奏

大觀四年五月

復見開封府左治獄空，并斷絕上表，乞宣付史館。《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八七（第七冊第六六五頁）。

乞以陛下祭祀盛德付史館奏

大觀四年十一月

陪祀親祠，伏見陛下朝饗太廟，却繖步進，不鳴嗥，屏去燭籠。禮行神宗之室，涕泗交流，再三揮灑，被面沾衣。至哲宗室，又復流涕，侍祠之官莫不感泣。盛德之事足以示訓，乞付史館。《宋會要輯稿》禮一七之一六（第一冊第六九四頁）。

乞以冬祀盛事宣付史館奏

一 大觀四年十一月

臣備位近司，猥緣使事，陪侍親祀，伏見陛下專精其德〔一〕，齊莊其容，靡不盡禮。又如升壇入壇，不回班，不張蓋，不設黃褥，讀祝至御名勿興之類，皆已先事頒旨，遵爲典常。其事天事神之禮，允可以致崇奉之意者，亦皆講於平時，訓敕無所不盡。宿於端誠，遣黃經臣傳旨諭臣，以前此風霾，器幣禮料，每事務在精潔。臣奉詔令，遣官屬親臨按視，再加潔滌。翌日，升壇奠獻、俯降跪興，皆過于恭。退立壇下，不御小次，略無怠容。用是神靈歆格，乾清坤夷。盛德之事，足以示訓。乞宣付史館，以傳無窮。《宋會要輯稿》禮二八之一四（第二冊第一〇二六頁）。

〔一〕下：原闕，據文意補。

乞以冬祀盛事宣付史館奏

二 大觀四年十一月

臣等伏見涉冬以來，率多陰晦，風霾雪霰繼作。逮冬祀前期十日而戒，天乃晴霽。車駕殿宿之旦，陰雲四合。抵晚，微雨垂作。中夜，風師盡驅纖翳。黎明，鑾輿順動，杲日東升。至朝謁原廟，裸獻太室，祇見圜丘，熙事備成，天景晏溫，日星明潤，中外士庶歡呼鼓舞。蓋由皇帝陛下有大舜慕親之孝，盡文王事帝之心，齊明誠一，克舉元祀。又比年以來修益政事，求合於天，建皇極之道，下寬大之書，善繼善述，無偏無黨。民情和於下，天意得於上，歲以有年，雨暘時若，熙熙庶俗，若登春臺。斯足以昭聖人之能事，驗天神之饗德矣。臣等備位近司，親睹盛事，竊自欣幸，不敢但已。伏望宣付史館，傳示無窮。《宋會要輯稿》禮二八之一四（第二冊第一〇二六頁）。又見同書瑞異一之一九（第三冊第二〇七四頁）。

修敕令格式奏

政和元年二月

准敕差提舉詳定、刪修《敕令格式》。今以熙、豐、紹聖修書舊例參酌，乞從本所關牒諸路監司，遍下本路州縣，曉諭官吏諸色人，如有見得見行《敕令》、《續》等條貫有未盡、未便，合行更改，或

別有利害、未經條約者，指揮到日，限兩月內具狀分明指說，實封，經所在投陳。隨處州軍附急遞至京，仰都進奏院直赴本所投下。在京亦從本所報閣門等處，依此曉諭施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二四（第七冊第六四七三頁）。

乞罷提舉敕令之名奏

政和元年四月

近蒙聖恩，差提舉重修敕令〔一〕。臣以期限近促〔二〕，急於條畫創局，未盡考見久來文字。今歷觀祖宗以來天聖、慶曆、嘉祐、熙寧《編敕》及《元符敕令格式》各有曾差宰臣提舉之例〔三〕，蓋是元豐成書，輕重去取，一出神筆刊削，復有總領之官〔四〕。今陛下聖學高明，獨觀萬物之表，緝熙先烈，無不仰遵。元降手詔並依元豐、紹聖故事，當逐時條上，以稟睿訓。雖元降手詔並依元豐、紹聖故事，終是當以元豐爲法〔五〕。欲望聖慈特賜寢罷提舉敕令之名，以盡遵制揚功之美。《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之四三（第三冊第二四五八頁）。又見同書刑法一之二四（第七冊第六四七三頁）。

〔一〕提：原脫，據《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二四補。

〔二〕期：原作「朝」，據文意改。

〔三〕有：原脫，據《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二四補。

〔四〕領：原脫，據右引補。

〔五〕豐：原脫，據右引補。

乞頒行新成敕令格式奏

政和二年十月

修成《敕令格式》等一百三十八卷，并看詳四百一十卷，共五百四十八冊，已經節次進呈，依御筆修定。乞降敕命雕印頒行。仍依已降御筆，冠以《政和重修敕令格式》爲名。《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二六（第七冊第六四七四頁）。

乞展放燈日奏

〔二〕 政和三年正月

祖宗朝曾展觀燈日數，而近年因雪亦曾展日。欲乞特展放燈日，以盡衆庶歡欣僊望之意。《宋會要輯稿》帝系一〇之七（第一冊第二一二頁）。又見《宋史》卷三五一《何執中傳》。

〔一〕此奏《宋史》作「不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

米芾多景樓詩帖跋

崇寧元年三月

昨日元度座上見襄陽米元章所題多景樓詩，不獨仰其翰墨，尤服造語之工，真可目之三絕。崇寧元祀清明前一日，劍川何執中謹跋。《米芾墨迹三種》第四六頁，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影印本。

新黃郎中廟記

元祐中

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許人，惟此間舊老傳云，公爲縣，有善政入民，民不解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頽圯，民復奉主環注，請令新之。余惟人莫親于祖先，然親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後令耳。以爲彼善爲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不改，則今之爲牧者曷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忘黃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新厥祠，以副其不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哉！光緒《嘉興府志》卷一一，光緒四年刻本。又見光緒《海鹽縣志》卷一一。

文惠公讚

儒林儀表，國家棟梁。風雲翰墨，錦繡文章。駕長虹於寥廓，聽鳳鳴於高岡。同治《南部縣志》，同治九年刻本。

天寧萬壽宮記

大觀元年十一月

崇寧四年秋九月，詔即處州龍泉縣奉靈宮之舊址斥而新之，改賜額曰天寧萬壽宮，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地，且以旌妙應先生吳應能施德濟民之效也。大觀改元冬十一月，有司以宮成聞，有旨俾臣執中爲之記。臣謹按處州介閩、浙之間，襟帶溪山，地靈境秀，雲泉林麓，幽奇聳特，曰洞天則仙都、元鶴，曰福地則南田，蓋軒后轍迹之地，葉法善得道之所也。而其南又有武夷、勒溪，其北金華、爛柯，其西龍虎，其東括蒼、赤城、華蓋、石碣，封陞相望，不逾數舍之遠者不可殫載。舉天下洞天福地亡慮百數，而此州資以爲勝者殆十之二。仙風道骨，環集輻輳，鬱然殊冠乎一方，真卧雲嘯月之處也。然道家清淡枯槁，非時君世主顯設崇飾，則風未易以振。在昔至治之世，問廣成于崆峒，見四子於姑射，莫不屈己忘勢，以求旦暮之遇。漢、唐而下，此道盡廢，其君不能獨見，乃始區區以神仙怪

誕爲事。三山可至，河決可塞，不趨海上而求安期，則立白茅而封五利矣。使得其少潛馮夷之大川，凌列缺之倒景，無益於治，顧何足□耶。後世之好黃老，大抵訾毀儒術，判爲一途，由不揣其本而惑方士之說□□。陛下聰明睿智，執古之道，御今之世，其所以極深研幾，與神爲謀，與道爲一，非臣蹇淺所能窺測。而建太平之業，垂無疆之休，際天蟠地，夷考老氏之書，蓋有不約而合者焉。是以行不言之教，處無爲之事，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至於朝廷尊榮，風俗純美，禮制樂作，兵戢刑措，府藏充□，年穀比登，四時得節，日星順軌，九鼎奠安，八寶錫祚，聲教所暨，薄海內外，手撓□□，□不俱至。此駿功偉締，前代所睥睨而不敢圖者，若屈信臂，曾不留難，蓋又所謂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者也，然則以道之真治身，以緒餘土苴應帝王之運，故不勞而收其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此？」然猶惻然念天下後世之淫其性、遷其德，凡可以成教易俗、搖蕩其心而于獨志者，無不致其仁也。老氏之教，委靡湮墜積有年矣，明詔屢下，丁寧飭戒，極所以嚴奉尊信之意。而徒有以行實聞者，招徠延納，惟恐不至，固將使斯民共進此道而同躋壽域，德至渥也。應能生長龍泉，棲迹奉靈，自言常遭異人，得布氣術，雜用符水，治病輒愈。祈禳請禱，其應如響。帝聞而嘉之，給驛召見，考驗不誣，禮賜殊縟。而應能於財無所取，行其術益不懈。帝亮其誠，賜號妙應先生，而以其居爲天寧萬壽宮。大其基構，門闔殿寢，窮極宏麗，齋庖賓館，修廊奧室，鐘有樓，經有閣，無不完備。又從其請，即宮之吉地建皇帝本命。近侍由中以總其事，選幹嚴不擾之吏臨督，秋毫無所取于民，役不旬月，民不知病，而靈壇秘宇，赫然一新。凡爲屋以楹計者三百六十有九，賜道藏

經四千五百五十一卷，凡神像器用以實之。給田十頃，歲度道士二人。帝親灑翰墨，爲題宮二牌，及應能平時所賜御書畫、法服、寶劍歸而藏之，固足以歆豔其徒、張大其教，增山川之氣，爲無窮之傳矣；抑使遠方陬邑歲時瞻拜、仰而思之者得所謂善人之所保，而又誦《南山》不騫之詩，以盡歸美報上之忠焉，非直爲華煥也。臣謹序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系之以銘曰：

明明我后，代天理物。帝王之運、高真之質。以閱衆甫，以御群有。游心淡泊，躋民仁壽。窅妙精微，其道甚夷。鬱而不宣，誰其適歸？聖知其解，一遇千載。尊信闡明，以作荒怠。有來應能，布氣集神。峨冠入對，容止真醇。道之所存，帝用嘉異。起廢蠲痼，潔誠去僞。乃圖厥居，鼎新革故。矢棘翬飛，龍蟠鳳翥。奎文洛畫，金榜瑤壇。雲輶絳節，羽衛真官。五千秘文，九轉仙訣。仁遠乎哉，丹臺金闕。好生之德，衆妙之元。對揚王休，天子萬年！光緒《龍泉縣志》

卷一一。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三四，光緒《處州府志》卷二八。（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二二六九

王 雱

王雱（一〇四四——一〇七六），字元澤，臨川（今屬江西撫州）人，王安石子。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治平四年舉進士，調旌德尉。嘗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鄧綰、曾布薦之于神宗，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受詔撰《書義》、《詩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熙寧九年卒，年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有《南華真經新傳》二十卷（存），《論語解》十卷，注《孟子》十四卷。見《臨川集》卷八四，《東都事略》卷七九，《宋史》卷二〇二、二〇五，《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三下，《宋元學案》卷九八，《全宋詞》卷一。《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後有附傳。

乞應差子孫弟侄押賜生日禮不用取旨謝恩奏

熙寧四年十一月

差押賜父安石生日禮物。勘會自來押賜例有書送人事，赴閣門繳書，申密院取旨，密院出劄子許收，兼下膀子謝恩。緣父子同財，禮無饋遺，取旨謝恩，一皆僞詐（二）。竊恐君臣、父子之際，爲禮

不宜如此。欲乞今後應差子孫弟侄押賜，並不用此例。《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三四（第七冊第六五一二頁）。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八。

〔二〕詐：原作「作」，據《長編》改。

置監製作甲冑弓弩當務求精良奏

熙寧六年六月〔二〕

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稱技巧工匠獨精於元、成之時。是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邊患，內虞賊盜，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入充武庫者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爲備者。臣嘗觀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而已。武庫之吏，計其多寡之數而藏之，未嘗責其實用，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夫爲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攘內修，未見其可也。儻欲弛武備，示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枲、筋膠、角羽之材，皆民力也，無故聚工以毀之，甚可惜也。莫若更制法度，斂數州之作聚爲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爲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弓尚有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此可見法禁之張弛矣。《宋史》卷一九七《兵志》一一。又見《九朝編年備要》卷一九，《文獻通考》卷一六一，《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〇。

〔一〕《宋史》載此文無年月，據《九朝編年備要》卷一九補。

答吳子經書

某啓：冬寒，伏惟子經舅動止萬福。使至，蒙賜書并示以《先志》。發緘伏讀，悸不自定，若舒錦繡於麗目之下，光彩浮動，眸子爲之眩晃，徐而視之，則經橫緯縱，各有條理。嗚呼！何其文之盛也。某愚且懶，自視缺然，若天下之最不肖者。而於性命之理，自少有所得，而未嘗輒與世俗人道。此非敢爲高而秘藏不與衆共也，誠以爲彼之所見者不過尺寸之間耳，吾方稱其無邊際之說，以震駭其聽，則不唯不能使之信受，而笑譏怒罵將緣此而至。故特陰觀默數，深究天地萬物之情，而以心語口，每有所悟則未嘗不撫髀浩歎，悼世之人不與於此，而思得高明獨見之士與之稱說也。嘗與許文舉言及此意，云「此獨子經當能知子耳」。某時蓋大服其知人，而恨不能一走見，則常歉然，若久癢而待搔爬者。方其如此，而忽辱《先志》之貺，則其慰悅宜如何也！雖然，子經之所稱聖人則是也，而所言佛者，似乎未至也。子經之序則以謂受教於先正，而愚特疑其不能盡當時受教之旨。始時欲講其大概，而核其得失，以進于左右。既已爲書近數千言，已而中輒自止。以爲子經既已得之於聖人，不當終失之於佛老者，聖人之異名耳。且人之於此世，若白駒過隙耳，而不如意之事常至百千萬數，若不期解脫，則何時而已乎？若子經之志，蓋不可常得於造化者。不及是時了所謂大事因緣，而待何時

邪？某之所懷，非子經殆無可與言者，何時得侍坐乎？文舉所持論不甚分明，過蒙稱道，良以增愧。《莊子》內篇亦嘗作得註，頗有可采者。止有一本，適爲相知借在臨江，俟取得，傳一本寄上次。歲暮旅寄，歸心如飛，而勢未可去，鬱鬱可知矣。叔父在彼，常相見否？大人近有人至此，甚安，尚在金陵，恐欲知耳。餘惟爲道自愛。諸意悽悽，非書所能具。文舉必在庠舍，君子人，可敬愛，若相見，幸再三道微懇。諸舅不及一一奉書。不宣。某再拜。《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九。

與巖老書

頓首。某行天下久，而閱士多矣。好學樂善，操一節以自終者不爲少，而其識明趣正者蓋亦罕見。豈非講之不精，取之不慎也？此比見足下出所爲文，徐聽其論說，委曲周旋，不違於義而至者，或造乎性命之理、神化之妙。鄙心所仰歎伏愛之不暇，而恨足下迫於行李，不能留此以希講習之益，亦自嗟貧不得已之仕無緣脫去，以希足下之教也。奉惟日以履動佳否，爲學進業宜有大過人者。其發于文章，想亦多矣，又以不得親見爲憾也。某縻於吏守，而往往見役於人，比自京師還，遽感寒疾，情思日益牢落，舊學無所增進。由是益思足下餘論，鼓我之憊氣也。足下年少力强，喜學不倦，惟精講而慎所以，要大成而後已。鄙人之望如此。未由一展，千萬以道自重。《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九。

南華真經新傳序〔二〕

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爲書之意，而反以爲虛怪高闊之論。豈知莊子患拘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爲書而言道之盡矣。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故不得不高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士得知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南華真經新傳》卷首，正統道藏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八，《爾宋樓藏書志》卷六六。

〔二〕此序原未題撰人，然參詳文意，應是本書作者自序，今姑作王雱文收錄以備考。

老子註解序

昔老子當道術之變，故書九九篇以明生生之理。而末世爲學，蔽於前世之緒餘，亂於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真僞，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比。雖有讀者，而燭理不深，乃復高言矯世，去理彌遠。今世傳註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者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爲之解。聖人之言既爲難盡，而又知之所及，辭有不勝。覽者以意逆志，則吾之所

發已過半矣。書成於熙寧三年七月十二日。竊嘗論曰：聖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後，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說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識其言，故以言同者爲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爲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誠如是，則推五行之殊，觀四時之變，視形度志，以參萬物，則聖不言，吾其知之矣。故道，歲也；聖人，時也。自堯舜至於孔子，禮章樂明，寓之以形名度數，而精神之運炳然見於制作之間。定尊卑，別賢否，以臨天下，事詳物衆，可謂盛矣。蓋於時有之，則秋夏是也。夏反而爲秋，秋則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辨物爲德，以復性爲常，其志靜，其事簡。夫秋豈期於反夏乎？蓋將以成歲而生物也。於是時動植之死者過半，然豈天命之至，果非小智之所及邪？秋蓋非歲之終也，則又有至者焉。故四時之變，於吾有之，則幼壯老死是也。傳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其是之謂乎！嗚呼！學道而不期於死之說，則亦何以學爲哉？「朝聞道，夕死可矣」，則所謂道者，貴乎可以生死也。誠知道德之誠，而遯其所歸，則死生之說盡矣，故余盡心焉。《荆川稗編》卷六八。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三一。

題長沙北禪經室觀音像

都官鞏彥輔郎中嘗魘去，初兩緋衣召入一大府，嚴甚，有紫衣當案者曰：「此王也，置廡下。」

授以沙盆，剔囚目，使研之。餘斷腕截耳，不可勝數，或恐懼失便溺。頃一官至，呵鞏解衣，鞏以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問官耶？」鞏窘，呼觀音，囚者皆和，而殘者完，繫者釋，俱出，鞏亦出，乃蘇。余友吳居易與鞏同官開封府，言「鞏性朴直，不苟於獄，以故或許在勢者」云。壬子歲，王雱元澤記，會稽關杞刻之，以廣其傳，庶乎世之聞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歲題。《玉壺清話》卷五。

慧力寺輪藏記

臨江慧力禪院無藏經，僧普周住持之明年，始募衆得錢寫經，作轉輪藏貯之。藏前設佛、菩薩、龍神之相餘百軀，刻雕金碧之麗，觀者駭矚而不盡也。凡更八年，週七歲，而當熙寧四年二月十五日工告畢。嗚呼！可謂勤矣。予嘗以謂佛之爲法無乎不在，而天下有不聞佛法之處，蓋衆生之法有焉，而不能自悟，必有推而廣之、辨而明之者，然後法行焉。然則，彼無法之處非無法也，無行法之人也。以衆生之迷，沈愛海，櫻癡疾，不知幾千萬億劫，漂淪之痛毒，莫知所濟息，而是經也實爲之船舫醫藥。假令有人拯溝瀆之溺，療瘡痒之疹，而非報之求，則是必以爲善人長者。若周捐鬚髮，絕親好，垢衣菜食，苦其形體，宜其無求於世矣。而獨能憂衆生之患，方建是藏，以爲愛海之船舫、癡疾之醫藥，則其於施也，豈徒善人長者之謂哉！然則佛作於前，而行之於後者，周乃其一也。周以禪自

明，其於辨而明之必有功矣，而余未之親聞；若夫推而廣之，則作轉輪藏其效也，予故樂爲之記。道光《清江縣志》卷二三，道光四年刻本。

陽武重修門銘

熙寧三年四月，李侯治陽武既久矣，厥政大修，上下咸穆。乃興庶役之當治者，首徹縣門而新之。民不知有役而工告畢，於是侯爲循吏矣。天子明聖，照知天下之能否，至於幽荒遐阻，莫之或遺。而侯之在畿內如此，吾疑侯且將見不久於茲也。爲之銘曰：

惟帝畿土，有邑陽武。百年□今，摧厥棟宇。逮時惟熙，有賢獻甫。敏而循之，庶政具舉。曰居不嚴，俾民曷瞻。乃以其門，弗亟弗淹。重扉曉闢，有垣而直。莫有其來，布令之德。惟耆感仰，燦以華榜。既高且明，令德是象。他山之石，爰伐爰刻。有來繼侯，視令之式。《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三。

荆公畫像贊

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於仲尼。《邵氏聞見後錄》卷二〇。

宋故王先生墓誌

先生名雱字元澤，登第於治平四年，釋褐授星子尉，起身事熙寧天子，裁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廢於家。《玉壺清話》卷五。又見《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一。（以上李文澤校點）

楊 畏

楊畏（一〇四四——一一一二），字子安，其先遂寧（今四川遂寧）人，父徙洛陽（今河南洛陽）。擢進士第，調成紀主簿。以書謁王安石、呂惠卿，自是尊王安石之學。爲監察御史裏行。元祐初請祠歸洛，擢殿中侍御史，遷禮部侍郎。徙吏部，出知定州府。爲人姦邪諛佞，天下目爲「楊三變」。後知郢州、襄州，提舉洞霄宮，主管崇禧觀。政和二年卒，年六十九。見《東都事略》卷九九，《宋史》卷三五五有傳。

彈刑部官無任責之心奏

元豐六年二月

大理寺近斷邵武軍婦人陳阿等，案上，刑部郎中杜紘議，以爲不當。奉詔下御史臺詳審定度。案刑部自侍郎崔台符以下凡四員，而紘獨獻議，餘官無所可否，但據狀申都省。台符本法吏，陛下擢置

近列，不思報效，循默苟簡，無任責之心。《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三。

言大理寺斷遣舒亶厨錢事奏 元豐六年五月

中丞舒亶不罷學士院厨錢事，大理寺劾百餘日，聞奏案已具，而卿、丞執議不同，留章未決。臣竊惟亶所受供給之物皆有文籍，宜無諱匿不承之理。有司必緣都省彈辭參驗證左，經涉時月，今宜得其情實，豈容復有駁議？則是必欲變動獄情，而陰懷傳會觀望之意。乞垂省察，無使留獄，以害國體。《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五。

言蒲宗孟王安禮批狀事奏 元豐六年七月

樞密院左知客、勾當西府周克誠，二月辛亥申本府，以左、右丞兩位修葺廳堂，乞批狀送工部下將作監。今詳狀後批「依所申」，乃止是蒲宗孟、王安禮簽書，用尚書省印，既不赴王珪、蔡確書押，又不經開拆房行下。至壬子酉時下工部，工部案驗批稱，不候押先印發，是夜四鼓巡兵下符將作監。準格，尚書省掌受付六曹諸司文書，舉省內綱紀程式，又內外文字申都省開拆房受左右司分定印日發付，而工部式修造有委所屬保明取旨，有令申請相度指揮，程式甚嚴，蓋不可亂，尚書省職在舉之而

已。今克誠狀不由都省，宗孟、安禮爲左、右丞直判官，依申用省印發之，而王珪、蔡確百官之長，初不承稟，循私壞法，無復綱紀。大臣如此，何以輔人主、正百官？其工部既見狀無付受格式，而闕僕射簽書，所宜執議稟白，豈容略不省察？又非倉卒事故，何致不俟郎官簽付，而承行疾若星火？媚權慢法，莫甚於斯，伏望並加推治。《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七。

分析王安禮所言事奏

元豐六年九月癸丑

被旨分析王安禮所言事。臣所論舒亶之事，特出於所見，非有它心。及亶即罪，則臣自知爲不當，因請放逐，陛下幸而赦之。至於王安禮事，臣請略言。臣所論修西府事，緣是宗孟、安禮通書，雖宗孟先批「依申」，安禮押過，若分首從，理或可行，獨罪宗孟，臣所未喻。且「依申」指揮事出官長，安禮丞貳，處而行之，故曰「擅事」；徑用本府吏人行遣，不由有司，故曰「快所欲」；以己所居，故曰「徇私」；有法而不用，故曰「壞法」；安禮身任綱轄，所爲若此，故曰「無復綱紀」。臣已案後收坐安禮情罪，自緣朝旨罷勘，即非所言不同。臣聞大臣法則朝廷尊，故不量力，以圖報效。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九。

乞詔逐路監司嚴切禁止異教奏

元祐六年十月十二日

近日布衣薛鴻漸、林明發以妖妄文字上聞，詔送兩浙、福建路轉運司根治。臣聞鴻漸教本自海上異域人，於中國已數十年，而近者益熾，故其桀黠，至敢上書以幸張大。願詔逐路監司嚴切禁止。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三九（第七冊第六五一五頁）。

彈劾王巖叟奏〔二〕 元祐七年

巖叟天資至險，強狠自用，廢法徇私，竊弄威福。《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八之二七（第五冊第四一八九頁）。

〔二〕 與監察御史黃慶基共奏。

若有禁囚死亡請專委御史臺定差依條檢驗奏

元祐七年七月十一日

在京刑獄姦弊，近聞府縣申李寶病癱身死，而本臺牒府差官覆驗，乃係拷掠致死，不可不察。其糾察在京刑獄一司，今係臺察專領。欲乞今後若有禁囚死亡，專委御史臺定差自來合檢驗官員，依條檢驗。《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五之一一（第四冊第三六〇四頁）。又見同書刑法六之三（第七冊第六六九五頁），《永樂大典》卷九一四。

吏部銓量官吏應關御史臺以憑考察奏

元祐七年九月十四日

應吏部銓量官吏職位姓名，請依三省樞密院奏差除人例，關御史臺以憑考察。《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五之一一（第四冊第三六〇四頁）。

乞正蘇頌范百祿稽滯制書之罪奏

元祐八年三月

近論列宰臣蘇頌沮遏詔命等事，頌已罷去。竊惟稽滯制書雖出於蘇頌之意，而中書侍郎范百祿既

同職事，實亦瘵官，伏望施行，以儆在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二。

乞罷張耒起居舍人新命奏 元祐八年十月

張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論喧然以爲未允。按耒雖精工文辭，而素行輕傲，言揚歷則資淺，論人才則望輕，止緣請謁宰臣執政之門，或造膝密交，或代爲文字，故大臣力爲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罷耒新命，以協輿情。《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一。又見《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八。

乞賜講求神宗立法奏 紹聖元年四月

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宋宰輔編年錄》卷一〇。又見《宋史紀事本末》

卷四六，《王文公年譜》附錄卷一。

宋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夫人福昌縣君陳氏墓誌銘跋

政和元年

二月二十四日

尹君既喪母夫人，將葬，來請銘，會畏比不爲人作此文，乃自誌其行。又使其從姪坦堂來言曰：「願有以題銘末，信後世。」嗚呼！尹君爲人謹且信，其事母孝既力矣，來者當自信，則余之言不足以爲重輕，祇重自愧云。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伊川楊畏題。《東都冢墓遺文》。

宋故右班殿直朱侯墓誌銘〔二〕

河南朱侯諱勣，字仲庸，蓋畏從母子也。畏爲兒童時，從母視畏如其子。朝莫與侯兄弟出入，同几硯。以故於侯相友善，終其身不替，而得其所以爲人。侯之歿，其弟河東轉運判官勃巽之泣以書來請，曰：「是必子爲兄銘哉！」畏亦涕出，不忍辭也，乃爲撰次曰：侯天資恂恂，謹厚人也。其少雖未力學問，而孝悌得於天性。其身雖有所不能行，而聞人之善，尊譽嘆服不啻如自己出。其事父母服勤盡瘁，不忍忤。其在兄弟，順其上，愛其下，獨勞而不怨。侯之行乎鄉黨，亦可以無愧矣。晚而好

釋氏學，尤畏其善惡報復之說，視小不善益懼，不敢爲。而其於名宦泊然，殆迫於不得已。始余卜築乎洛陽之林下，期與侯杖屨相從，徜徉而俱老，孰謂今也侯棄予而死矣！悲夫！侯用考中大公蔭，累官右班殿直。初監河南壽安酒，次監白波買梢場。未幾瘍發于踵，是時巽之方奉使京西，迎侯于家。日視侯疾，治之莫能愈而卒。蓋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四十九。八年十月十七日葬侯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祔中大公之墓，妣壽安縣太君王氏。娶王氏，一男曰敦頤，方十三歲。一女嫁河南張彥中。自侯祖而上，見於中大公之誌，此不書。書其平生大略與夫行之可稱者，以告後世而已。系以辭曰：

嗟生之來兮，特氣凝乎混茫。嗟死之遊兮，去莫知其何鄉。惟懿良而溫惠兮，將自得夫所歸。若侯之人兮，吾信其順往而安棲。邛之山兮洛之水，波汙汙兮崗萬里。侯寧斯宅兮，又日吉而時祥。藏吾文於不泯兮，夫子雖死其何傷！

姪敦復書，王誠刊。《千唐誌齋藏誌》下冊第一二九三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影印本。又見《墓誌大觀》。

（以上劉文剛校點）

〔二〕題下原署：「左朝奉郎、守侍御史、驍騎尉、賜緋魚袋楊畏撰。左朝奉郎、充集賢校理、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公事、雲騎尉、賜緋魚袋楊國寶篆蓋。」

全宋文卷二二七〇

王 固

王固，初名罔，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受業於胡瑗，登皇祐五年進士，臚唱之日，仁宗賜今名，因字天貺。卒官恩陽令，有治績。見《金華賢達傳》卷八，《宋元學案補遺》卷一。

奉議郎致仕沈公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沈公，其先開封太康人。四世祖□□國初當□□□□□太祖□□有名於時，自公皇考以游宦居于潁州之萬壽，而公於嘉祐□始以皇祖而下葬潁上縣，又徙其居家於州之城南，今爲潁州汝□人也。曾祖諱廷，隱德不仕。祖諱令從，壽州節度判官致仕、國子博士。考諱□，□州上高縣尉。娶王氏夫人，生□子：長曰士元，季曰士先，公即□次子也。諱士□，字景之，幼而喜學，不□□□誦五經，貫□□□諸子百家，□□□通初，舉進士，至殿試下。年二十三以同出身調潁州潁上縣尉，移同州白水主簿。是時，□□□兵西邊，孫沔爲慶□□略，以□材學奏舉軍事推官、知□州通

□縣事，召置幕中，權掌機宜。丁上高尉憂，服除，爲江寧府觀察推官。居職清簡，臨事不□侵奪。知者交章薦□，□相韓□安撫江東，嘉□□，爲言之朝廷，□終改秩，拜著作佐郎、簽書郢州防禦判官公事。以祖考未葬，□監潁州清酒。葬畢，不願赴任，請以本資入□。嘉祐元年，轉□書丞，□通宜縣，差知益州□事。參軍府之公帑輸發貢幣綱籠違法，前守以求□悅人，得綱者常過其數，附益私畜，至於什物常用皆實籠中。□次不得休息，遞卒勞□，力不能勝，自經者或相望於道。衙前吏破蕩其產。公惻然歎曰：「安有居其職而坐視其□，使人無告乃如此乎？」乞罷綱籠，官以高下量制其數。復□□通□□之州院稅案，用興國年例，苗錢三百折絹一疋。公以是年時估證，以一絹乃□□爾，今市所直則又數倍也，乞依天聖所令，以納月上旬量用市□準折。具狀其事，言之府中。府將怒，乃以便宜所行凡十數事牒公局中，公曰：「吾奉詔條，豈敢違法害民，反以從便宜耶？」收其牒繳還府中，乞以前狀附遞□□。府將益不悅，與二監司更相沮之，竟匿其狀。公傍徨不安，一日白其母王夫人曰：「不得其官，奈何？」母夫人曰：「民不可下，職不可廢，汝欲去，吾從汝。」明日，封□□□以□□置廳案上，奉母夫人挈其妻奴，棄官而歸。始至劍門，守吏以益州牒留之，使不得度。公曰：「奪我職事，使我不得其守，□又留我關下，寧有不□□死爾？」母夫人泣見關使，關使曰：「夫人有賢子如此，寧忍使之失其所耶？關禁雖嚴，苟獲罪，不吾愧也。」縱之，得入關去。朝廷治公以止坐擅離任，奪□書丞，停其官，又劾私度關，聽以銅贖其罪。時天下聞者竦然爭爲公雪，至有推讓己官欲以贖公過者。其後三司□包拯、御史中丞□□、知雜唐介奏，□□公起請特下寬恤民

力，議之不報。嘉祐五年，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劉敞、天章閣待制何郯同論奏者九人，謂公非罪不宜久廢。朝廷除以著作佐郎、監陳州鹽稅，公以母疾辭之。嘉祐七年，用明堂恩復秘書丞。治平二年，授太常博士，加騎都尉。熙寧四年，再復秘書丞，□皆還其誥敕，辭以母老，□□不授官以□侍養。公既居田里，家貧無以爲貲，時時假丐於人以養其母，而處之怡然，未嘗輒自怨憤。初欲卜居城東，得鄉人所與地於城南之郊外，因置爲園宅。□□咸集，俄而成居。又即其旁買田三頃，躬率耕稼，欲以致養。而母夫人性喜飲酒，家釀每熟，公不敢嘗，捧盞獻之，拜於堂下。夫人樂其□之忠孝，□不知貧窶□爲厭也。公嘗侍疾，能爲人之所難。夫人之亡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五日，杖而後起。既葬，廬於墓側，啜菽飲水，朝暮哭之，三年而歸。或以謂□可以仕乎，公曰：「嚮者，吾母老，益州論奏未直，惟恐祿食尸素爲吾羞爾。今既老母終其天年，昔所爭者朝廷行之，既已合吾言矣。方今皇朝仕，乃吾所願也。」於是太守、樞密直學士孫永言之朝廷，乞以一官祿之。熙寧八年，復秘書丞、守本官分司西京。許君子□以再期赴闕，公不得□□□效官。有司用叙法常例，當得遠小監當，今僕射蔡丞相爲御史中丞，薦公執節清貧，嚮之棄官，本緣公事，其過□除，乞與優便差遣。天子納其言，除陳州西華縣監鹽酒稅。公既多病，到官踰年，遂求解去。元豐三年以奉議郎、守本官致仕，朝廷恤公，特以俸錢全給其半，許州韓丞相爲太一宮，□□公之□，月剖其俸以助之。公爲人嚴毅自敕，果於所爲，雖氣直不可以屈，而待□以忠厚，均貴賤皆禮下之。居常燕安，無所他好，獨喜收書文籍。雖□□□□標線穿非□整則不畜，然其所御衣服袍弊履穿，趨揖進退之際，衆人指之或

以爲笑，而公容止益恭，常若不及。嘗慕唐郭尚父，愛其勲業忠□行□□畫像傳之，歲時以瞻禮焉，率其傳并表奏類之爲一十五卷。公於仕宦雖不至達，然其官守盡公，安貧苦節，聲譽常以過人。在成都時〔二〕，尚書宋□爲郡太守，□以嚴明御下。一日出米糞南倉中，亡失交子萬紙。主者以聞太守，駭之，立捕本倉吏卒并攝事者幾及百人，付公推劾。公曰：「賊豈在此？□欲以無罪□□之。」因以白太守，曰：「宜緩此獄，必非倉中人也，緝之期以一月可獲。」太守怒，移送他司急治其事。被繫者誣服，將具案，果以一月獲賊，倉中方得釋。□□□□曰：「微公之明，幾爲誤死囚耳。」公之東歸也，蜀人愛戀其德，皆相視涕泣，往往綵絡爲像，藏之其家以奉祀焉。其在潁上，不置市賈而與民貿易，其物□價不售，則增直與之。縣人不忍收其餘錢，相率斂藏，而爲公建立生祠，至今人皆指以爲少府廟也。後十五年，公始葬其先於縣之北。又于五年，母□夫人卒，公雖假丐鄉人以爲葬具，而縣民憐公之貧，欲爲賻者甚衆。公以昔嘗守官，終有部內之嫌，謝而却之，毫釐無所收。公之從祖□□真宗時嘗□□遇，仁宗以先皇舊嬪進封德妃，禮既尊，奉求其族屬欲榮顯之。使者累至公家，公每辭以族遠難記，不敢冒居其官，德妃竟以□□□□□。爲文章，尤工於詩，所作雖不多，而其語出必驚人，學詩者以爲終不可及。有《陽夏雜藁》五卷，即其所著撰也。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於□□，春秋六十有八。夫人清河張氏，水部郎中格之女，嘉祐七年先以疾卒。公以升朝恩，考贈光祿寺丞，母封永安縣太君，妻封崇德縣君。子五人：□□□□□于許昌，次曰懷英，次曰敦厚，次曰敦固，次曰敦書，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吳革，爲朝奉郎，今知吉州；次早卒。公之亡

也，家無餘貲，絞紵衾衣棺□□，具假於鄉人，然後乃集。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歸其柩於潁上縣來暮鄉慎城村先君之兆，以夫人張氏祔焉。長樂王固常喜稱道公之行義，又愛其詩爲不可以學，於交游中知公之最深者也。葬有日，其子敦固果以狀來乞銘，顧予鄙文，何以堪之，然其義不可辭，乃爲之銘曰：

童稚而悟，學□□明。仕□所否，公忠之稱。緼袍弊衣，環堵荒逕。季路弗恥，原思非病。直無苟得，和不盡同。黔婁之節，下惠之風。滔滔長淮，耿耿清潁。聲名不磨，萬世之永。民國

《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三，民國二十三年刊本。（李文澤校點）

〔一〕成都：原誤作「城都」，據文意改。

黃 覺

黃覺，字莘老，達州通川（今四川達州）人。治平二年登進士第。熙寧七年任奉節縣令，後以宣教郎知巴縣。見正德《夔州府志》卷九，《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三。

涪州石魚題名

夔州奉節縣令權幕通川黃覺莘老、戶掾平原李緩公敏、掌獄鄴都梁鈞佐袞臣，熙寧甲寅孟春二十九日，泛輕舟同觀石魚於此。《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三。又見《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卷上。（劉琳校點）

趙偁

趙偁，熙寧七年提舉河北東路常平。元豐間爲朝散郎、權知登州，六年改京東路轉運判官。復爲提點刑獄，太皇太后賀遼主正旦使。七年以吏部郎中權河北路轉運副使。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七、三三五、三三九、三八二、四六四、四七八等。

乞諸州縣補試醫學人奏

元豐六年六月

諸縣主客不及萬戶，補醫學一人，萬戶以上二人。每及萬戶增一人，至五人止。除合習醫書外，兼習張仲景傷寒方書。委本州差官補試，依得解舉人例免丁贖罪。《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五。又見《宋

《會要輯稿》職官三六之一一四（第四冊第三一二八頁）。

乞於常潤州收糴稻種奏

元祐元年十一月

楚、海、泗、宿、亳五州水災最甚。乞下發運司於常、潤州收糴稻種十萬石，以備五州來春布種。或糴或貸。《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九二。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七之一〇（第六冊第五八一五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八七頁。

河議

自頃有司回河幾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二）。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堤，復修宗城棄堤，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闕村河門，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宋史》卷

九二《河渠志》二。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一二。

〔二〕「導而分之」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有「蓋其理也」四字。

論河事大利害奏

元祐八年二月

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譸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一二，《宋史紀事本末》卷三三。

乞開闕村河門等奏

紹聖元年正月

壅水爲患，著驗甚明，臣嘗進愚議，正謂此也。今有司又欲遷德清并欲濬清豐諸口，歸納故道。臣謂河過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而無患也〔一〕。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間，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勢可見，奈何又欲派分之邪？河自橫壟、六塔、商胡、小壩，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也。先帝睿斷，灼見河勢，且鑑屢閉屢塞之患，因順其性，使之北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昭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效也。臣請開闕村河門〔二〕，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隄，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如此則五利全而河患息矣。《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一二。又見《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

《宋史新編》卷二四，《宋史紀事本末》卷三三。（以上尹波校點）

〔一〕也：原作「世」，據《宋史》改。

〔二〕開：原作「閉」，據《宋史》改。

張處士

張處士，神宗、哲宗時滑州（治今河南滑縣）人。

莊丘寺石香爐記

以治平中張處士施寺地，熙甯五年壬子廢了。滑州□□石起保甲，國屬開封府。元豐四年辛酉還州，元豐五年黃河北工，共稍草八次；元豐六年三次稍草，五次草；元豐七年三次稍草，三次草。元豐八年去泗州燒香來，以其年重塑裝下生彌勒佛一堂九尊。張處士記。

張處士於元豐八年自滑州并裝當村內石彌勒佛一堂。張進一尊菩薩，出錢二二貫。韓莊小姑官盛出了錢二貫，三伯出了餘貫，崔博士出了錢。六伯處士等張□父張九穀、張進、大七姑、二九姑、□□弟，行者有生天，存者無災難，合村清吉。元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民國《重修滑縣志》卷六，民國

二十一年鉛印本。（祝尚書校點）

翟元建

翟元建，元豐時人，父儀，累官供備庫副使致仕。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六之三〇、《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九。

父翟儀非避責罰乞致仕奏 元豐七年十月

父任澶州巡檢，元豐四年十二月乞致仕。澶州失盜乃五年三月，轉運使蹇周輔奏父儀避責罰乞致仕，朝旨依衝替人例，乞定奪。《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九。（祝尚書校點）

張向

張向，圃澤（今河南中牟西）人。在神宗世。

閻立本步輦圖跋

元豐七年正月

閻相國之本，章伯益之篆，皆當時精妙。元豐甲子孟春中澣日，圃澤張向書於長沙之靜鑑軒。

《古書畫偽訛考辨》第四十三頁。（祝尚書校點）

趙執中

趙執中，神宗時高平（今山西高平）人。

重建湯王廟記

元豐七年

德澤流於民深，風教被於世厚，則萬世無窮之日，人仰而思之曰古之有道之君，而不可忘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亂，惟王聰明，惟民時父。蓋主者民之倡，上者下之儀，民聽倡而應，下視儀而動。一治一亂，一善一惡，實由上之所爲，而下之所倣。苟非成德之君子，惡能治世之宜乎？夫王之爲王也，不以土地之廣狹，人民之衆寡。修其道，行其義，鑑茲治亂，明乎善惡，興天下之同利，除

天下之同害，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以德行仁，以寬治民，而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然，而卒有天下，其成湯之謂乎！故湯以七十里之地而得天下，非權謀之所事，而利澤之所厚也。蓋湯之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當是之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以救其民。於是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俟我后，後來其蘇。」豈非克寬克仁，應天順人之所致也！《易》稱「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有君之成德，而至於此。《詩》頌「何天之休」、「何天之寵」，則美成用利，無以加焉。《禮》之所記「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去民之災，有功烈於民者也。迹其所記，後世宜有祀焉。觀今天下國家，都邑鄉里皆立其廟，信乎德澤風教之深厚也。世雖去遠，仁焉得忘？然祭有其制，而民有其誠，則神亦有所享焉。澤之陵川，東十里北山之上，有湯王廟，邑人享祀，繼於今日，遍詢耆耄，索其刻石，莫知其始。天聖間重修其殿，景祐中增修廊廡及五道殿。其山之高，四顧豁然，宜爲廟之所立。年祀寢遠，廟典蕭寂，時因祀享，徬徨不忍去。今有里人太原郡王承進等率會其屬，聚緡召工，繼而復新。始於元豐癸亥，終於甲子。獻殿已備，塑繪已周，請執中爲記，義不能辭。乃書其成功之日，及告其作廟之意。夫神依人存，人賴其福，至誠感神，無爲煩怠，祈報欽慎，以聞來者。乾隆《陵川縣志》卷二五，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尹波校點）

趙 濟

趙濟，開封封丘（今河南開封）人。其父宗道從邵雍游，濟以父師事雍。慶曆中由大理寺丞知萬年縣，熙寧四年管勾淮南常平事、提點刑獄，轉京東轉運副使，提舉青苗法，經制熙河邊防財利。尋爲太常博士、右正言、直龍圖閣知熙州。遷右司諫，又知解州、唐州酒稅務。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八、二一九、二二〇、二二四、二九一、三〇八、三九五，《宋史》卷四七、三二三，《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三。

乞復廣濟河輦運司奏

熙寧七年十月

廣濟河通流貨財，爲利甚溥。朝廷昨以河水淺澀，滯留綱運，遂廢輦運司，以上供糧六十二萬石，令認折斛錢三十六萬緡。自此民間糶賤傷農，又頓虧沿河課利。如朝廷許令復舊，即別具措置利害以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七。又見《宋史》卷九四《河渠志》四。

乞預計度各州錢糧奏 元豐三年五月

熙州雜支錢止六十餘千，糴貫錢止八百餘千，馬料僅支兩月，即其他州軍亦可槩見。望敕轉運司預計度。《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四。

備大軍糧食狀 元豐四年十一月

隨大軍至七朱川，應副別無闕誤。勘會都大經制司要一月人糧馬食，臣已牒本司，將先差下急夫津般人馬食三萬、乾糧一百五十萬斤，自通遠裝發，赴西寧寨會合。據即今人馬可作一月之備，目即見存準備五十日支用。深入討定，委不闕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一九。

乞會合掩擊鐵弁山西人奏 元豐五年八月

臣以七月甲辰至熨斗坪，聞得癸卯不覺西賊五百餘騎至堡外，殺漢蕃人口，驅掩士馬而去。及諜知鐵弁山嘯聚已數萬。欲以本路及涇原、秦鳳漢蕃兵約日，出其不意，會合掩擊。《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二九。又見《宋會要輯稿》兵一四之五（第八冊第六九九五頁）。

西蕃軍情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西蕃鄂特凌古差首領結廝雞齋到蕃字，譯稱「蕃家王子結施攬哥、邦彪錢、鄂特凌古文字送與熙州趙龍圖，探得緬藥家噉點集人馬，告漢家邊上做大準武，早奏知東京阿舅官家」。著臣却寫文字送與蕃家王子，鄂特凌古亦探得緬藥家噉點集，已著將官做了大準備，更體探緬藥家噉待於甚處作過報來。《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六三。

乞以鄂特凌古承代青唐蕃部首領奏

元祐元年三月

準朝旨差賜董戩身死物色，使臣令訪青唐事畢，選奉職高昇押賜。親見鄂特凌古坐董戩廳，大首領果莊并給逋廝結四等二人並在左右，與從來應事董戩之人盡事鄂特凌古。兼問得首領蕃部等言，董戩臨死時勾諸族首領赴青唐城，約以鄂特凌古承代，今首領蕃部等並各服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七一。又見《宋會要輯稿》蕃夷六之二〇（第八冊第七八二八頁）。（以上尹波校點）

廉正臣

廉正臣，仁宗時以明法及第，調陝州靈寶縣主簿。元豐間累遷至司農少卿。元祐初易都水使者，三年復爲司農少卿。五年，出知滑州。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二九、三七一、四一八、四四九，胡宿《文恭集》卷一八。

提點在京倉場收出剩糧等奏

元豐七年三月

先提點在京倉場，首尾六年，收出剩糧三十四萬石，草二百五十九萬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四。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六之一五（第三冊第二九二七頁）。（黃錦君校點）

李夷行

李夷行，字炳大，號易初。元豐七年爲邢州司法參軍，鄜延路勾當公事。紹聖元年爲左宣德郎，充潞州州學教授。元符初爲承議郎、熙河蘭會經略司勾當公事，次年特降一官。建中靖國初爲都水丞，崇寧間

知泗州，入元祐黨籍。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七之二四、兵四之一七，《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五、五〇六、五〇七，《太平治蹟統類》卷二七，《文獻通考》卷三三二，晁補之《雞肋集》卷三二，范公偁《過庭錄》，《元祐黨人傳》卷八。

言熙河蘭會路弓箭手事奏

元符二年二月

招刺之法，先經本府及州軍，相去不下三兩程以上，往返已是勞費。及將司百端邀阻，有留滯十餘日不能拍試，以此多不敢應募。乞除將副在城寨，許赴將副，如帥司州軍相近，即於以次近將副處拍試收補。又逃亡空地既不緊行招人，又不速勒租佃，即因此人員可以冒種。兼城寨使臣往往借賃牛具，選擇肥田，私自耕種，或收授馬料，其爲姦弊，不可勝言。今欲乞令本城寨將空地分作等第，出榜招人，出租權佃。如逃田內有山石，委是不可耕種者，委提舉官相度除放。又闕馬人元給到添給地五十畝，依條限半年災傷更展半年，如不買到馬，即許有馬請射。今本路闕馬不少，例各經隔年歲，不曾勾收地土，亦不曾召人租田，使之坐占美地，安肯備錢一半收買馬？今欲乞闕馬人更不拘收，添給地土，據其肥瘠，認定每畝租課。雖在半年限內，亦令送納，候買到馬日除放。又弓箭手初買到馬全給官錢，比來芻料翔貴，憚於牧養，往往故有死損。又將出界止揀壯馬前去，其闕馬瘦人各不隨軍，內有一指揮只揀得一二十疋出戰者。乞令就近將官并城寨使臣常竊體度，將貧闕不能贍馬人許令

願養馬者兌養，并贍馬地隨馬給付，即不得兌與人員及有物力頑猾之人。又人員多將錢物借與長行租種地土，及借與牛具籽種，與之合種，分收租課，致長行貧乏，有誤出入。乞今所屬體訪覺察，違者杖一百，錢物不追。《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六。

重修五龍廟記

紹聖元年五月一日

黃帝書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先儒亦以謂陽上薄陰，陰能固之，斯爲雨矣。蓋以常理論之，莫不作於陰陽之氣，不獨雨也。至於相擊而爲雷，相射而爲電，陽勝則風，陰勝則雹，無非氣之所爲者。然萬像震駭，神變隱現，須臾之間，杳無餘迹，其間不可以理詰者，又何多也。然則氤氲之中，神龍出沒，奔走雲雷，呼吸江河，輔天地而成變化者，誰謂不然！而龍之所處，譬猶賢人君子，隨其所在而爲利益，故一方之水旱，皆往而禱，禱而必應，古今靈驗，不可勝數。雖天之災祥固有定數，然潔誠虔請，隨其多寡而有顯化，豈神之意不能違人之誠，而汲汲於救物者，蓋爲其職事故耶？上黨五龍祠，舊云慕容永時有五方龍見於此山，因以名山而立祠。此方民貧而地确，其須雨澤比它處倍甚，而四時禱請輒應，故一方之民恃五龍以爲衣食。今春涉夏，時令過亢，二縣幾槁，民心嗷嗷。陳留范公通守實攝州事，率官吏齋宿而祈焉，凡再往，皆不及下山而雨旁及諸邑，率報霑足。苗之枯槁者，變而豐美；民之愁歎者，起而謳歌矣。夫以五龍之靈，禱而必應，固有素矣，而未有如范公之

禱隨車而注者也。然則神之靈異，何其顯著，而爲此邦之福可勝道哉！然而神像墻宇，久不□治，府民成公濟等於是相率鳩材而繕之，工不踰時，廟貌煥然矣。夫然神人之道相資而行，神之福民者，不替則報益重，人之報神者，不懈則福益遠。神享其報，民享其福，知范公之爲惠，則來者樂爲之繼，而神民之福報無盡矣。紹聖元年歲次甲戌五月一日，左宣德郎充潞州州學教授李夷行記。左承議郎、通判潞州、權發遣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范鉞立石。進士李經書，進士令狐光世篆額，任道儀刊「二」。《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六。又見弘治《潞州志》卷四。（以上向以鮮校點）

「二」原碑陰有：「紹聖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丁卯禱雨□祠下，是日申刻，雨遂霽霑及四境，時同行僚屬及市民之在列者，咸著於碑陰：左承議郎簽書昭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武騎尉、賜緋魚袋程易，權潞州觀察支使成宇，潞州觀察推官尹文仲，左侍禁潞州管界巡檢兼巡捉私茶鹽礬王植，上黨縣令李惇信，司戶參軍張山，上黨縣主簿韓景融，上黨縣尉趙元裕，市戶守本州助教成公濟，陳士敏，守本州助教柳起，陳士明，趙德，王淳臣，前隰州司戶嚴公佐，守麟州助教王志臣，嚴公概，李孝忠，吳驤，李知俊，李忠寧，張永政，郝茂，李士才，李士良，申恩，宋諒，郭茂賓，栗允渙，劉元實，張懷拱，嚴公諤，錄事林茂，管廟董吉，王進均。進士李經書，進士令狐光世篆，鄉老人董握，鄉錄事李演，廟子張宣。」

釋智淨

智淨，神宗時青州報恩寺尼，生平不詳。

青州報恩寺大聖院清座主靈骨記

元豐七年四月

座主法諱智清，俗姓張，本貫當州壽光縣鳳停人也。景祐元年出家，禮院主尼善能爲師。康定二年，試經得度。慶曆四年，具戒講上生經，參禪進道爲業。於元豐六年四月十六日微疾而終，俗壽七十四，僧臘四十三。得度小師五人，因葬座主師姐次，洎先師姑二人靈骨。葬記元豐七年四月十六日，報恩寺大聖院主尼智淨立石。

先師姑小師二人：智清、智淨。師姐座主度小師五人：崇志、崇福、崇安；講法界觀：崇秀、崇息。光緒《益都縣圖志》卷二七，光緒三十三年刊本。（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三二七一

韓 羽

韓羽，越州諸暨（今浙江諸暨）人。熙寧中，同郡陸佃爲鄆州州學教授，羽與黃彥、朱戡不憚跋涉，往從佃學。六年，登進士。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八。

比部黃公墓誌

元豐二年二月

公諱宋卿，字公輔。康定元年，朝廷出征趙元昊，詔知兵者得以邊計言，公獻十策。上嘉之，召試舍人院，擢第一，以郊社齋郎調韶州翁源主簿。既至，會獠蠻唐和叛掠郡邑。上方修德懷遠，不忍毒民以兵，乃命招懷之。以公嘗言西事，有氣略，即委宣詔旨。公毅然無少懼，從十餘騎造其聚落，慷慨反覆諭以天子德意。賊數千皆悅服，願屬於吏。由是轉陞潭州觀察判官。未幾，儂智高攻邕營，大兵南征，潭實餉道，太守方以不及爲憂，公自請治益陽，以贍其費。大府欲表其能，固辭乃止。歲滿薦舉，得著作郎，知洪州奉新縣。未上，坐小累監淮陽酒稅，移知鄂州蒲圻。初，蒲圻困於茶課，

適朝廷遣使者變其法，而使者得以與議，他令畏懾，莫敢可否，公獨力爭，使者不能屈，遂爲減歲輸數千緡。邑人德公而生祠焉。改太子左贊善，知湖州安吉縣。遷殿中丞，賜五品服，再遷國子博士。今上即位，遷虞部員外郎，又遷比部員外郎，遂告歸。元豐元年戊午十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一。曾祖褒，祖勝，俱隱德弗耀。父振，以公顯贈衛尉少卿。母氏劉，封仁壽縣君。配同邑王氏，先公十一年卒，始封開喜縣君〔二〕，再遷仁和縣君。繼楊氏。子男三：長庾，敕贈大理寺評事；次充，宣議郎；次育，廣西提刑。女三：長適衛尉丞魏淵，次適進士張履，三尚幼。孫男二，孫女二。以元豐二年二月八日，與王氏合葬於范公鄉象輅口項氏之原。光緒《諸暨縣志》卷七，宣統二年刻本。（劉琳校點）

〔二〕開喜：疑當作「聞喜」。

蔡煜

蔡煜，應天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人，挺第四子。熙寧中爲大理評事、審官東院主簿。四年，遷太子中允、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等事。次年，除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加直集賢院。十年，以師出安南漕運不辦落職，後與監當。元豐四年，權管勾河東轉運判官。五年，加直龍圖閣、知秦州，復爲河東運判。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四、二三七、二四五、二五八、二八四、三一九、三三一、三三八。

溪洞蠻舒光旦等歸順乞補官奏

熙寧八年正月

招諭溪洞蠻舒光旦、楊晟堅歸順，乞各補一官，給俸，令守其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九。

團峒首領歸明乞歲輸課米奏

熙寧八年八月

全、邵州招誘平水等三十團峒，首領楊晟進等納兵械歸明，乞依例歲輸課米。《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六七。（以上劉琳校點）

葉祖洽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今福建邵武）人。熙寧三年策進士第一，簽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鼓院，知湖州。元祐中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進禮部郎中。因對策訕及宗廟，出提點淮西刑獄。七年知海州。紹聖中入爲左司郎中，起居郎，累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元符二年出知濟州，徙洪州，改瀛州。崇寧元年入爲尚書吏部侍郎，旋罷，爲集賢殿修撰，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出

知定州。大觀元年十二月再知洪州，改毫，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八，《宋會要輯稿》儀制三之三四、職官六七之三十八，《宋史》卷三五四有傳。

論市易奏

元豐八年十一月戊申

市易之逋，一旦官中以法督促，近雖有寬期會、減分數之詔，然民力已弊，必無從出，朝夕限滿，又加督促。竊以祔廟在近，願乘此時更下有司檢察，如委無可納，特議蠲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六一。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五之四三（第六冊第五七六九頁），《太平治蹟統類》卷二二。

議北郊之祠奏

紹聖二年

北郊之祠，主於事地，所有太廟、景靈宮自可差官攝事。皇帝致齋於文德殿。前事一日，夙興至郊外齋宮，次日五鼓行事，質明，禮畢還內。則是乘輿宿外不過一日，無憚暑之虞，於理爲可。《宋會要輯稿》禮三之二五（第一冊第四五二頁）。

請恩禮蔡確諸子奏

紹聖三年九月

臣嘗論前日受遺之臣，朝廷所當崇報。今故相確，雖蒙朝廷牽復官職，然其所復恩數，與平時輔相無異。近時司馬光、呂公著等皆以安逸歿於府第，恩禮隆厚，賻贈優渥，而確以嘗與受遺之列（二），爲元祐人所嫉，流離貶斥，卒死嶺南。諸子居憂，婚嫁未了，服除之後，私用尤窘。伏望聖慈加隆寵數，使忠義之士聞之感動。《太平治蹟統類》卷二六。

〔二〕嘗：原作「常」，據《宋會要輯稿》改。

請中書舍人門下給事中各舉其職奏

紹聖四年二月

先帝修復官制，其意蓋欲使之更相檢察，而不得混亂也。故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行爲職，其不可行則繳之；門下省置給事中，以讀爲事，其不可讀則駁之。蓋以爲廟堂之上，議論施設或有差誤，人主有所不知，則給、舍得舉其職；上聞如此，則政事之闕常救于未然，而朝廷無過舉。今使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又令凡有書過文字並不回避，如此則中書舍人即是給事中，給事中即是中書舍人，不

惟名實混淆，而給事中職事遂廢，當其職事者自行自讀，或有阿附，可以蕩然肆志，無所忌憚，命令既出，雖有言者，亦無及矣。《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四。

乞擢方蒙奏

紹聖四年五月

伏見屯田員外郎方蒙，學有師法，趣守剛正，頃任元祐御史，彈擊朱光庭、賈易等，風節凜然。如光庭輩當時俱有當路主張之人，而蒙抗論益堅，不畏強禦。尋以家難去職，比服滿還臺，不令復位，卒補遠官，終始不渝。尚稽進擢，物論未允。加以嘗任畿邑，政事有聞，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二。

請罷斥韓縝奏

紹聖四年五月己巳

伏見韓縝在垂簾之初，首被擢用，位登宰相。中外皆以爲縝是張茂則、梁惟簡所引，若非陰有交結，何以得此，其迹著明，當時物論已爲不平。縝當以罪廢，遭遇先帝，特加拔擢，致位樞長，其恩可謂厚矣，而縝不顧廉恥，附會中貴，遂於垂簾之初與司馬光並處台席。光等更改先帝法度，略不聞縝有力爭之言，惟務諂事光等以持祿養交，可謂不忠於先帝也，終緣言者排擊而去。然縝終元祐之

間，保身將相，窮極富貴，莫敢指議。若非內有所附，聲勢足以動人，豈能偷安如是之久耶？臣竊以士人在元祐間非與權貴近，有所干涉，則美官要職，從何而得？臣嘗見《紹聖時政記》亦有此論。故近來朝廷察當時有所附會而得差遣者，雖寺監之類尚能罷去。縝于是時出將入相，風采氣焰終元祐之際不衰，天下士大夫指以爲漏網，而朝廷待遇恩禮始終與元勳故老無異，士之有識者莫不怪之。夫附會司馬光等得寺監之類尚不容於今日，而附會茂則、惟簡之人致力將相，却容幸免。參酌輕重，典刑不均，非公朝所以示天下也。所有不允致仕錄黃，臣未敢書讀。《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七。

乞正王珪之罪奏

紹聖四年五月己巳

先皇帝所以待王珪，可謂厚矣，自翰林學士承旨擢爲參知政事，尋又擢爲右相，復擢爲左相，在政府凡十六年。蓋祖宗以來人臣遭遇委任之久者，無一二人。又擢其子爲館職。自珪之身及其兄弟、子孫、卑隸，凡受朝廷恩命者，臣不知其數。然則先帝之於珪可謂無負矣。當先帝違豫至於大漸，儲位未正，中外惶惶，延頸以望。珪爲上相，衆目所視，所宜率先建議，首定大計以慰宗廟。珪乃持疑顧望，含餬不決，至於同列以大義迫之，不得已而後應。不知珪意安在？使同列不切責之，則珪將遂無言，豈不誤事？天下至今罪之。雖先帝澤及人深，天下屬意陛下之久，然名實未定，忠臣義士安得無憂？臣於是時適在朝廷，親聞士大夫之論，籍籍罪珪。已而珪死，天下莫不快之。然是時，朝廷所

以賻贈周恤，恩禮過厚，仍賜甲第一區，莫非異數。臣聞特恩賜第，所以待元勳異德。珪爲臣不忠，何以得此？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無前後之私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六。

再乞正王珪罪奏

紹聖四年七月

臣嘗論王珪悖逆不忠之罪，已經兩月，未見施行，中外洶洶，不知所爲。若以珪之事爲無實迹，則當時二三執政尚在，及見今侍從間甚有知其詳者，皆可考正其事。黃履爲御史中丞，嘗論之於前，劉拯爲右正言，又論之於後，近日高士京又極陳其狀。伏惟陛下察臣之言，出於公論，稽合群情，決於獨斷，以慰中外。《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六。

乞吏部侍郎右選宜類姓置簿奏

紹聖四年九月戊寅

伏見侍郎左選，準元豐朝旨類姓置簿。左、右選理宜一體，而右選獨無，亦乞置簿，拘轄功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一。

議韓縝諡奏

元符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伏見太常寺定到韓縝諡議，申尚書省部覆議。按縝在先朝，擢於罪廢之餘，致位樞機之地，其受先帝恩德爲不淺矣。然垂簾之初，內則交結張茂則、梁惟簡以取宰相，外則附司馬光輩逐蔡確爲自安之計，至於更改法度，縝嘗陰致其力。凶虐貪穢之迹，暴著中外，「莊敏」美謚，非縝所宜。《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六。又見《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六（第二冊第一六一四頁）。

乞取索方澤前件事因看詳施行奏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

近照驗在部官脚色狀，伏見原方澤熙寧十年爲提舉官，奏請乞放罷見雇役人，將三等入戶仍舊差役，坐不知職守，詔送審官東院與合入差遣。而澤于元祐二年訴理，遂得除落元豐指揮，繼除知州差遣。紹聖以來亦相繼擢用，外議未安。近雖以私謁后族得罪，然其大惡未正典刑。伏乞取索澤前件事因，看詳施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九。

乞次第延見所舉人材奏

元符元年九月己未

近詔侍從官各舉所知聞。所舉之人召與不召者，伏望並令次第延見，所有去取，出自一時聖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二。

乞勒停王珪諸子奏

元符元年九月己酉

近劉摯、梁燾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仍各於元指定州軍居住。伏見王珪罪惡比摯等最爲暴著，今罪罷，輕重不侔，何以慰天下公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二。

泰寧縣改治記

紹聖三年六月一日

泰寧縣當五代時隸南唐，處深山窮谷之中，有林泉魚稻之樂，人自足用，無所外求〔一〕。故獨處一方，若隱居者，當天下並爭於干戈，無所與也。其民既安閒，則力本自贍。及天下定於一，戶口日益富饒，至今爲閩大邑，民戶三萬，所出賦萬緡。邵武四縣，惟泰寧爲最僻，不與四方之商旅交，故

習俗淳厚；山川之氣，特爲奇秀，故爲士者質美而明。方國初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俗尚淳樸，雖有美質，無以發明。及太平既久，朝廷尚文，以詩書禮樂潤飾治具，天下之士皆染濯淬礪〔二〕，以文章自奮，若草蟲鳴而阜螽趨，神龍興而慶雲翔。跨河南北，薄岱東西，水經江淮，陸窮閩蜀，家家自以爲屈、宋，人人自以爲鄒、枚，身起筆墨，致位卿相者時時有之。泰寧以遠方僻邑，與之並驅於英俊之域，相爲前後，曾不少屈，一何壯也！彼其地接中都，文物至盛，薰於耳目而得於心，其多文士不足怪也；以僻邑而與之爭雄，苟非質美而特立者，能若是乎？今其縣比屋連牆，絃誦之聲相聞；有不談詩書者，輿臺笑之，況其父兄乎！故以名薦於天子而爵列王庭者，相繼不絕，可謂盛矣。而其縣尚仍五代之餘，名曰歸化，尚有負於茲土。元豐八年，予適在職方，掌天下圖籍，惜其名之不正。會朝廷遣右司郎中張汝賢使閩中，因以告之張君，上其事，朝廷易其名曰泰寧。泰寧者，闕里之府號也。泰之爲言賢者，以類進而志通乎上之時也，夫然後寧，豈朝廷善其有特立之意，遂賜嘉名以寵獎乎！邑之士亦宜勉之，思所以稱朝廷命名之意也。紹聖三年六月一日記。《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九一四。又見嘉靖《邵武府志》卷三。

〔二〕外：原無，據《邵武府志》補。

〔三〕礪：原作「厲」，據《邵武府志》改。

淮西路廬州三聖堂記

廬于淮西爲一道都會，人物之富，甲兵之強，四方商旅游士之多，不比他郡。《方輿勝覽》卷四八。

題紫溪驛壁文

紫溪至大安，所更山嶺險阨萬狀，其登之難，幾于蜀道，鄉人皆目之爲羊棧橋，固可知矣。相去號五十里，實百餘里。中路有分水嶺，館舍可宿，過此則進退失措。予嘗經由此地，失于問途，中夜徬徨，不知所由，晦冥之中，犯不測之險，濱于死者數矣，賴天閔其窮，獲渡此阨。迨今思之，在于夢寐，時發戰慄，輒叙其事，以告來者，庶知所從云。康熙《廣信府志》三一，康熙五十二年刊本。又見同治《鉛山縣志》卷二六。

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太常寺陳先生行狀

公諱襄，字述古。其先本光州固始人，當五代之末，隨王氏入閩，因家于閩之福唐，今爲福唐

人。公之考以公贈兵部侍郎。昆弟五人，長兄諱則之，好古力學，以文行稱鄉黨間，號爲處士，挈諸孤，隱居古靈村。侍郎尚幼，長兄知其質美可以起家，趣使事學，卒克有成，得官真宗朝，主邵武軍歸化簿。公時隨侍在官，始十餘歲，侍郎常選縣之老儒使教焉，每爲文辭，教者多自以爲不及，往往辭避。知縣沈君一日過侍郎，至公之書室，見其一榻凝塵，枕席皆不治，因告侍郎曰：「公之子器度甚遠，宜善視之。」而侍郎亦自謂：「是子必能大吾門。」後授台州之黃巖尉，未赴任而卒於道。公方十八歲，扶柩反葬，執喪盡禮。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爲念，居間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鏤切，相期天下之重爲己任。是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相高以收名聲，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闊，而士亦莫之講也。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於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情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且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衆，然出公之門顯者居多。公慶曆二年中進士及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且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賊，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入學講說

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便於民者干之，安呼吏議之，立行其七，徐又行其三，人受其賜。部有疑獄，多委公決。俄舉台州仙居令，時新有詔舉令，而公褒然爲首〔二〕。仙居爲縣僻陋，民不知教。公以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圃，蕪廢弗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爲民利，故瓦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去也〔三〕，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皇祐三年改著作佐郎〔三〕，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陽，公常以自負所學不見知於當世名卿，及得富公，從之甚喜。富一見公，亦厚遇之。二人相得以道義，故有所爲，無不以公言爲聽，燕遊登臨，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也。」公亦自以爲伸於知己。縣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於學〔四〕，至弛身役以誘之，又命其徒張公諤、吳道分教之，民莫不聳勸。俄有謗者謂公誘邑子以資過客。富公聞之，不能無惑，志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惑謗，何以爲知己？」富不能折。其親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責公者曰：「可毀校以塞謗。」公笑謂曰：「以一謗者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說不爲少懈，然後富公始奇之，知其自信之篤。先是，邑人多不事學，公爲令於此，士之名於薦書而取科第於朝者，累累有焉。土人不習水田之利〔五〕，上之人雖有知者，憚於興事，亦莫之敢行。公因政之暇，行相地宜，得水之可以溉田者，言之州，州未之信。公命其徒出

泉十萬，餼田二頃以試之，粳稻果大收，得穀以償出錢者，其餘猶足以供官，河陽人大享利。至和初遷秘書丞，就移彭州濠陽縣。舟行至夔，而富公自太原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公。嘉祐二年，遷太常博士，召試秘閣校理。明年，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爲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闈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爲陛下愛惜典刑，首爲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尋罷祠部，編書昭文館。六年，以祠部員外郎出知常州。州南濱太湖，民欲取水浸灌，而限以運渠之高，勢不能導，浚修之則費極大，累政患之。公與漕使今集賢殿修撰李復圭同志協力，一月畢功，州民到今賴之。郡庠下窄，不足以容師生，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模氣象遂爲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每歲取士得常多於他處。八年，由度支員外郎爲司封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治平初，以開封府推官召之。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三年，由開封府入三司，爲鹽鐵判官。明年，上即位，奉命使虜〔六〕，虜人欲以坐先之，公以使者不當辱命，固爭以禮，虜不能屈。使還，以工部郎中知明州。未至，熙寧初召還，以刑部郎中修起居注，尋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時有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事得其本則爲之甚易。陛下先求賢德，使位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陳烈、管師常、程頤，經行脩明，宜召爲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法。」未幾，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有旨候知制誥有闕與試。公上疏言：「陛下必以臣自內史過爲臺雜，乃是下遷，遂有此命。陛下以義使臣，

臣當惟命是聽，豈敢較計以爲重輕！況知雜之任，上裨朝政，下正臺綱，豈知鈇鑕之在前，寵利之在後，一有顧避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願寢前命。」詔從之。俄兼判吏部流內銓，賜金紫。銓中士人被舉者常積二百餘員，累年方得召對〔七〕，執政苦官之冗，欲難其進，以爲澄吏良法。公曰：「不清其源而澄其末，何益？」遂白執政，請得併伸引對。自是被舉者無滯淹之患。又言：「近日臣僚家用恩例，陳乞親屬任使，多是衝改已授人，遠方寒族往復疲敝，非立法之意。乞自兩府而下如有陳乞，並於季闕以前預指某處，不得臨時換易。」士人便之。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革故之始，尚駭群聽，公數上疏論列，言多留中。嘗言人君先於知道，其次在得賢，然後務立法度，其說多見嘉納。偶論事未報，一日中書來召，稱有旨令試知制誥，公辭免，不肯下筆。時有執政使人趣之，公逡巡謝之，徐奏曰：「臣以負憂責，不敢不言所欲言，未能開悟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譴所。所有召試，非臣敢當。」旋罷言責，除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復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仍乞補外。上深器之，遂賜手詔云：「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己，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不獲辭命，復修注、判銓。四年，除知制誥，兼直學士院。不數月，出知陳州，未期，移杭州。杭爲都會賓旅之衝，又屬朝廷相繼遣使，公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擾。杭雖號水鄉，而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繼，唐相國李長源舊爲六井引西湖以飲民，井既久廢不修，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其源流，渫而甃之，井遂可食，雖遇旱歲，民用沛然，皆誦佛以祝，

命通判蘇軾爲之記。公在杭二年，移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陳地勢卑，每遇霖雨，遂無通溝，民苦之。公命修八字溝以洩水，城中無泥行之阻。州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十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奮。公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善言循循誘之，莫不感勵。八年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八〕，兼門下封駁事〔九〕，提舉進奏院。公去國數年，一旦見上，慰勞有加，宣諭久之，即除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修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皇后山陵，上特選公爲鹵簿使，護葬事，受命而公已病矣。上使中貴撫問，公且辭使事期迫，猶不改差。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將終，其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泛然而應曰：「夫何言，安以俟之耳！」因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嗚呼！然後知公深達於性命之理，而其所以語後者，孔顏之道而已。公之疾也，上數問左右大臣曰：「陳某疾減耶？」其亟也，再遣中貴存問，而公已不及見矣。其亡也，奏至，上爲愴悼，贈給事中，官其子姪，特及外孫，加賻贈焉。上方知公行且用矣，公亦素有自任之志，期見於用，而命有所制，悲夫！公爲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於爲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之得。遇利害得喪，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人恭而溫，與之遊者，不覺鄙吝之失於心也。公之亡，士大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皆曰「德人往矣」。所至汲汲以興利教民爲事，蓋其兼濟樂育之心出於天性，非有所徇而然也。平居與所知論極天人之際，因及變理之事，未嘗不慨然有志，惜哉不見於事。享年六

十有四。階累升爲朝散大夫，勳累升爲護軍，爵累升爲上黨郡開國侯。教畜弟妹甚勞，皆有成立：弟章，舉進士第，今爲都官員外郎；妹長適前祠部郎中直史館劉彝，次適進士倪天隱，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鄭穆，皆當世有聞者。公娶陸氏，累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長紹夫，守秘書省正字；次中夫，守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錄事參軍傅楫，次適宣德郎方蒙，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公三遇大禮，不奉子弟以官，欲其自立也。而追念伯父嘗有功吾門，其後未有仕者，故於知制誥年先奏其孫良夫郊社齋郎。嗚呼！士常患德不足以充位，而位過其德。夫擁高軒，策駟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非不崇且貴也，而論之以事業則蔑然無聞，所以榮於勢者得矣，其榮於義者安在？是故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位不及人，而患德之不足。今公官不過郎中，職不過學士，而道之在人，利之在物者如此，雖使公極位望於一時，以彼較此，未知其孰愈也。公於六經之義，自有所得。方將營一丘之地爲退居之計，著書以自見其志，志不遂，故其平生所爲文集止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月十九日葬於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祖洽晚得識公於京師，舉進士於開封也，公爲考官。及公移陳州，祖洽嘗在幕府，朝夕相與處，受公之教，而觀公之德爲多，故得公行事尤詳。而祖洽謹掇其大者爲行狀，請有道而能文者圖其不朽焉。謹狀。《古靈集》卷末附錄。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二四二，《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三九，《翰苑新書》前集卷二五，《秘笈新書》卷五。

〔二〕衰：原作「衰」，《永樂大典》作「衰」，均誤，當作「衰」。《漢書·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衰然爲舉首。」

褒然，傑出之貌。

〔二〕公：原作「君」，據《永樂大典》改。按前後文均稱「公」。

〔三〕佐：原無，據右引補。

〔四〕於學：原無，據右引補。

〔五〕士人：原作「土人」，據右引改。

〔六〕虜：原作「契丹」，據右引改。下同。

〔七〕對：原無，據右引補。

〔八〕進：原作「政」，據右引改。

〔九〕事：原無，據右引補。

江汝舟墓誌

先生以文學馳名州里，未老，退居山林。事母以孝聞，宗族稱其仁，鄉黨稱其弟。非有名位以動人，財利以交人也，而少者見之如其父兄，老者見之如其子弟。從容里閭，爲先生、長者，所謂無爵而貴，處窮而榮者歟！嘉靖《建陽縣志》卷一二，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二二七二

孔平仲 一

孔平仲，字義甫（一作毅父），臨江新淦（今江西新干）人，文仲、武仲弟。治平二年舉進士，又應制科，爲秘書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爲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浙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削校理，知衡州。提舉劾其不推行常平法，徙韶州，又責爲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十二卷、《孔子雜說》一卷、《釋裨》一卷及《珩璜新論》、《良史事證》等。《宋史》卷三四四《孔文仲傳》有附傳。

平仲文集原有卷數不詳，《宋史·藝文志》著錄《詩戲》一卷，蓋嘗別行。《清江三孔集》輯其詩文爲二十一卷（參本書孔文仲小傳）。今亦用豫章叢書本《朝散集》爲底本，校以清抄、鮑廷博校跋本（簡稱鮑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原有文四卷，今補、輯佚文八篇，亦釐爲四卷。

戰彭城賦

秦失其鹿，群雄並爭。劉、項之鬪，自爲鯤鯨。相劫以勢，相鏖以兵。彼方徇乎北海，此乃襲乎彭城。惟彭城者，楚所都也，漢王乃竊而居之。收其美人，寶貨是資，置酒高會，楚猶未知。此何異伺猛虎之出而據其穴，入盜跖之室而有其妃。項王聞之，怒膽摧裂，聲若雷震，目如電掣。引千旌與萬騎，定雌雄於一決。或馳或射，或刺或擊。呼聲動天，死者如積。流血丹乎睢水，棄甲隘乎靈壁。乃欲殺無噍類〔一〕，掃不留跡〔二〕。長圍三匝，漢軍失色。嗚呼！以項王之勇，天下所聞，暗鳴叱咤，坐生風雲。而對漢王椎鈍之性，與夫蜀人糾合之軍，內外隔絕，主將紛紜。不翅田犬之搏兔，鷙鳥之撮蚊。然而大蛇之分爲二，東井之聚者五。數極亂世，歷歸真主。以鴻門之會，項莊之舞，尚不能得之肘腋，又安可徼之於軍旅？俄而大風北來，發屋拔樹。揚塵蔽空，走礫如雨。白晝窈冥，漢王遁去。則夫漢之不可勝也，蓋可睹矣。至於滎陽之擊四面，廣武之中吾指，未嘗不拔自幾殆，脫於垂死。且項王之蓋一世，其氣不爲不盛；而扛九鼎，其力不爲不多。及夫東會垓下，夜聞楚歌，騅也不逝，虞兮奈何！豈非天之所興不可得而廢，天之所利不可得而害？故羽終於自刎，亦自知天亡之，而非戰之罪也。吾嘗緩策乎陰陵之野，稅駕乎長安之都，弔遺靈於寂寞，慨舊迹之荒蕪。以爲彼慄悍猾賊者固已亡矣，而寬仁愛人者又安在乎？乃知起者必至於滅，有者終歸於無。此古人之所以致論蝸角

而輕視軒冕，吾與夫莊生之徒。《朝散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二。

〔一〕瞧：原作「瞧」，據鮑本、庫本改。

〔二〕掃：原作「歸」，據右引改。

智若禹之行水賦

明智之大，如禹行水

古有大智，中潛至明。何行水以爲喻，蓋存心之自誠。淵然創物之謀，敏而外發；沛若決川之勢，順以東傾。夫惟靈萬類而生，毓五常之粹，不滯於物，其端曰智。然順其故則不致於交譎，悖其本則浸成於大僞。居惟適正，委美質之自然；舉若下鴻，措安流於無事。審利圖害，籌安計危。蘊千慮以無惑，包萬殊而不遺。每優游而處此，不汨亂以行之。內畜清明，陶天真而去詐；遠侔疏鑿，適地勢以流卑。湛然恬養於中，廓然識周於外。不滌源而滌性之垢，不治水而治情之害。較迹無間，成功亦大。可通塞壅，順意表以彌綸；如決懷襄，貫地中而滂沛。大抵多計者流於機巧，好辨者溺於空虛，其弊明甚，惟人戒歟。故我抱靈鑑以無隱，導沉幾而自如。心常惡其鑿也，勢若排而注諸。舜以是而察邇言，聰明並決；堯因之而急先務，障蔽皆除。夫運至計以利仁，紹徽謀於平土，德一也，何獨議乎智？人一也，何獨尊乎禹？蓋智之於物兮，必順適其理；而禹之於水兮，亦疏導其苦。苟能此

道，宜效皐陶之謨；一失其原，或謂白圭之愈。後世蘇、張之辯勝，莊、老之道鳴，其耀才者或寵愚而不正，其矯枉者又絕聖以無營。皆與性以相戾，譬濬川而逆行。亦猶戕柳以爲之椹，並非其質；掘苗而助之長，反害其生。噫！喻玉瑩者楚有屈平，侔蓍龜者秦聞樗里。或以易變而貽誚，或以不知而爲恥。皆莫若順其性以行焉，所謂智者樂水。《皇朝文鑑》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四，《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二九九，《歷代賦彙》卷六六。

賀坤成節表 一

伏以里社之鳴，協詩人之《七月》；華封之祝，詠君子之萬年。翕然歡聲，出於誠意。中謝。臣聞安則蘄久，樂則重生。此雖人之常情，亦繫上之所養。當夫海內無事，年穀屢豐。里閭之間〔二〕，民不識於兵革；州縣之內，吏或長於子孫。相慶之言，皆謂太平之難得；歸美之意，惟欲聖壽之無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靜以服人心，公平以當天意。近無馬、鄧，遠過姜、任。歷觀載籍之所傳，莫如今日之爲盛。適屬誕彌之慶，益輸難老之忠。鑑于太清，順金行之初肅；受茲介福，扶寶祚於不騫。臣祇服官常，阻趨朝闕，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朝散集》卷一〇。

〔二〕閭：原作「間」，據鮑本、庫本改。

賀坤成節表 二

伏以坤元之施，實佑斯民；沙麓之祥，正當此日。神祇協贊，夷夏歡呼。中謝。臣聞得人心者莫如惠和，鎮天下者無如安靜。我有三寶，是爲聖德之符；「胡不萬年」，茲見詩人之意。恭惟陛下聰明恭儉，寬厚謹嚴。八年之間，四海無事。適邁誕彌之旦，咸輸難老之忠。臣廁迹書林，備員使斧。稱觴上壽，阻陪北闕之班；決獄求生，仰助南山之算。《朝散集》卷一〇。

江淮提點謝到任表

奉饗二年，訖無善狀；督鑄諸道，即拜命書。已及官期，祇承局事。中謝。伏念臣奮身卑薄，涉世曲糴，無有尺寸之長，可應朝廷之用。矧在擇人之際，洵當出使之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博臨，至仁兼覆，不遺管蒯之賤，雜用薪樵之材，如臣之愚，猶在所取。臣敢不效勤奔走，悉意經營，謹課入於銅山，視工程於金冶，庶收微效，仰報大恩！《朝散集》卷一〇。

衡州謝到任表

淮右按刑，訖亡善狀；湘東出守，仰荷寬恩。已見吏民，奉宣詔令。中謝。臣稟性愚陋，涉世曲難，逢熙運之有開，與群材而並進。四塵使節，兩玷郎曹。老境驅馳，筋骸已瘁；小邦撫字，才術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極照臨，德參覆燾，方獨觀於萬化，不求備于一夫。遂致孤平，亦叨任使。臣敢不悉心職事，圖報國家，庶集涓埃，上裨海嶽！《朝散集》卷一〇。

饒州居住謝表

幾死得生，自南徂北，蒙還舊秩，獲處善邦。銜恩涕零，省咎心悸。中謝。臣學問蹇淺，智識鈍昏，妄陳答詔之言，自掇投荒之辱。瘡痍侵薄，骨肉分離，安知此身，復見今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燭遠，渙澤蘇枯，盡返得罪放逐之人，大開自新湔洗之路。而仰食者衆，須舟以行，風波多虞，疾病間作，所恃朝廷之寬大，不誅道路之濡留。驚魂初招，餘孽未追，更當刻厲，少答存全。《朝散

集》卷一〇。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四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一四。

叙復朝奉大夫謝表

荒山相囚，貧室如罄，稍遷內地，盡復故官。此恩若何，隕涕無已！中謝。伏念臣仕宦積久，咎惡滋多，始罷皇華之行，再鑄東觀之職。又陳伏罪，遂斥遐陬。泣血追愆，豈由上疏？觀過於黨，或可知仁。果丁昭曠之辰，均被湔洗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一新庶政，獨斷萬機，昭臣下之忠邪，訂朝廷之枉直，故茲廢放，亦預甄收。脫迹瘴鄉，猶記海鳶之墮；經涂故里，忽聞塞馬之歸。更誓捐糜，少期報塞。《朝散集》卷一〇。

謝崇寧曆日表

刑獄之官，兼領劭農之職；郡縣所隸，均被頒朔之恩。中謝。况更新元，尤寵上賜。伏以定四時而成歲，唐堯致於變之隆；審七政以當天，虞舜底極治之盛。竊原陰陽之本，實與政事相通，苟裁成輔相之得宜，則寒暑雨暘之咸若。恭惟皇帝陛下，道參覆載，明合照臨。先而弗違，固已謹言動之表；順以求合，又將擇疏密之中。乃飭疇人，使齊大紀。氣從緒正，四時有玉燭之和；歲且順成，萬物極崇丘之大。臣謹當上宣聖澤，下布人時，庶集微勞，仰裨鴻化。《朝散集》卷一〇。

永興提刑謝表

《呂刑》三千，人命所繫；秦關百二，地望非輕。自愧薄材，薦當煩使。中謝。臣編摩末學，廢放餘生，齒髮已衰，精力不健。南宮數月，曾蔑補於秋毫；西部列城，又俾司於邦憲。恩波淪骨，感涕交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堯舜之仁，兼乾坤之量，方曲成於萬物，豈求備於一夫，故此孤孱，亦叨推擇。臣敢不悉心職事，圖報國家，庶集涓埃，上裨海岳。《朝散集》卷一〇。

謝恤刑表 一

四時之運，可畏者炎赫之時；常人之情，最苦者囹圄之事。適當盛夏，寅奉寬書。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以赤伏應五行，以離明照萬國。係累之衆，尤軫於哀矜；流鑠之辰，益加於欽恤。以至灑掃洗蕩之政，醫療飲食之微，皆出詔音，可知上德。臣謬承使指，叨領刑章，職事自當如何，戒飭況復若此，誓當竭盡，仰副丁寧。《朝散集》卷一〇。

謝恤刑表 二

天時之運，可畏者炎燠之辰；小民之情，最苦於犴圜之事。特頒明詔，深軫睿慈。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求端於天，爲政以德。薰風解愠，固已致萬物之和；靡草崇寬，又將重庶獄之命。以至飲食醫療之節，汎掃盪滌之微，皆出丁寧，無非惻怛。臣叨分使指，祇奉刑章，職事自當如何，訓飭況復若此。誓殫愚短，仰副哀矜。《朝散集》卷一〇。

賀受尊號表

大明繼照，鴻號一新，遐邇歡呼，神人悅喜。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蘊深忱之量，奮剛威之資，雷厲而風行，陽開而陰闔。潛睿謀於不測，布神化於無方，群臣莫見其天機，百姓焉知夫帝力！至於徽稱，誠出強名，然猶謙以弗居，讓而後受，所以聳萬方之瞻仰，從百辟之願言。煥乎若耀魄之名天，巍乎如崑崙之紀地，德盛有表，聲施無窮。臣承乏外臺，越居遐徼，自聞允旨，尤切驩心。《朝散集》卷一〇。

謝宮觀表

備員關右，無補毫分；寄食淮南，方淪凍餒。忽預真祠之列，稍寬涸轍之憂，祇奉寵靈，但深感涕。中謝。竊念臣伎能素短，齒髮早衰，自脫瘴鄉，屢嬰危病。顧形體之久瘁，何仕宦之能堪！儻實閑官，尚沾寸祿，是爲微幸；今乃拜恩，在臣之愚，揣分已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時憲，聖敬日躋，廣文之聲，行堯之事，兼充孝弟之美，坐格華夷之和。鰥寡孤獨，均被於上仁；豚魚草木，皆遂其生理。故茲蹇淺，亦在甄收。況洙泗乃先祖之鄉，而黃老垂大道之教。杜門養性，庶全蕭艾之生；克己追愆，猶冀桑榆之復。誓堅晚節，仰報熙朝。《朝散集》卷一〇。

進南郊銀狀

伏以報本乎天，實神聖之所務；來祭以職，在臣子而敢忘！廼嚴薄物之陳，以爲盛禮之助。前件銀利先六府，名列中金，充貢篚以入輸，將誠心而佐饗。雖捐山之代，不以此而爲珍；而供版之儀，亦因之而可備。臣無任。《朝散集》卷一〇。

罷散御筵謝太皇太后表

造舟肇慶，天開軒曜之明；折俎均慈，人被需雲之惠。仰膺寵渥，倍積兢慚。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內播徽音，外參睿斷，盡三朝之母道，得四海之人心。適當彌月之辰，共慶後天之祝，乃沐言綸之厚，特頒宴豆之驩。誓竭疲駑，永酬覆燾。臣等無任。《朝散集》卷一〇。

罷散御筵謝皇帝表〔二〕

沙麓告期，方罄葦封之祝；雲天垂澤，遽均鎬飯之驩。仰被寬饒，內深慚墨。伏惟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孝日隆。慶父母之誕辰，嘉輿人之善頌，特頒宴喜，以示惠慈。魚在藻而物和，鹿食苹而賓喜。《既醉》有太平之樂，已荷休息；大亨獲元吉之祥，尚期終譽。誓當摩殞，茂對寵光。臣等無任。

《清江三孔集》卷二九，清抄鮑廷博校本。

〔二〕此篇底本無。

代都水謝表

議皆素定，役不再興，障回狂瀾，弭去巨害。中謝。伏以大河之患，曠古而然，雖云天時，亦繫人事。瓠子之決，縱之則二十餘年；館陶之功，急之則三十六日。儻或朝廷銳意，上下徇公，有志欲爲，事無不集。一昨堤防既久，雨潦過常，溢鉅野以橫流，齧桑浮而南注。官守憂惕，人言沸騰。異論紛紛，自有漂山之勢；寸心耿耿，但深填海之誠。上賴宸斷主張，廟謀敷贊。兵夫鱗集，木石雲屯，曾未周星，已趨故道。潤澤既還於此野，膏腴亦被於全齊。此蓋質之於心，處以無事。運聰明之先見，天且不違；修禮義之大防，水得其性。救民昏墊，措物救寧。臣等親稟睿謨，獲觀成效，懽呼踴躍，倍萬等倫。《朝散集》卷一〇。

代熊伯通滁州謝表

論罪擯歸，甘從永廢；洗瑕錄用，仰荷再生。起之謫籍之餘，假以守麾之寄，榮非所冀，感不自勝！中謝。某蕞然編削之材，出於卑薄之域。胸臆結約，本乏異能；簿領沈迷，浸成俗狀。因循半世，困躓末流。飛龍在天，晚更逢於聖作；老驥伏櫪，倏自起於壯心。稍振仕途，屢分使指，覘當天

之粹表，聆出綍之溫言，亦嘗宣布漢聲，經略蜀部。兵無遺鏃，悉上稟於睿謀；民獲息肩，遂永綏於鴻化。稍升詞掖，兼領農官。然而綆短不可以汲深，轅弱不可以任重。按行河瀆，果辱命於使令；旋返田廬，自投身於斥逐。中蒙渙澤，進涖真宮，顧無職事之勞，坐糜祿餼之厚。方陛下宵旰求理之際，是臣子犬馬自效之秋，而乃栖遲山林，荏苒歲月，常恐奄先朝露，絕實周行。追省平生之愆尤，不知中夜之涕泗，豈謂矜憐舊物，付予便藩。有社與民，可粗陳於筋力；自遠徙近，且密邇於封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乾坤之施以并容，推江漢之波以湔濯，閔臣久在散地，察臣別無它腸，委以左符，責其後效。臣敢不拊心悔過，刻骨知恩，念一眚之獲新，誓萬死以爲報！桑榆末景，猶繫節於功名；矢石先登，願捐軀於戰陳。《朝散集》卷一〇。

代廣州謝上表

分符淮右，僅獲到官；持節嶠南，遽蒙易地。兼拊循之重寄，還論譔之清班，望外之榮，感極以泣。中謝。臣有至愚極陋之累，無崇英逸偉之資。向以謬悠，自貽褫逐，中蒙湔洗，稍賜甄收。起之散地之微，假以專城之寵。方且懲艾罪戾，澡雪精神，布宣邦條，講究民事，殫犬馬已衰之力，報朝廷不貲之恩。量分所堪，得此固足。豈謂坐席未暖，詔墨已濡，使作鎮於海邦，且綴名於書殿。恍然自失，跼爾無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公合天地之心，至仁邁堯舜之德。其或犯法，則必之不赦；苟

能悔過，則許以自新。無有終廢之人，尚責後來之效。況番禺之都會，據服領之要津，外連百蠻，內統諸郡，雖久安於無事，當預戒於不虞。至於訓齊師旅之方，和輯邊垂之策，屬亟趨於道路，阻親稟於訓詞。然臣頃者揚旂蜀郊，奉饗陝服，皆仰遵於成命，致粗著於微勞。今推廣其緒餘，可徼倖於萬一。樓舡下浦，按故迹之尚存；馬革裹屍，厲壯心而不已。誓當糜殞，期稱使令。《朝散集》卷一〇。

代謝曆日表

曆象之設，管萬事而不違；正朔所加，明一統之無外。闕文爲幸，拜賜之榮。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合德乾元，求端天緯，盡俯仰觀察之道，知裁成輔相之方。日月星辰，莫不順其行；雨暘寒燠，固已得其序。而復稽參六術，校定一書，課之疇官，頒自太室，竊明咸辨，杪習靡差。豈獨農耕以示乎早晚，又知王事必本於陰陽，使四時同玉燭之和，致萬物有崇丘之大。臣謬當使指，獲奉德音，敢不推以訓人，奉而從事！齊同七政，上裨虞舜之明；撫順五辰，前合皋陶之訓。《朝散集》卷一〇。

代謝到任表

竊惟以朝廷養士之百年，而主上知人之今日，況是將命，尤難選掄。豈伊薄材，每塵任使，愧多

負刺，懼極臨深。中謝。伏念臣器不適時，智非周物，過叨聖獎，屢玷使華。但知忠義之可行，敢以遠近而爲擇？一留嶺表，三改歲端，崎嶇瘴癘之鄉，奔走猩貙之野。詔音初下，方冀還台；睿渥載加，遽蒙易地。惟東南之十郡，蓋豐稔者累年，財力有餘，獄訟滋少。當此之際，無所營爲；如臣之愚，可以強勉。而又畫疆淮上，得瞻父母之邦；接壤江西，竊慕兄弟之政。實爲私幸，併出殊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邁舜聰明，兼湯智勇，歛太平以錫六合，操成法以授群臣，致此冥頑，尚在驅策。敢不牧民以靜，馭吏以寬，庶收涓塵，上補造化。《朝散集》卷一〇。

代謝復職表

修書還職，祈避美名；頒旨報聞，未俞危懇。拜嘉深厚，撫迹兢慚。中謝。臣頃以瑣材，上叨煩使，不能罄竭千慮，答塞萬分。積自取於譴訶，偶未從於誅戮，江湖放斥，齒髮凋疏。嘗謂絕望烟霄，終填溝壑；豈謂不遺故物，猶假大邦！以臣間關罪戾之多，顛頓悴困廢之久，仰蒙澄雪，再效驅馳。使臣骨葬南溟，身膏草野，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論譔之攸司，實顯榮之所漸，以叙法言之，則例不當得；以期年計之，則日亦尚賒。豈伊衰遲，乃敢冒昧？所以力陳悃悞，乞賜寢停。藐宸聽之未回，怵葛言之難瀆，循牆自失，投涕無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有察父愆兄之明，兼隆天重地之施。以臣嘗備從官，則稍升以次；以臣能悔前過，則可責以功。曲借寵呼，以壯邊部。臣心非木石，守在

封疆。泣血追愆，荷聖神之再造；捐軀效命，誓軍旅之先登。《朝散集》卷一〇。

代賀聖節表

天生聖人，作民父母，四海之內，蒙被德澤，莫不欲其君之壽考，庶幾永永有所依賴。而近世臣子又因生辰節稽首稱觴，以飾斯民欲君壽考之意。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冠古，勤儉厚國，藉五聖之餘烈，履百年之休運，而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修明法度，持守太平，人心胥悅，神況來格〔二〕，日星光潔，海嶽安靜，昆蟲草木，罔不欣嘉。誕日之慶，適屬此時，內則公卿百官，外則四夷君長，皆拜舞在列，上千萬歲壽。臣幸遭熙旦，僻守遠郡，不獲親詣闕廷，預觀盛禮，臣不勝瞻天祈聖、激切歡呼之至。《朝散集》卷一〇。

〔二〕神況：庫本作「天貺」，疑是。

進否泰說表

臣伏讀詔書，許臣民實封言事，此盛德之舉也，人人皆思有以應訪落求助之意。然講兵農，叙賞

罰，若此之類，陛下固已屢聞而飫見之矣。臣不敢效衆策之碌碌，臣有清原端本之論，以爲治天下在於君子小人之分，而君子小人之分，在於《否》、《泰》之說。臣嘗讀《易》，至《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竊嘆聖人嘗發其端，而歷數千百年，諸儒未有深攷而廣陳之者。臣不揆淺陋，輒觸類而長之。《否》、《泰》之說，各有九卦，妄意治天下之術管是矣，謹具左方。伏惟陛下博學好問，始初清明，萬幾之暇，略賜省覽，推而行之，或補萬一，則臣苦心窮經，死且瞑目。干冒宸衷，不勝震悸。《朝散集》卷一〇。

辨陷失官米事疏

紹聖中

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爲非，臣不敢逃罪。

《宋史》卷三四四《孔文仲傳》附《孔平仲傳》。

寄孫學士啓〔二〕

伏以天下之情，皆忽近而貴遠；學者之好，每愛少而厭多。猶之瀕河之民，控乎巨川之會，飲之不過滿腹，畜之不過盈缸，棄擲之餘，亦未甚惜，汲引之際，尚以爲勞。及夫處之於大陵之坡，徙之

於高山之地，負擔終日而難爲力，鑿井萬尋而不及泉，方知涓滴之微，不翅金玉之重。然而晚悟，豈免悔心！昔某之客京師，方執事之主文墨，謂見遇之不厚，則以爲門生；謂所居之相遼，則同在郡邑。惟是天資之懶惰，加之日事以因循，未嘗接諸子之遊，少得承先生之教，可嗟鄙昧，不自發明。及奔走以南歸，在崎嶇之遠服，猿狖之與伍，蛇虺之與居，雖文史之前陳，而明識之內竭。每有鄙泥，但掩卷以長吁；何從諮詢，驚去德之已遠。將於千里之外，而往有求；尚以前日之稽，頗用自愧。然而先聖典策，雖萬世之下而得觀；中國詩書，雖四夷之人而獲見。立教者固無遠近，成德者豈有親疏？彼往者之不迫，及叩之而必應，用此自解，必未見尤。廼有閒暇之時，作爲文章之伎，託自置郵之內，委諸衡石之前，願於校讎之休，賜以觀覽之辱。行李之便，特枉緒言；遐陬之聞，何異親炙！下情不勝冀望之至。《朝散集》卷一一。

〔二〕啓：原無，據原標文體名增。下同。庫本或作「啓」，或作「狀」。

與張太博啓

伏以天下之士，孰不汲汲而相求？君子之交，何必區區而後信！或一言而志合，或目擊而道存，廼於邂逅之間，識其平生之際。某雖甚鄙，竊學於茲。然其聰明，未足盡諸於己；至於去就，敢有擇

於他人？惟淺陋不知其他，每踴躍欲行其素。觀百世之上，見忠義而必嘉；況一時之中，有正直而不比？知縣大博泣官劇邑，敷惠遠民，頃因經從，幸遂請謁。始見於簿書之冗，剖決如流；再從於樽俎之驩，是非必當。指明姦邪而曲見弊僞，刺譏權近而不畏謗嫌。剛氣發而縱橫，滿坐爲之辟易。惟是慕德，將以爲師。迫於南歸，故從容之不暇；及其遐想，番悔恨以無窮。恭惟某官自得之深，養而愈大，特立之介，守而不回。擢居諫諍，則有汲黯之風；進參左右，則勵魏公之節。使蒼生之望，得皆見乎古人；小子之知，不自負於今日。下情祝願，不勝拳拳之至。《朝散集》卷一一。

國學解元謝啓

伏睹解榜，叨被薦名。切以國家之興，文物甚盛。舉天下之士，其多至於十萬，而預歲中之選者，不足乎二千。又況大學之居，尤爲豪傑之會，南窮北際，陸走川浮，紛然而來，豈可勝計？以敵其小，不若敵其大之爲武；得於外，不若得於中之爲榮。皆抱師友講習之功，累年積學之業，以相比量。復得館殿儒雅之臣，深見偉識之士，爲之衡鑑。苟充其賦，爲幸已深，矧在上游，豈易以處？如某者，學不足以通天人，而涉獵以自鄙；才不足以動世俗，而蟲篆之爲羞。幼承父兄教訓之勤，長蒙庠序薰灼之美。僅能秉筆，趨於大較之前；不圖積薪，輒在群公之上。默揣其自，誠有所因。此蓋伏遇某官爲國旁求，存心樂育，采以下體，收其寸長，致此妄庸，免於黜落。敢不益勤修省，愈究精

微，庶幾後效之收，以爲至公之報！《朝散集》卷一一。

謝徐郎中啓

某竊以方今爲後進之計，皆願出先達之門。然而或終身而不相知，或一見而得異顧，皆繫乎幸與不幸，不在乎才與不才。某天資倜傥，吏事滅裂，當明公出使之日，實寒跡去官之秋，雖不逮事於威嚴，亦嘗獲望於顏色。豈期待之無間，接以至溫，以大微積星之尊，兼繡衣直指之重，廼寵階墀之賤，特均樽俎之歡。在上之人，誰肯若此？不肖之意，自宜如何！繇阻遠於崇墉，方服勞於行役，不時奏記，甚愧負芒。當青律之已終，計班輪之多暇，衛生有術，擁福無疆。恭惟某官以精明之才，當重大之委，自江之左，杖節以臨，宣使者之光華，邁古人之風采。除弊照僞，吏不敢欺；寬繇薄征，民受其賜。藹然駿望，簡在清衷；不次之求，可倚而俟。某方還侍下，正遠座隅。默省寅緣，嘗蒙於眄睐；尚期邂逅，獲託於庇庥。《朝散集》卷一一。

上運判屯田啓

某竊以求聞於世，所難得者特達之相知；受知於人，又難得者始終之如一。顧惟淺薄，向託部

封，自引拜於階墀，洎告辭於門屏，歷時固久，蒙惠甚均。蓋待下之從容，皆由中之悃悞，故無變易，尤切感銘。恭惟某官賦資深純，挾量宏偉。志得名美，居不倦於討論；官高職崇，動必由於法律。清明如日，端重若山，豈外計之可淹，想嚴召之伊爾。小則翱翔於臺閣，大則運動於樞機，所養有餘，何施不可！某久於恩館，齒在仕途，豈獨一身敢私於庇覆，願同庶物皆被於生成。《朝散集》卷一一。

謝洪帥大監啓

某賦性之愚，筮仕伊始，自天與幸，得公來臨。伏蒙寬明，曲賜假借，豈獨逃於吏責，又獲與於薦章。世蒙厚恩，不勝感激；士重知己，何以報償！閒違榮戟之嚴，衝冒波濤之險，淹留在道，稽緩馳書。雖未譴誅，然甚惶恐。恭惟某官抱器閎富，逢辰穆清，累更中外之繁，夙著聲實之美。惟鍾陵之巨鎮，據江左之上游，軍民至穰，談笑以治。衆欲借留於善政，上方圖任於老成，還期之榮，倚席可俟。方春云暮，於氣極暄，更祈順序養安，慰人屬望。《朝散集》卷一一。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六。

謝洪倅啓

某天資至頑，吏事不敏，向備員於簿領，幸託迹於庇庥，屢趨門庭，又辱車馬。告辭典謁之日，留意挽舟之兵，使無風濤之虞，愈知恩德之大。此蓋某官寬明植性，謙靜秉心，以爲待下雖勤，固不失爲上之體；與人無間，適足以增己之光。忘其尊高，習以成就，廼下親於卑陋，皆曲盡於優容。雖甚愚蒙，豈不感激！方朝廷之籲俊，况器業之邁倫，想在匪朝，進用不次。更祈順序自重，慰人所瞻。《朝散集》卷一一。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三。

謝洪簽啓

向者初官，獲依幕府。伏蒙盛意，曲究賤蹤，知其不甚頑愚，察其粗有特守，待必加於異禮，言皆出於至誠。爲幸之多，免責而去。至於感激，何以報償！此蓋某官賦識有餘，挾量甚偉。廉勤清介，傑然良吏之規模；公正剛明，卓爾古人之風節。而又勤於好善，和以接人，不以官高而自矜，惟求道合而相喜。豈期朽質，亦玷崇墉。恭惟素積陰德，而天將報之；兼有朝望，而上所簡在。佇登要用，以慰鄙心，非敢希庇廕之私，實將觀施設之大。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朝散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二二七三

孔平仲 二

謝江州知郡吏部啓

某自接士論，已聞風采之高；近經治封，始親教誨之厚。以德而論，則賢愚之相遠；以爵而言，則貴賤之不同。而蒙獎其片文，待以異禮，謙挹如此，愧服亡涯！間違榮戟之嚴，衝冒波濤之險，淹留越月，訊問後時，伏惟至明，未尚遐棄。恭以某官稟天醇粹，爲世偉豪，向者居諫諍之司，慨然存忠義之節。事皆密啓，豈同淺俗之暴揚；言有一違，不效常情之苟且。進非爲己，退亦相時。自南牀之清崇，出支郡之僻小〔二〕，勤勞民政，寅畏官箴，未嘗修體貌之尊，又以知度量之大。上思舊德，時企正人，佇見召還，以符屬望。某方歸親侍，正遠使軒。翦翦薄材，被恩於一顧；區區末宦，冀託於餘庥。《朝散集》卷一一。

〔二〕郡：原作「群」，據鮑本、庫本改。

謝鄂守張職方啓

比者罷秩歸寧，經涂請見，過蒙顧遇，尤切感銘。自阻遠於崇墉，方服勞於行役，闕然奏記，甚矣覲顏。尚冀高明，曲加寬貸。恭惟某官夙著異等，屈臨一邦，處之有餘，坐以無事。臺閣之選，旦夕以須。方淑氣之甚暄，想冲襟之多裕，更祈遵養，少副願言。《朝散集》卷一一。

謝襄州史大卿啓

竊以貴之待賤，卑者視尊。先王之經，固有等差而相制；後世之薄，迺至隔塞而不通。居上者貌然而自高，在下者畏之而難進。欲祛此弊，當得偉人，昔恨未聞，今榮親見。恭惟某官位爲刺史，秩在正卿。問俗觀風，六持於使斧；承流宣化，累綰乎郡章。爵齒俱尊，中外攸服。某半通賤吏，一介書生，其行誼不足紹古人之修，其文采不足收當世之譽，徒以往還之際，宜宣奔走之勤。以材而論，則賢否之不同；以勢而言，則輕重之殊絕。迺蒙略去體貌之峻，接以語言之溫。烜赫旌麾，下臨於館舍；從容樽俎，嘗沐於宴歡。雖矯曲鎮浮，自將敦盛德之重；而寡聞渺見，何以當至意之隆！但切悚惶，仍增感激，越治封而未久，想祥履之彌休。再惟明公宇量端閎，風猷清遠，藹然搢紳之公論，簡

在當宁之深知。暫留一邦，實鬱餘地，佇登不次之用，以究非常之才。方秋之初，於氣尚熱，伏祈順時保練，對國寵光。《朝散集》卷一一。

謝荆門知軍啓

向者北走帝都，南還親侍，兩趨赤戟，再屈朱轡，蒙下接之加優，結中藏而增感。越治封而未久，計祥履之彌休。恭以某官天機精明，世務詳練。措諸萬事，莫不左右而皆宜；施之一邦，不勞指顧而自治。考之公論，言未盡有餘之才；想在匪朝，當別拜非常之命。更祈順時保育，對國寵光。

《朝散集》卷一一。

謝舉職官啓

伏蒙恩造，舉充職官者。託身旌節，承乏簿書，不責素餐，已爲大幸，更塵清舉，益以厚顏。竊惟國家之隆，遵用祖宗之制，慎重考績，精明舉官。常謂廟堂之深，不知郡邑之遠，分使者以按部，代天子之省方，若漢代之繡衣，如唐家之清詔。辨人材之善惡，察治狀之貪廉，外言中行，朝奏暮報。半詞之貶，終身或爲廢人；一語之褒，不日得居顯位。以此百城率職，群吏畏威，汙者滌濁以求

清，懦者激昂而自力。至於端士，亦有戒心，雖希進之甚多，然限員之至少。苟非聲華蓋世，豪偉絕群，如鸞鳳之於羽毛，煒然文耀，譬芝蘭之於草芥，茁爾秀英，則何有才結當塗，名升奏牘？如某者江西之陋，府下最卑。責之學問，則不能牽合以就時；求其政事，則未嘗擊捕而取譽。自知賦分之甚薄，安敢出強而爭先！弛去機關，養成樸野，深憂吏議，忽辱已知。揣實何功，歸思有地。此蓋伏遇某官忠嘉自許，敦厚以臨。泰山之安，不爲勢之所動；大時之信，均於物而無私。坐攬十州之權，曲收一介之善。至明宣乎幽隱，鉅力振乎滯淹，遂使冥頑，亦叨推擇。乘輶所至，尤憚澄清之威；入幕非才，豈堪保任之意！博觀世俗之行己，多以歲月而自勤；甚異聖賢之論心，質之鬼神而無忤。愚也不佞，擇之已詳，每希古人，今出門下。一階之進，由此有涯；終身之修，誓以爲報。《朝散集》卷一。

謝程卿舉職官啓〔二〕

伏蒙台造，舉充職官者。賦材無狀，尸祿有羞，翦拂所加，榮愧增劇。竊以舉吏之制，於今尤難。在下者求之甚勤，居上者擇之亦慎。仕宦之末，塵埃之勞，若非甄明，無復升進，故不得不勤於求；官高職隆，望大責重，所引或失，爲累相隨，故不得不慎於擇。而又儒言墨行，鳳采鷲心，朝爲伯夷，暮爲盜跖，如此之輩，相亂其間，故於欲舉之時，不可無疑之慮。惟其下之人素修之甚篤，上

之人糾察之已詳，廼可推稱，保其始卒。預此選者，不亦難乎！如某者，技能不足以設施，學問不足以緣飾，但知廉恥之可喜，寧憂介潔之無徒！蓋父兄教習之使然，非歲月勉強而爲此。忤物益衆，持心愈強，苟非至公，誰復見采？伏遇某官操使者之重，抱古人之明，峻風采於百城，熟舉措於群吏。惟是淺鄙，最蒙主張，屢加獎借之言，嘗啓薦物之意。爲令之恥，非同汲黯之褊心；製邑則傷，蓋患尹何之未學。豈期特達之遇，更賜吹噓之恩。雖非入幕之才，實有提衡之漸。敢不益敦士檢，加畏官箴，誓殫犬馬之勤，仰答丘山之厚。《朝散集》卷一一。

〔二〕題下原注：「得之按：尚書謝公鄂所跋，蓋轉運程師孟，時先生爲分寧主簿。」

謝方卿舉職官啓〔二〕

竊以國家嚴考績之文，重舉官之法，在貴者必援於賤，居卑者必藉於高。然而至公者以天下爲懷，自守者以已知爲緩，苟欲敦厚薄俗，扶翊高風，則以能自守之人，聞於朝廷。苟欲不事請祈，自全名節，則以未嘗求知之士，重於山嶽。如此，則在上者有補於教化，在下者得固其操修。欲復大淳，最爲至要。不講此道，于今幾年？在上者欲人之求，在下者惟勢之合。求而與之，則適足以長澆浮之行；求而得之者，不以爲特達之恩。以至矛戟相攻，機關並發。陰窺密伺，仕路以之風波；巧說

甘言，聞者爲之熒惑。進不以正，得亦遽忘，奏封朝行，禮數暮懈。鄙惡之弊，一至于斯！自惟蒙暗之資，粗知進退之分。向緣薄藝，偶綴一官，內屑屑於廉隅，外區區於職事。但知竭力而自勉，安敢出強而爭先！人皆笑之，己獨安若？果遇某官操使者之重，抱古人之明，斷獄尚欲其不冤，察吏豈容其自晦？以敦厚薄俗爲己任，以扶翊高風爲素心，遂賜薦揚，以收孤陋。乘輶所至，尤畏澄清之威；入幕非才，豈堪保任之意！敢不愈持特立之介，加勵不回之堅，誓全始終，論報知遇。《朝散集》卷一。

〔二〕題下原注：「得之按：方卿，乃提刑方嶠。」

謝周學士舉職官啓〔二〕

竊以職官之舉，蓋自近歲而方行；會府雖雄，亦以一人而爲率。況值清華之彥，來持師帥之權。奏請之間，朝廷觀其予奪；設施之際，郡國以爲表儀。所當薦論，尤繫輕重。加之節下之諸吏，傑然江左之上游，而求一人，以副新制，預此選者，不其難乎！如某者天資疏頑，吏事淺拙，雖粗知乎廉介，然不識於疏通。辱憐甚愚，移處至近，承乏簿領，廉局米鹽。況歲月以冒居，絕絲髮之成效，苟逃譴逐，已極并容；忽被甄收，豈勝感激！茲蓋伏遇某官心勤內恕，道戒遐遺，經世之才，尚曲成於

萬物；使人也器，豈求備於一夫。遂使冥頑，亦叨推擇。褰帷以視，方憚刺史之威；入幕非才，豈堪從事之任！椎輪蓋自於今日，推轂尚期於異時。敢不畏迪官箴，恪修士檢，誓無名節之變，庶結始終之知！《朝散集》卷一一。

〔二〕題下原注：「得之按：周學士，乃知洪州周豫。」

謝提刑太博舉京官啓

伏蒙恩造，舉充京官。竊以朝廷之制，薦擢爲艱；仕宦之塗，甄升有次。其始則舉以縣令，其次則進於京官；縣令則止之於三考之間，京官則保其終身之際。三考之內，尚可勉於自修；終身所爲，誰能必其無過？此下吏所以難得知己，而上位所以不敢進人。自非潔自有聞，聰明所信，則何以綴名翦拂，發迹單寒？如某者，朽木微材，青綸賤屬，文學不足緣飾，政事無所設施。拘於山谷深僻之鄉，困於簿領塵勞之役，自慚鄙陋，何結高明！敢期特達之誠，曲假薦揚之寵，榮生望外，感溢意端。此蓋伏遇某官偉量兼容，公心果斷，柄百城之舒慘，照群吏之貪廉。收其寸長，取以片善，遂令孱懦，累荷吹噓。去歲則有縣令之章，今春則有京官之薦，既期以三考之無失，又保其終身之不瑕。如此待人之至誠，將何論報於盛德？敢不增勤士檢，加畏官箴，庶成絲髮之功，少答丘山之遇！《朝

散集》卷一一。

上密守啓〔二〕

言念某治身闕略，處世迂疏，向僅習於簡編，遂誤塵於科第。自罷官於縣道，方進等於賓筵，將效驅馳，遂蒙移易。使奉行於新詔，往倡率於諸生。以其學問荒唐，文章鄙淺，固當退避，安可叨居！然而吏責之差輕，又有德庇之可託，故茲受命，漸以治行。方素節之戒涼，望黃堂而馳想，恭惟頒條有暇，介福無疆。伏以某官以剛明之才，當屏翰之寄，屹然鎮靜，著於歌謠，實百吏之表儀，爲一方之師帥。自惟瑣質，將侍教言，上思賈誼之方深，民借寇恂而莫得。但恐迅詔，已在半塗，儻或賤迹未伏於軒墀，大旆已歸於京闕，則仰高之意，無時以伸。惟是怔忡，不遑鑑寐，更祈上爲宗稷，精調寢興。《朝散集》卷一一。

〔二〕題下原注：「教官未到，上太守。」

上密倅郎中啓

言念某賦質最卑，效官未久，使當教育之任，深有曠敗之憂。惟盛德之可依，故私心之爲慰，方將展軫就道，望履趨風。恭以某官秉性堅平，宅心惇大，上直哀烏之位，出展良驥之才，藹然治聲，簡在睿眷。宣化萬里，歌詠別駕之功；細書十行，對揚宣室之召。某自惟鄙陋，即獲參承，喜忭之多，敷宣莫究。《朝散集》卷一一。

上青州知府啓

祇奉命書，濫居黌舍，位卑責重，才薄愧深。方朝廷講三代之隆，而主上嚮六經之教，先由五路，稍興庠序之風；特建一官，爲陳義理之學。必得出群之彥，以當傳道之尊。如某者，瞢不知方，戇非適變。雕虫篆刻之技，僅足進身；簿書期會之勞，寢忘溫故。偶塵慎柬，何以應諸生之求；默揣先容，疇乎有一言之助。此蓋伏遇某官純誠樂與，高誼兼收。向筮仕於江西。實備員於節下，優蒙顧接，首辱薦論。至於今日之誤除，出自當時之引重，丘山之賜，頂踵莫酬。況高密之名藩，廼文公之舊治，仁風德政之尚在，塗歌里詠之不忘。民經師帥之良，士漸教育之久，故茲承乏，愈易養成。敢

不內竭冥頑，日勤倡率，庶幾無曠，仰報見知。《朝散集》卷一一。

上察訪舍人啓

近聯吏屬，復覘使華，以禁館之清，兼諫垣之要，專被睿旨，總按東方。而茲鄙陋之無堪，乃辱謙虛而與進。從容侍教，烜赫賜臨，非所望於高明，當如何而感激！仰惟道塗偃薄，福履滂洋。恭以某官清慎純粹，而得古人之風；厚重寬和，而有大臣之體。著於士論，簡在上心，佇還闕廷，進處機密。某自惟不肖，謬出所知。眄睠之榮，固已重於九鼎；成就之德，尚有託於一陶。更冀順序保調，副時屬望。《朝散集》卷一一。

謝運使舉京官啓

竊以天下之欲，莫不有求；人情之常，所貴難得。明珠淪於鉅海，美玉閼乎深山，驪龍之宮所珍，白虹之氣自照。探之者凌汗漫而徼幸，攻之者窮歲月以徒勞。惟其不可必取，故得之爲難；惟其謂之難得，故獲者爲寶。擬之類則，蓋有甚焉。恭惟某官抱間世超越之資，提一路黜陟之柄。風采震動，海內之所推高；器略深閎，天子之所倚重。其咳唾足以爲榮辱，其指顧足以關戚休；索引拔者多

至公卿，願依附者莫非俊傑。幸見顏色，曠若睹乎青天；獲侍語言，欣然踰於華袞。況當論薦，尤極寵光，宜有非常之奇，以充甚盛之選。如某者江西之陋，府下最卑，學不足以知至大之倪，才不足以答無窮之變。區區賤事，瑣瑣僻隅，衆人皆誚其甚頑，明公獨知其可教。謂其初習於文字，故獎其片詞；謂其篤守於廉隅，故待之異數。不加譴逐，曲賜甄升，此衆人之所難求，而平仲之所獨得。感激之極，以至無言；喜抃之餘，竊憂有負。博觀世俗之行己，多以歲月而自強。其異聖賢之論心，質諸鬼神而不愧。愚也不佞，擇之已詳，每希古人，今出門下。一官之進，由此漸階；終身之修，誓以論報。《朝散集》卷一一。

謝趙資政舉京官啓

伏蒙鈞造，舉充京官。某聞之，古之所謂知己，蓋以特達而相期。今也艱於舉官，由此因循而近薄，士多失於自重，人或責其有求。惟其在下而無意於進者，可以見自守之一端。薦士而不使之知者，可以爲大公之高節。某誦此之說，固已有年；考之於時，誠亦無幾。自惟天資淺陋，學術荒唐，不足以借譽英尤，希榮先達。以此安恬而養拙，固非立異而好高。至庠序之興，教率之任，毆而處此，心甚愧之。尚不免流俗之罵譏，安敢希大臣之推擇！豈謂某官廓并容之量，收齷齪之愚。虹霓之輝，下臨於朽壤；江海之潤，旁及於枯荑。特剡褒章，已通上聽。曠日持久，未有聞者；鎮浮矯俗，

豈徒然哉！況元帥之於部中，所薦才二三之寡；而賤跡之於門下，何嘗有左右之先！其始則未信於流傳，既之則不勝其感激，重於門下四輔之列，百辟之師。德之素尊，故天下觀其進退；言不妄予，故士論以爲重輕。苟得咳唾之餘，已甚丘山之賜。希餘光者甚衆，何不肖之預蒙！雖捐微軀，莫稱大惠。但當激昂衰懦，考策疲駑，畏慎廉隅，已知儒者之當守；高明遠大，更慕古人之所有。惟其於義而不欺，所以報公者有此。《朝散集》卷一一。

謝判院舍人舉京官啓

沙汰之餘，在所不取，典司非正，可以爲辭。而又從事之日未深，登門之路最晚。苟逃譴責，已爲雅度之兼容；忽被甄收，尤見至誠之特達。得之非意，感亦無窮！某天資冥頑，吏迹奇蹇。世喜聞於圓媚，應對失之大方；人習尚於雷同，分守期於無愧。居常寡助，動輒見尤。自非曠然，誰肯憐者？恭惟某官抱經綸之遠器，居侍從之上游，其爲中也篤實而不欺，其爲外也莊重而有法。士皆爭出於門下，上方倚以爲公卿。固有想見風采之未皇，願事羈勒而弗得。惟茲淺陋，更處賤微，本無一介之先容，但與同僚而旅進。所言職事，何以見肝鬲之存；相接須臾，未足盡平生之學。而乃賜以顏色，薦之朝廷，此其螻蟻之私，何啻丘山之重！士爲知己，古有殺身；人豈無情，今將報德。苟非深造於道，何以有爲於時！若夫正心誠意之大端，讀書業文之餘事，近而行己，遠以事君，從容進退之

間，慷慨功名之會，更祈教誨，以訖始終。《朝散集》卷一一。

上提刑職方啓

某聞古之盛時，人以直道，有功者顯，有德者尊。三代毀譽之已亡，聖人褒貶之不作。言行之有所異，或取禍焉；仁義而不自矜，亦無知者。頽波至此，公議奈何！恭惟某官得剛明厚重之資，行緝熙光大之學，操持義理之當，矯拂世俗之浮。中立以視乎紛紛，高論不爲於錄錄。齊州之策，脫萬家於虎口之危；中書之謀，措兩朝於泰山之固。此皆神明叶贊之陰德，社稷倚賴之元勳。曲突徙薪，不蒙功賞；繡衣持斧，自以材升。在於平居之所言，未嘗及此；豈謂不肖之可語，特以告之。嗟乎！某治己則愚，觀人則智。善善惡惡，素學於仲尼；是是非非，嘗聞於荀子。如公之偉，曠代所無，雖甚冥頑，固深仰服。方俟輶軒之東指，獨趣宴坐之下陳，再扣緒餘，更詳本末。然後文爲野史，播在聲詩，潤色幽光，鼓吹盛美。彼聞拜嘉詔綽，領職計廷，俶裝不暇於來臨，守局無緣於往見。區區之願，歉歉莫伸。方今外連兵以翦畔夷，內改法以籠諸貨。縣官之蓄，所費不貲；大農之司，其責尤重。徐之則國無以給，亟之則民不聊生。所恃博通之才，必有兼濟之術。炎蒸向盛，衝淑爲勞，更祈善調寢興，少副言願。《朝散集》卷一一。

上安撫諫議啓

向日沿牒濟南，嘗瞻大旆；假涂戲下，又造崇墉。赫赫侍從之尊〔二〕，巖巖連帥之望，而茲隸屬，最號顓愚。一見蒙顏色之溫，再見辱語言之厚，以至咨嗟近詔之興學，詢問諸生之改科。遠大君子之存心，博篤古人之持論，本欲從容侍側，反復求言。適當開府之云初，竊恐教人之未暇，遽茲還局，日以仰高。恭惟某官勤勞著於王家，聞望高於世表。氣和體重，出於天性之自然；內明外嚴，卓爾相門之餘烈。比由西服，來殿東藩。顧惟全齊，密邇上國，於今權柄之甚盛，自古豪傑之所窺。鎮以長才，山川有四維之勢；帖然雅俗，廟堂無外顧之憂。然而時企老成，上欽舊德，行赴鋒車之召，入當台席之虛。某託迹部封，備員庠序。不才之甚，孰爲蟠木之容；惟日以須，當預大鈞之播。《朝

散集》卷一一。

〔二〕侍：原作「待」，據鮑本、庫本改。

上章樞密啓

伏審光奉制麻，入居樞席，股肱之喜，聲氣皆同。國家積治之百年，睿聖勵精於今日，總核名實而期於至當，任賢使能而責其成功。內則朝廷之百工，遠至郡縣之小吏，率皆慎柬，莫有冒居。況若左右輔弼之臣，所繫社稷安危之本，付畀之意，輕重可知。恭惟某官以天人之學蘊諸中，以神明之才厝於外，鬱然棟梁之器，煥乎河漢之章。以古人忠謹結主知，以天下治安爲己任，越唐房、杜，軼漢蕭、曹。致君澤民者已三朝，出將入相者凡十載。向者運籌西府，秉軸中台，銜恤而歸，不以詔書而奪志；訖哀之始，已聞使者之及門。遂以弼亮之功，兼司宥密之任，佇盡經綸之略，以成熙洽之休。某夙以空疏，猥蒙論薦。今歸幕府，仍在海邦，崎嶇簿領之迷，汨沒塵埃之困。鹽車之馬，已叨推轂之榮；涸轍之魚，尚冀爲霖之賜。《朝散集》卷一一。

上鄧舍人啓

言念闕然參侍，已積歲時，職是驅馳，遂稽竿牘。企清規而方切，聞直指之將臨。仰惟奉詔夕行，乘傳東出，觀風多暇，視履有休。恭惟某官偉識際天，溫文賁國，所存於中者自任之重，其遇於

上者則哲之明。天祿讎書，屢參國論；紫微典誥，又擁使旌。蓋才識浩沛而有餘，故柄用便蕃而不一。某備員於此，核實何堪。力以自強，雖竭愚夫之千慮；教其不逮，上希長者之一言。依庇有期，抃手無已。炎蒸方盛，偃薄爲勞，更冀順序保調，副人屬望。《朝散集》卷一一。

上呂學士啓

一別門墻，屢更歲月，驅馳職事，闊略置郵。仰望鸞鴻之飛，日深燕雀之慕。比聞奉宣上命，出按東方，緬惟偃薄長途，饗承多福。恭以某官粲爛於中者緝熙之學，發越於外者通變之才，言與行而光輝，名隨實而閎大。上知淹雅，首貢清華。寶字芸香，入直圖書之府；繡衣金節，外操黜陟之權。威流百城，望軼八俊。某省躬無狀，承乏有年，早以薄才，最蒙知於伯氏；今茲厚幸，又託庇於主人。《朝散集》卷一一。

上提刑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總天憲，恭惟歡慶。伏以某官宅心明恕，秉德直溫，卓爾自持之高，綽然所至之譽。向司外計，尤簡上心，就倚使者之良，輔宣欽哉之意。乘輶聿素，當不俟於澄清；召節在塗，

佇別承於優渥。更祈保衛，以副願瞻。《朝散集》卷一一。

上安撫啓

言念接壤治封，馳精帥座，以上下而論，其勢則殊，故起居之儀，不時以講。方大冬之凝沍，想幕府之優游，民溢歡謠，神儲景福。恭惟某官惇純厚粹以爲質，疏通寬博而有臨，權尊旄丘，望重清部。上思舊德之茂，即踐通聯之華。更祈順序保安，副人屬願。《朝散集》卷一一。

賀青倅監丞啓

伏審就領命書，出監東郡，恭惟慶慰。伏以某官靜而鎮俗，端以儀朝，貴重金質之英，平直玉律之議。暫茲補外，當已戒塗。某備員庠中，託迹府下，即依盛德之庇，預極私心之懽。《朝散集》卷一一。

回都巡啓〔二〕

言念有素欽風，無階拜德。來備員於黌舍，幸托庇於英寮，息肩尚苦於紛紜，馳問尤慚於稽緩。

先蒙教勒，深荷謙光，當凝沍之留辰，計起居之集福。恭以某官兼資文武，久著威名。暫留外藩，頗鬱遠器；願加保護，別對寵休。《朝散集》卷一一。

〔二〕題下原注：「賀到任。」

上江寧知府啓

至愚極陋之迹，久困泥沙；崇英逸偉之姿，邈在霄漢。未嘗望履，徒切仰高。比者綴園府之下陳，託大邦之美蔭。以爵則連帥之重，當修屬吏之儀；以德則世師之尊，宜請先生之教。拘攣莫騁，苑結爲勞。伏審以合使符，肇班民正，神明來相，戢穀增蕃。恭惟某官充義以爲剛，合道以爲大，人期以宰相之器，上知有經綸之才。從容去就之間，慷慨忠嘉之節，暫均偃息，行預弼維。方冬律之沍寒，計鈴齋之富暇，更祈爲國自重，副時所瞻。《朝散集》卷一一。

謝舉充館閣啓

伏蒙舉某堪充不次陞陟館閣清要任使者。猥被收錄，佩恩戴德，夙夜以之，敢爲之說，以喻其

意。曰：於此有舟焉，其容斛以萬計，其高十尋，其修百丈。其始爲之，則天下之良工也，登千仞之山，擇磊落之材，暴暎積貯，經十餘年。待其性定體堅，勝耐燥濕，然後擇吉日而支解之，而繩墨之。小大薄厚，方圓曲直，均得其宜，巧若有神。於是鍛金銅、合油石以爲之固，調丹青、叢刻鏤以爲之飾，續神僊雲物之象於四隅，以爲之觀。左右戶牖，前後洞達，入而居之，如深宮大廈也。其外則斷會稽之竹，以爲之篙；鋸鄧林之木以爲之柁、爲之艣，編楚澤之蒲，垂之如雲，以爲之幔；畫六鷁之首，望之如飛，以怖蛟龍水怪之屬。其材既成，其具既備，將以朝發吳會，夕艤扶桑，尾閭可濟，而天漢可到也。然而閣於荒陂巨野之間，頓於泥沙沮洳之地者，二十餘年於此矣。萑葦之所環合，風雨之所摧撼，雀鼠集焉，牛羊入焉。遠而望之，以爲斷堤也；逼而察之，以爲逋宅也。不爲樵夫牧童之所毀撤而薪樵之，則幸矣，敢冀任重而致遠乎？嗚呼！物有宜興而廢，當用而捨者，固若是乎？然是舟也，天材之精，人工之至，雖棄之之久，未嘗壞也。使復進於清泠之波，浮於浩渺之淵，則其絕巨溟、浮天潢，不難也，特患人力未及爾。間有過而遇之，識其非庸材也，則亦睨視徘徊而去，曰：吾將積肉成丘，醺酒成池，聚萬夫，擊鳴鼓，然後足以移之也，顧吾力不足也，則姑止而已。故其爲日愈久，愈不爲人用。吁，可惜哉！有龍伯國之大人，其力拔南山，其視洞胡越，常提六鼈以獻天帝，擘華嶽以開坤維矣。一日，過是舟，視曰：何其材良質完，乃陸沉於此耶？將天下之人不知有之歟？抑知之而不暇致力歟？抑時之所好者一葦之艇，廣尺之舟，以爲輕疾，而顧此爲重遲，不適於用，遂因循而去之歟？吾聞航不槩也，衝不薺也。然而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孰爲甚久而

不顧之歟？乃屈五指而舉之，如拾鴻毛，如掇秋實，不交臂而運之大湖，推之長流，野人望之而愕，以爲丘涌而山出也。是舟也，豈知昔日之爲屈，而今日之爲伸哉？有遇焉而已矣！使加之以扶搖羊角，簸山谷，動四極，則其一日千里，不爲速矣。某江南庸鄙之士也，其材弱德薄，非巨舟之比也，而其志少似焉。困於窮苦，阨於患難，耿耿古心，見擯流俗。其於大舟之廢閣，亦少類焉，妄嘗比之，不知其語之汰也。執事以文武才識，爲時巨公，持一方之重。風聲所加，士大夫傾耳而聽，注目而望，其力固可以拔南山而提六鼇矣。竊有期於門下，非一日之積，今乃辱垂手而挈之，實有凌江湖、超四溟之勢，其蒙德於左右，可計量哉！至於進退，命也；用舍，時也，則亦順風俟之而已。輒叙其略，以獻於左右焉。《朝散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二二七四

孔平仲 三

處倅謝宋提刑啓

伏蒙恩造，再賜薦論，仰恃謙光，一陳悃悃。某至愚極陋，寡偶少徒。樗櫟常材，更無過分之望；駑駘短步，但欲計程而行。改官今已八九年，知己凡有十七狀，或云臺閣清要，或云錢穀繁難。在他人得之以爲異顧，而不肖處此殊非本心。儻其粗可持循，苟無曠敗，自縣而倅郡，自倅而領州。所謂關陞，已爲傲倖；至如汎舉，乃是空言。若非相知之深，豈信自守如此？恭惟某官內明而養之以恕，外寬而濟之以嚴。美氣和風，非干人譽；忠規德範，克廣家聲。惟是冥頑，最叨獎拔，備驅使者半歲，辱保任者兩章。以至自爲褒拂之辭，親擇吉良之日，拜賜多矣，論報云何！鍛之厲之，以成其剛；培之築之，以永其固。俯仰於心而無愧，進退以道而不回。必有到於古人，乃不玷於門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朝散集》卷一二。

謝朱運判啓

伏蒙考察，猥賜薦論。鄙陋之人，非無知己；特達之遇，蓋莫如公。靜言罪戾之多，乃知恩德之大。某拙於任事，戇不適時。方去歲之仲冬，備此邦之別乘，實閔小民之甚困，豈料今日之所行。屢貢音郵，欲奪摘山之議；再形奏牘，蘄寬煮海之征。雖間列於公文，亦悉由於私見。此皆朝廷法令之已定，使臺職事之所專，若以流俗常情而處之，豈堪小官異論之如此？不加擯斥，已爲容德之至難；更在吹噓，夫豈傳聞之或妄！此門闌之施，所以爲甚重；而犬馬之心，所以爲不忘。非特感銘，大增悚服！恭惟某官氣和而性厚，外直而內明，存天下爲公之心，得聖人無我之誼。以爲職在行法，不可以自隳；士或守官，亦聽其所執。近嘗侍見，了不見於色詞；尋復郟章，反極垂於褒拂。某自非木石，粗有肺腸。心已自安，幸小人之獲免；義無不報，表國士之見知。《朝散集》卷一二。

謝蔣發運啓

伏蒙牒報，特賜薦揚。某門緒單平，天資淺薄，文學不能名世，政事無以過人。雖有已知，莫非面覲，或一見而如故，或既久而相諳。固未有不因左右之容，素無平昔之分，惠然記錄，借以吹噓。

恭惟某官聰明疏達，得之於天；簡易果敢，不疑於物。察千里之遠，如在門牆；歛群財之多，皆歸橐括。以謂自其異而觀之，則肝膽分乎楚越；自其同而語之，則槐橘爲乎弟兄。苟曰知之，何必識也；致茲孤陋，辱在甄收。再惟明公以高文大策取賢科，以正諫敢言爲御史，陝西之政，摧拉閹寺而冒不測之威；淮南之牧，開通溝洫以建無窮之利。風采傾乎郡國，貨財阜乎京師，諒惟匪朝，即躋大用。居進賢退不肖之地，操舉直錯諸枉之心，必推今日之公，以待天下之士。則三代直道，當見於施爲；一介鄙夫，尚期於驅策。《朝散集》卷一二。

謝試館職啓

以奔走道涂之餘，與荒廢筆硯之久。攷其辭藝，固無可觀；實在校讎，益非所稱。併爲僥冒，徒有兢慚。國家放唐、漢之遺文，修祖宗之故事，恢復儒館，養成人材。被詔而舉者，皆執政巨公；操觚以應者，多知名君子。奉玉堂之大對，參金馬之俊游。常欲專心務學，則奪之以衣食之謀；欲盡力從事，則妨其爲文字之習。今則坐享大官之膳，縱觀廣內之書，以甲乙編次爲工程，以黃墨精謹爲職業，莫優此局，宜得其人。某生於卑薄之鄉，長於冗散之吏，時之所汰，志亦自灰，流落四方，侵尋半世。視顏且老，年已抱孫，投紱儻歸，官當任子。豈期末路，亦綴清涂，繇章貢之劇邦，陟蓬萊之秘府。一門兄弟，如以次升；同時朋儕，最爲後至。蓋自知其無取，故不敢以爭先，例被甄收，諒由

汲引。此蓋伏遇某官推至誠樂與之厚，廓大度併容之公，提衡寒生，推轂晚輩，采葑菲之賤體，垂虹蜺之末光。借之華袞之褒，獎以丹青之價，遂令賤鄙，亦不棄捐。重念勢有屈信之殊，時有淹速之異，故士之於欲進也，或難於拔山，或易於拾芥；而人之於所知也，或成之於遲暮，或達之於須臾。方某之爲諸生，適執事之爲祭酒，屢聞教誨，常辱提携。解褐踰二十年，隨牒既六七任，聲迹湮沒，不復登門，光景蹉跎，已如隔世。邈於今日，播在洪鈞。雖台輔之柄，執事可以必致而無疑；而患難之身，某實不自意其及此。永惟孤臣孽子操心之苦，竊慕匹夫媵母致命之忠。方衆人之所不收，而平時之所無望，蒙恩既厚，報德云何！惟有捐軀，以爲知己。《朝散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七九。

謝同官啓

某比緣試藝，例得讎書，自省荒蕪，但深愧墨。國家恢復儒館，養成人材，詔兩府大臣，各舉所知，凡一時名士，多預茲選。豈容不肖，輒廁其間？幸雖自天，恩固有地。此蓋伏遇某官素加顧遇，曲借題評，使一介衆人之愚，增九鼎大呂之重。更當有立，以副見期。《朝散集》卷一二。

江東到任謝執政啓

某準告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初四到任訖。細書非稱，入廁承明之廷；美俗奚堪，出審振遠之使。自知駑鈍，深媿陶鎔。伏念某褊削小才，頑冗下第，徒藉一言之賜，遂參三閣之游。挾策讀書，坐消日月；輶車奉饗，行按東南。瞻彼江邦，鬱然墳栢，舊編名於簡籒，近效職於錢刀。不徒民俗之相安，實亦私計之良便。何其幸會，出自人心！此蓋伏遇某官方筦執於樞機，不遺志於微賤，衡石多士，基局大平。大冶躍金，寧間折鈎之喙；良醫諳藥，猶存敗鼓之皮。遂使末遇，亦叨厲使。某敢不謹循分守，祇率詔條，講財賦之根原，期於足用；提郡縣之綱紀，靡有患姦。庶收毫芥之成，仰答丘山之貺。《朝散集》卷一一。

江東交代鄒漕啓

言念去德雖新，馳誠已劇。比忝使乎之任，輒承賢者之餘。代大匠而覲顏，方思布懇；贈雙魚而致問，先荷撝謙。欣聞行邁之勞，無爽寢興之適。恭以某官行懷璞玉，價擅南金，薦更中外之繁，益著聲實之美。席未溫於江國，色已美於湘川。曾不踰年，遂按兩路，以此爲試才之漸，不日有陟明之

書。某謹守成規，尚希至教，秋暑尚熾，歲計多豐。更冀保安，前席光寵。《朝散集》卷一二。

與本路傅憲啓

伏念緒言不接，積有歲時；高誼曷忘，況聯里閭。比奉命書之渥，俾參計事之繁，何慶會之自天，得光華之同路！恭惟某官忠厚之譽，播於周行；欽恤之仁，體乎上意。江湖無盜賊之警，郡邑有獄訟之平。矧揚歷之已深，諒召還之伊邇。炎蒸方熾，澄按多餘，更祈爲國保綏，副人願望。《朝散集》卷一二。

與賈憲啓

竊審光奉宸綸，外司邦憲，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宅心純粹，行己直方。總五兵之符，才力高於省戶；參七人之列，風采動乎帝闈。屢投方底之封，遂繼長沙之謫。矢因激而彌遠，蘭雖焚而益香。果膺揀拔之公，就委平亭之重，百城迎服，庶獄坐清。某謬廁計台，獲陪使節，其爲喜抃，實倍等夷。

《朝散集》卷一二。

與胡漕啓

近在南都，嘗馳短牘。竊惟悃悃，已徹高明，顧行役之方勞，致嗣音之或缺。已祇吏役，實託德庥，喜幸之心，倍蓰於衆。恭以某官才推吏表，行冠鄉評，已將使指之踰年，當有召書之在道。秋炎尚熾，固繫多空，仰冀保綏，前對光寵。《朝散集》卷一二。

與蘇漕啓

仰高有日，蒙益無階，何素願之獲伸，聞《皇華》之來暨。秋行方肅，德履彌冲。恭惟冒涉之勤，克保寢興之適。伏以某官秉心忠厚，植性純嘉，夙著長者之稱，屢持使乎之節。青氈舊物，雖暫領於計司；黃紙除書，即別膺於召命。晤瞻不遠，喜抃尤深。更冀順時保綏，副人祝望。《朝散集》卷一二。

江南回知通啓

叨奉明綸，俾參外計。使者之任，豈以刻覈而爲能；大江之東，況多賢哲之共事。竊企高誼，先承好音，欣聞幹濟之餘，休有福祥之美。恭以某官清規照俗，雅望冠時。屈在遠邦，諒非驥足之地；召還要路，即有虎爪之書。瞻覲不暇，忻抃無極，更祈保候，以伺光亨。《朝散集》卷一二。

與淮東陳憲啓

近者經由，迫於倉猝，不款承教，但深馳情。方親賤職之初，幸託寶鄰之庇。恭惟某官天資粹美，士論推高，入爲耳目之官，出當繡斧之任。郡國蒙賜，已聞庶獄之平；朝省需才，即有十行之召。秋行已肅，使事多閒，更冀保綏，以對光寵。《朝散集》卷一二。

與吳提鑄啓

伏審顯膺宸綍，榮陟使車。竊惟督鑄之司，是爲阜財之本，推古人之圜法，統海內之鍾官，大發

銅山之珍，創爲水排之巧。況當隳敗之後，尤藉強濟之才。恭以某官資性疏通，風猷開達，屢握《皇華》之柄，暫分赤仄之權。想在匪朝，列升不次。某幸承德庇，未覩光儀，喜忤之私，敷宣莫悉。《朝散集》卷一二。

與江西劉漕啓

伏審入膺詔綽，出領計臺。持阜俗之權，已聞歌詠；敦善人之誼，先畀緘勝，詞與意豐，感將愧溢。恭惟某官岷峨秀氣，杞梓良材。吏不敢欺，人服千里之眼；世濟其美，家擅八使之車。轉輸豈久於東南，召擢可期於旦夕。某係心崇仞，託迹餘光。翰墨具存，先契每懷於同榜；松楸所託，故鄉實在於提封。方凝沍之御辰，想澄清之集福，更祈保練，少副願言。《朝散集》卷一二。

上杭帥熊伯通啓

言念屬者使艦經由，江皋造請，承赴鎮之甚亟，故聞教之不詳。缺然座隅，俄此歲暮。匱薄道途之役，闊疏竿牘之儀，恭惟密恩，尚未遐棄。伏以某官挾公輔之器，秉聖神之心，出則振遠懷荒，連功於萬里之外；入則發號出令，炳文有三代之風。峻陟明辰之班，薦更暢轂之寄。方老成之遴集，引

宿望以同升，想不歲時，即在朝廟。祈寒向盡，雅俗多餘，更冀順序保綏，副人願望。《朝散集》卷一
二。

又賀移帥金陵啓

伏審解武林之節，剖建業之符，進拜寵光，諒深慰喜。恭以某官溫文華國，偉學冠朝，參從橐之高嚴，均侯藩之休佚，惟鈴兵於江國，兼賜履於士鄉。綠水紅蓮，昔迂幕畫；朱幡畫戟，今擁使牙。方衝冒於炎蒸，計保寧於興寢，更祈精嗇，庸副勤瞻。《朝散集》卷一二。

上府帥林子中啓

言念仰高有日，承教無階，審拜渥恩，就移重鎮。方促裝之在道，計視履之集休。某官學問冠時，文章華國，雖暫遷於暢轂，宜即覲於清光。當此餘春，正宜行色，更祈保練，少副願言。《朝散

上路發運啓

言念素辱恩章，近瞻使節，特蒙宴犒，仍賜屈臨。併諒由中之誠，獲伸事長之敬，已祇賤職，實託餘庥。喜幸之心，倍蕝於衆。恭以某官績用著於郡邑，才望聳於朝廷，矧揚歷之已深，決召還之伊邇。秋炎向熄，心計多聞，更祈順序保綏，對國休寵。《朝散集》卷一二。

上范發運啓

近者假道淮壖，修容門仞，特蒙宴犒，仍賜屈臨。方祇服於官常，顧密承於德庇，永言雅素，倍切依歸。恭以某官博學而多知，好靜而喜退，自有古人之量，宜近天子之光，豈伊外臺，可留遠器？秋炎向熄，使事多餘，更冀順序保綏，對國休寵。《朝散集》卷一二。

與饒守范岫啓

竊審顯膺朝綬，就易藩符。練時之嘉，眎事云始，恭惟懽慶。伏以某官珪璋重器，杞梓瓌材，洊

更中外之繁，蔚著聲實之美。七條惠政，暫煩棠舍之臨；三節寵章，即有楓宸之召。蕭辰方厲，泰宇彌冲，更冀爲國保綏，副人願望。《朝散集》卷一二。

與宣守張修啓

伏審進膺溫綍，出偃名藩，練時之剛，班條伊始，恭維歡慶。某官學行高於古，政事顯諸朝，澤流江邦，光燭京輔。解九卿之要職，辭八政之重權，勤請使君之符，高合古人之節。惟江山之巨麗，況田里之屢豐，想愜雅懷，益迎景福。某素切恩紀，今接官聯，喜忭之私，敷宣莫究。《朝散集》卷一二。

回鄧守蔡立啓

叨被宸恩，謬參使指。江湖路遠，幸託鄰庥；金穀事叢，尚稽書好。豈圖謙眷，首賜華緘。方凝沍之在辰，計拊綏之多福。恭惟某官清規照俗，嫩政宜民，湓城之遺愛猶存，鄂渚之善聲復播，即趨嚴召，以究通才。某夙荷顧憐，正賒參侍，仰祈保厚，前對寵嘉。《朝散集》卷一二。

賀發運冬啓

伏以景雲書慶，愛日迎長，復其見天地之心，靜以待陰陽之定。惟時純嘏，集我巨公。恭惟某官稟氣老成，賦材傑出。唐相之風流未泯，當紹家聲；周京之儲峙所資，尚煩心計。蔚爲使者之表，固結人主之知。自履令辰，即登近用。某限縻官守，阻造賓閣，祝頌所勤，敷宣莫究。《朝散集》卷一二。

賀發運年啓

伏以三陽啓序，萬寶向榮，乃天時开辟之端，實君子亨嘉之會。恭惟某官高才經國，盛德冠朝，簡在上心，藉甚人譽。東南漕輓之重，暫倚提綱；左右獻納之嚴，佇聞趨節。某方勤江上，正遠坐隅，祝頌之深，敷宣莫究。《朝散集》卷一二。

回知通賀年啓〔二〕

某官鮮明固守，勤敬自將，有古循良之風，喻上寬厚之意。茂對泰交之吉，游膺晉接之榮。某方

走道途，尚賒門廡，其爲祝頌，莫罄敷宣。《朝散集》卷一二。

〔二〕題下原注：「起句同前。」

淮西回舒守陳公密啓

蒙恩出使，竊幸爲僚，屬以治行，缺然奏記。先承緘翰，良劇感銘。恭惟某官敏於爲邦，靜以善俗，暫班千里之政，即拜十行之書。方霜候之戒寒，計天倪之保粹，更希調護，以對寵休。《朝散集》卷一二。

回致政蘇子平大夫啓

久偃高風，未親盛德。總司空城旦之役，乃處士少微之鄉。先辱緘封，豈勝感佩！恭惟某官養心冲淡，行己直清，謝軒冕之浮名，遂林泉之逸趣。方肅秋之在候，計坦履之多休，更冀保綏，益隆壽考。《朝散集》卷一二。

禮上回知通啓

奉命備員，涓辰視事，先承折簡，良荷撝謙！某人豈弟宜民，志嘉許國，暫屈居於鈴閣，即促駕於鋒車。方秋肅清，自公暇裕，更祈保練，以對寵休。《朝散集》卷一二。

回無爲王守啓

叨膺告命，復總刑章，幸同王事之勤，先枉郵音之厚。某官高才軼衆，令聞在人，暫臨千里之封，行被十行之召。初寒茲始，敏政多餘，更冀綏寧，前迎休渥。《朝散集》卷一二。

回無爲通判啓

奉命備員，涓辰視事，先承緘翰，良切感銘！恭惟某官才涓承家，豈弟佐郡，豈別車之可久，忽召節之亟來。方冬祁寒，且景長至，更祈保厚，別對寵休。《朝散集》卷一二。

與淮南周提倉啓

叨被恩輝，幸同封郡，屬以道途之役，缺然問訊之儀。方冬向嚴，所履何似。恭惟某官高材軼衆，美利振民，暫乘八使之車，即捧十行之召。更祈保厚，式副願瞻。《朝散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八。

回廬帥田右司啓

叨膺告命，復領刑章。幸同王事之勤，先辱郵音之厚，詞將意渥，感與愧深！恭惟某官天資甚高，世德不墜，雖暫居於鈴閣，當即駕於鋒車。方寒沍之尚嚴，計公餘之多暇，更祈爲國保裔，對時寵休。《朝散集》卷一二。

回淮南莊漕啓

言念備員農正，素忝朋游，承乏省曹，竊覩風采。夫何天幸，乃接使華。方茲行邁之勞，缺然訊

問之禮，首承緘翰，益見眷憐。恭惟某官靜而有爲，敏而不耀，薦更中外之重，益著聲實之隆。想在須臾，即升秘近。方祁寒之清凜，計冲履之綏康，更冀爲國自持，副人所望。《朝散集》卷一二。

賀淮南張漕啓

竊審光奉宸綸，就移使節，練時之吉，視事有初，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賦材無輩，揚歷有年，屢乘八俊之車，即膺十行之召。顧茲頑質，幸託餘光，未即瞻承，益深企詠。方祁寒之凝沍，計冲履之阜康，更冀保綏，別登華秘。《朝散集》卷一二。

回舒守胡與幾啓

言念十室鳴絃，已睹牛刀之妙；一城坐嘯，將瞻熊軾之來。首辱緘滕，具陳雅素。方祈寒之屆候，想冲履之集休。恭惟某官強毅有爲，安恬不競，嘗施屬籍之事，固避揭節之勞。當膺東求，別有召擢。更希保厚，前迓寵休。《朝散集》卷一二。

賀壽守啓

竊審光膺詔綍，榮領蕃符，練日之嘉，視事云始，恭惟懽慶。伏以某官高材軼衆，淑問冠時，屢乘八俊之車，暫分千里之寄。諒不旦夕，即還朝廷。大冬凝嚴，幕府清肅，願保天倪之粹，進當帝眷之優。《朝散集》卷一一。

賀冬啓

伏以歲華向老，日景漸長，復其見天地之心，靜以待陰陽之定。某官居惟德廣，動與吉逢，自對令辰，益來繁祉。長官聯之有守，爲壽禮以無階，祝頌之勤，敷宣莫究。《朝散集》卷一一。

賀年啓

伏以歲方更端，物則資始，是日三元之會，宜其百福之膺。恭惟某官盛德處休，至仁嚮壽，自迎祥於上日，即歸侍於前旒。某祇守官箴，阻修慶謁，其爲祝頌，莫究敷宣。《朝散集》卷一一。

回光守張朝奉啓

比以名實，布之朝廷，職事所當自言，左右亦何賴此。過承榮翰，但切厚顏。恭以某官方今名家，如古循吏。禁屠止釀，法令信於必行；完堤釃流，惠愛垂於不朽。自蓄煙霄之志，奚須背腹之毛？佇見超遷，少副願望。《朝散集》卷一二。

回無爲王守啓

比以如前云云。伏惟某官神仙中人，塵埃外物。襟韻瀟散，頗有晉、宋之風；政事優游，遠繼龔、黃之美。久蓄煙霄之志，奚資背腹之毛？佇見超遷，少副願望。《朝散集》卷一二。

回廬帥田右司啓

比以名實，布之朝廷。蓋職事之所當言，更無退避；在左右之素自守，何待發揮。過辱謙辭，但增愧汗。伏惟某官信道甚篤，行己不回，內修胸中之誠，常慕古人之節，固已兩忘榮辱，一視浮休。

豈伊冥頑，所能稱述！方歲華之向暮，望賓庀以彌賒，切冀順序保調，副人祝願。《朝散集》卷一二。

回致政吳朝請啓

比以惡詩，妄投清視。方奔走道途吏役之苦，輒仰羨山林天隱之高，出於誠心，遂忘己拙。豈意厚德，報以書儀，溫溫君子之言，飄飄物外之氣。方大時之九暑，計坦履之百祥。恭惟某官居聖之清，爲道之首。名非已好，坐致天下之公言；性所獨行，不徇古人之陳迹。從容進退，自成一家，全粹始終，更無微累。惟虛靜可以集道，惟安樂可以長年。更祈保綏，以副願詠。《朝散集》卷一二。

賀淮南周漕啓

竊審光膺宸檢，榮領使權，練時之嘉，視事伊始，恭惟歡慶。伏以某官氣溫且直，性清而通，薦更中外之繁，久著聲實之美，暫持英節，即踐要途。顧茲樸櫟之資，託在帡幪之庇，未緣晤語，良切瞻思。方九暑之屆辰，計百祥之來合，更祈保厚，前服寵休。《朝散集》卷一二。

賀湖南張漕敏直啓

伏審光奉宸綸，榮持漕節，矧瀕湖之奧壤，乃別乘之舊封。順風揚舲，不日到部，恭惟懽慶。某官聲華蓋代，才幹絕人。昔日並游，半爲卿相；今茲外徙，豈閱歲時。想坐席之未寧，已召書之來至。炎蒸方熾，寢餼若何？更冀保綏，少副願望。《朝散集》卷一二。

與濠州孫守啓

仰德久之，辱書勤止，已臨佳郡，聊試美才。某官令德儀朝，清規映世。暫布黃堂之政，藉甚民謠；當膺紫渙之文，沛然天寵。更祈保育，庸副願言。《朝散集》卷一二。

回無爲王守得替啓

伏審剖竹而來，及瓜而代，順流縱棹，指日還臺。先枉緘牘，良深感愧！方秋炎之未解，計德履之多佳，更冀保綏，別承寵渥。《朝散集》卷一二。

賀吳老復待制啓

竊審光奉宸俞，榮還禁從，恭惟慶慰。伏以某官才華蓋世，器業邁群，獨秀東南，上薄雲漢，搏鵬暫息，卧龍復興。總六路之轉輸，被八行之渙澤。青氈舊物，尚未究於彌綸；黃紙除書，當別膺於寵進。顧惟衰懦，素辱愛存，喜忤之深，敷宣莫既。《朝散集》卷一二。

賀交代朱憲啓

言念伯氏登科，疊叨契素；東南出使，忽枉繼承。方歲律之嚴凝，計天倪之安固，神明來相，福履實繁。恭惟某官抱道淵深，受材膚敏，肅將數路之節，簡在九重之知。暫茲翱翔，以俟超拔。某省躬至陋，尸祿甚慚。揚糝在前，莫副朝廷之推擇；及瓜而代，佇觀賢哲之施爲。更冀順序保調，副人願望。《朝散集》卷一二。

江東賀中書侍郎啓

伏審顯膺制冊，進豫政機，舊德登庸，輿言交慶。竊惟今之三省之長，乃是古之四輔之官。況復西臺之崇，又爲大臣之要，贊明主治安之策，提庶工黜陟之權。簡拔峻良，則可指日而冀泰寧；引用頗僻，則不旋踵而取敗辱。自二御之當極，斥群邪之誤朝，然而異意相窺，餘黨猶在。譬中外之形，夷強則華弱；猶天地之氣，陽勝則陰衰。苟非專仗至公之人，何以亟成太平之業！恭惟某官節槩邁俗，議論據經。在橫流之中，屹如砥柱；當群飛之際，超若冥鴻。天下指爲正人，先帝留遺今日。果自天官之峻，擢居鳳閣之華。嘗謂同人于野，則何必親舊之私；立賢無方，則又奚南北之擇。牛溲馬勃，皆通於用；鷄鳴狗盜，各有所長。惟其虛心，乃可立事。素高風采，自許以古人之徒；佇見設施，大慰乎海內之望。某綴名儒館，竊祿使車。望隔煙霄，莫覩熒煌之坐；身同草木，幸依塊圯之鈞。喜抃之誠，倍邁倫等。《朝散集》卷一三。

賀左丞啓

伏審光奉制書，進持政柄。大儒之效，既顯於朝廷；輿人之言，相慶於道路。永惟拂臣之重，實

佐明主之隆。外調服於四夷，下阜安於萬物。晨登俊傑，暮企泰寧。方兩宮圖治之勤，蓋九德觀人之法。三省皆政事之地，二丞蓋管轄之司，最爲要嚴，不輕付予。恭以某官有經濟之才，而養之以靜；有宏博之量，而守之以詳。簡在先帝之知，留爲今日之用。以伯益之賢，而皋陶爲之父；以尹躬之聖，而伊陟承其家。元勳盛德之尚存，英聲茂實之惟肖。果參國論，尤慰民瞻。衮衣繡裳，慨周公之不復；龍旂朱紱，喜韋氏之繼興。諒在匪朝，即正爰立。某綴名儒館，承乏使車。望隔煙霄，莫覩煒煌之座；身同草木，幸依塊虬之鈞。抃蹈之誠，倍邁夷等。《朝散集》卷一三。

賀右丞啓〔二〕

恭以某官有經濟之才，而養之以靜；有宏博之量，而守之以詳。冠冕四海之英豪，粉澤三王之誥命。內肅天府，外安坤維。進退蹈古人之方，出處繫天下之望。果參國論，尤慰民瞻。風采素高，豈丙、魏之不及；規撫甚遠，必周、召而乃留。諒在匪朝，即正爰立。《朝散集》卷一三。

〔二〕題下原注：「前後俱同前啓。」

賀正大卿啓

伏審拜命西清，外華東觀，稍安清議，諒愜素懷。竊以寶訓嗣傳，歷代參之琬琰；叢楹矗起，中天繞乎虹霓。周大靈台之歌，漢新秘室之策，憲天文奎壁之府，儷道家蓬萊之山。逸偉崇英，茲爲藪澤；高舉遠步，此實權輿。非徒校鉛槧之工，蓋以養棟梁之氣。時方右武，講祖宗故事之餘；士或成家，食父兄舊德之後。併爲盛事，益著美談。恭惟某官杞梓之材，儒林獨秀，琳琅之價，仕路有聲。鐵柱惠文，觥觥御史之操；繡衣直指，凜凜使者之威。綜事乎都公之尊，司文以少列之重，固已窺榮河之綠字，繙廣內之清編。旋奉細札之榮，進當峻閣之選，紹賢興於夢卜，洽時譽於墳簞。方朔之牘，三千不煩奏藝；虞初之說，九百即預讎釐。經天祿石渠之游，探金板玉匱之奧。浹洽更資於劉向，寂寞且異於揚雄。而又正惟月之卿聯，總在垆之牧政，身自兼於數器，才可了於十人。鯢魚發崑崙之墟，聊舒逸氣；大鵬搏扶搖而上，孰測修程！某素接從容，幸同紉繹。大賢顯擢，誠非後進之儼倫；尺牘交馳，又見昔人之風味。但深感喜，莫罄敷宣。《朝散集》卷一三。

回虔倖王大夫啓

猥奉綸言，俾分漕計。淺中弱植，愧無一日之長；懷遠振荒，誤參入使之重。自惟僥倖，固有寅緣。此蓋伏遇某官存雅故之情，敦交承之契，曲借齒牙之論，先爲根柢之容，遂致孤平，亦叨推擇。望崇墉而阻遠，企盛德以增勞。更沐好音，益知厚眷。《朝散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二二七五

孔平仲 四

回饒倅徐安道啓

叨奉宸恩，謬參使指。方練時而視事，承走价以貽書，仰認謙勤，倍增感抃。某官以文學之富，兼政事之長，屈佐一城，秀出諸郡，細民蒙惠，皆稱別駕之功；大用須材，即有鋒車之召。蕭辰益爽，坦履彌冲。更冀保綏，前對休寵。《朝散集》卷一三。

回發勾蕭昌孺啓

叨被宸恩，謬參使指。始親職事，實託庇休，望門字以增勞，辱緘騰之加厚。恭以某官才推吏表，行著鄉評，暫游刃於江淮，即影纓於臺省。秋炎向熄，邦計多餘，伏冀順序保綏，對時光寵。

《朝散集》卷一三。

回丁大夫啓

叨奉宸恩，出參使指。惟池陽之別乘，乃贛上之舊寮，先枉緘滕，倍增感抃。某官存心不枉，與物無私，蔚有廉聲，播在輿論。雖暫淹於雅躅，諒即復於清塗。秋暑尚隆，郡條多暇，更希保練，前對寵休。《朝散集》卷一三。

回致仕鄭大夫啓

仰高有日，望履無階。忽承緘翰之華，深服眷私之厚。恭以某官儒林碩德，仕路老成，早參振鷺之行，晚遂冥鴻之趣，佚居里閭，恬養天倪。願全冲氣之和，益享秀眉之壽。《朝散集》卷一三。

賀太平陳大夫啓

伏審拜嘉剖符，練吉賦政，以太平無事之地，得清約不煩之才。獄訟幾空，談笑而治，覽湖山之

秀氣，聽田里之歡謠。想愜雅懷，居多景福。方秋行之正肅，瞻使宇而匪賒，更冀保調，少副祝詠。
《朝散集》卷一三。

回昭州知郡盧朝奉啓

闊別已久，思仰惟勤，愧裁染之尚稽，辱緘滕之來況。朱幃向盛，畫戟多閒，比惟寢興，休有福履。某官嫩才映世，善政宜民。千里承流，豈久淹於南服；十行頒詔，即還覲於西清。更冀順序保綏，對國華寵。《朝散集》卷一三。

回饒州通判啓

伏審拜恩貳藩，練日交印，恭惟歡慶。某官性資溫粹，才術優長。惟番中之大邦，亦天下之劇處，是謂錯節，佇觀發硨。先承緘翰之華，尤認意愛之厚，其爲感佩，未易敷宣。《朝散集》卷一三。

回通判呂朝議啓

接壤淮壖，蒙休河潤，驅馳勞止，訊問缺然。首煩記室之書，重叙年家之契，感生意外，愧溢顏間。方凝沍之在辰，計拊循之多福。恭惟某官士林清望，朝著老成。昔振臺綱，天下已聞其風采；今紆郡紱，海隅復賴於安康。況舊德之彙征，豈遠邦之匏繫！賜環之寵，倚席以須。某官守所拘，賓閔尚邈，更期保裔，少副傾瞻。《朝散集》卷一三。

回池州富朝散啓

伏審光膺朝綽，榮領郡章，練時之嘉，視事伊始。惟是貴池之壤，實承先德之餘，惠愛猶存，風物如故。世紹箕裘之業，民喧襦袴之謠，佇著異能，追配前列。方大時之炎赫，計冲履之清休，更希保綏，少副瞻詠。《朝散集》卷一三。

回宣倅朱察院啓

伏審光膺宸檢，榮貳藩符，將布教條，已在道路。方秋炎之可畏，計德履之甚休。恭惟某官稟天粹靈，爲世魁傑，兩預霜臺之選，再爲江國之行。進退之裕有餘，左右之原自得，更祈保養，以對召還。先辱緘滕，益深感愧。《朝散集》卷一三。

通馬運判啓

千佛題名，幸世聯於榜契；八行頒詔，承代領於使車。尋聞已發於京師，即計少休於州里。神明來相，福祿實蕃。伏以某官盛德在躬，高才逢世，固已總并分之名數〔二〕，筦輦洛之轉輸。惟江左之餘波，接淮南之喬木。《皇華》臨遣，暫倚於澄清；紫煥趨還，方資於啓沃。當春期之云暮，望賓宇以猶賒，切冀保綏，別迎寵渥。《朝散集》卷一三。

〔二〕分：據文意疑當作「汾」。

回錢監承議啓

叨奉宸恩，謬將使指。方依賢之茲始，辱折簡之見貽，仰認謙勤，倍增感抃。某官靜以集事，敏而有文。屈在外邦，暫領三錢之府；召還要路，即有十行之書。秋序向清，物務多暇，更祈保練，以服寵休。《朝散集》卷一三。

回溧水知縣啓

雁塔題名，幸聯年契；牛刀剗劇，式慰民心。先辱緘滕，彌深感荷。方春時之華阜，計德履之泰寧，更希保綏，別迓光寵。《朝散集》卷一三。

賀濠守唐朝請啓

伏審解龜江壘，徙節淮邦，便道之官，舍舟而陸。方春時之華阜，計德履之清寧。某官稟秀氣於湖山，馳俊聲於翰墨。翱翔固久，皆嘆郎潛；偃息尚新，已稱守最。未趨日邊之召，姑爲濠上之游，

趣還朝廷，諒在旦夕。更祈保裔，以對寵休。《朝散集》卷一三。

回興國知軍啓

雁塔題名，幸而同等；虎符出守，承此假途。屬有奔走之勞，乃失際接之便。方馳情素，遽辱緘題。恭惟某官儒林英華，仕路標表。飛聲騰實，已深諸公之知；宣化承流，豈久千里之任！諒不旦夕，即還朝廷。氣序屆於蕭辰，福祥集於坦履，更祈保練，以對寵嘉。《朝散集》卷一三。

回信守韓朝請啓

伏審光被宸綸，榮紆郡組，練時之吉，視事有初，恭惟歡慶。某官立身方嚴，爲政明敏，惟是盤根之地，實資游刃之材。佇觀治等之優，別迎召命之寵，先承緘翰，良切感銘。《朝散集》卷一三。

賀廣漕董夢授啓

伏審光奉宸綸，榮持名節，已臨嶺徼，初布教條。方炎赫之向闌，計澄清之多福。恭惟某官賦材

明健，蒞事清通，自結輦上之知，最高江左之譽。陰功所及，豈止活于千人；要路繇茲，諒非久於八使。更祈保裔，別被超遷。《朝散集》卷一三。

回信倅啓

伏審光膺宸綽，傑貳藩條，練時之嘉，視事云始，恭惟歡慶。某官資材開敏，性識粹明。別駕之功，暫紆利刃；鋒車之召，當踐要津。先承緘翰之華，仰認眷待之厚，更希保裔，以對寵休。《朝散集》卷一三。

賀江東胡憲啓

竊審光奉宸綸，榮司邦憲，恭惟慶慰。伏以某官襟靈夷粹，識度冲深。問俗觀風，屢持使斧；承流宣化，暫綰郡章。方兩宮欽恤之時，分一道平亭之寄，吏民迎服，獄訟坐清。氣序屆於蕭辰，福祥鍾乎坦履，更祈保裔，別對寵休。《朝散集》卷一三。

賀蔣發運啓

竊審解五嶺之節旄，總六路之金粟，已練時日，來臨部封，恭惟懽慶。伏以某官文爲儒宗，才實國器，其中卓爾而不惑，所至隱然而有聲。司大計於東南，暫還舊物；侍清光於咫尺，行拜新書。某素出恩閥，今依使斧，其爲欣抃，又倍等夷。《朝散集》卷一三。

回廣德知軍啓

伏審光奉明綸，榮紆郡紱，練時之吉，視事有初。惟桐、汭之好邦，獲龔、黃之美政，斯民何幸，鄙意其紓！先枉緘題，益佩勤厚。方天時之炎鑠，計雅履之清休，更冀保綏，別迎寵渥。《朝散集》卷一三。

賀宣倅翟殿院啓

伏以顯膺宸綽，出貳藩條，已練剛辰，同班嫩政。恭以某官天資自得，物望甚高，內再肅於臺

綱，外兩紆於郡紱。豈別車之可久，諒召節之匪賒！九暑向清，雙溪多勝，更祈保裔，別對寵休。
《朝散集》卷一三。

與賈提刑啓

比貢柔緘，少伸慶禮，伏蒙教答，仰認愛恩。方凝沍之御辰，計平寧之集福。歲豐民樂，侍親膝以多娛；霜清日明，順使華之初至。更祈保練，庸副願瞻。《朝散集》卷一三。

與傅提刑啓

近在南都，嘗馳短牘，竊惟悃悞，已徹高明。顧行役之方勞，致嗣音之或缺，已祇吏役，實託德庥。幸喜之深，倍蕤於衆。恭以某官才惟吏表，行冠鄉評，已將使指之踰年，當有召書之在道。秋炎尚熾，囿繫多空，仰冀保綏，前對光寵。《朝散集》卷一三。

回信守啓

伏審被命還臺，涓辰解印，愧慶音之未講，辱謝幅之見投。恭惟某官有賢守之才，實勳臣之後，時遂及瓜之代，民深所芟之思。諒在匪朝，別躋殊用，更祈保練，以對寵光。《朝散集》卷一三。

回新信守侯宣德啓

伏審拜嘉分符，選吉視事，恭惟懽慶。伏以某官才名自許，風力有聞，今得劇邦，可試利刃。當昏田務開之日，是場務課虧之時。日佇報成，少慰欽選。祁寒方盛，清晤尚遙，切冀保綏，以迓光寵。《朝散集》卷一三。

回宣簽謝薦啓

伏辱長牋，仰欽厚意。某官勤於職事，蔚有名稱，宜自致於清塗，豈復須於鄙語。遽茲歸德，甚矣愧顏，未遂披承，更希保練。《朝散集》卷一三。

回翟殿院謝薦啓

伏承某官以某僭有薦論，過形緘翰。微塵附岳，豈足助千仞之高；寸筵撞鐘，安能發萬鈞之響。言輕率爾，顏厚愧然。恭惟鴻博之才，屢更清要之選。三橫鐵柱，肅正臺綱；兩佩銀符，布宣郡政。非題輿之可久，愧剡牘之已遲。腹背之毛，諒無補於羽翮；桃李之贈，乃見報於瓊瑶。《朝散集》卷一三。

回太平馬通判謝薦啓

頃以名實，諗之朝廷，忽枉長牋，難堪厚意。某官性資和粹，才識淹通，祖考以來俱持從橐，弟昆相次皆擁使車。當不歲時，亦在霄漢。何假齒牙之論，寧須腹背之毛。惟是薦章，粗如著令；遽茲歸德，無乃失辭。愧感之深，敷述奚盡。《朝散集》卷一三。

回宣成知縣謝薦啓

伏承某官以某僭有薦論，過形褒謝。此如畫餅，奚療調飢，被以兼金，乃償敝帚。龍門接武，借燒尾之餘光；花縣經途，聞鳴絃之美政。深愧積薪之居上，有同揚粃之在前。徒以職在舉官，誼難揜善。朋友有相見之道，聊借一辭；賢能非待次而升，自致千里。腹背之毛何助，瓊瑤之報甚豐，仰味如蘭，內增負刺。方春容之華阜，計德履之泰寧，更冀保綏，別迎寵渥。《朝散集》卷一三。

回當塗李令謝薦啓

比以名實，諗之朝廷，遽辱長牋，難堪厚意。某官冰潔而松直，玉粹而蘭芳。奉常禮樂之司，成均詩書之任，使鄙言之見采，在遠器之猶淹。夫何過辭，乃以歸德，感愧之劇，敷述奚周。《朝散集》卷一三。

提點到任謝執政啓

漕輓二年，過期受代，沂回千里，妄意還朝。忽被命書，就更煩使，蒙恩至厚，揣己何堪。某奮自艱微，用於冗散。緣故相之薦，晚廁省中；遭伯兄之喪，遂來江外。方行多忤，孤立誰儔。謹財賦則人習於惰偷，繩官吏則或謂之刻覈。積成繆戾，甘在譴呵，更被選掄，豈勝感激。此蓋伏遇某官以忠誠許國，以公恕待人，不遺寸長，將舉衆事。憐其奉饗之久，試以督鑄之能。惟是東南，素所生長，松楸在望，孀稚相依。待次雖踰於冬春，守官無異於鄉里，實爲私計之便，敢憚公家之勞。某謹當悉力經營，效勤奔走，察銅官之息耗，程水排之精粗。金馬石渠，邈清游於雲表；閩山越嶺，颯衰鬢於天涯。誓竭罷駑，仰酬陶冶。《朝散集》卷一三。

賀劉相啓

伏審光膺制命，峻陟台司，遠近傳聞，舞抃交慶。竊以士之進也，多不得其志；志既得矣，或不遇其時。若夫幼而讀書，壯而從仕，莫不欲出將入相，尊主澤民。然而或栖遲小官，或窮困皓首。聖如孔子，未免乘田；賢若揚雄，疲於執戟。得其志也，幾何人哉！亦有峨冠公卿，鳴玉廊廟，諫或以

爲誹上，行或以爲招權。宦官女謁之交攻，飲章飛語之相困，福不盈眚，禍如發機。處斯時焉，可謂難矣。恭惟某官以詞學冠士類，自賓佐登書林，擢居中司，進預大政。徧歷二丞之要，更踐兩省之華，果用師言，即居真宰。蕭、曹、丙、魏之輔漢，房、杜、姚、宋之昌唐，而又太母有姜、任之明，主上躬堯、舜之質。淵默中宸，優游大臣，言無不從，事皆參決。上能推至誠以待其下，下得展四體以近於君。考之近朝，無似今日。相公既得儒者志氣之所同欲，又得古人時節之不易遭，況復道德足以重朝廷，議論足以安社稷。面折廷爭，風采尚存；斗柄天樞，幹旋自在。內拊百姓，外綏四夷，上俾日月星辰之順行，下令鳥獸魚鱉之咸若。真儒所蘊，皆可見於事功；太平之期，當不踰於旦暮。某江湖漂泊，職事驅馳。託末契於父兄，嘗蒙眄睞；比餘生於草木，猶在薰陶。《朝散集》卷一三。

賀樞密啓

伏審光被制書，峻登樞席，傳聞所暨，舞抃均歡。竊以本朝偃戈百年，重譯萬里，學者羞言戰陳之事，農畝不知兵革之勞。然而北有不賓之胡，西存負固之虜，荆蠻屢警，海獠未澄。武備不可弛於邊，兵要正當慎其選，總是大柄，屬之偉人。恭惟某官學通天人之微，識究治亂之變，心拘金石，氣凌雪霜。議論慷慨於上前，風采聳動乎天下，掃除蠹弊，擊逐朋邪。課此之功，有安社稷之實；充其所蘊，宜爲輔佛之臣。果陟禁嚴，兼司宥密。決勝雖以帷幄之算，然成強必由道德之威。內則修明政

刑，下則阜康民物。魯用真儒，而齊人歸邑；漢有直臣，而淮南寢謀。從容樽俎之間，震疊要荒之外。此皆賢者之職業，願觀今日之設施，中外之心，旦夕以冀。某託身鈞播，備位治官，漂流江湖，瞻望霄極。幸得同此草木，蒙被泰和；尚能作爲歌詩，褒贊盛美。《朝散集》卷一三。

江州上中丞舍人啓

比屬高軒，取途郡境，輒緣曩契，獲請館人。從容詞氣之和，繾綣風誼之篤，悵嚴程之甚棘，侍餘教之未終，曾不踰時，側聆殊命。踐演綸之秘職，冠肅政之雄司，朝廷增明，班列相賀。竊以憲臺空次，蓋以積年；賢者逢辰，正當今日。上心所以倚賴之甚厚，士論所以責望者益深。恭惟高明，必有慰稱。中丞、舍人德行文章，得之固有；言語政事，出於天然。表裏明白而無疑，忠義慷慨以自任。惟是久虛之位，以待崛起之才，謂當治其大而略細微，清其近而警疏遠。佇奏成績，進都邇司。某老於鍾官，僻在江浦。望搏鵬之翼，已隔重霄；借蟠木之容，未甘棄物。炎蒸方盛，糾逖有初，更冀上爲邦家，精調寢餼。《朝散集》卷一三。

回江州太守啓

叨奉明綸，俾司圜法，幸同封壤，密邇仁賢。先蒙緘翰之榮，仰佩眷存之厚。伏惟某官清規照世，俊德儀朝，暫賦政於外邦，即陞華於要路。長贏在候，履況多休，更冀保綏，少副瞻祝。《朝散集》卷一三。

通湖南安漕啓

某竊企風規，實深歲月。詔司圜法，地錯使封，雖私幸之甚多，然宴談之猶阻。方熙春之向暮，計冲履之集休。恭惟某官器識過人，聲猷蓋世。九年之蓄，已資國計之豐；一札之褒，即承天寵之渥。更冀保練，少副願言。《朝散集》卷一三。

通湖南吳漕啓

言念淮壖契闊，江國盤桓，久曠爲書，實深跂德。比已承於職事，幸得同於部封。暮春氣暄，瀕

湖俗美。竊惟某官學富儒宗，才高使表，八俊之望，暫持龍節於東南；十行之褒，當捧虎書於旦暮。更祈持養，以對召還。《朝散集》卷一三。

回袁倅啓

伏審榮貳藩符，已諧禮上，恭惟歡慶。某官學問稽古，風力過人，久登詞科，尚鬱士望。遠民賴德，方歌別駕之功；中宸須才，即促鋒車之召。先承折簡，仰佩撝謙。《朝散集》卷一三。

通交代劉提點學士啓

竊審光奉明綸，統司圜法，恭惟懽慶。伏以某官學邁倫類，文儷典墳，久次儒林之游，薦當使指之重。承流之惠，鄉人方結於去思；督鑄之權，朝命蓋從於私請。想在朝夕，即歸禁嚴。某向以里閭，每通書問。校文藏室，辱許同升；總課鍾官，偶先承乏，併爲事契，彌躍懦衷。《朝散集》卷一三。

回臨江馬朝奉啓

叨被宸恩，就分使指。整征艗而未發，望故里以將歸，先辱貽書，豈勝佩德！方朱明之在候，計素履之集休。恭惟某官才高一時，治最諸郡。甘棠之舍，已載美於民謠；細札之書，即召還於帝所。更祈保練，以對寵嘉。《朝散集》卷一三。

通京西交代蔣憲啓

言念開寶校文，如瞻風采；金陵假道，再接緒餘。悵歲月之易消，愧緘滕之罕致。比膺溫詔，往繼大才，自省庸虛，併深感幸。恭惟某官性資敦厚，智略該通，屢持清詔之權，夙著皇華之舉。況及瓜之伊邇，諒出綍以非遙。九暑炎蒸，百城閒暇，更祈順時保育，對國寵光。《朝散集》卷一三。

回筠守張朝奉啓

叨奉宸恩，就分使指。方息肩之自幸，遽易地以爲慚，先辱貽書，彌深荷德。恭以某官望高朝

右，才實吏師，暫賦政於外邦，即升華於要路。炎蒸在候，瞻晤無階，切冀保綏，別迎寵渥。《朝散集》卷一三。

回韶守譚朝散啓

伏審光膺宸綍，榮領藩符，已擇便時，式須燉政，恭惟歡慶。某官德高朝望，才實吏師。衣繡寵歸，暫臨於鄉郡；追鋒迅召，即拜於命書。方炎熾之屆辰，計拊綏之多暇，更祈保裔，別對褒升。《朝散集》卷一三。

通鄧帥陸侍郎啓

叨被宸綸，俾司邦憲，側聞連帥，允屬耆英。惟幸會之滋多，撫私懷而竊抃。秋炎向熾，德履當佳。恭以某官文推時宗，政揭吏表，游更中外之重，蔚著聲實之休。出守陪京，暫均勞佚；入趨清禁，行奉都俞。更冀順序保綏，副人願望。《朝散集》卷一三。

再與蔣憲啓

被命按刑，涓辰視事。代大匠之斲，方愧非材；枉記室之書，先蒙垂眷。益隆交契，彌切感銘。恭惟某官器識深通，性資渾厚，已推使者之表，即侍天子之光。秋容正清，行色漸遠，其爲仰戀，何以慰言！《朝散集》卷一三。

謝執政啓

朝政本根，在於郡縣；郡縣耳目，在於監司。天子居九重之深，使者分諸路之重，必在詢求民瘼，宣布詔條。選用稍異於庶僚，督責或寬於常法。如曰文具而已，則亦可偷安；若使職思其憂，則豈爲無事。故付是枋，宜得其人。某資性樸愚，趣尚狷介，既不敢重內而輕外，亦未嘗就佚而辭勞。惟所使令，每自竭盡。然而人心不一，多歛譽而推嫌；時俗已頹，頗惡繩而樂縱。常虞孤立，必取譴尤；尚未遐遺，豈勝感激！此蓋伏遇某官以公恕宰天下，以聰明燭物情，知一介之靡他，與群才而並進。顧茲樗朽，出自陶成。私憂去國者六年，食貧待次者兩任。惟京古地，乃楚故疆，所部八州，旁接數道。風俗雖樸，而民亦懍慙；獄訟雖簡，而盜相震驚。消於未萌，當求方略；去其所苦，或有端

倪。願少假於歲時，庶薄資於塵路。誓殫駑蹇，仰副陶鎔。《朝散集》卷一三。

賀左丞蘇子容啓

伏審榮被輝章，進持政枋，真賢登用，罄宇均歡。竊以四輔並尊，皆曰綱維之任；二丞所職，又爲管轄之司。在漢則掌錄尚書，至唐則更名肅務。肇從聖代，彌重事幾，陪宰席於廟堂，總卿聯於省闈，最爲要用，今得偉人。恭惟某官博學鴻儒，老成舊德。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篋若亡，請詢安世。而又守終始之一節，明進退之大方。琨玉秋霜，天資益粹；泰山北斗，人望自高。建旃久滯於周南，鳴珮晚歸於朝右。揭天官之藻鑑，演翰苑之絲綸。積薪豈間於後來，韞櫝自期於善價。千帆競過，尚艤濟川之舟；三年不飛，孰測垂天之翼！果自金華之密侍，遂參玉鉉之崇階。蓋將天下以爲公，豈特國人之曰可；惟輿情之所嚮，故治道之易成。諒於轉漏之間，已有覆孟之勢。明堂一柱，益壯基圖；泰階六符，即登端揆。某推儲自守，句霧何堪，尚懷槩於麟臺，屢獵纓於龍坂。題名佛塔，恃先契之未忘；較藝子亭，辱賡章而猶在。自聆成命，倍切懽心。迹寄江湖，莫覩熒煌之座；生同草木，願投塊北之鈞。《朝散集》卷一三。

回諸州太守啓

叨被宸恩，謬將使指。金科玉律，上推欽恤之仁；皂蓋朱幡，幸值循良之守。先承紆問，良切感銘。恭惟某官天資俊明，門望高峻，屢典名郡，俱著治聲。游刃投空，聊試盤根之地；追鋒促召，即膺細札之書。秋容正清，德履何似？更祈保衛，以對寵光。《朝散集》卷一三。

回隨守王朝奉啓

叨膺詔渥，與掌刑平，喜有峻明，相同執事。先辱緘滕之貺，備聆動止之詳。比辰以來，雅履何似？恭惟某官才猷通敏，志氣剛方，外持膚使之權，入著清郎之譽。暫茲補郡，不日還朝。更冀保綏，以迎召擢。《朝散集》卷一三。

回襄倅梁朝奉啓

叨奉宸綸，俾持邦憲，側聞俊父，屈在部封。先辱緘滕，併增感愧。某官清規端己，嫩政宜民。

暫持關決之權，即拜褒嘉之命。更祈保衛，少副願瞻。《朝散集》卷一三。

與江東宋提刑啓

竊高聲采，積有歲年，漂流北南，闊略問訊。方薄寒之伊始，計樂職之多閒，百城澄清，諸福浩大。恭惟某官仁義寬厚爲之裏，學問淹雅聞於時，蔚矣名家之風，卓然膚使之表。想在蚤暮，即還朝廷。某患難餘生，衰感深存歿〔二〕，恩極始終。且黃雀無知，尚致啣環之誼；木桃至賤，猶著報瓊之章。況某稍識是非，頗知感激。此身未死，或粗立於世間；大德必酬，當自效於門下。存全之造，顛殞爲期。《朝散集》卷一三。

〔二〕「衰」下疑有脫文。

與李純仁簡

平仲啓：介還不知，遂作書託倅遣遞，不審領否？適又承問丁寧，豈勝感愧感愧！歸鄉固佳，適值秋暑，人事紛紛，無少頃之暇。乃思嶺外閒居清味，真薄相爾。知去代非遠，慎勿爲指射之行。投

身遠方，休戚繇之。官繆吏猾，多諸不公，欲與之校，業已遠來，坐受凌屈，有所不堪。士氣摧折，近年爲甚，公切且還部注一官也。焉通此誠，揮汗作此。汝南浮淺，姑置勿道。旦夕參晤，尚冀保育，不宣。平仲再拜純仁親家。《永樂大典》卷一一三六八。

再與李純仁簡

平仲啓：數數馳問，兵至虔州，不知公尚在大庾也。不審今猶領事否？伏惟動止安佳，眷集同寧。平仲蒙恩罷歸，六月下旬發河中，至鄭暴下，幾不可救。一向冒暑搖撼，不得將息，至京得厥逆之疾危惓，今幸安矣。緣此世味彌薄，百不計校，法合在外指射差遣。登舟已久，旦夕東下，欲徑還清江治茅舍，又畏江險，并百禮得陳留酒稅，冬間闕，此行遇可住即住也。壽安以下無恙。遞中忽承來教，匆匆裁復，亦只發虔遞，諸令嗣必在鄉應舉也。秋涼，萬萬保重，不宣。平仲再拜純仁親家教授。《永樂大典》卷一一三六八。

與李先之簡

平仲啓：久欲跂承，舟御抵岸，以有親客，未即造諸。純仁在此，公行何遽？來早且同一飯，切

望少駐也。匆匆馳誠，不宣。平仲再拜先之教授。《永樂大典》卷一一三六八。

上安撫簡

皇恐頓首啓：某無似之迹，備數部中，日思趨伏門著。遵奉約束，而職事之拘，勢無由得，即辰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以輔相之材，而鎮之一隅，即當大用，以慰輿論。冬序寒苦，仰祈上爲邦社精調寢興，下情西鄉惓惓之至，不宣。《永樂大典》卷一一三六八。

祭三兄侍郎文

元符元年十二月

元符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弟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侍郎之靈。嗚呼！昔我先君，有子七人。平仲與兄，歲晚獨存。相期築室，□□□□□□皓首，□□于野。兄在元祐，平進多仇。云何例斥，遂死于憂。謫居池陽，寓舍猶逐。醫陋藥偏，心摧氣蹙。今夏相見，扶持小安。中途承訃，或冀謬傳。扁舟南還，門巷非昔。孤訴孀號，舉目悽測。昔我往矣，送我以言。今我來斯，叩棺莫聞。大川有窮，此恨無盡。敬奠一觴，肝膈糜殞。嗚呼哀哉，尚享！《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

祭親家應朝敬文

紹聖二年正月

維紹聖二年歲次己亥正月戊寅朔日，具位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故親家朝敬應君之靈。嗚呼！我之女弟，君之弟婦。歲年不幸，人情宜疏。惟君繾綣，愈久彌篤。德義可託，復聯昏姻。乃以息女，歸君之子。鄉土接連，世契稠疊。惟君中粹外溫，又廉且直。謂當進用，爲儀天朝。夫何奄忽，以至大故！聞訃失聲，哭不待次。山川阻脩，職事省守。寓誠一奠，悲來無窮。《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祭應卿文

惟公仁施于親戚，誼著于友朋。剛方誠厚，謙畏廉潔。日止一食，家無媵侍。耳目聰明，筋力如壯。而又利害不嬰其心，喜愠不形于色。兼是數者，皆宜享年。出守章江，曾未半歲。從容宴語，奄至大故。此物理之不可曉，而出於人意之不圖。聞訃駭怛，血涕如雨。向者先人不幸，實在京師。變起倉卒，誰告誰託。公臨其喪，日或三四。親視匠事，手加朝服。慰老恤幼，祭饋哭泣。使子弟爲之，亦不過此。是時諸孤在外，獨某先歸，故知公尤詳。以此恩勤，宜如何報！及公喪背，宜何爲

心。而又方纏重憂，近以大事。山川阻脩，情理莫展。其爲痛恨，又何可言。此身未死，粗立於世。苟有可以盡其義，以復公德，其敢有愛？公靈如在，當鑑此懷。馳奠以文，哀無次序。《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二二七六

葉 濤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今浙江龍泉）人。登熙寧六年進士乙科。從王安石學爲文詞。歷鄆州左司理參軍、國子監直講、潤州金壇縣令、太學博士。紹聖初爲秘書省正字，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編修《神宗史》，曾布薦爲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爲范鏜所論，連三黜。曾布再引爲給事中，提舉崇禧觀，卒。後入元祐黨籍，建炎中贈徽猷閣待制。見《宋史》卷三五五本傳，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四。

司馬光追貶散官制

紹聖四年二月戊午〔二〕

不道之誅，莫先訕上；無君之惡，尤在擅朝。罰不及身，死有餘責，宜加追貶，用示創懲。故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資詭激之行以盜虛聲，挾矯誣之言以惑愚衆。逮事昭考，既躋顯塗，尚何怨仇，乃積忿毒。粵朕初政，肆其宿姦，陰結中人，驟竊宰柄。倡率不逞，詆訾先

朝，援引群凶，變更良法。潛懷睥睨之邪計，欲快傾搖之二心。長惡弗悛，餘殃自及，而位存公相，澤被子孫。使其冒國家之繆恩，何以爲臣子之大戒！雖逃顯戮，當置散員。改命九原，正名萬世，庶幾幽顯，知有典刑。可特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二〕此制乃葉濤所草，見《宋宰輔編年錄》卷一〇、《宋史》卷三五五《葉濤傳》。

呂公著追貶散官制

紹聖四年二月丙辰〔二〕

爲臣不忠，罪不可赦；居下訕上，誅及其朋。矧惟凶慝之尤，當明身沒之戒。故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資賦陰險，世濟姦回，盜竊虛名，昧冒休寵。擢贊樞府，寔自先朝；迨予纂承，躡持宰柄。而乃協濟元惡，爲之主謀，力引群邪，布列庶位，謗讟前列，變亂舊章。厥罪貫盈，已死難置，宜從追貶，易以散官。雖竄殛不及其生，而懲創可垂於後。是維公議，用告幽明。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二〕此制乃葉濤所草，見《宋宰輔編年錄》卷一〇、《宋史》卷三五五《葉濤傳》。

王巖叟追貶雷州別駕制

紹聖四年二月戊午〔二〕

誤朝之慝，力引群姦。附下之誅，宜加首惡。生逃顯戮，死有餘辜。典刑所存，朕不敢赦。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王巖叟，資儉巧之智，而濟以敢爲；挾凶邪之權，而爲之死黨。厚誣先帝，愚弄朕躬。力贊邪謀，陰懷異志。凶德參會，儉言肆行。廢法度於已孚，擠勳勞於必死。罪惡暴著，鬼得而誅。雖嘗示於小懲，顧未協於公議。貶從散秩，追正明刑。非獨致朝廷之公，將永爲臣子之誡。可特追貶雷州別駕。《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〇。

〔二〕此制爲葉濤所草，見《宋史》卷三五五《葉濤傳》。

呂大防責散官安置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二〕

朋姦擅國，責有餘辜；造訕欺天，理不可赦。其加顯黜，以正明刑。降授中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呂大防，資性冥頑，心術狠戾。背天地之恩於先帝，廢君臣之禮於朕躬。冒登冢司，竊弄威柄；列布私黨，競分權要。假借誣辭，以變更良法；網羅空語，以增飾謗書。乃至擠陷舊

勳，棄捐邊要。內結近習，陰懷異心；外連群凶，力捍新政。罪寔同於元惡，法當置於嚴誅。而事久益彰，罰輕未稱。朕追念前列，究觀衆言，義不敢私，恩難獨貸。貶從散秩，投畀遐方。懲誤國不道之愆，爲垂世無窮之戒。尚思循省，勿重悔尤。可責授舒州團練使，循州安置。《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二〕此制爲葉濤所草，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〇、《宋史》卷三五五《葉濤傳》。以下制詞并同。

劉摯散官新州安置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訕上之姦，衆所共棄；刑故之義，朕何敢私。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劉摯，趨操回邪，性資險譎。嚮由言路，力附黨魁。倡和姦謀，毀黷先烈。視朝廷爲虛器，以君父爲深仇。成法舊章，肆意變亂。不踰數載，竊據宰司。益引凶人，布滿要路。根據盛大，攘主圖私。嚮以積惡貫盈，雖從竄斥，而責輕罪重，公論未平。宜降散官，投之四裔。勉思惕厲，體我寬恩。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蘇轍散官安置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朋姦擅國，責有餘辜；造訕欺天，理不可赦。其加顯黜，以正明刑。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蘇轍，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肆爲抵巇；晚同相光，協濟險惡。構無根之辭而欺世，聚不逞之黨以蔽朝。謂邪說爲讜言，指善政爲苛法。矯誣太后，愚弄冲人。助成姦謀，交毀先烈。發怨慙於君臣之際，亡忌憚於父子之間。陰懷動搖，公肆排訐。粵予親政，尚爾撓權。持罔上之素心，爲怙終之私計。罪同首惡，法在嚴誅。而事久益彰，罰輕未稱。朕顧瞻嚴廟，跂念裕陵，義不敢私，恩難從貸，黜居散秩，投置遐陬。非徒今日知馭衆之威，亦使後世識爲臣之義。勉思寬憲，務蓋往愆。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〇。

梁燾安置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誣君欺天，罪孰與大；背公死黨，法所必誅。降授左中散大夫、守少府監、分司南京、鄂州居住梁燾，嚮附凶渠，擢在諫議。陰與子婿，構造邪謀。詆誣先朝，擠陷舊弼。毀棄成法，薦引群凶。蠲

居承轄之司，共成根柢之勢。雖圖薄責，未稱明刑，授以散官，投之遠裔。往其惕厲，服我寬恩。可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范純仁責散官安置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附下罔上，國有常刑；定罪原情，人無異罰。其申邦憲，以警官邪。降授通議大夫、知隨州范純仁，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趨利。習用小夫之私智，專爲流俗之原人。始議親稱，則搆誣於英祖；晚言變法，則歸過於先朝。欺君以助邪謀，棄地以開邊隙。陰連群枉，協濟凶渠。躡處要權，盜持威柄。附會一意，挾持兩端。迄用攀援，遂尸宰輔。乃復肆言慢上，熒衆朋姦，忘未正之典刑，沮已行之命令。僅從薄譴，久追嚴誅。苟其獲免於終身，何以示懲於後世。寘之遠服，授以散官。尚體寬恩，益思自訟。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已令所在差職官或監當官一員伴送前去，經過州軍交替，仍仰所差官常切照管，不得別致疏虞。《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劉奉世分司居住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親上尊君，人臣之義；懷諛迷國，罰其可逃？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府劉奉世，曩由小官，附會姦黨，密布心腹，蠶據要途。居職則有蹙國辱命之羞，奏疏則爲藏姦苟免之計。凶險儉狡，莫汝與儕。有司失刑，衆論未允，宜褫近職，分務別都。聊示創懲，毋重尤悔。可落端明殿學士，依前中大夫、行光祿少卿分司南京，郴州居住。《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韓維落職降官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附下罔上，國有常刑。定罪原情，人無異罰。其申邦憲，以警官邪。資政殿學士、太子少傅致仕韓維，挾僞以干名，抱虛而取進。徇俗之意，愚不可移；朋姦之心，老莫能革。爰自初政，寔登近司，首贊邪謀，厚誣先烈。以抑兼并爲繁禁，以振貧阨爲利心。恣引親私，助成姦慝，遽因賜玦，遂逼掛冠。退有餘辜，罰難幸免。雖比從於薄責，寔久拂於公言。褫秘殿之崇資，裁文階之峻品。尚仍顯秩，俾即故居。益體寬矜，勿忘循省。可落資政殿學士，特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王覲落職分司居住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背公營私，罪在不赦；附下罔上，罰其可逃！寶文閣直學士、朝散郎、知河陽府王覲，資賦險回，善於原俗。附會姦黨，毀刺先朝。挾衆連章，取必君上。變亂法度，擠陷善良。章疏具存，罪狀甚著。失刑之久，衆論不平。未寘深刑，聊褫近職。仍從分務，尚體寬恩。可落寶文閣直學士，依前朝散郎、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通州居住。《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韓川等分司居住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朝請郎、新差知郢州韓川，朝散郎、新差知道州孫升，朝散大夫、監潭州衡山南嶽廟呂陶：頃者大姦舊惡，相繼擅朝，而爾挾忿徇私，爲之死黨。竊據要路，肆言先朝，造訕興讒，無所忌憚。巧詆法度，以遂更變之謀；歷排忠良，以虛顧託之任。分權立黨，協濟凶邪。自求直名，歸怨公上。積心至此，議罪謂何。嚮務矜容，止從降黜，僉言久鬱，夙負愈彰。既未足慰在天之靈，又莫能爲垂世之戒。俾分留務，仍處善邦。往服寬恩，勿貽後悔。川可依前官尚書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升可授依前尚書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峽州居住。陶可授依前官尚書庫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衡州居

住。《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范純禮趙君錫馬默落職居住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爲臣之義，戒在朋姦。干國之刑，理難縱罪。左朝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范純禮，朝請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君錫，朝請大夫、充寶文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馬默，頃在初政，嘗躋近班。懷藉勢乘權之心，起背公死黨之計。傳會邪說，專爲悅諛；挾持險謀，共濟凶惡。夙負欺君之責，久逃附下之誅。無以昭姦，公論甚鬱。宜從降黜，用示創懲。益體寬矜，勉思飭勵。純禮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管勾亳州明道宮，蔡州居住。君錫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管勾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默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管勾南京鴻慶宮，單州居住。《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顧臨落職居住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明罰勅法者，人君之要務；附下罔上者，人臣之大刑。苟公論之未平，宜明罰之申用。朝散大夫、天章閣待制、知歙州顧臨，附會凶黨，力被薦論，屬緣洞察於姦謀，不使超躋於近列。迨司留

鑰，復結罪闔。雖因人言，嘗從貶秩，責輕罪重，衆不謂宜。聊褫延閣之名，尚假祠宮之任。益思補報，體我寬恩。可落天章閣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觀，饒州居住。《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范純粹落職居住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附下之姦，爲衆所惡；刑故之義，乃邦之常。公論弗容，朕何敢赦。降授朝散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滑州范純粹，傾邪險詖，出於天資。反覆導諛，忘其父志。兄弟倡和，協助姦凶，變先朝拓土之功，成一時蹙國之議。嚮從薄責，聊示小懲，承乏邊州，旋復舊職。失刑既久，公論未平。宜褫延閣之名，尚假祠觀之任。體予寬貸，益務自新。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觀，均州居住。《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孔武仲落職居住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害正趨邪，衆所共惡；交私合黨，罰可不懲？朝散郎、充寶文閣待制、知宣州孔武仲，頃由遠官，召置臺閣，附會姦黨，躡處要班。逮予親政之初，敢爲怙終之計。失刑既久，衆論未平，宜褫延

閣之名，假以祠觀之任。尚其惕厲，服我寬恩。可特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觀，池州居住。《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王汾落職依前官致仕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循分守常，爲臣之義。抵巇射利，罰無可逃。中大夫、充寶文閣待制致仕王汾，早以凡才，濫居儒館。元祐之際，附會詆欺，衆論誼聞，罪狀明白。有司失按，衆論未平，宜褫延閣之名，俾仍居里之逸。其益循省，服我寬恩。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致仕。《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王欽臣落職居住張耒落職監當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朝請郎、充集賢殿修撰、知饒州王欽臣，承議郎、直龍圖閣、管勾亳州明道宮張耒：爲臣之義，戒在朋邪，干國之刑，理難縱罪。爾因緣姦黨，躡處要班。挾持詭謀，鼓煽凶燄。夙負欺君之責，久逃附下之誅。無以昭姦，公論猶鬱。宜從降黜，用示創懲。益體寬矜，勉思飭勵。欽臣可落集賢殿修撰，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觀，信州居住。耒可落直龍圖閣，依前官添差監黃州酒稅。《宋大詔令集》卷

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分司居住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朝奉大夫、權知太平州呂希哲，朝奉大夫、知歸州呂希純，朝請大夫、管勾亳州明道宮呂希績：爾父公著，當元祐初，竊據宰司，毀黷先烈，變亂法度，罪惡貫盈。而爾等方其父時，則假國威靈，爲己門閥。及大防用事，則密投凶黨，賣鬻利權。並以庸材，因致美官。最後希純竊掌詞命，公肆欺誣。每虞正路之開通，務在多方而塗塞。宜悉從於貶秩，或仍俾於分司，庶無輕重失當之刑，及夫幸免失刑之士。希哲可特降授朝奉郎、尚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希純可降授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金州居住。希績可降授朝請郎，差遣依舊，光州居住。《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姚勔分司居住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奉議郎、管勾杭州洞霄宮姚勔，嚮附凶邪，爲出死力，沮害良善，助成姦謀。雖示小懲，未厭公論，宜從分務，聊稱明刑。益自省循，服我寬貸。可依前官守尚書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衢州居住。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吳安詩散官安置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降授朝請郎、均州酒稅吳安詩〔二〕：頃者群凶聚慝，繼踵擅朝，爾以邪朋，竊處諫列，鼓扇凶燄，傳會邪謀。逞宿憾以擠勞舊之臣，構險語以叶傾搖之議。遂以墻面，濫侍經筵，超躡等夷，根據要路。暨予親政，復爾怙終，代行訓辭，借譽姦黨。雖嘗加於薄責，猶未正於嚴誅。黜副州團，置諸遠服。益思自訟，無重後侮。可責授濮州團練副使，連州安置。《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

〔二〕吳安詩：原作「吳安世」，據標題及《長編紀事本末》改。

晁補之落校理監當制

紹聖四年二月癸未

承議郎、充秘閣校理、通判亳州晁補之：爾嚮以儉邪之資，力附姦惡之黨，表裏倡和，阿附道諛。特見稱於凶人，遂竊處於清貫。失刑既久，衆論未平，聊褫職名，俾司筦榷。尚其惕厲，服我寬

恩。可落秘閣校理，依前官添差監處州鹽酒稅務。《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又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二。（以上二十二篇劉琳校點）

重修實錄歐陽修傳

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裔孫萬，爲吉州安福令，其子孫因家焉，至修父觀始徙居永豐。修四歲而孤，母鄭氏力教以讀書爲文。及冠，舉進士，翕然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陳時政得失不顧避，忤宰相意，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含胡不言。修以書質責若訥，至以爲不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大憤，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以老病在相位，主斷既久，天下事積成抗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後元昊盜邊陲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員，而修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修極力左右時事，屢請召對，執政責以時所可爲，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於僥倖多所裁革，修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修素所厚善，而修所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亦卒無懷利附會之

實；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質行正直，頗推許之。於是小人自此側目，而黨人之論作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修爲黨人。修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俄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爲「黨論」者惡修，謫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讎，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然仁宗終不之信也。會被旨使河東，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修請移兵就食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號禁地，自後虜人歲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爲兵。不者，他日盡爲虜所有矣。」朝廷從之。會保州兵叛，出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修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爲辭耶？」嘗上疏言：「今杜衍、韓琦、范

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者，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以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於是爲「黨論」者愈益忌之。初，修妹適張龜正。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携養於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修，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匱中物置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修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乃僞爲修奏，乞汰內侍挾威令爲姦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議不平，仁宗復悟，留刊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礫裂怪僻相尚，文體大壞。及是，修知貢舉，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已而文格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

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修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以爲嗣也，則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敕付閣門，故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修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啓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嬖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面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修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言修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婦吳氏。修杜門請付有司案治。先是，修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修切齒。因構爲無根之言，苟欲以汙辱修。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間以語之奇。之奇始以私議濮王事與修合，而修特薦爲御史，時方患衆論指日爲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以與瑾同鄉里，且相習熟，故力抵以爲風聞。天子爲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修。修遂稱疾，力乞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修年六十，乃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以擅止散青苗錢，詔特放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

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按祖宗故事，追贈宗室尊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王當稱伯，改封大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省集議，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修首開邪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修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二夫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傅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修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無罪，則惟聖旨是聽。」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後修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僞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爲僞者也。」所議大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

偶爲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爲崑體，時韓愈文，人尚未知讀也。修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篋中得本學之，後獨能擺棄時俗故步，與司馬遷、賈誼、揚雄、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侵，尋乎其相及矣。是時尹洙亦以古文倡率學者〔二〕，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嚮慕爲之，唯恐不及，一時文字大變從古，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修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修性剛直，處善惡黑白分明，於當路有權勢者雖知其設機穽見待，必直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修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嘉祐間，朝廷進人之路狹，修建言以館閣多蓄人材。後詔韓琦、曾公亮各舉六人，歐陽修、趙槩各五人，一時得士爲多。修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頗是正譌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辯。《歐陽文忠公集》附錄卷三，四部叢刊初編本。（此篇楊世文校點）

〔二〕「尹洙」下原有「與修」，「亦」下原有「皆」，據底本按語刪。

韓宗武

韓宗武，字文若，開封雍丘（今河南杞縣）人。縝次子。第進士，爲河間令。徽宗即位，遷秘書丞，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乞外，爲淮南轉運判官，坐奏狀忤旨，貶秩罷歸。久之，遂致仕，官終太中大夫，卒年八十二。《宋史》卷三二五《韓縝傳》有附傳。

上徽宗答詔論日食

元符三年四月

臣伏睹詔書，以日食正陽之月，天下臣庶得以實封言事。臣退而伏思，以謂人君敬畏天象，治古盛德。夫日食星變、山崩涌泉，天地所以警戒，宜以人事察其幾微。自古危亂之國，當其未危未亂，必有事之先見者，忠臣義士未嘗不發憤流涕，道于當世之君。事之微漸，則人情所忽；亂之既生，又悔無所及。臣竊惟近日之事亦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夫大臣不畏公議，私結朋黨，小臣趨利附下，遺忘朝廷，國可危也。人主怠於政事，言路壅絕，威柄下移，怨讟上歸，國可危也。左右謀議無儒學輔拂之士，守邊捍難無扞城禦侮之臣，國可危也。開大境土，外連邊患，財用耗匱，民力凋弊，國可危也。歲穀不登，倉廩空虛，民人流亡，盜賊數起，國可危也。先帝踐祚之初，母后共朝，政出房

闡，委任大臣。紹聖之後，神考法度未及盡舉，而根治朋黨，追復私怨，中外觀望，言者同罪，追貶竄逐，流離道路。正士廢黜，耆老殲亡，附下罔上，相排擯以爲進身捷徑。縱有特立之士一二敢言者，一身流放，旋起大獄，害及善類，歸咎先帝，虧損至德。自侍從官至百執事，非執政親黨不得進，每一官闕，輒闕不補。豈以四海士人之富，朝廷百官之衆，空乏如是耶？侍從官職在獻納，頃年以來，未嘗有一敢言事者，畏大臣、爲身謀耳。竊受重祿，被服冠帶，出入禁省，朝廷何賴焉？文章號令，衰於前朝。劇藩重邊，多非其人。狂士獻說，驟冠三軍，進築生事，不計國費。虛增首級，妄邀厚賞；猥稱招降，陷沒驍將。羌人所過，供帳犒設，道路騷然。自陝以西，斗米數百金，泉法低昂，無術以救。重加困擾戎落，不顧士馬疲弊。夫關西，天下之形勝也，使民力內虛，外遺邊患，朝廷何以禦之？邊境一搖，陝右危矣。河北、山東，天下之腹心也。大河決溢，飢饉相仍，老幼扶携，散而之四方者不可勝數，其餓殍填委溝壑者以百萬計。或至父子相食，州縣無以賑給，坐視其死亡。或以郡守非其人，朝廷罷去，後來者率皆以私意除用，或不及前人，尚何賴其拊百姓，爲朝廷究陳利害？河事雖廢，責之水官，至今未見圖利安之策，堪受其任者。執政大臣無憂國忘家，爲萬世之慮。豈人有腹心之疾，得高枕而卧耶？所恃以爲安者，北虜敦固盟好，邊鄙不聳，此豈中國可亡備耶？《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自商、虢至伊陽六七百里，山巖重複，林木蔽密，中間無郡縣城郭，逃亡所聚，不啻數千人。萬一有桀惡者相扇而起，其患豈小哉！臣每見朝廷更革政令，但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爲紛紛，未有講究治具，建不拔之基，爲國家者也。國是未定，殆爲此

也。誠願明天子躬攬乾綱，收還威柄，公卿大臣圖畫政體、當今所宜施行。因求賢知足以濟務者，隨才錄用，無間新舊；敷言奏功，考察名實，中外之任，更番迭處。使勲業著見，朝廷尊光，君臣同福，海內被澤，太平之烈，豈不偉哉！聖人以天下爲度，聰明惠澤如日月雨露，顧不以小惠小察而自足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不以天位崇高，幸天下無事而宴安也。以四海之內一夫失所爲憂，不以侍御之好、鐘鼓之娛爲樂也〔二〕。大約人情泰然無患，久則放佚生焉。願陛下思大禹寸陰之戒，慕漢文惜百金之費，儲思留神，日謹一日，如太陽朝升，至於豐融以照天下。誦帝堯知人之哲，稽《洪範》威福之正。仁祖惻怛至誠以結天下之心，神考勵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此陛下之所宜法也。臣在神宗皇帝時，屢蒙清問，未嘗敢獻一言。今至白髮，非以僥倖美官厚祿，特以世受厚恩，誠惜當平治之世，不慮安危之機，而徒爲此紛紛也。小臣謀國大體，罪當砧鑕，昧死以聞。《國朝諸臣奏議》卷四。又見《宋史》卷三一五《韓宗武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四。

〔二〕鐘：原作「鍾」，據文意改。

諫取索書畫奏

元符三年

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

升，當講廟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宋史》卷三一五《韓宗武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

天柱山石牛洞題名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

轉運判官韓宗武文若行部至舒州，還，提點刑獄孫載積中出□同遊靈仙諸閣、山谷谿泉，宿。明日，遊司真洞、□□谷、太平寺之靄□亭。建中靖國辛巳歲季夏□一日□□。《天柱山志》第二九三頁，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二二七七

石 亘

石亘，字彥明，泉州同安（今福建同安）人。嘉祐八年進士及第。熙寧十年爲殿中丞。著有文集十卷，編《漢書名臣奏議》五十卷。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八〇，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三、四五，《常山貞石志》卷一二。

成德軍修虜池河記

虜池河源發於雁門繁峙，東南道于中山，又東過靈壽，而常、衛從之。霖潦時至，長川巨浸之水雜而會者，白波沸騰，聲赫數里，鼓城下隘，而真定控河之衝，數罹漂溢之患。天聖七年堤潰于曹馬口，傍激南關，壞城之西南隅以入，樓櫓泛蕩，間殫爲河，□□之死多於魚鼈。於是北道搔然，大發兵夫以趣其役。而堤塞之功九十七萬，城堞之功百六十四萬，物爲之敗，萬於工役之費，而莫之計也。天聖距今久矣，閒有語其害者，悲傷蹙頞，猶之未忘。然堤圯埽毀，高以牛羊之踐平，下以沙淤

之澱沒，又廢河防之卒，徙之於祁，因循大壞，非一日之積。元豐甲子六月，復決於曹馬口下□關門，遂掘北濠，泄之將軍之樂，而城幸以完。水北行三十里，湯湯浩浩，乃復于河。歲之九月，廬陵劉公以天章閣待制自南都帥于茲，車未及停輪，即往相其事，圖之以進。章十上，辭益懇，而部使者互以爲言，朝廷閔焉。乙丑二月，制可之。公命以諸邑版籍，率八丁均一夫，先嘗浚治城隍，乃罷之，而并於茲役。尺符所頒，俯期而集，負畚築者驩呼興譁，歌以相杵，市之富室偕與餉之，役者悅而無所匿其遲，且未嘗鞭扑之而能致其功也。自曹馬口下中渡橫袤四十里，作之新堤，□□而峙。又鋸牙分湍怒之勢，堤道所承，寔洄流之末。地之聚沙者，疊埽若木岸以禦之，木岸八百餘步，而埽三倍於木岸之長。民之苦於墊溺而知其利也，用不懈於勤，閱三旬之功，餘四日之力。復請治南關，公樂從之。使築通道，上平於城，以通南北往來之衢。凡村落之蹊絕於堤者，築之如關城之制，且聚土其傍，補隳於歲月。功已序，奏都水領之，而請復河防之卒，營之故堤，植榆柳於堤足，而揭盜決之條，以申告賞，其所以久爲之慮，曲爲之防，後人無以加焉。是則公之政，槩見於斯矣。大而用之，崇太平之基，永萬年之曆，信乎其無難矣。清源石亘嘗從按役于行，於是錄之以記，元豐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朝散郎、充天章閣待制、真定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成德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護軍、彭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劉瑾。《常山貞石志》卷一二。又見光緒《正定縣志》卷五，

《深州風土記》卷二。（李文澤校點）

王 彧

王彧，元豐間進士。

東嶽靈派侯廟重修木帳記

岱宗鎮東方，爲嶽之伯，其山實萬物之始，而其神主生氣。天子告祭，紫望以禮，而庶人奔走，饗獻以誠，故災沴不作，休祉來應。然所主者岱宗之神，而左右附於神者，司掌不一，所以各建其祠而存夫像也。山麓之右有水，沂而南，耆耄相傳曰淙河。河湄之東有祠焉，表以將軍之號，見於舊碣。昔嘗聞道微大師索文湛曰：祥符初章聖東巡，法駕順動，侍臣衛士泊蠻貊來朝者，無慮百餘萬人，皆泊于山下，須水以供飲濯。方患河之已涸，而轉盼之間淵泉復溥，源源不竭。由是蠲渴滌盆，上下獲濟，此皆尸河者之靈應也。升中禮畢，天子嘉其功，封以侯爵，爾後盡利及四方之民無窮。近歲，邑人篤於信神者多夢淙河之神，警以禍福，俾其人避惡而趨善，示神之化也。噫！神之至幽，所職或遷，而於禍福之權有所兼，固不可致詰，而嚴其祠事以答靈貺，宜矣。祠堂中有木帳，久而蠹弊，不足以護神像。邑人王文知神之不可不欽，而欽之之誠無以至，遂首出錢十五緡，又得樂從者共

力以資助。乃命良工，購榱桷，易而新之，亦見其欽神之誠至也。《書》曰「至誠感神」，然事神者以誠之至而不祈其報，孰謂不獲其報者哉？方飭材之初，於祠之内外植柏七十株，培壅灌溉，以致悅茂，冀其永久也。功休，求爲之記，彧以邑人之志書云。時大宋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六月四日，前進士王彧撰，泰山魏實書，歷山王補之篆，呂□刻石。《岱覽》卷一六，嘉慶刻本。又見《泰山志》卷一七。（李文澤校點）

王 勝

王勝，元豐間人。

南澗寺架廬題識

弟子王勝與室中陳六娘同發心，各爲所生父母捨財入南澗寺架廬一造，兼栽松竹，永爲林樣。所冀微勳，願延景福。宋元豐乙丑歲季冬十四日謹題。《閩中金石略》卷七。又見《續語堂碑錄》，《烏石山志》卷六，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石七。（李文澤校點）

王子文

王子文，元豐七年官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次年通判大名府。元祐間仍任知州。見劉攽《彭城集》卷二二，《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八之二〇。

王子文建醮記

元豐乙丑歲戊寅月，被旨設醮于嶽祠。癸丑，恭薦齊誠，壬子告畢。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謹記，男知章侍次。《華嶽志》卷四。（李文澤校點）

項 傳

項傳（「傳」一作「傳」），鄞縣（今屬浙江寧波）人，原籍遼西。熙寧六年進士。參見《宋詩紀事補遺》卷二一。

證心院記

元豐八年七月

佛之教人，其法有頓、漸，因其宿植之□而順導之。蓋有根器大利，不用其力於此世中，若壯士屈伸臂頃〔二〕，頓悟第一義者，此特豪傑間出之士。若斯人者，乃能和光同塵於群衆之列，不待高舉遠引入無人之境，而後有所修證也。若夫根器不迨乎此，而有待於漸修者，則不然。視城邑如囹圄，顧衆人若仇敵，望望然若將浼我，則必去而之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以肄其學，以固其行，而後庶幾乎有所成就。若斯人者，四方皆有焉。明州慈溪縣西有僧院，名「證心」，去縣五十里而遠，其環列皆山，前有巨澗，左右無居民，蓋幾於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者。吾疑其有漸修者處焉，問其僧以院之所自建立，乃曰：是地古有庵基，晉天福中，僧道珍頓錫憩止，久之，人稍景慕，於是有朱氏者施地以廣其基，施屋以爲之院，而錢氏復以「新慶」名之。厥後世有僧嗣住持，惟文慧、用儔、用蟾三數人者，皆能有所興造，若方丈，若大殿，至夫僧、講二堂，廊廡厨園，莫不畢備。而今住持宗式益置懺堂、鍾臺，院以愈完矣。然則吾所疑以爲漸修者，若有庵於其上，雖莫得其名，繼之以道珍頓錫而止，顧非其人歟？宜乎人所景慕，而爲之建立屋室以居之也。若後三四僧，又能不忝其先世，互有所增廣，其志亦可尚矣。今名「證心」，蓋治平二年十月內始奉勅改賜。夫向所謂第一義者，證心而已矣；果何證乎？強名而已矣。院之僧誠能循是名以究竟之，則漸修者不足云，其將以爲庵居

者光焉。元豐八年七月初三日，遼西項傳記并書。《四明圖經》卷一〇。又見《四明文獻考》第一二二頁，道光《慈谿縣志》卷四二。（祝尚書校點）

〔二〕頃：據文意似當作「項」。

崔希仲

崔希仲，字德舉，丹陽（今江蘇丹陽）人。元豐中知衢州西安縣。

題右軍二謝帖 元豐八年五月

右軍書法，萬世所宗。昔人稱歐、虞之體，謂如壯士美人者。但能精於一偏，尚且傳之後代，而況得其全者哉。是知此字當使好事者寶之也。元豐乙丑五月望日，西安縣齋，丹陽崔希仲德舉題。東陽鄭汝言無伐同觀。《珊瑚網》上卷一。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六，《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一，《石渠寶笈》卷

衡 規

衡規，字元度，淄川（今山東淄博）人。元豐八年爲晉城縣令。元祐四年十一月，以宣德郎充諸房條例編修官。見所撰《福嚴院題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三五。

福嚴院題名記

元豐八年

朝議大夫、知澤州臨川晏知止處善，朝奉郎、通判澤州汶陽魚康伯寧夫〔二〕，宣義郎、新瀛州簽判溫陵許公輔仲脩〔二〕，晉城縣令淄川衡規元度，前潁州司法參軍河內李訢公燮同游峽石山福嚴院，登遠師擲筆臺，望角山〔三〕，相三泉，悠然有塵外志。因南縱百餘步，訪青蓮院，求師遺跡於殿庭之碑。下臨丹川，快襟久之。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夏五月癸巳朔，廿六日戊午，衡規奉命謹書。《山右石刻叢編》卷一四。又見《鳳臺金石輯錄》，光緒《山西通志》卷九七。

〔一〕魚：《鳳臺金石輯錄》、《山西通志》作「魯」。

〔二〕新瀛：右引作「潁」。

〔三〕角：右引作「珏」。

韓魏公治績碑記

元祐三年

公治定，善政之迹，歲月雖久，而詢之吏民，人人各道其一二，邦人乃欲繪於祠堂，固記之不可悉記。而況吏民有所不知，形容之所不能者，又豈可勝道哉。今姑擇遺老所聞，及公奏請施行之事有所依據、可傳信者，凡三十事，刊碑於祠前，俾後世君子有尊賢樂善之心，欲繼而完葺者庶有所考焉。其一，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倉廩，募民入粟，分命官吏設飭粥以食民，公日往按視。遠近歸之者，明年皆給路糧遣歸，復詔褒美。其二，定州沿山口鋪舊有差三等以下户充巡子把截者，公曰，此貧弱之民，不足禦盜，徒妨農作，皆易之以禁兵。於是巡警嚴肅，民得歸業，公私便之。其三，災傷之後，境內二稅悉奏蠲免，山澤之利，聽民貿易，官不收其稅。往來河津，不取渡錢，一切逋負，閣而不追。三司科買柴草、食羊之類，悉權止之，故窮民休息。其四，異時敵騎入界侵掠，官司追捕者多以生事。公請於朝，敵寇越境，邊吏掩殺，而編户皆得安矣。其五，定武學校久廢，守臣皆以用武之地，視爲末事。公始躬行釋奠，見其廟頽壞，命工葺之。其六，甘陵之役，定武兵有歿王事者，必厚賻其家。子孫年十五以上，收以爲軍，給衣廩之半，候長，教藝而全給之。軍中懽悅，其後朝廷推以爲法。其七，河北禁兵有逃竄者，舊制，一年外移其家於河南。一日，有孕婦扶其姑，老且疾，過定武，不能前訴於公。公曰，立法之始，虞其奔投異域。今一人犯法，使其父母妻

子流離轉徙於千里之外，甚傷和氣。乃請迹涉已叛者方用此制，餘令遂便，詔從之。其八，皇祐初，三司出絹數十萬收市穀粟，轉運司均配人戶，變納見錢，限甚促。公以軍儲不乏，請滿歲方輸官，仍免配坊郭第四、第五等戶，鄉村亦聽以斛斗折納，於是人力舒緩。其九，兩府舊臣出鎮，多務大體，細故委之僚屬。公至定州則不然，事無大小，必躬親臨之。民有赴愬，則委曲訪問。犯者情或可恕，施刑則有降殺焉。故下情皆得上達，而刑獄無冤。其十，北京修塞商胡口，三司令勸誘坊郭縣鎮五等戶捐草，第一等二十五萬束，二等以下遞減五萬。公以本州民力不厚，復至澶州地遠，若此與北京同等出草，必見破蕩家業，累奏得免。其十一，三司常以絹並金銀數十萬令定州變轉見錢封椿。公奏曰：「納數浩瀚，難以一州當之。定武實沿邊地，州縣坊郭事力素薄。若令二十萬數至於一處變易，人戶不易勝任，坐見破壞矣。願令諸州寬以期限變轉，送至定州，衆力集之，當不爲累。」奏得分配於諸郡。其十二，定州西北近邊山林舊禁斬伐，其後楊懷敏建言，並以近裏淺山耕藝之地概行禁止。督州縣自聒河以北巡邏日嚴，犯者輒置於法，邊人或徙居失業。公乃遣官行視，去北境尚五六十里，足爲防蔽，別定禁地，揭榜諭之，非令所禁者，縱民采伐。由是得地六百餘里，莫不感悅。其十三，慶曆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用三稅、四稅之法。由是州軍鈔積滯，商賈不行，至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邊儲事重，極陳非便。朝廷以公奏不已，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稱便，於今行之。其十四，公修明軍政，卒犯令者一切繩以紀律。恩威既信，乃考古法，以教軍旅。迭引番休，循環無窮，強弩短兵，出陣間皆有次第，又張兩翼以待之。由是定兵有以待寇，河朔旁郡皆取以

爲法。其十五，公禮待賢士，輕財好施，四方之士，聞風走定者不可勝數，至者益多。公亦不厭，必隨緩急以調之。及去，無不各充其欲。嘗有一書生葬親，有求於公。公贈以緡錢五萬，生得，盡爲游宴之費。他日復託以卧疾，謂前賜已竭，公又遺。僚吏皆不平，白公曰：「彼妄費且盡，必復來欺公，願毋與也。」既而果詐以被盜，又至，公又與之，左右憤然。公曰：「彼來詐我，我以誠待。彼前日雖妄，安知今日不實欲葬耶？若遂絕之，使不克葬其親，予不忍也。」其後因贈，遂得畢葬。聞者嘆服。其十六，公以備邊惟積穀爲先務，歲糴之入，倍於他道，乃請以沿邊文抄至京先次給錢，商賈輻輳。後豐歲入粟者大至，然給券多而難售，民患之。公命出庫錢加倍以市，遣吏以券易貨於都下，公私利焉。其十七，公嘗請開保州徐河大堰，置水澆限沈苑泊水，以愛惜民田，議久未行。後公入相，乃命三司判官楊佐、知保州趙滋同屯田司張茂則置立石堰，以限泊水，民得免患。其十八，廣信軍界北人夜掠民數十口，並取其財而去。本軍移文逾年，不肯遣還定武。舊例，與敵中公文不通。公以師檄諭之，敵人懼，悉還所掠。其十九，定武儲粟數百萬，其倉廩頽敝相望，主者日憂。公乃徧爲完葺，又度地城南徧以建大倉，名之曰「實廩」。列爲九區，屋總千六百八楹。因爲文以銘其儲廩曰：「足兵伊何？惟穀之力。守得以固，功恃以克。其或官不貪賞，罰無屢易，則吾食既精，則我庫常積。」其二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此數舍，常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死，得一見母，死無恨。」公惻然，考按得實，即以便宜釋之，軍中感悅。其二十一，一歲，霖雨爲患，總管狄武襄言公宇漏壞之甚。公曰：「若此，則士卒營壘當

有不可處者矣。」武襄聞之瞿然，亟往行視諸營，類加補葺，軍中莫不感悅。其二十二，定武屯聚大兵，歲仰他州供億，不可勝計。轉運司所支金帛多在內郡，皆令衙前吏往詣逐州輦致，未嘗少休。往往破產被譴，至有棄家而亡，極爲困敝。公奏極邊之民無事時且當愛惜，請各州自輸，而州民始休息矣。其二十三，定武往歲調黃河夫入中州以備邊，宜蠲苛役，常使蓄力，以待緩急。乃爲奏罷，沿邊例免春夫，至今蒙惠。其二十四，公帥定武，凡將佐必精意選擇。幕府如陳嘉、王居卿、韓琦、夏琦，偏裨如狄青、趙滋、郝質、張忠、邢佐臣等，平日聞公語論，見公施爲，後皆一時之名將。其二十五，皇祐三年，本路八州之民合數千人撾登聞鼓，願不以三年代公。上自以中山重地，輟公未可，乃遷觀文殿學士再任。其制略曰：「顧定武之雄鎮，控燕陲之巨防。克宣壯猷，有嚴武服。戎落畏附，帥屯肅和。思代爾庸，良難其付。且推進律之寵，宜懋增職之留。」中山之民又嘗相率走闕下，願得生祠公以廟，天子嗟嘆，故龍圖李公絢序閱古堂紀其事。後薨，士民追思不已，且立祠以成其志。其二十六，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其二十七，公於郡圃建閱古堂，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可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一時名士皆爲賦詩，刻石堂上。其二十八，北嶽祠在州之曲陽縣，歲久不葺，守臣奉祠，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間。公以爲慢神莫斯爲甚，乃完葺廟宇，煥然一新。每雨雪不時降，公即走僚屬，禱於祠下，而神必應之。時北道薦饑，定屬屢豐。故公嘗有詩曰：「靈嶽祠官尚未回，六花隨禱下瓊瑰。」其後公改帥

并州，又嘗留題於廟云：「每時有水旱，必致禱祠下，無不響答，故枉道即靈居以謝。」其二十九，公自成德移帥中山，前驅至，涉河，馳報曰：「河勢將漲，慮水暴至，願回轅。」少頃，公曰：「第具舟。」既濟，人望其上流若有神龍偃止之狀。行李方絕，波濤湧如山而下，後騎猶有未得渡者。觀者莫不驚嘆，以謂盛德所致，神明常輔相矣。其三十，皇祐五年，公拜武康軍節度使，經略河東。時公在定武五年，將行，定人欲遮留公，使不得出。公聞之，一日僞游衆春園，陰欲由他道去。民不知，至日晡始悟，奔走宿於城北門，不得出，闔僚屬相與設祖於道。鈐轄郝質，壯勇士也，首感泣大慟，聲徹於外，官吏皆泣下。既而道路士庶哭聲動原野。道光《直隸定州志》卷二一，咸豐元年刻本。又見同治《畿輔通志》卷一七七，民國《定縣志》卷一九。（以上郭齊校點）

王仲勇

王仲勇，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嘗侍親于南都（今河南商丘）。

南都賦

洛陽王仲勇侍親客于宋十有餘年矣。宋，南都也，山川城邑、人物風俗、禽獸草木，博觀而

窮覽，粗得其凡焉。因藉華陽先生、渙上公子爲問答以賦。詞曰：

華陽先生與渙上公子步于西山之隈，環于竹圃之左，《水經》曰：「睢水東南流，歷于竹圃。有竹數百頃，周四十一里。」曰：「美哉邈乎，土地之沃，人物之夥也！」公子喟然歎曰：「先生睹斯而已，獨不聞往者之事歟？上自五帝，中接三代，下訖漢唐，目擊而可知，指陳而可喻，請爲先生言之。於顯樂國，在睢之陽，其地則宋，其分則房。夏豫、周青，秦碭、漢梁，帶以黍丘之野，包以閼伯之疆。盟猪出其右，汜水更其旁。渙、穀〔二〕、濊、睢、潒、涑、逐、黃。八水出宋城。黃見《左傳》，濊見《北征記》，穀、睢見《水經》，渙見《元和志》，涑、逐、潒見《圖經》。從橫馳騖，源分派張。過乎隕石之野，徑乎龍丘之岡，行乎釣臺之渚，出乎穀城之塘。上接大河，通于銀潢，下達渦泗，匯于淮湘。澎湃響濤，淼淼洋洋。漚渙漚渙，潏潏湯湯。若乃歷華里，經洧陵，乘襄塢，陟貫城，傍空桐而過沙隨，階鴻口而升橫亭。伊高辛之帝子，主大火而修祀。鄙葛伯之仇餉，猗湯征之攸始。嘉微子之啓封，卒繼承於商氏。訪桐廬之兩門，孰世遠而難紀。企蒙城之故邑，懷漆園之傲吏；登北岡而遠瞰，想橋公之德懿。銘三鼎與征鉞，曾餘光之未墜。仰子喬之鸞馭，世獨尚其丘墳。臨繪水而徙倚，睢、渙二水謂之繪水，見《述異志》。誦相如之高文，閼雙廟之靈宇，欽張、許之威神。忠義煥乎日月，世彌久而逾新；英風激於萬代，如想見乎其人。觀山川人物之舊，纔得其凡而略之，僕固未能詳也。若宮室苑囿之盛，池沼臺榭之廣，侈靡誇前，光輝絕後，惟梁孝王有足稱者，僕願繼其說，而先生自覽其切焉。漢有天下，至文而昌，九族敦序，帝室以光。乃命子武，俾侯于梁。惟梁大國，城四十餘，北限泰山

之險，西界高陽之墟。禦備東南，則九州之奧區焉；廣衍沃壤，則天下之膏腴焉。於是舍大梁之故土，卜睢陽之新都。傍溲城而連屬，起甬道以縈紆，外廣池洫，內經郭郭，陋九筵與百堵，法上國之規模。發小鼓以始倡，下節杵而和之，流樂府而度曲，豈餘音之獨遺？於是乃作曜華之宮，擬阿房與林光，鬱正殿之嵒蘖，巍然起乎中央，散彤彩而滢汧，復煒煒以煌煌。驚虬龍於金楹，乍矯首以騰驤，軒鸞翥於飛甍，欲乘風而下翔。歷太階之寶砌，駢璧瑛與玉璫，光陸離而眩目，足幾往而徜徉。旁有曲室，後連洞房，叫窸窣窈，仰不見陽。列方疏而散騎，玉女睨而悠颺。又有宴間之館，寔曰忘憂。文章灝博、卓落瑰奇者，萃乎其中。貢以文鹿白鶴，參以淥鄴細柳，間以連璋沓璧，綴以清管弱絲。東苑望圉，三百餘里。駿驥鷄鶩，山鵠野雉，守狗戴勝，鴈鵠翡翠，聲音相聞，翱翔往來，萬端鱗萃，不可勝記。其木則檉松梗枏，楸梧柘檀，欒檀木欄，栟櫚豫章，華楓翠槐，古檜朱楊，雲封霧鎖，臨谷被岡。其果則櫨梨枏栗，素奈朱櫻，紫棗來禽，吳橘楚橙。其草則蕙若蘭茝，蘼蕪蓀龍，杜蘅荇蓂，江蘺芎藭，庭蕉聳綠，階藥翻紅。糅以忘憂合歡之嘉植，雜以避暑延壽之芳叢，芬芬馥馥，蒙蒙芃芃。其竹則簣簣鐘簴，箛箛箛簞，疏篁密篠，布壠夾池，檀欒蓊茸，婀娜陸離，露滋雪映，風靡雲披。於是乎複道連綿，亘數千步，飛閣層樓，動以百數。望平臺與離宮，瞋眇忘其何所。中有百靈，煙嵐奇秀，表以落猿之巖，環以棲龍之岫，既盤紆以茆鬱，亦映帶其左右。面百尺之深潭，瀨鳴玉之清溜，升望秦之峻嶺，懷故關而回首。維彼蠡臺，在城之西，勢千仞而崛起，豈終日之可躋？攀未半而神悸，意欲下而復迷。驚斗杓之頻逼，頽霓鬣之下垂，疑真仙之攸館，非人寰之所棲。屹清冷

之對峙，復偃蹇以穹隆。上憑危檻之崢嶸，恍忽不知其幾重；下瞰清淵之澄澈，金碧倒影乎其中。旁接雁池，綠爭漪漣，秋浪漲雨，春波拍天。鶴洲背其後，鳬渚面其前。棹女謳而蕩槳，漁人集而叩舷。水禽則有鸛鵬鵠鷗，駕鵝鷺鷥，鳬鷁鶴子，鵠侶鴻儔，翱翔翻翻，載沉載浮，既灑灑而隨波，暨蜚鳴而驚舟。水草則有薦苧蘋莞，蒹葭蒲蔣，白蘋綠荇，芡實蓮房。雨濯幹而增綠，風披華而吐芳。王臨是國，綽有餘閑，思遊東苑，縱獵乎其間。於是乘雕玉之輿，馴黃衷之馬，紛萬騎之徒，驚千乘之駕，服太阿之雄劍，靡彩虹之珠旂，鳴和鸞以玲瓏，翳羽蓋以葳蕤。安國奉轡，嚴忌附輿，扈從橫出，並山之隅。左許少，右專諸，依岡爲罝，因川爲漁。奮駭百獸，電激雷驅，搯雄螭，蹴豪猪，轉犀犛，麟麋麇，轆游雉，躡駉驢。弓不妄發，應聲而殊；鋌不虛擲，洞胸穿髀。山殫谷盡，孑然無餘。於是梁王弭節而還，容與委蛇，徘徊往來，其樂未衰，相與賓客，復遊於雁鷺之池。登龍艦，飛鳳蓋，釣錦鱗，出文具，弋白鵠，挂黃鶴，鵠鵠下，鸛鵲落。薄暮日斜，俛仰極樂。獲獸之多，弋禽之衆，子虛之所遺，西賓之所略也。馳騁少怠，明日乃宴于平臺。召相如，延鄒、枚，綺席列，雕屏開，膾猩唇，炙豹胎，酌金漿之酎，觴縹玉之醕。吹紫鳳之簫，擊靈鼉之鼓，聆遼瀋之歌，睇巴渝之舞。又有邯鄲曼姬，燕代麗女，輕祛靚粧，綽約媚嫵，明眸微睨，色授神予。於是衆客皆醉，頽然忘歸，浩歌起舞，獻壽考無疆之詩曰：『君王淵穆德日躋，間暇遊宴樂無涯。願千秋兮萬歲，常與日月爭光輝。』先生曰：「噫！公子何謂茲邪？若公子，所謂重耳而輕目，榮古而陋今，膠以人物之陳迹，炫以山川之舊經，又烏睹大宋之盛乎！夫大宋之開基也，肇自商丘，大啓土宇。創洪圖而遺億

代，一帝統而超邃古。萬國被德澤，四裔暢皇武。西盪巴蜀，東澹海湄，北指幽薊，南曜朱垠。天乙七十里而興王，姬周三十世而卜宅，曾何足云！至于祥符之際，累盛而重熙，增太山之高，禪梁父之基。神祇安妥，日星光輝，寶符瑞應，萃乎斯時。於是巡方寓，幸亳社，動天輅，備法駕，海夷獻珍，黃雲覆野。就見百年，存問鰥寡，明壹法度，赦宥天下。當是時也，翠華迴馭，龍旆載揚，迺睠茲土，如歸故鄉。觀紫氣於芒山，辨白水於南陽，洒翔鸞之神翰，挾鴻藻之天章。於是建南京，陪上國，首諸夏，作民極，對列乎浚郊，相輝乎洛宅。頒慶洞開，歸德峻峙。正殿曰歸德，端門曰頒慶。若閭闔之特闈，連馭娑與杓指。偉宮室之光明，仰觚稜之神麗。儉不至陋，奢不逾侈。旁立原廟，三聖神御奉安鴻慶宮，官官日事酌獻。歸嶧穹崇。殿實有三，一祖二宗，顯文謨而承武烈，彌萬祀而無窮。觀其英豪之域，冠蓋相望，元勳雋老，五姓寔昌。杜正獻、趙康靖、王文忠、蔡敏肅、張文定，寓睢陽者凡五族。蹈先生之學舍，祥符中正素戚先生始建學舍于睢陽，為諸郡之先，祠堂存焉。溢誦聲以洋洋。敬鄭公之碩德，仰文正之餘芳。富鄭公、范文正嘗游學於此。俯浪宕之舊渠，汴渠一名浪宕。迴伊洛之清流，熙寧中引洛水入于汲。釃江吳之漕粟，浮寶鷁之千舟。若乃昭仁、崇禮、迴鸞、祥輝，南都四門名。連闐帶闐，列隧通畿。萬商千賈，鱗集羽歸，星布纖麗，山積瑰奇，來不可抑，往不可羈。南獠蠻而東滅貊，紛大貝與明璣。其軍旅則棘門細柳，連總百營，馭以驍將，厲以犀兵。時以蒐獮之際，陣以魚麗之形。扼一都之衝會，耀萬里之天聲。其原野則田疇彌望，不可計數，浸以曜漁之源，被以沃壤之土。舉趾即雲，荷鋤迺雨，芄芃離離，禾麥稷黍。其亭館，內之則有流觴淥波，檜陰四合，照碧妙峰，武備道

接；外之則有朝雨暮雲，暖風殘月。又有玉觴金縷，光華宴喜，嘶馬落帆，芳草柳枝之列，自流觴至柳枝，十二亭名。聯觀光與望雲，觀光、望雲，二亭名。指中天之巍闕。其池沼則東西二湖，淙淙迢迢，水澄似鏡，波泛如潮。窺馴鷺於別渚，晏元獻放馴鷺於南湖，作賦以紀。識海雁於舊橋。夏文莊自青社携二雁置湖中，名其橋曰海雁。爾乃金魚分籥，玉麟剖符，命夫輔弼耆德，侍從鴻儒，鎮撫東土，保釐此都。視先王之遺民，愛風俗之安舒。乘剗繁之多裕，覺坐嘯而有餘。陟高臺而環望，悟神意之自如；臨綠水而暫止，疑放曠於江湖。若予之所舉，僅知其髣髴，十分未得其一隅。吾子徒聞孝王之遺風舊迹，不睹大宋之豐功偉烈也；徒詫梁國故墟之名，不知藝祖興王之實也；徒誇兔園之大、雁沼之廣，不識原廟之尊、帝宮之美也。曜華故基，鞠爲茂草，孰若都城佳氣，鬱與雲翔；諸侯僭上，游宴無度，孰若天子巡守，動靜有常；珍怪之翫，奇木異卉，孰若農夫之慶，黍稷稻粱？」先生之言未終，公子矍然若驚，惘然若醒，茫然若有所失者。既而幡然改曰：「鄙哉，予乎！嗟予舍近而取遠，習迷而遂非，其亦久矣。先生博我以皇道，宏我以王圻，使數十年所眩曜，釋焉無疑。僕雖不敏，請終身而誦之。」先生於是作歌以遺焉，其辭曰：翼翼神都，皇祖起焉。煌煌巍闕，真人巡焉。有睟其容，三殿位焉。於萬斯年，天子明焉。《皇朝文鑑》卷一〇。又見《歷代賦彙》卷三四，《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三九七，康熙《商丘縣志》卷一七，乾隆《續河南通志》卷七〇。（李文澤校點）

〔一〕穀：原作「穀」，據《水經注》卷二四改。下同。

全宋文卷三二七八

黃庭堅 一

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黃庶次子。英宗治平四年舉進士第，調葉縣尉。神宗熙寧五年除北京國子監教授。元豐三年改知吉州太和縣，六年調監德州德平鎮。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逾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擢起居舍人、秘書丞等。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二年，新黨謂其修《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後移戎州。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召還，旋又以文字罪除名，羈管宜州。崇寧四年卒於貶所，年六十一。庭堅工詩，主學杜甫，開創江西詩派。善草書、行書，列宋四大家。著有《豫章黃先生文集》、《外集》、《別集》、《遺文》、《山谷老人刀筆》、《山谷琴趣外篇》等。事迹見黃芻《山谷年譜》、《宋史》卷四四四本傳。

本書所收庭堅文以清光緒二十年義寧州署重刻本《山谷全書》爲主要底本，此本含《正集》三十二卷、《外集》二十四卷、《別集》十九卷、《續集》十卷。校本有：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豫章黃先生文集》（簡稱叢刊本），明弘治刻、嘉靖六年喬遷余載仕重修本《豫章先生文集》、《外集》、《別集》（簡稱嘉靖本），影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山谷內集》、《外集》、《別集》（簡稱四庫本），明弘治刻本《山谷老人刀筆》，民國十一年如皋祝氏補刻本《豫章先生遺文》（簡稱《遺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山谷簡尺》（簡稱《簡尺》）等。於《山谷全書》之外，輯得文四二三篇，總釐爲六十三卷。

寄老庵賦

公此賦跋云：「劉貢父作庵記。庵在歷陽溫湯之僧舍。」元祐三年，公爲秘書省，孫莘老來索此文〔一〕。

生平今茲兮，見曩之人。萬物一家兮，券宇宙而無鄰。橐椽可以爲澤兮，鬢鬚蒼然。獨奈何俯仰以是兮，吾獨立而不陳新。彼族庖之技癢兮，伐大觚以嘗巧風。悲郢人之宰木兮，顧無所用吾斤。澔澔汗汗兮，黃川日夜流。吾誰疏親兮，行天下以虛舟。無地以受人之徽纆，故超世而不避世。槃礴於蝸牛之宮，經行於羊豕之隧。斟甃社以爲樽兮，舉海門以爲馘。觴豆於無味之味，從衲子以卒歲。儻然以寓其不得已，是謂無累之累。何用窮山幽谷爲，獨安往而非寄。寄吾老於簪紱，岌高位之疾顛。春秋以旅力去矣，奉腆祿而彫年。寄吾老於孫息，厭群雛之嗷嗷。眷火宅之無安，寧執枯而俱焦。寄吾老於友朋，未沫平生之言。人壽不能金石，忽相望於鬼伯之阡。伊漢上之龐禪，空諸有以爲宅，沈貨泉以棄責，聊生涯於緯竹。維衡岳之懶叟〔二〕，獨金玉其言音。踞燒木以燠寒，扞鼻涕而無寸陰〔三〕。相彼宛童，寓于柏松。自于青雲，束縛舍翁。主人不承澤，螻蟻爲宮。薪者斧焉，賓主禍

同。無意以爲智維此意，而夭夭申申從人以嬉。寡婦之茨，高明之棖。相與社而稷之，訖無累於去來。養生者諱盈，術竅者天門不開。此其是邪，非乎？窮於外者反於家，困乎智者歸愚。伊未嘗一用其智，對萬世而德不孤。若人者其在斯乎？託軒冕而鶉居。無德色之可鉏，殆其肆志於江湖。翁乎強爲我著書，無促駕青牛之車。《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歷代賦彙》卷八三。

〔一〕題下小注爲底本原有，今仍保留。下同。四部叢刊影宋乾道本題下注云：「爲孫莘老作。」

〔二〕岳：叢刊本作「丘」。

〔三〕投：原作「投」，據叢刊本改。

休亭賦

并序 元豐三年公赴太和由清江道作。

吾友蕭公餉濟父，往有聲場屋間，數不利於有司。歸教子弟，以宦學而老於清江之上，開田以爲歲，鑿池灌園以爲籩豆。兒時藝木，今憩其陰，獨立無鄰，自行其意。築亭高原，以望玉笥諸山，用其所以齋心服形者，名之曰「休亭」。乞余言銘之，將游居寢飯其下。豫章黃庭堅爲作《休亭賦》。

槃礴一軌，萬物并馳。西風木葉，無有靜時。懷蠹在心，必披其枝。事時與黃間同機〔一〕，世智

與太行同巖。飲羽於市門之下，血刃於風波之上。至於行盡而不休，夫如是奚其不喪？故曰：衆人休乎得所欲，士休乎成名，君子休乎命，聖人休乎物，莫之嬰。吾友濟父，居今而好古。不與不取，亦莫子敢侮。將強學以見聖人，而休乎萬物之祖。曩游於世也，獻璞玉而取刖，圖封侯而得鯨。驕色未鉏而物駭，機心先見而鷗驚。撫四方者倦矣，乃歸休於此亭。濯纓於峽水之上游，晞髮於舞雩之喬木。彼玉筍之隱君子，惠我以生芻一束。是謂不著而筮從，無龜而吉卜。《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黃太史精華錄》卷一，《文章類選》卷二，《歷代賦彙》卷八〇。

〔二〕黃間：原作「黃澗」，據叢刊本改。按黃間，弩名，張衡《南都賦》：「黃間機張。」

江西道院賦

并序 元祐六年，丁母安康郡太君憂，歸分寧。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辯者，不能自解免也。惟筠爲州獨不囂於訟，故筠州太守號爲「守江西道院」，然與南康、廬陵、宜春三郡，并蒙惡聲。元祐八年，武陵柳侯子宜守筠之明年也〔二〕，樂其俗之媿，使爲政者不勤，乃新燕居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鼓舞其國風，且爲高安之父老雪恥焉。秋九月，遣使來告成於雙井永思堂，於是爲之賦。

句吳之區，維斗所直；半入於楚，終蝕於越。有泰伯、虞仲、季子之風，故處士有巖穴之雍容；有屈原、宋玉、枚乘之筆，故文章有江山之秀發。吳越之君多好勇，故其民樂鬪而輕死；江漢之俗多機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雖郡異而縣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若乃高安之城，豫章之別，雖風氣之未遠〔二〕，亦媿俗之可悅。故柳侯下車，解牛而不割；未嘗發硎，初不折缺。則喟然嘆曰：「江西道院，名不虛生。」爰作新堂，合陳鼓笙。有斐翰墨，賓贊令丞。作爲詩歌，接民頌聲。昔也憂民之憂，今則樂民之樂。懷僊伯之蛻蟬，有勿翦之喬木。製劍池之菡萏以爲裳，釀丹井之清泠以爲酌。醉而起舞，父老持足，恐使君之僊去，而鰥寡之長失職也。吾聞風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豈可多爲令而病民慢，自設險而病民詐邪？九轉丹砂，鑄鐵成金；兩漢循吏，鑄頑成仁。我簡靜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高安之農，養生於桁楊之外。珥筆教訟者傳問孝之章，勢耳鎖吭者深春耕之耒。賣私鬪之刀劍以爲牛，羞淫祠之樽俎以養親。雖承平百年，雨露滲漉，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雖然，有一於此，堂密有美樅，而未聞處士之節；岑蔚有於菟，而不見墨客之文。豈其龜藏而自畀，螭屈而不伸者邪？公試酌樽中之綠，謝山川之神，爲予問之〔三〕。《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聖宋文海》卷五，《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九，《方輿勝覽》卷二〇，《歷代賦彙》卷八三。

〔一〕「也」字原無，據叢刊本補。

〔二〕遠：右引作「遂」。

〔三〕文後原有注引庭堅《書江西道院賦後》，今別見序跋類。

蘇李畫枯木道士賦

元祐三年秘書省作。

東坡先生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其商略終古，蓋流俗不得而言。其於文事，補袞則華蟲黼黻，醫國則雷扁和秦。虎豹之有美，不彫而常自然。至於恢詭譎怪，滑稽於秋兔之穎，尤以酒而能神。故其觴次滴瀝，醉餘輦申。取諸造物之鑪錘，盡用文章之斧斤。寒煙淡墨，權奇輪囷。挾風霜而不栗，聽萬物之皆春。龍眠有隱君子見之，曰：「商宇宙者朝徹於一指，計楮中者心醉於九。」言其不同識也。截鵬背而不帶芥，烹鼠肝而腹果然，言其不同量也。彼以睢睢盱盱，我以踽踽涼涼，則懼夫子之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于木末，婆娑成陰，與世宴息。於其槃根，作黃冠師，納息於踵，若新沐而晞。促阮咸以赴節，按萬籟之同歸。昔阮仲容深識清濁，酒沈於陸，無一物可欲。右琴瑟而左琵琶，陶冶此族，不溷不濁，是謂竹林之曲。彼道人者，養蒼竹之節以玩四時，鳴槁梧之風以召衆竅。其鼻間栩栩然，蓋必有不可傳之妙。若予也，寄櫟社以神其拙，顧白鷗之樂人深。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甘稻粱以飴老，就簪紱而成禽。莊生曰「去國期年，見似之者而喜矣」，況予塵土之渴心。〔三〕。《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聖宋文海》卷五，《歷代賦彙》卷一〇二。

〔一〕九九：原作「九丸」，據叢刊本改。

〔二〕文後原有注引庭堅《書枯木道士賦後》，今別見序跋類。

東坡居士墨戲賦

東坡居士遊戲於管城子、楮先生之間，作枯槎壽木、叢篠斷山。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如印印泥，霜枝風葉先成於胸次者歟！顰申奮迅，六反震動，草書三昧之苗裔者歟！金石之友質已死，而心在斲泥郢人之鼻、運斤成風之手者歟！夫惟天才逸群，心法無軌，筆與心機，釋冰爲水。立之南榮，視其胸中，無有畦畛，八窗玲瓏者也。吾聞斯人，深入理窟，櫝研囊筆，枯禪縛律。恐此物輩，不可復得。公其緹衣十襲，拂除蛛塵，明窗棐几，如見其人。《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聖宋文海》卷五，《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九，《歷代賦彙》卷一〇二，《石渠寶笈續編》。

白山茶賦

有引

姨母文城君作《白山茶賦》，興寄高遠，蓋以自況，類楚人之《橘頌》。感之，作《後白山茶

賦。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麗紫妖紅，爭春而取寵，然後知白山茶之韻勝也。此木產於臨川之崔嵬，是爲麻源第三谷。仙聖所廬，金堂瓊榭。故是花也，稟金天之正氣，非木果之匹亞。乃得骨於崑閬，非乞靈於施夏。造物之手，執丹青而無所用；析薪之斤，雖睥睨而幸見赦。高潔皓白，清修閑暇。裴回冰雪之晨，偃蹇霜月之夜。彼細腰之子孫，與莊生之物化。方培戶以思溫，故無得而陵跨。蓋將與日月爭光，何苦與洛陽爭價。惟是當時而見尊，顯處於瑤臺玉墀之上；是以閉藏而無悶，淡然於乾楓枯柳之下。江北則上徐、庾，江南則數鮑、謝。蓋不能刻畫嫦娥，藩飾姑射。諒無地以寄言，故莫傳於膾炙。況乎見素抱朴難乎郢人，故徐熙、趙昌舐筆和鉛而不敢畫。或謂山丹之皓質，足以爭長而更霸。知我如此，不幾乎罵。雖瓊華明后土之祠，白蓮秀遠公之社。皆聲名籍甚，俗態不捨，挾脂粉之氣而蘊蘭麝，與君周旋，其避三舍。《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二五。

別友賦送李次翁

元豐五年太和作。

曩聞義於孫李，指尊選以見招。惜予行之舒舒，曰其夜以爲朝。予望道於坳垣，見萬物之富有。恨逸駕之絕塵，又驂予以四牡。喟車後之無策，其四方乎索友。仰雲飛而注弋，俯淵靚之沈鉤。或一

能之勝予，忘日月之不予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而不釋，恐斯道之或息。爲廬江之四季，三隱約於龍眠。維若人之仕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語聞道之大用。吸江漢以爲深，累丘嶽以自重。尾擊之而首應，西犯之而東抗。棄旗鼓而不逐，儼其陳之堂堂。偉道學之崇崛，增懦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食焉而不吝。無肯綮以自試，居自喜於餘刃。彼覆却於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渾渾而進舟，風剌剌而侵裘。恐事親之不勸，則惟是之同憂。《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皇朝文鑑》卷七，《黃太史精華錄》卷一，《淵鑑類函》卷三〇二。

對青竹賦

有序 元符二年戎州作。

余楚產也。閱東南之竹多矣，未嘗聞對青竹者也。嘉州僧從之包封見貽，藝之而成，乃初識之。惟範圍之內，有知之物一無窮，無知之物一無窮，一耳一目，不能遍覽也，況六合之外者乎！感而賦之。

竹之美於東南，以節不以文也。其在楚之西，鬱鬱葱葱，連山繚雲也。會稽之奇，材任矢石；蘄春之澤，夏簟簫笛。沅湘淚血，邛嶲高節。慈竹相守，孝竹冬茁。慈姥嶺谷，笙竽笛簞，長石之山，一節可航，猶未極其瑰怪不常也。故吳楚無竹工，非無竹工，婦能織緝之器，兒能鷄鶩之籠也。今夫筥筐簞笄，棖櫺翰藩，巴船百丈，下漢爲笄。貴之則律呂汗簡，賤之則箕帚蒸薪。唯所逢遭，盡於斧

斤。美哉斯竹，黃質墨章。如出杼軸，織文自當。解甲稅枯，金碧其相。歲寒在躬，又免斲烹。彼其文章之種性，不可致詰。剗心而求之不可得，劓根而求之不可得。匪人匪天，有物有則。惟其與蓬蒿共盡而無憾，余亦不知白駒之過隙。《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二，《歷代賦彙》卷一一八。

煎茶賦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勳者也。余嘗爲嗣直瀹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爲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廬，日鑄如縵。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眠，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甌，臨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亦可以酌兔褐之甌，瀹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況雞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斲附子如博投，以熬葛仙之聖。去藪而用鹽，去橘而用薑〔一〕。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強。於是有胡桃、松實、庵摩、鴨脚，勃賀、薜蘿，水蘇、甘菊〔二〕，既加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

精神〔三〕，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略。闕初貪味隳永，速化湯餅；乃至終夜，不眠耿耿。既作溫齊，殊可屢敵；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蝴蝶〔四〕。《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皇朝文鑑》卷七，《黃太史精華錄》卷一，《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五，《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一二，《風雅遺音》卷下，《歷代賦彙》卷一〇〇。

〔一〕橘：《寶真齋法書贊》作「桂」。

〔二〕「於是」以下右引作：「于是保松實、胡桃，魚鴨跗、菴摩以濟味，折菊英、水蘇，濯勃賀、藤蕪以爲芳。」

〔三〕「發」字原脫，據叢刊本補。

〔四〕自「既作溫齊」以下，《寶真齋法書贊》作「日饗四五，得枕而卧，夢爲蝴蝶而飛去」。蓋庭堅曾加修改。

苦筍賦

余酷嗜苦筍，諫者至十人，戲作《苦筍賦》，其詞曰〔一〕：

棘道苦筍，冠冕兩川。甘脆愜當，小苦而反成味；溫潤縝密，多啖而不疾人。蓋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皆得賢。是其鍾江山之秀氣，故能深雨露而避風煙。食肴以之開道，酒客爲之流涎。彼桂玫之與夢永〔二〕，又安得與之同年。蜀人曰：「苦筍不可食，食之動痼疾，

令人萎而瘠。」予亦未嘗與之下〔三〕。蓋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則若信，退則眩焉〔四〕；下士信耳而不信目，其頑不可鑄。李太白曰：「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黃太史精華錄》卷一，《崇古文訣》卷三一，《全蜀藝文志》卷二，《歷代賦彙》卷一一八，《石渠寶笈續編》，《三希堂法帖》第十三冊，《宋四家墨寶》。

〔一〕「余酷嗜」至「其詞曰」：原無，據《三希堂法帖》補。

〔二〕桂玫之與夢永：原作「桂斑之夢永」，據《宋四家墨寶》、《三希堂法帖》改。

〔三〕下：原作「言」，據右引改。

〔四〕則：原作「若」，據右引改。

木之彬彬

并序 熙寧元年葉縣作。

曹公所禮三人：孔融、禰衡，陽狂嫚侮，操且疑且信，故以衡假手於黃祖，融晚乃覆巢。獨楊修材慧，數解隱語，又探其不言者發之，最先得罪，雖其父公雅故，不足以貰死。嗟乎！修黃犢子，有致遠材，一怒其臂，死於隆車之轍〔一〕。曾不知隰子之伐木邪？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向而蔽於隰子之喬木。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離數創則止之。相室曰：「何變之亟也〔二〕？」曰：「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

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褚藏其穎。雖然，隰子猶有所未立也，與百里奚策虞公而去之，豈可同年語哉！感二三子行事，作《木之彬彬》。

木之彬彬，非取異於人，可宮室則斬則伐，可籩豆則捋則擷。草之茸茸，非求顯於世，中芻牧則刈則鉏，中醫和則剥則枯：非以其材故邪？是非之歧，利害薰蒸。嗟人道之多患，彼草木尚無情。吾嘗觀於若人矣：巧於辨人，拙於自辨。好動乎天機，不周乎時變。罪莫慘於德有心，禍莫深於心有見。罪不在德，心其蝨賊；禍不在心，見其髡鉗。之人也，皦皦自鮮，行於衆汙之前；嶢嶢不讓，立乎衆埤之上。積小不當，是以亡其大當。悲夫！羿注矢以當物，十嘗中其七八。引鑊鋸以自殘，駭兕虎之竊發。禍集於所忽，怨棲於榮名。易其言則害智，用其智則害明。爲君子則奈何，獨見曉於冥冥。《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

〔一〕隆車：原作「龍車」，據叢刊本改。《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車之隧。」

〔二〕何：原無，據下篇補。

〔附錄〕木之彬彬初本

曹公所喜三人皆黨錮之餘俊，孔融、禰衡陽狂嫚侮，操且疑且信，故置衡荊州，黃祖推

刃；融禍晚作，烹雛覆巢。獨楊修早慧，數解隱語，又探其不言者發之，最先得罪，雖有父公雅故，不足以貰死。嗟乎！修黃犢子，有致遠材，一怒其臂，死于隆車之轍。曾不早知隰子之伐木耶。田常與大夫隰斯彌登臺，下撫都邑，西向而蔽於隰氏之樾。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離數創則止之。相室曰：「何變之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諱人知其微。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與禍鄰，口如耳者幾乎存。雖然，隰子之所見，與百里奚策虞公，可同年語哉！感二三子行事，惟坐進斯道者不戒而無悔，作《木之彬彬》。

木之彬彬，非取異于人，可宮室則斬則伐，可籩豆則捋則擷。草之茸茸，非求顯于世，中芻牧則刈則鉏，中醫和則剥則枯。非以其材故耶？是非之衢，市者責贏。儻民之生多破，彼草木尚無情。吾嘗觀若人矣，工於辨人，拙於自辨。闕戶庭者爲虜，司機括者爲情。罪莫慘于德有心，禍莫深于心有見。罪不在德，心在蝨賊；禍不在心，見其髡鉗〔二〕。之人也，皦皦自鮮，行于衆汙之前；嶢嶢不讓，立乎衆卑之上。積小不當，是以忘其大當。悲夫！水風則波，木風則摩。橫畏途而常巧，果而喪其太阿。萬仞將傾而反顧，謂樗里當如我何。羿注矢以司物，十常中其七八。羞烏喙以朝鋪，曰上帝不予察。禍集于安能及我，怨棲于物與之名。脫其言則喪智，舞其智則害明。從事於道者奈何？見曉于冥冥。黃螢《山谷年譜》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山谷集》附錄。（劉琳校點）

〔二〕其：原脫，據前篇補。

劉明仲墨竹賦

元祐三年秘書省作。

子劉子山川之英，骨毛粹清。用意風塵之表，如秋高月明。游戲翰墨，龍蛇起陸。嘗其餘巧，顧作二竹。其一枝葉條達，惠風舉之。瘦地筍筍，夏篁解衣。三河少年，稟生勦剛，春服楚楚，俠游專場。王謝子弟，生長見聞，文獻不足，猶超人群。其一折幹偃蹇，斫頭不屈，枝老葉硬，強項風雪。廉、藺之骨成塵〔二〕，凜凜猶有生氣。雖汲黯之不學，挫淮南之鋒於千里之外。子劉子陵雲自許，按劍者多，故以歸我，請觀謂何。黃庭堅曰：吾子於此，可謂能矣。猶有修篁之歲晚，枯枿之發春。少者骨梗，老而日新。附之以傾崖礪石，摧之以冰霜斧斤。第其曾高昭穆，至於來昆仍雲。組練十幅，煙寒雨昏，廼爲能盡之。蓋陽虎、有若之似夫子，市人識之；顏回之具體，門人不知。蘇子曰：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辦。意其在斯，故籍外論之。梓人不以慶賞成虞，痾僂不以萬物易蜩。及其至也，禹之喻於水，仲尼之妙於《韶》，蓋因物而不用吾私焉。若夫燕荆南之無俗氣，庖丁之解牛進技，以道者也。文湖州之得成竹於胸中，王會稽之用筆如印印泥者也。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妙萬物以成象，必其胸中洞然。好學者天不能掣其肘，劉子勉旃。

《山谷全書·外集》卷二〇。又見《歷代賦彙》卷一〇二。

〔二〕塵：原脫，據叢刊本補。

放目亭賦

有序 元符元年黔州作。

走馬承受丁君作亭於其廨東北，吾友宋楙宗以爲盡表裏江山之勝，名其亭曰「放目」，而黔江居士爲之賦。

放心者逐指而喪背，放口者招尤而速累。自作訛訛，自增憤憤。登高臨遠，唯放目可以無悔。防心以守國之械，防口以挈瓶之智。以此放目焉，方丈尋常而見萬里之外。《山谷全書·外集》卷二〇。又見《歷代賦彙》卷八〇。

位一天下之動賦

衆以一制，位以時乘。齊天下之所動，非聖人而孰能。撫臨大寶之崇，體居其正；宰制群生之變，終莫之陵。惟茲生齒之繁，難以統臨之者。既相感以情僞，又弗同於趨舍。必據要會，以齊正雅。是則制動居乎靜，治衆由乎寡。故崇高莫大，乘五位於域中；雖參差不齊，播一陶於天下。盛德之柄，至尊之權。操利勢以獨斷，收治功於大全。其變俗也偃之如草，其容民也蓋之如天。一化遠

近，同心幅員。任重器以至隆，莫能傾者；定群情之多異，罔或紛然。誠由或剛或柔，有愚有智。相奪以力，相蒙以利。使夫群動之循聖，必也大人之得位。貴無倫而富無敵，安以位中；統有宗而會有元，歸乎不二。議夫衆星紛錯也，拱於辰而不亂；群陰變動也，歸於陽而自卑。況茲蠢動之紛若，固賴聖神以一之。是以居可致之位，得大君之宜。控飛龍以御天，物皆利見；明大觀之在上，民必風移。用能大一統於綿區，齊萬殊於至術。變則復貫，繁而不失。粲然道中和之域，浩然趨仁義之實。非得勢以來服，雖嚴威而不率。我所以宅萬乘尊安之地，守之以仁；合四方遠近之情，定之于一。或謂元元中宇，蠢蠢方維，約之以刑或不至，驅之以善或不爲。孰曰居位，乃能宅斯。殊不知歷在舜躬，用作同民之術；鼎遷周室，誰爲御衆之資？非悅乎貴勢之獨尊，所大乎凡民之一總。使亂者樂以歸治，邪者化而自董。故聖人履盛位而立萬國之中，以齊其動。《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四一。

春秋元氣正天端賦

昔仲尼陳後王教化之本，定舊史《春秋》之辭。尊元氣以書也，據天端而正之。編歲書以成文，必加統始；次陽中之首月，蓋謹明時。當其號令絕於衰周，筆削興於將聖，遵余制以昭其法，撥亂世以反其正。舉元首事，固將謹始以叙天；書王次春，又可承天而爲政。志在微密，言存後先。自混茫

之氣始，見開闢之功全。必變一以書年，裁成有法；備首時之養物，推本於天。運行四序而繼繼無窮，鈞播百嘉而生生罔既。不正其端，則其功或息；不書其元，則其本孰謂。故辭總者大，因一歲以稱名；而歲始於春，兆三陽之微氣。且夫將正其中，莫不本於始；欲探其本，莫不本於元。故發明造化之首，以顯著生成之恩。所以唐策劉蕡，以體元而上對；漢稱董子，亦正本以爲言。考天正則此爲之元，論主道則莫與之大。裁一字以垂訓，惟萬世之永賴。蓋陰陽爲本，故函三之氣爲初；而制作有因，見生物之功皆泰。言其體而不叙，法其體而不完。此有國所以大奉，故後聖存而不刊。《書》明天地之常，從而繫事；《詩》爲政教之始，可以求端，大哉！凡欲有爲，莫不取法。元氣之始也，故生三統以相用；元善之長也，故養萬物而不乏。何以太陽發於春乎，天者人君之檢押。《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四四。

全宋文卷二二七九

黃庭堅 二

龍眠操三章贈李元中

元豐四年太和作。

吾其行乎！道渺渺兮驂弱，石巖巖兮川橫。日月兮在上，風吹雨兮晝暝。吾其止乎！曲者如几〔一〕，直者如矢。我爲直兮棘余趾，我爲曲兮不如其已。吾耕石田兮爲芝，乃三歲兮報我饑。嗣茲穡兮則以稼，從子於耜兮龍眠之下。

螳臂美兮當車，蟹螯強兮鬪虎。我觀兮上下四方，或錫予兮以大武。金石兮水波，松柏兮雨霜。有時女兮懷春〔二〕，我欲筮兮同牀。筮告予以不好，予與居兮甚斌〔三〕。秦人同炙兮徒欺予，予和羹兮衆吐之。南山霧兮楚氛，其在茲兮斗日月。揚湯兮救暍，從子休兮龍眠之槭。

朝百牢兮九飯，藜羹不糝兮共槃而笑。狐白裘兮豹祛緼，袍無裏兮亦見春〔四〕。予何喜兮安樂此，曰有嘉人兮遺予履。發十襲兮示予，與予武兮合度。四羿兮隅立，使離朱兮詔之。若人兮無鵠，

離朱茫然兮羿轡弓。牧牛兮於鼻，牧羊兮不歧。有若人兮可與歸，因子問塗兮龍眠之蹊。《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

〔一〕几：原作「九」，據叢刊本改。

〔二〕懷春：右引作「不春」。

〔三〕斌：原作「斌」，據右引改。斌同嫵。

〔四〕裏：原作「裏」，據右引改。

濂溪詩

并序 崇寧元年荆南作。

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具獄〔一〕，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悅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乃寤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爲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

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專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瑩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爲壽。蟬蛻塵埃兮玉雪白清，聽潺湲兮鑑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

津有舟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挈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爲蓋兮，倚芙蓉以當伎。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爲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周濂溪集》卷九，《皇朝文鑑》卷三〇，《古文集成》卷七二，《古賦辨體》卷九，《楚紀》卷五三。

〔二〕權：原作「權」。按史季溫《山谷別集詩注》卷上收此篇，該句作「轉運使以權利變其獄」。叢刊本、《皇朝文鑑》亦作「權」。「權」字誤。

王聖涂二亭歌

并序 紹聖四年黔州作。

忠州太守王聖涂罷忠州，春秋六十有六，將告老于朝而休於營丘，以書抵黔州，告其同年生黃魯直曰：「營丘有叟，將自此歸矣。舍傍作二亭以休餘日，子爲我名，且歸以夸父老。」魯直名其一曰「休休」，上言事，下言德也。其二曰「冥鴻」，言公自此去贈繳遠矣。聖涂喜曰：「子盍爲我歌。」

營丘之下，有宅有田。梨棗兮觴豆，耘耔兮爲年。鷄栖埭兮羊豕在牧，課兒子兮藝松菊。炙背兮墻東，夢覆舟兮濤且風。洋之回兮可以駕，孫甥扶輿兮父老同社。洋之水兮可以舟，入鷗鳥兮與之遊。一世兮蜉蟻，桑榆兮愁可收。從此休兮，公誰黃髮之休。偉長松兮卧龍蛇，閱千歲兮不改其柯。震雷不驚兮，誰欲休之以蜩蛭。下有錦石兮可用栝勺，雲月供帳兮萬籟奏樂。石子磊磊兮澗谷縱橫，春月桃李兮士女傾城。時雨霖兮忽若海潦，收無事兮我以觀萬物之情。兒時所藝兮桃李纖纖，隨世風波兮吹而北南。昔去兮拱把，今歸兮與天參。與古人兮合契樹，如此兮我何以堪。鴻雁磬兮或在洲渚，有心於粒兮弋者所取。飛冥冥兮渺萬里而絕去，藪澤之羅者兮官予落羽「二」。《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一。

〔二〕原校：「官一作觀。」

予欲金玉汝贈黃從善

元祐二年秘書省作。

江山複重兮朋友失，長處幽篁兮隔離天日。鳥聲無人兮，我友來即。久矣不聞德人之言兮，爲余發藥。嘉若人兮甚好修，蘭薰而時發兮，水剛德而用柔。有璞連城，方謨匠兮，忍其與斗筭議之。螫吾手而不砭兮，舉百體而棄之。爲民父母兮，灼子之膚，何能忍顧？白日臨辰兮，臣何愛不與俱來。古之人償責言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虹氣貫斗牛兮，豈用俗人之町畦。予愛蘭而莫與予佩兮，曰斯其不情。帝關九牡兮，照下土孔明。予將觀東海兮，蛙說予以坎井。盍嘗視吾寶兮，茲有重於岑鼎。予欲金玉汝兮，汝既金玉。揭日月以適四方兮，殆而按劍以爲戮。雁以不鳴烹，木以才而斲。天下皆羿兮矢來無鄉，維應以無名之樸。《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一。

明月篇贈張文潛

元祐元年秘書省作。

天地具美兮生此明月，陞白虹兮貫朝日。工師告余曰，斯不可以爲佩；棄捐櫝中兮三歲不會。霜露下兮百草休，抱此耿耿兮與日星游。山中人兮招招，耕而食兮無卹。榛艾蓁蓁前吾牛兮，痕不可更

扶。淺耕兮病歲，深耕兮石嬰耜。登山兮臨川，雉得意兮魚樂。小風兮吹波，從其友兮尾尾。日下兮川逝，射雉兮喪余一矢。佳人兮潔齊，悵何所兮行媒〔二〕。南山有葛兮葛有本，我羞鋪兮以君之鉏來。《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又見《皇朝文鑑》卷三〇。

〔二〕悵：原作「帳」，據叢刊本改。

悲 秋

治平四年爲知命弟作。

有美一人兮，臨清秋而太息。傷天形之缺然兮，與有足者同堂而并席。儻嘗獲罪於天兮，使而至於斯極。夫陰凝而陽化兮，冲氣飭而爲和。駢拇所以爲少，枝指所以爲多。謂天任汝以道兮，曾是形畸而貌獨。天厭棄汝兮，修汝德而謂何。中無所考此耿耿兮，獨遡風而浩歌。歌曰：父邪母邪？人乎天乎？才之爲祥，固不若不才之全乎！非天地之私兮，又非父母之願也。慨伏思而不得兮，夢漂漂而行遠。逆真人於軒臺兮，請端策而徵衍。遇水盈之坎坎兮，得山麓而爲蹇。雖御良而馬服兮，猶往蹇而來連。《艮》之初六來告休兮，艮其趾而無咎。如風日之過河兮，人謂守冰而爲耗。知水性之循環兮，曾何損益之足道。蜃百足之狂攘兮，夔蹠蹕以行地。蛇虺蔓延不自好兮，謂風蓬蓬而無似。物憐物之無窮兮，目尚爲心之僕隸。夫精於形器之表兮，視四體百骸其在外。予將執汝手兮，游夫浩蕩之

會。憑天津而濯髮兮，攬日月以爲佩。嗟不知去來之爲我兮，天下莫子之爲對。恐路遠而多歧兮，聊贈汝以指南。將雍容於勝日兮，嘗試爲汝而忘談。《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二。

至樂詞寄黃幾復

治平三年作。

余汎觀於天下兮，何者樂而誰者足憂。憂于窘、窘不得兮，樂盡萬物而無求。玩聲色而敝形性兮，維造化之螟蠹。將逍遙鑪錘之外兮，尚何俛首而嬰此細故。百年存亡得失兮，吾既視弈棋與樗蒲。寒暑蚤夜極則遷兮，有滿則有虛。應龍之不拘繫兮，寧與羸馬帖耳而求芻。雲升雨降兮，上下有無。入與神會兮，出與化俱。無對於天下兮，制命在予。賈群囂而我靜兮，豈其跨一市以求直。乃有德人相與友兮，忘我於忘言之域。廓宇宙以爲量兮，奚自適而不通，遂風休而冰釋。《山谷全書·外集》卷二〇。

錄夢篇

春風亂思兮吹管弦，春日醉人兮昏欲眠。却萬物而觀性兮，如處幽篁之不見。天試縱神而不御兮，如有順心之灑然。委蜩甲而去化，乘白雲而上仙。因天倪而造適，觀衆妙之玄玄。風開閭闔而進

予，帝示予以化物之甄。予撼玄關而去牡，帝宴笑以忘言。吾見萬靈朝明庭兮，冠佩如雲煙。名聲毀譽之觀兮，差無以異乎人間。息心於慕羶之蟻，會理於止水之淵。與我游物之初兮，曰是可以解而縣。不知其所以得兮，而泠然似有所存。歸占夢靈兮，蓋天振吾過。矯心以循理兮，殆其沃水而勝火。故喜曲轅之櫟以得祥，驚主人之雁以近禍。離水火而天兮，迺得使實自我。蕩然肆志兮，又烏知可乎不可？亂曰〔二〕：芻狗萬物兮，天地不仁。體止而用無窮兮，播生者於迷津。有形而致用者之謂器，無形而用道者之謂神。背昭昭而起見兮，聚墨墨而生身。犯有形而遺大觀兮，動細習於游塵。彼至人而神凝兮，同予夢而先覺。顧天下孰不學兮，迺會歸於無學。予心之不能忘兮，將波流風靡而奈何，唯鎮之以無名之樸。《山谷全書·外集》卷二〇。

〔二〕亂：嘉靖本作「辭」。

秋 思

并序 熙寧六年北京作，和答幼弟阿熊，呈上六舅學士先生。

庭堅之少也，學於舅氏，而後知方。長就食於江南北間，不拜請益之席蓋十三年。歲在星紀，實作此文，申寫依歸之願。

柴門扃兮，牛羊下來其已久；四壁立兮，蛩螢太息不可聽。夜冉冉兮，斗魁委柄若授人；天寥寥

兮，河漢風浪西南傾。山川悠遠兮，誰獨不共此明月；維德人不見兮，采薇蕨于江之南。風露寒兮，薇蕨既老而苦澀；江道險難兮，不知先生之何食。往予窺道而見兮，俯甘井以解渴；天地施我生兮，先生厚我德。水波無津兮，既拯我舟杭；路微徑絕兮，又翦我荆棘。秉道要而置對兮，一與而九奪；曾不更刀兮，破肯綮于胸中。湛湛兮，如長江之吐月；霏霏兮，若旋盤之落屑。會鉏鋤於一堂兮，曾不侮予以色辭；星翻翻其爭光兮，觀北斗之運四時。維回首之日淺兮，又穿鼻而伏阜；乘流下兮，忽不自識其闕遺。悲去日之既往兮，愛是日之方來；有玉於橐兮，師以爲王所之器。維昔之不謨獻之，維今之莫予琢之。起望天極南兮，僕夫其穀予馬；恐蒼龜之遠兮，入鮑肆不知其化。子歌犁然隱余心兮，爲而三歎其一和；微子之昌言兮，殆莫振余過。已矣乎，芳蘭無澤兮歲邁，衆芳歇兮曷予佩之求。絕萬里兮吾以子牛，橫大川兮吾以子舟。竊悲吾子之多暇日兮，愁嗟黃落如郢客之見秋。《山谷全書·外集》卷二〇。

悼往

熙寧三年葉縣作，是年蘭溪縣君沒。

西風悲兮敗葉索索，照陳根兮秋日將落。髣髴兮夢與神遇，顧瞻九原兮豈其可作。俄有悲秋之羽蟲兮，自傷時去物改，擁舊柯而孤吟。四郊莽蒼聲斷裂兮，久而不勝其歎音。平生之梗概兮欲蕭蕭而去眼，將絕之言語兮忽歷歷而經心。謂逝者有知兮，何喜而棄此去也；謂逝者無知兮，誰職爲此夢

也。憑須臾之不再得兮，哀此言之不予聽。回廊窈窕月皓白兮，無復曩時之履聲。寧平生之餘製兮，薌澤其猶未沫〔二〕。雖飄飄其日敗兮，吾不忍改其此佩。愁薨薨其中予兮，如醴酒之不化。歛別離之幾時兮，誰與此夏日冬夜。自我先兮一無窮，在我後兮亦一無窮。六七十便了一生兮，何異木末之有狂風。待外物而造適兮，固不若放之自得之場。彼莊生之一缶兮，亦何異荀氏之神傷。吾固知藏于天者至精，交于物者甚粗。飲泣爲昏瞳之媒，幽憂爲白髮之母。憂來泣下不可安排兮，如孟津之捧土。彼寒暑之寢化兮，天地尚不能以朝莫。日煢煢而不寐兮，夜亹亹而過中。雖來者猶不可待兮，恐不及當時之從容。《山谷全書·外集》卷二〇。又見《黃太史精華錄》卷一，《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一五，《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二八，《古賦辨體》卷八。

〔二〕沫：原作「泳」，據四庫本改。

聽履霜操

并序 熙寧元年葉縣作。

士有有意於問學，不得於親，能不怨者，預聽斯琴。予故爲危苦之詞，撼其關鍵，冀其動心忍性，遇變而不悔。

靈宮窈窕兮寒夜永，篁竹造天兮明月下影。木葉隕霜兮秋聲勤，我以歲莫起視夜兮，北山飲予斗

柄。幽人拂琴而當予曰：夫子則鍾期，嘗試刳心而爲之聽。若有人兮亦既修宴，衽席之言兮不知其子之齊聖。嘉孝子之心終無已兮，不忍忘初之戒命。人則不語兮弦則語，客有變容而涕洟，奄不知哀之來處。悲乎痛哉！葛履翦翦兮絺綌涼涼，衣則風兮車上霜。天雲愁兮空山四野，竭九河湍涕痕兮，忽承睫其更下。嫠不憂其緯兮，恤楚社之不血食。盡子職而不我愛兮，終非父母之本心。天高地厚施莫報兮，固自有物以至今。雉雞乳兮麋鹿解角，天性則然兮無有要約。哀號中野兮，於父母又何求。我行于野兮，不敢有履聲。恐親心爲予動兮，是以有履霜之憂。古人之骨朽矣，匪斯今也。蹙然如動乎其指，浩然如生乎其心也。聲音之發，鉤其深也。枯薪三尺，惟學林也。《山谷全書·外集》卷二〇。

〔附錄〕聽履霜操初本

士有意于問學，不得於親，能勿怨者，預聽斯琴。予故爲危苦之詞，以撼其關鍵，冀其動心忍性，遇變而不悔。

靈宮窈窕兮寒夜永，篁竹造天兮月疏影。霜能秋聲兮木葉下，起視夜兮闌干斗柄。幽人據琴而當予曰：夫子則鍾期，嘗試刳心而爲之聽。若有人兮亦既修宴，衽席之言兮不知其子之齊聖。嘉孝子之心終無已兮，不忍忘初之戒命。嗚呼悲哉！葛履翦翦兮絺綌涼涼，衣則風兮車上霜。天雪愁兮空山四野，挽九河湍涕痕兮忽承睫其更下。寒飢迫人，死日至兮，慚不矜我躬。盡子職而

不我愛兮，終非父母之本心。天地高厚，世莫報兮，今也奈何？曰：怨不我好則已兮，豈其予之心願。哀號中處兮，於父母又何求？我行于野兮，不敢有履聲，恐親心爲予動兮，是以有履霜之憂。《山谷年譜》卷二。（劉琳校點）

鄒操 并序

晉人以幣交孔子而召之，禮際甚善。孔子將渡河，聞趙簡子殺鳴犢舜華，臨河而不進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學者常以事不經見，相與獻疑，以爲魯哀、季桓不足與有明也，公山、佛肸不足與有爲也。衛以家聽南子，齊以國聽田常，陽貨亂人，原壤之不肖，與之酬酢，雍容禮貌而弗絕也。簡子殺大夫，何得罪之深歟？彼蓋不知亡國之祥，莫大乎殺賢大夫。無罪而戮一民，士可以捨祿；無罪而殺一士，大夫可以命車。無罪而殺賢大夫，鉏國之幹也；鉏國之幹而不得罪于國人，國非君之有也。推此以行，其孰不翦刈？故君子見微，歸在鄒，作《鄒操》。

歸歟懷哉，此邦不可以遊。眷吾車而有柅，非河澣之無舟。政何君而莫與，君何國而莫求？歲在荏而老至，慨時運之不逮「二」。洋洋乎水哉，丘之不得濟也。昊天不弔，仁者此無罪也。攬國辟而家擅，幾何而不殆也。心病不可藥，手足未有害也。鳥覆巢于主人，鳳摩天而逝也。求所用生喪其生，

吾不忍幪此蠶也。豈曰如之何，然後求諸蔡也。已乎已乎！鳥獸山林，則以食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歸我休矣，奉帝則也。大同至公〔二〕，天地德也。小物自私，智之賊也。國無知兮，我非傷悲兮。騶御委轡，四牡馳兮。心不慊於前驅，又欲下而走兮。中園有林，斧所相兮。大厦峨峨，不謀匠兮。往者不可及，來者吾猶望兮。《山谷全書·外集》卷二〇。

〔二〕慨：原作「忼」，據嘉靖本改。

〔三〕公：原作「小」，據下附錄初本改。

〔附錄〕鄒操初本

晉人以幣交孔子而召之，禮際甚善。孔子將渡河，聞趙簡子殺鳴犢舜華，臨河而不濟，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自頃學士大夫常怏怏此旨，以謂魯哀、季桓不足與聞《說命》、《伊訓》、《公山》、《佛肸》不足與道《武成》、《牧誓》。衛以家聽南子，齊以國聽田常，陽貨亂人，原壤之不肖，俯仰是問，周旋而不絕也。簡子殺其大夫鳴犢舜華，不已甚乎！彼蓋不知國之有賢大夫，社稷庇食焉。無罪而戮民，士可以覆簋；無罪而士死，大夫可以命車。無罪殺賢大夫，勸國之幹也；勸國之幹，而國人戴之，若無罪，是何祥也？故君子

見微，歸在鄒，作《鄒操》云爾。

歸歟歸歟，是邦不可以游。甚愛吾車之柅，非津者不以我舟。彼有邦吾既求之，彼有政吾既聽之。日月川流，筋力舍予而去之。山夷谷實，忍不與人曉之。洋洋乎水哉，丘則不得濟也。昊天天下威，螻蟻尚卒歲也。除塞露而及堂，幾何而不殆也。墜大木而斧根，枝葉未有害也。用麟於牛羊之鼎，啜羹者皆在位也。求所用生喪其生，吾愛屨而忍蠱也。望其祥而卜之，曷歸問吾蔡也。已乎已乎！鳥獸山林，寢廟食也。滔滔者我人，丘不得息也。我是孔艱，日月慝也。大同至公，天地德也。小物自私，智之賊也。河水東傾，我心孔悲兮。四牡奔奔，御不省式兮。徐驅而理銜，大路甚夷兮。高丘有林，斧所相兮。大厦岌岌，不謨匠兮。往者不可言，來者吾猶及兮。

《山谷年譜》卷二。（劉琳校點）

渡江

熙寧元年葉縣作。

行渡江兮吾無舟，湯湯東注兮褰裳不可以遊。漁橫舟兮不即渡，匱萬里以在前兮無家反顧。雲翳翳兮雨淒淒（二），不濟此兮誰與歸？行渡江兮我無楫，釋吾馬兮不可以涉。嗟行路之難兮，援琴以身忘；手不得於吾心兮，聲久抑而不張。天涔涔兮又莫雨，不濟此兮吾歸何處。《山谷全書·外集》卷二〇。

〔一〕翳翳：原作「醫醫」，據嘉靖本改。

毀壁

元豐六年太和歸家作。〔一〕

毀壁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忌兮固常以好爲禍。羞桃茆兮飯汝〔三〕，有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逍遙，采芝英兮禦餓。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冰。畸於世兮天脫其纓〔三〕，愛賈人兮生冥冥〔四〕。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而其雛嬰〔五〕，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逍遙，西江浪波兮何時平〔六〕？山涔涔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爲晝兮風雨爲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

《山谷全書·外集》卷二〇。又見《能改齋漫錄》卷一四，《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一一，《隱居通議》卷四。

〔一〕此詞有序，見《山谷全書·別集》卷二（本書卷三三〇七）。

〔二〕羞桃茆：《能改齋漫錄》作「彼詛汝」。

〔三〕纓：原作「櫻」，據右引改。

〔四〕「生」字原無，據右引補。

〔五〕「未」下嘉靖本空一字，按《能改齋漫錄》亦不空。

〔六〕「兮」字原無，據《能改齋漫錄》補。

全宋文卷二二八〇

黃庭堅 三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臣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機。將察知民物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冊。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以皇帝陛下富有春秋，弭寧方夏。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厥心。延登老成，親近勸講。發論語章句，探經藝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本有如是，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其興亡在知人，其成敗在立政。或當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智；或有惻隱之意，而無以照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太漫；鑑觀之主，力不暇遑。敢用芟夷，略存體要。由三晉開國，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爲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於《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來，對越神人，可用龜鏡，悉從論纂，皆有依憑。總而成書，爲《稽古錄》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奏篇。茲冒昧以

上陳，助聰明之遠覽。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定九鼎以守天下之公器，乘六龍以御古今之正權。思齊之功，啓佑聖學；遍物之濟，燕及宗祧。至於法弊於涼而改爲，官非其人而變置。御戎之策上下，措國之勢安危，據舊以鑑新，去彼而取此。陶成萬化，束在兩宮。七廟垂無疆之休，微臣與不朽之業。干冒宸扆，臣無任。《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又見《四六法海》卷四，《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五五。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 一

臣覺言：耳目之官，紀綱所寄。得人則百僚用憲，舉枉則庶職不凝。豈圖眷求，猥及孱朽。臣中謝。伏念臣師心孤陋，賦性樸愚。宣力三朝，螻蟻之心未報；親逢二聖，犬馬之齒既衰。智已尠而見事遲，才已拙而於用少。補皁衣之缺，空慚折檻之忠；拜青瑣之門，未有迴天之力。執銓衡無山濤之識，侍帷幄無史魚之風。忽被除書，進丞執法，方虞官謗，更益寵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淵默以行四時，文明以首萬物。有知人不蔽之福，有念功無疆之休。憐其後彫，收置近列，惟是言責，實難人才。黑白分明，仰恃聖心之虛佇；米鹽細碎，敢塵天聽之崇高。雖自誓言，終憂隕越。《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又見傳增湘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中，《聖宋千家名賢表啓》卷五。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 二

司繩宮省之中，清道輦轂之下。領職甚要，用才匪輕。豈伊冥頑，遽叨任使。中謝。伏念臣非窮理極深之學，無經遠濟務之材。諸生冊名，華髮在服。昔荷先朝之識拔，今蒙二聖之眷求。待罪諫垣，初無功於補袞；典司選部，曾莫效於澄源。徒以天資重遲，或許敦厚；帝前講勸，日近清光。猥錄微勤，辱茲虛授。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對越七廟，緝熙百工。至公無私，大明不蔽。直道而行於民上，有譽則試之官能。察知孤臣，無有比德。故因乏使，式付中司。雖責重而憂深，然主聖則臣直。知人不易，既依日月之明；聽言則難，敢忘藥石之報。一心自誓，九隕爲期。《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 一

臣莘言：懷中奪宣城之綬，以畀從官；望外得亳社之符，益慚小醜。不勤傳舍，既見吏民。問父老殫於財力之餘，宣朝廷惠于鰥寡之意。天實咫尺，郡爲股肱。中謝。伏念臣才資下中，學術淺陋。沈迷簿領，久從州縣之勞；清問下民，晚叨刑獄之寄。在官曠守，以殿投閑。會開天臺，慎柬人物。

被先朝之識拔，假卽位者歲年。自狀短長，無裨分寸。爲國宣力，尚辦一城；與民持平，則有三尺。輒傾肝膽，昧冒高明。伏遇皇帝陛下，一日萬機，六通四關。知人之福順于宗工，卹民之深寄在牧守。察其勤舊，善於撫綏。致茲蕞爾之材，獲奉欽哉之詔。臣敢不烹鮮期於不撓，牧羊去其敗群。使蚊負山，何錙銖之能力；以塵足岳，亦臣子之至情。《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上。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 二

護田閱歲，初無尺寸之功；乞郡治民，已懼再三之瀆。幸天從欲，守國近藩。奉宣詔條，慰拊鰥寡。中謝。伏念臣刻鵠之學，纔能類鶩；割鷄之技，不任解牛。頃將命江湖之行，所云補米鹽而已。遭逢先帝，制作文昌。迪知九德之材，祇承六典之任。實以蹇淺，誤蒙洗滌。雖懷松柏後彫之心，顧有蒲柳先衰之質。惟茲外補，不俟終更。伏遇太皇太后御聖人之時，持天下之寶。東百執事以熙帝載，重二千石以共民功。謂臣早趨州縣之勞，既習爲吏；付以展肱之郡，儻能牧人。不以望輕，遂茲器使。臣敢不疚心獄訟，勸課農桑。迄收塵路之勤，少答乾坤之造。《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

代李公擇遺表 一

依日月之末光，未殫報國；愒桑榆之晚景，忽慟窮塗。輒輸將死之言，儻動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生長孤外，遇逢聖明。學淺而智卑，才拙而用少。先皇帝攬收流落，湔拔塵泥。擢登清禁之班，許以經遠之器。二聖臨御，四門穆清。無補涓埃，薦蒙轡策。長地官，術不足以富國；丞御史，忠不足以回天。少寬素食之憂，得備維藩之寄。重分虎節，出拊刀州〔二〕。雖受命即行，驅馳宿駕；而短生無祿，隕越路隅。猶結戀於清時，敢獻忠於未暝。伏願皇帝陛下尊事耆老，延登俊良。緝熙六藝之光明，靈承七廟之謨烈。盡子道以法舜之孝，師天常以體堯之文。國家膺無疆之休，微臣釋沒齒之憾。《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下。

〔二〕刀州：原作「刁州」，據叢刊本改。

代李公擇遺表 二

仕而服休，雖效挈瓶之智；沒而獻直，猶希結草之忠。未沐須臾之期，少陳迫切之願。中謝。伏

念臣學則無友於國，仕則無閱於朝。智常病於遠謀，器適宜於近用。遇蒙先帝，擢實周行。登備諫工，言不足以成務；出將使指，事不足以分憂。天秩六官，妙選群吏。收臣江湖之外，進列文昌之班。汔終元豐之年，久司宗伯之典。天地立極，日月并明。不能退藏，復叨任使。髮白於民部，曾莫裕於邦財；心盡於中臺，亦何功於袞職？重以直書延閣，勸講露門。請郡以避素餐，籲天而從私欲。會乏蜀川之守，遽叨使節之行。承命載驅，猶憂靡及。雖犬馬自弛於鞭策，而蒲柳聿至於冰霜〔一〕。忍死路隅，敢輸忠藎。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昭事上帝而畏其變，清問下民而察其微。以包荒爲用材之方，以柔遠爲御戎之策。師用古訓，而難任人〔二〕。勤國家一日之幾，貽宗社萬年之慶。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

〔一〕聿：原作「盡」，據叢刊本改。

〔二〕任：右引作「壬」。

代宜州党皇城遺表〔三〕

惟孝惟忠，生則縻於榮祿；立功立事，沒猶戀於明朝。伏念臣本以書生，起從戎旅。《孝經》、《論語》，承習於家傳；《三略》、《六韜》，講聞於軍幕。略知事君之義，漸識用兵之機。無路進身，

占名小校；初從裨佐〔二〕，稍達聽聞。大臣薦論，謂其了得邊事；敕書戒諭，許以臨敵制宜。強虜在前，矢石如雨；群蠻全入，戈盾成林。至於萬死一生，不敢瞻前顧後。遂因將領，委以郡符。感極命輕，功微祿過。重念臣稟生河曲，老在嶺南。顧齒髮之彫零，因土風之弊惡。闔家瘡痍，終歲號呼。老母終堂，墨衰猶在；少孫殞命，薪火未寒。臣之衰殘，逮茲殞越；將成異物，猶仰清光。伏願皇帝陛下，千年膺撫世之期，百祿受宜民之慶。永錫蒼生之福，尚推枯骨之仁。臣無任。《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

〔二〕党：原作「黨」，據叢刊本改。二姓不同。

〔三〕初從：原作「日逐」，據右引改。

謝黔州安置表

臣庭堅言：昨蒙恩謫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已於四月二十三日黔州公參訖者。聖恩寬大，善貸曲成。剗心隕元，未足稱報。中謝。伏念臣草茅下士，詩禮小儒。漸階清塗，廁列文館。誤蒙器使，孤奉國恩。罪在至愚，刑茲無赦。有司議獄，期從鈇鉞之誅；明主原心，終全螻蟻之命。雖投裔土，猶得爲人。此蓋皇帝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心，有堯湯不蔽之福。旁開用命之網，或漏吞舟之魚。顧

茲未死之年，皆是再生之日。罪深責薄，感極涕零。重念臣萬里戴天，一身弔影。兄弟濱於寒餓，兒女未知存亡。不敢每懷，惟深自咎。窮鄉多怪，苦霧常陰。木石爲親，柳或幾於生肘；日月在上，葵敢忘於傾心。報德無階，惟忠與孝。臣無任。《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

代文潞公賀元會表

治曆明時，體元居正。分陰陽於太簇之律，會日月於析木之津。萬國皆春，六服承德。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緝熙皇極，建用人正。合天地於上元，垂衣裳於南面。首出庶物，茂稱神明之容；照臨百官，光昭禮樂之會。臣某欽承頒朔，叨預履端。方守鑰於留都，阻稱觴於禁殿。明明在上，遐傾就日之瞻；永永降年，仰極後天之祝。《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

代賀生皇子表

景命降休，皇支毓秀。福慶傳於中禁，歡聲溢於普天。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光宅海隅，丕承祖武。德親九族，孝達三神。后土顧懷，皇天眷佑。茂本支於百世，引壽考於萬年。臣違去清班，欽承吉語。賡歌瓜瓞，早知周室之隆；參祝禰祠，阻奉漢庭之詔。臣限司宮鑰，不獲抃舞丹墀。《山谷全

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

代謝賜曆日表

治曆成書，步三辰於天載；班正有土，大一統於王朝。詔音丁寧，圖象昭晰。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至神不世，盛德無名。調玉燭以遂群生，運璿璣而成萬化。乃明告朔，咸俾在公。臣敢不奉之黃堂，興于嗣歲。赴吏功於刻漏，戒農事之鎡基。不解恭欽，以承時憲。《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

代韓康公大名謝表

遽傳綸命，下沛龍光。錫之中殿之清資，寄以北門之重鎮。便蕃寵數，踴躍衰悰。即以今月某日到任禮上訖。憑賴國靈，緝安藩服。布宣聖化，休息兵民。事溢願初，驚先寵至。臣中謝。伏念臣蚤緣儒術，亟踐本朝。論思稍邇於天光，丞弼遂參於人乏。昨蒙器使，外付戎服。智不逮謀，功難除過。循名責實，公議甚明。置散投閑，私分如此。事出已試，衆安可誣？陛下貸以惟新，仁深念舊。南陽在漢之故里，許田先人之弊廬。實爲作翰之邦，連荷長民之寄。尚憂曠敗，終累保全。豈圖誤采

朝僉，再流睿渥。往典帝宮之門鑰，獲瞻魏國之觚稜。許還近班，不以故事。承三接之清燕，稱萬年之壽觴。恩榮不替於再三，補報未聞於萬一。惟知感涕，莫措覲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并容，大明委照，眷圖勞效，蔽匿瑕疵，謂臣精神未至眊昏，筋力尚能勉強，故加鞭弭，付以封疆。誓將罄竭愚衷，周旋廟算。身雖在外，未如江海之遙；知無不爲，尚冀涓塵之益。可酬覆幬，敢愛糜捐。《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

代呂大忠河北運判謝上表

刺舉一道，其心欲愛而公；轉輸百城，其材欲周而敏。堪寄此任，實難其人。祇賀詔條，誤承使乏。臣中謝。惟臣淺陋，見事闊疏。在公有夙夜之心，於朝無先後之友。獨持孤拙，仰累聰明。坐尚書之曹，未有以自效；掾將軍之府，幾類於取容。籍在蒐除，更蒙識拔。獲對天顏於咫尺，親承聖訓之丁寧。寄重丘山，常恐顛隲於下；恩深雨露，未知報稱謂何。惟是跨河東西，綿歲水旱。民轉移而失職，吏偷脫而行私。期會簿書，或文具而實不至；斂賒調發，或任重而誅不勝。有如民未便安，皆臣職當條按。然出門有萬里之勢〔二〕，采艾懷三歲之憂。人以爲不可盡言，臣何敢以是報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欽明文思。一日萬幾，六通四闢。論法於繩墨之外，得人於眉睫之間。畀付百官，中外無間。臣敢不職思其位，上分宵旰之憂；寸有所長，全效拙勤之報。《山谷全書·別集》卷五。

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

〔二〕勢：《豫章先生遺文》作「志」。

代叔父陝西都運謝上表

奉將使符，出幹關陝。進參秘殿之籍，增被兼金之章。併叨寵靈，惟懼隕越。中謝。伏念臣非有閥閱起於江湖，言無宮庭行闕防表。雖薦蒙於器使，曾未展於寸功。熙寧、元豐，出入臺省，慙於進取，氣不激昂。衣繡衣，貶直指之威；冠豸冠，乏觸邪之用。二聖臨御，九德在官，尚容蕞爾之材，來與康哉之會。補宰司之掾，計謀莫助於和羹；記左史之言，文字不足以華國。果速官謗，上煩聖聰。會當右顧之憂，往計西師之餉。雖勤夙夜，如負丘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淵默雷聲，文昭武烈。親親而百蠻執贄，老老而萬物歸心。未能去兵，顧憐在邊之守；使之足食，簡在勸農之司。太皇太后陛下欽明文思，睿智神武。大公至正，以御九鼎；昭德塞違，以臨百官。守在四夷，師干不試；轉輸萬里，民隱是勤。茲致斗筭，亦預鞭策。敢不精求邊瑣，底阜邦財。庶幾柔遠之功，少助在廷之算。

《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

修神宗實錄乞外任奏狀

伏念臣日者蒙恩待罪著作，討論史事，預聞聖朝大典，實以爲榮。而臣才不逮人，讀書有數，見聞淺陋，無助闕遺，黽勉素餐，已糜歲月。重以老母年垂七十，寢飯須人。朝請坐曹，義當夙夜，退則有虧子職，進則無補公家。敢申犬馬之情，仰瀆乾坤之造〔二〕。伏望聖慈除臣一江淮合入差遣，問民疾苦，得以效於吏功；將母旨甘，或少裨於孝治。臣無任。《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中。

〔二〕瀆：原作「望」，據《豫章先生遺文》改。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臣昨於元符三年五月，蒙恩自謫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復宣義郎、監鄂州在城鹽稅，并還所奪勳賜。以江水汎漲，不可下峽。至十月，又準告復臣奉議郎、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臣以久客瘴地，抱疾累歲，年衰病侵，加以去年弟妹凋喪，幾至無生，十二月方得發戎州貶所。建中靖國元年

三月至峽，又準告復臣朝奉郎、權知舒州事。至四月至荆南，又準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吏部員外郎，乘遞馬發來赴闕。而臣到荆南，即苦癰疽發於背脇，痛毒二十餘日，今方少潰，氣力虛劣，重以累年脚氣，拜起艱難〔二〕，全不堪事。方陛下始初清明，萬國歸往，蕩滌瑕垢，登用賢俊。如臣材輕智短，罪棄之餘，誤蒙哀憐，洗滌驅策，實深遭逢微幸、望雲就日之心。而臣天賦孤寒，百疾所攻，冒昧寵光，清議可畏。輒傾螻蟻之誠，上瀆天聽，欲乞免前件恩命，除臣江淮一合入差遣。假之數年，儻漸完復，尚堪黽勉，自誓糜捐。伏望聖慈特賜憫察，臣出於誠懇，別無希望。臣只在荆南聽候朝旨，謹錄奏聞。謹奏。

臣所乞差遣，如太平州、無爲軍一處，實於私計爲便。自荆南至臣所居分寧縣不遠，臣已一面前去展省墳墓，即迴荆南，聽候朝旨。《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

〔二〕拜：原作「并」，據叢刊本改。

再辭免恩命奏狀

右，臣六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已除吏部之命。臣即時治行，有日上道。會臣亡弟所遺三男，因病連失二子，臣亦不勝哀惱。伏暑傷冷併作，羸疾累日，委頓不可支持，已分

實于溝壑，幸得醫藥，稍復蘇醒。只今四體唯骨，都不堪事，度不三兩月，不得復常。不免以蚍蜉性命之情，再干冒天地生成之造〔二〕，乞除臣江湖一合入差遣，免於奔馳，或至顛越道上。重念臣與趙彥若、范祖禹三人同時得罪竄逐，二子已爲異物，不獲親見盛明，臣以蠢愚，強顏猶在。伏蒙陛下湔拔收用，一歲四遷，臣非木石，實未知報稱之所，豈敢睥睨詔除，慢不恭命。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光宅天下，不蔽之福，無疆之休，是以草芥賤臣，敢竭愚衷，昧冒再請。它日或有繁難任使，臣當刳心隕首，不愧初筮。謹具狀奏聞，伏望聖慈曲垂聽許。

臣前狀嘗乞太平州、無爲軍一處，非是沾激，實出至誠。此郡公事少，可以養疾；圭田厚，有補家貧。臣以兄弟流落六年，婚嫁多失時節，今日得此，於臣足以辦事。非恃朝廷尚記姓名，臣不敢昧冒如此。《山谷全書·正集》卷二〇。

〔二〕天地：原無，據叢刊本補。

辭免實錄檢討狀

竊以先帝一朝大典，討論之職，必付其人，如臣淺漏，非所堪任〔二〕。《山谷全書·別集》卷五。

〔二〕原注：「以下元缺。」

辭免轉官狀

伏以先帝一朝大典，訖茲有成。宰司典領之功，近臣論譔之力。臣以曲學，濫與討論。以老母卧疾連年，告歸之日過半。常憂竊祿，不免罪誅。適及奏書，例霑爵賞。因人成事，義所未安。伏望聖慈，追寢誤恩，所有告命，未敢祇受。《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

乞回授恩命狀

昨以討論無功，不敢祇受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寵光下被，不敢終辭。竊有微誠，冒干國典。伏念臣母壽光縣太君李氏，今年七十二，垂老抱疾，幸見孝治之朝，霑及祿養；而臣誤蒙簡任，使收筆墨之勤，實出非常之會。不勝人子私情，願以特授朝奉郎回授老母一郡封。竊以在庭之臣，榮祿及親者蓋寡；成書之賞，後來用例者難攀。伏望聖慈，特賜開許。《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

乞奏補姪樸狀

修實錄院檢討官、朝散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集賢校理黃某奏：臣見任職名，今遇明堂大禮，該得奏補子孫一名。臣早年未有子息，有兄之子樸，自襁褓過臣房下，抱携教養，於今年二十二，學問稍已知方。後來臣有子相，生纔六歲。以臣於樸，私恩實均父子。重以老母，年今七十，鍾愛在樸，不勝白髮抱孫之情，扶仗假息，願及見樸之階仕籍也。輒以螻蟻之誠，上干天地父母〔二〕。欲望聖慈，許以合得恩例，先與臣兄之子樸。使臣待罪官次，幸而免於曠敗，將來兩遇大禮合奏期親日，即以奏臣子某。於恩例詔條，別無徼幸，伏望聖慈特賜開允。《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

〔二〕「輒以」二句原無，據《豫章先生遺文》補。

服闋辭免史院編修狀

去國三年，百憂所萃。志氣凋零，鬚髮半白。勉從典禮，既見素冠。支離羸病，不任趨赴闕庭；

舊學遺忘，難以討論史事。陳力就列，豈容冒昧。墳土未乾，曷勝烏鳥之情；仰瞻上天，敢陳螻蟻之願。伏望聖慈除臣管勾宮觀一次，許任便居住。一則藝植松檟，少報母慈；又得熙養歲年，稍堪王事。草芥在野，猶望哀憐。《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

第二辭免狀

竊以論茲大典，託名聖朝，承學之臣，皆所願得。如臣樸學，濫與選掄，雖殫智能，未報恩遇。昨以憂患失學，深懼瘵官，願假歲年，就閑養疾，猶貪廩祿，仰望哀憐。天聽崇高，未賜俞允。卧家違命，罪不容誅。伏念臣實以哀毀之餘，生意幾盡。先患目疾，幾至喪明。憂患以來，全廢文字。又得脚氣，不便鞍馬。往來田里，須仗自扶。未堪趨赴闕庭，靖共史職。伏望聖慈察臣愚懇，非敢固自稽遲，以干典憲。特除臣管勾宮觀一任，或沿流一合入差遣。《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四。

供析狀

元符三年三月

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黃庭堅，準戎州公文：「準提刑司牒節文：『勘會正月十三日登極大

赦，州縣散官編管人等並仰逐處分析聞奏。請詳此勘會責授安置始末事因，開坐回示，以憑照會，依赦文分析開奏』者。牒。」檢會昨於紹聖元年十一月內，準朝旨，在開封府陳留縣聽候指揮。至紹聖二年正月初八日，授誥一道：「左朝奉郎、充集賢校理、管句亳州明道宮、雲騎尉、賜緋魚袋黃庭堅：朕以眇末，紹承聖緒，又懼不能發揚先帝成功盛德，曩詔儒學之臣論次大典，於以章示至公，傳信萬世。明明在上，其可厚誣？爾庭堅擢於諸生，使預著作，罔念朝廷之屬任，專懷朋黨之私恩，依憑國書，疵詆先烈，變亂故實，輕徇愛憎。奏編累年，公罔朕聽，逮究厥實，語多無蹤。覽之瞿然，靡自寧處，得罪宗廟，朕何敢容？古有常刑，宜即誅殛，尚茲屈法，聊示竄投。服我寬恩，無忘自訟。可特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勳賜如故。」到紹聖五年二月十八日，準尚書刑部符：「準勅：『中書省、尚書省備到提舉夔州路常平等事張向狀：勘會黔州安置黃庭堅係向亡母之妹子，切慮合該迴避。奉聖旨：黃庭堅移戎州安置。』」所有責授安置始末事因，開坐詣實，即無漏落，謹具狀申戎州。謹狀。元符三年三月日，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黃庭堅狀。《山谷年譜》卷二七。（劉琳校點）

策 問 一

先王制法，以待寇賊姦宄，有不赦之刑，而以養民爲本，茲用不犯於有司。刑錯者，帝王之極功也歟！漢興以來，孝文斷獄四百；貞觀之隆，大辟纔二十九。考其法度，未必皆合先王。而開元之

間，風俗醇厚，興於廉恥，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貞觀盛時，米斗四錢，民物蕃息，馬牛被野，行旅因糧。意必有以得民，乃能見功如此。恭惟本朝好生之德，休養萬物，景德、咸平，幾致刑錯。而比年以來，斷獄殊死，率歲不減始元、元康之世，何哉？意者以爲咎在法令煩多而不約，又數更改。聖上覽觀六經之治，哀元元之不逮，爰詔儒臣，典領刪次，務以合古便今，可謂至德；而議者又以爲悉取而紛更之，民未受賜也，意刑錯之本，或不在茲？諸生其斟酌時議，考合先王之法度，今可行者，悉著於篇。《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三。

策 問 二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學者，皆致治之成法也，不可以偏廢。《春秋》者，孔子之言見於行事者也，其指雖微，然而通儒博學如孟子、荀卿、董生、揚雄，皆推原制作之意，不可謂無統也。紛紜者，特患諸家章句耳。國家悼微言之不講，始詔學官，置博士員，令諸生得以家法試有司，天下靡然向風，其義甚厚。然董仲舒本《公羊》，賈誼學《左氏》，劉向好《穀梁》，皆以名世，非苟然而已。今三家并行，未知適從。或謂當有廢舉，以定諸儒之論。今欲考孟子以來論《春秋》合孔子者，以斷三家當否，諸生以爲何如？漢諸儒每以《春秋》議典禮，決疑獄。夫學古入官，豈可以不加意哉！《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

《豫章先生遺文》卷三。

策 問 三

長吏仁賢，則下有養老慈幼之俗；政平訟理，則民有樂事勸功之心。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以爲民者邦之基，吏者民之率，太守者吏民之本也。卹公如私，視民如子，布宣詔令，使百姓安其田里，興於仁義，誠非俗吏之所能也。間者朝廷虛席，思見兩漢之循吏，詔下省臺，興能察廉。於今期月，未聞列郡有字人之功，其故何哉？或以良吏久任，然後民服從其教化，而未有賜金增秩之法；或以爲中都官任太重，刺史郡守任太輕，是以雖吏有行能，輒以補外爲左遷，未嘗最其吏功，次補公卿之缺。諸君論此二道，所施行後先宜何如？凡可以致良吏之科，悉著於篇，此縣官所急欲聞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五。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三。

全宋文卷二二八一

黃庭堅 四

上蘇子瞻書 一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爲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爲謀，則淺漏自是，已無好學之志「二」，「弛弛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有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獨未嘗得望履幕下，則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以來，又爲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使有黃鐘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

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故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草書，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素處〔二〕，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時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暄冷失宜〔三〕，不審何如，伏祈爲道自重。《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四，《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辛集卷二。

〔一〕「道不」至「之志」：叢刊本作「道不同於謀，則愚陋是已，無好學之志」。《翰墨大全》作「道不同不相爲謀，則淺隘自是，已無所學之志」。

〔二〕素處：叢刊本作「單素處顯」。

〔三〕氣候：叢刊本作「春候」。

上蘇子瞻書 二

庭堅再拜。自往至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頃不作書，且置是事。即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如聽浮雲之去來。客土不給伏臘，尚可堪忍否？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時並行，晏然無負於幽

明，而至於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聲，求貧我者而不得也。且聞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後世子雲，安得一見之？昨傳得寄子由詩，恭儉而不迫，憂思而不怨，可願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凜然增手足之愛，欽仰欽仰！公擇、莘老，頗嗣音否？師厚詩語氣益謹嚴，極似鮑明遠，但因來不多復，未果錄寄耳。比以職事在山中食筍得小詩，輒上寄一笑。旁州士大夫和詩，時有佳句，要自不滿人意，莫如公待我厚，願爲落筆，思得申紙疾讀，如老杜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時，體道一致，神明相之。《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一。

寄蘇子由書 一

庭堅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餘年矣。宦學匏繫一州輒數歲，迄無參對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沈潛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欲親之不可媿，欲疏之不能忘，雖形迹闊疏，而平生咏歎，如千載寂寥，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學，徜徉塵垢之外，樸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爲萬金良藥，使痼疾少愈。而到官以來，能薄不勝事劇，陸沈簿領中，救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精微，故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有高安行李，必問動靜。以其所言，參其

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鑰，率職不怠，懷璧混貧，舍者爭席，良以自慰。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無親疏，不干人之愛憎，人謂我疏愚非所恤，獨不知於道得少分否？恭惟聞道先我，爲世和扁，有病於此，初固聞而知之，因來尚賜藥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秋冷，不審體力何如？惟願強飯自重。《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一。

寄蘇子由書 二

流落七年，蒙恩東歸，至荊州，病幾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早衰氣索，非復昔時人也。性本疏懶，鞭策不前，以是未嘗得附動靜。忽奉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問勤重。伏審憂患之餘，台候萬福，開慰無量。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此，何勝殄瘁之悲！況手足之情，平生師友之地，荼毒剗割之懷，何可堪忍，奈何！所賴諸子有所立，而季子文學，幾於斯人之不亡也。庭堅病起荒廢，恐不能辦事，欲引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當一往。來夏秋間若病不再作，尚可祈見。無階承教，臨書懷仰。《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同書《續集》卷八，《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一。

寄蘇子由書 三

伏承端明二丈窀穸有期，天下失此偉人，何勝賁涕！石刻得三丈論撰，無憾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託誰書丹？若未有人，不肖輒爲託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萬一不用不肖書「二」，則用家弟尚質所篆蓋，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三兩日即拏舟下巴陵，出陸至雙井，六日爾。至，即令家弟書篆，携至荆渚，二月末可復來也。小子相娶石諒之女，蒙齒記，感激感激！《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同書《續集》卷八，《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一。

「二」「不肖」二字原無，據《續集》補。

見張文定公書

豫章黃庭堅再拜獻書致政宣徽少師閣下。《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維古之德人，其高明有臨，其靚深有威，其潤澤在下，其光暉在上，使人望之而鄙吝之意消，亦不容聲矣。恭惟閣下道尊德貴而載之，

從來飯糗桑樞而山立，乘軒委佩而超然，出入諸公間，如砥柱之屹中流也。問學文章，冰消彼己，惟道以爲體，白首日新，夙夜德人之事，如川之發源。某貧無行義之儲〔二〕，不見比數於時輩，無以爲左右重。顧有事賢之心，取與自信甚篤。嘗與深識士大夫咏嘆盛德，相講勸以爲歸，而身賤遠，未得有足跡於門牆之下。今日掃舍人之門，非敢以小人固陋，僭求言論風旨，拜於庭而承顧盼，進几杖而見嘖呻，得所以不言而飲人者，則《淇澳》之所歌，昔聞其聲，今見其實。操豚蹠以祝，雖所欲者奢而可笑，先至後去，以分東壁之餘光，不可謂無意者也。蒙冒清重，俯以聽命。不宣，某再拜。《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

〔二〕「如川之發源某」，叢刊本作「庭堅」。

答晁元忠書

元忠足下〔一〕：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怨，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悌於學問，故頃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尚友，發於呻吟，而文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堯民即以奉寄，廼辱已來書及詩，傾囊竭篋，不秘金玉，悉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盛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欲俎豆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爾。往多故，不作

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在焉，如墻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顯臣兄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顏爾。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閒當有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昨所諭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耳。苟志於仁矣，其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北門》、《褰裳》同爲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爲如何？無階從容，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保重。《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一。

〔二〕「元忠足下」上，叢刊本有「庭堅百拜」四字。

答郭英發書

庭堅頓首。發春即治僦舍，悉謝遣公家人，唯兩僕夫備使令，事事躬親，所以不能嗣音。更兩日僦舍亦畢工矣，然自遠方來督書者凡七人，又當作書累日，甚覺勞敝也。辱書，承侍奉吉慶爲慰。雙井有可與同味者乎？兒輩煩記憶，大者讀書，小者踉蹌，幸無它耳。舍弟未來，聞正初到魚洞矣，純上座歸嘉州將一月，唐道人亦且行矣。《七佛偈》誰所作，猶問《五子之歌》誰所作也。五觀，佛語也；爲士大夫開此觀，山谷語也。東溪老，廬山開先長老行瑛。歷陽公，王安上純父，是時爲和州。

宗叔粲、宗少文，《南史》有傳。陸探微，畫與顧覲之可並驅爭先。少文、茂深，略同時也。西臺，禮部員外郎李建中，名士也，國初權西京御史臺，故時號「李西臺書」。蛛絲，所謂「蠨蛸在戶」者。煤尾，屋塵，屋塵合墨，醫方謂之烏龍尾。銀鈎蠶尾，晉征西長史索靖妙得崔、張筆法，自言「吾書如銀鈎蠶尾」。山芥、紫楫，計是佳蔬，但恨爲聚蚋之味所敗耳。銅州研少留意，幸甚。烏豆粥，大烏豆一升，隔宿洗淨，用七升水浸，明日入油一斤，炭火煨至晚，當糜爛，可煮三升米，米極熟下豆，入白糖一斤，和勻，入細生薑棋子四兩，是謂粥矣。纏頭事不能記其人姓名，未可得信。三子名字訓，作書忙，又未能就。庭堅再拜。《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

答何靜翁書

庭堅再拜，何君足下：去年辱惠書，過有稱述，意足下隨世毀譽，未必自得之耳。又多病之餘，爛慢成性，鮮自源歸時不能即奉答。亦以今世民之師師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進，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因以卜足下誠有意於茲事否也。專使來，繼辱書問，勤懇不倦，愛一世之所棄，敬衆人之所慢，足下真自得之者邪！所寄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不隨世許可，取明於己者而論古人，語約而意深。文章之法度，蓋當如此。如足下之所已得者，而能充其所未至，生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也。然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觴，溝渠所并，大川

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遍與諸生爲德也。不肖去戎州，或在秋冬之間，大概已具王觀復書中矣。無階從容，望風懷仰，千萬強學自重。他日拭目觀足下頡頏於青雲之上也。《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卷九，《永樂大典》卷一二〇一七。

答李幾仲書

庭堅頓首，幾仲司戶足下：昨從東來，道出清湘八桂之間，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爲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於士大夫與足下一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氣有餘者也。如是已逾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文章，傾困倒廩，見畀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胸次，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濱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激衰憊而增高明也，幸甚！庭堅少孤，窘於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責，雖早知從先生長者學問，而偏親白髮，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學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學之功十三，所以衰憊不進，至今落諸公之後也。竊觀足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爲之依歸，旁有兄弟以爲之攸助，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刻意於德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於衆賢之間，但爲未及古人，故爲

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歟，則不得歸怨於世也。凡爲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也。足下以爲然，當繼此有進於左右。秋熱雖未艾，伏惟侍奉之慶。龍水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唯爲親爲己自重。《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

答王補之書

庭堅再拜，補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屋間，嘗與李師載兄弟游，因熟知閣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寡淺，日夜刻意讀書，未嘗接人事，故不得望顏色。其後從仕東西，憂患潦倒，每見師載，猶能道補之出處。今者不肖得罪簡牘，棄絕明時，萬死投荒，一身弔影，不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聞閣下近在瀘南，而不敢通書。忽蒙賜教，禮盛而使勤，詞恭而意篤，所以奉王公大人者。投之禦魑魅，苟活人之前，始懼而不敢當，讀之赧然。惟是先公全州之政，名實相權，重以李誠之所論譔，可信無疑。顧流人罪垢不可洗湔〔一〕，雖強顏稱述，但污辱先公耳。惟閣下文武不疚，治邊郡有聲，是將震耀功伐自昭於青雲之上，以篤前人之烈，宜當屬之王公大人得意之士。而自貶損，託名於不肖〔二〕，何哉？在中朝時，挾文章、有名譽、居庭堅之右者甚衆，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鹹，與時異哉？平居其言不見信於人，況於罪戾有言不信之時，閣下何取焉？加以憂患之餘，神明去幹，舊所

記書，昏忘略盡，窮鄉又無書史可備尋繹，提筆臨紙〔三〕，茫然不知所云。而辱諉託丁寧，期於必得，勉輒成命，書其大略。言語昧陋，安能增光輝萬一，以慰孝子之思，以滿全人之意？遽授來使，病於夏畦。庭堅再拜。《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〇，《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甲集卷九。

〔二〕顧流人：原作「以治人」，據叢刊本改。

〔三〕託：原作「記」，據右引改。

〔三〕提：原校：「一作捉。」

答王子飛書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爲問訊，千萬。《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聖宋文選》卷三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〇。

與王庠周彥書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云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還鄉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文道其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并詩，可爲霑涕。如此奇才，今世不復有矣。所寄詩文，反覆讀之，如對談笑也。意所主張，甚近古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耳。意亦是讀建安作者之詩，與淵明、子美所作，未入神爾。見東坡《書黃子思詩卷後》，論陶謝詩、鍾王書，極有理，嘗見之否？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美惡，嚴君可長在筆下，公能致此二士館之，當有得耳。《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〇。

與王子予書

比來不審讀書何似？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久矣。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策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

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節，皆迎刃而解也。古人嘗喻植楊，蓋楊，天下易生之木也，縱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顧衰老，終無益於高明，子予以謂如何？《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

與歐陽元老書

蒙書，喜比來起居不爽調護，開慰無量。寄示東坡嶺外文字，今日方暇遍讀，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亦改正數字，今遣觀復手鈔一通。承肩輿與黃冠師衝冒山行，又蔬食，不把酒，乃復勝健，良助歡喜。大概世俗之事，於道術中擇可喜者行之，譬如鰕鯨君聞滄浪之水則藐之，見汙泥臭濁能生蓬華則眼明，蓋其無明，習氣使之耳。而高論自抗，便謂不可染汙，但可哀爾。高明之士，要須以聲爲律，而身爲度也。所論仲良刻石，敢不敬承。如仲良於不肖，親厚無可言者，但日太逼，未能即成。餘具季康書中。《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

與唐坦之書〔二〕

頃得瀘州報，承一藤已過趙市，復還城中，初亦不解，然道人行止如雲，蓋多如此，遂不復念

耳。辱書，乃知寓史子山家，主人恩意不倦，遂因循度夏。鷺鷥割股，何可使瘡久不合邪？解夏遂東歸邪？亦處處乘流則逝，得坎則止乎？張祖祺便舟〔二〕，可惜失此一快也。二親倚門十年，妻兒有攻苦食淡之歎，亦能久伏忍邪？樂義堂中與兄弟共觀之銘，孰大於是乎！既要注脚行之，而心中自以爲宜，推之於人而人以爲宜，則是義也。有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覆藏，則是樂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蕩蕩，古人之樂義也。古人所謂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深根固蒂，外慕休息，空手到家，啜菽飲水，誰不欣然？瀘戎間三伏中瘴癘方作，更希珍愛。《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

- 〔一〕叢刊本有題注云：「履字坦之，取《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若不犯家諱，請即用之。」
- 〔二〕棋：原作「棋」，據叢刊本改。

與王觀復書 一

庭堅頓首啓。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

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繭，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鑕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四日。《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皇朝文鑑》卷一二〇，《聖宋文選》卷三一，《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五。

與王觀復書 二

庭堅頓首。辱書勤懇千萬，委之以九鼎之重，顧尪羸不能勝也。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二〕，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爲佳作耳。報靜翁鄉行之美，甚副此意。所問勸靜翁求師取友，而不

以教觀復者，蓋觀復知此有餘耳〔二〕。如公才識，禪家所謂朝生王子者也，但要琢磨盡圭角耳〔三〕。任彖、李渭，不知何時人，此二賢者，使得師友，皆不易得也。所寄唐人諸詩，皆有佳處，甚慰觀覽也。魯使君所欲作記，極不敢辭。以既往青神見家姑，欲行人事，賓客會集衮衮，過日愈不暇，留來人多日，竟未能成。史彥直既到官，渠當數有人還眉州，令自此來取信，甚易致也。茶詞及爲東坡與不肖所作十韻，皆欲奉答而未成，但未知他日寄達所在耳。策問十篇，思深慮遠〔四〕，佳作也，亦恨雕文勝耳。不肖在巴峽間所得人，有李仔任道〔五〕，本梓人，而寓江津二十餘年，其人言行有物，參道得其要，老成人也。有王庠周彥，榮州人，行己有恥，不妄取與。其外家連戚里向氏，屢當得官，固辭以與其弟，或及族人。作詩文雖未成就，要爲規摹宏遠。此君又東坡之兄婿也，故亦有淵源耳。有趙縝子智者，榮人，作文皆道實事，要爲有用之言，然觀其作人，未可知也。蔡相次律、張溥寬夫，自不肖到戎州，朝夕相親近，然次律事事優於寬夫，他日或可望爲中州名士也。有廖鐸宣叔者，嘗東學京師，才性明利，甚不在人下，來相師用之意甚篤，然憂其質不甚美，韓退之所謂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畔去否。庭堅既以江漲不能下峽，則欲至青神見老家姑，以是人事賓客猥至，今日方能作書遣來人。作書又草草，千萬照悉。公至吏部改官，且還營丘乎？因書示諭。《山谷全書》

正集》卷一八。

〔二〕如：叢刊本作「而」，似勝。

〔二〕知：原作「如」，據叢刊本改。

〔三〕盡：原脫，據叢刊本補。

〔四〕慮遠：原作「遠慮」，據叢刊本乙。

〔五〕任道：原作「仁道」，據叢刊本改。《詩·周頌·敬之》「佛時仔肩」，鄭箋：「仔肩，任也。」故名仔字任道。

與王觀復書 三

庭堅頓首。公決行在幾時？此別不足恨，中原亭驛如流，雖南北，可數書，不比劍外及牂柯、夜郎之洪荒無詔也。前卒還，附書謝何靜翁，不草草，而靜翁乃云不得不肖書，試爲根究，恐小人輒以貨取之耳。今年戎州荔子歲登，一種柘枝頭出於遏臘平，大如雞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日飫此品，凡一月，此行又似不虛來。恨公不同此味，又念公無罪耳，一笑一笑。《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〇。

答洪駒父書 一

駒父外甥推官：得手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爲慰。新婦諸孫想履夏具宜。既不免應舉，亦須溫習文

字，詩酒須少輟也。自頃嘗見諸人論甥之文學，它日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熙紹不知發源自何來〔二〕，又不知所葬者是何舍利？以此難作文。景雲又不知是禪是律，有師承無師承。可究問一二疏來。玉父不及書，想鉤深索隱，日有新功。比又爲弟姪草數篇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能寫寄。鴻父更加意舉業，須少入繩墨乃佳。前要文字，猶未暇作，新書室政在大槐安國中邪？師川應舉否？頗解作舉業乎〔三〕？盎父蓬生麻中，不得不直，比來翰墨亦可觀否？老舅既免喪，哀痛無已，日在墓次，亦苦多病，未緣相見。千萬強學自重。不具。老舅庭堅白。《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〇。

〔二〕發源：叢刊本作「法源」。

〔三〕「乎」字原脫，據叢刊本補。

答洪駒父書 二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穉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

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爲我雪耻。《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自愛，少飲酒爲佳。《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聖宋文選》卷三一，《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五。

答洪駒父書 三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聖宋文選》卷三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〇，《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五，《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甲集卷一〇。

與運判朱朝奉書

彥博

庭堅再拜。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逋滯之餘，簿書期會，糾紛熟爛，不可掇拾。健訟之民，一不得氣，詆郡刺史，訕訐官長長短。視遠者常得其影，類多見聽，追逮證左，桁楊相推，囚繫索情，溢出牢戶之外。聽事以來，於今八月，惟是智度短淺，裁割未有見效，夙夜履冰。須譴訶至，則免冠就訊，歸伏丘壑，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不曉事，與中朝士大夫不相知聞，故於門牆無一日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驟以書通。今者豈有以不肖欺左右者乎？廼蒙過聽，識拔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承命悸然，恐不任鞭策，以負高明之舉也。然伏思閣下才品卓越，簡在欽明，將朝廷不異遠方之寄，來作雷雨，下車未幾，惠威載於江西。竊嘗訪之親識間，決事若流。誠得執鞭走趨，陪輔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旆按行，將臨下邑，當以職事待罪，輒自達小人之情。秋暑尚爾，伏祈調護行李，爲國自重。《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

與胡少汲書

一

庭堅頓首。辱書勤懇，并惠示參前堂詩，詞意深遠，欽歎。霜後頗寒，不審彼氣候何如？即日想

進學不怠，體力清勝。遠寄山薑，甚副所須。蓋比居山堂中，晨起常氛霧蒙遠近，日高乃相辨，故須此耳。舉道者碑甚佳，不知彼方猶能傳舉道者語錄否？試爲尋訪，舊於文字中似見有之耳。公家與不肖薄有瓜葛，又是年契，不但以令兄游從，故爲兄弟，丈人行非所以見處，幸改之。百冗，奉狀草率。《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

與胡少汲書 二

庭堅叩頭。頃得相見，甚愛風度高明，恨未得款語耳。前年辱寄佳句并蘄簞，適遭大故，哀荒幾死。天幸扶護，歸次鄉里，山川如昔，觸緒隕心，多病多故，不復能與人事，又賓客未嘗去門，以是去年復辱書，亦未能作答。然閒獨思念，公於不肖，勤勤懇懇，非有他求，特以草木臭味同爾。相求於一世之所棄，故雖淡薄如此，想必不凝滯於胸次也。承以令兄之哀，疾苦復作，幸即輕安。家事所寄，憂責未艾，唯寬懷自重。《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

與胡少汲書 三

庭堅叩頭。晁嫂必孝友解事，家居唯雍睦，則不以細故傷大義，亦使亡者無憾於泉下矣。念兄當

此多難，能自奮發否？公道學頗得力邪？治病之方，當深求蟬蛻，照破死生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又見《羅浮野錄》卷二，《佛祖綱目》卷三七上。

與胡少汲書 四

庭堅頓首。辱書，逼在邑中，以故未得即歸。又當往府中謝諸公，所以未得如前約，錄近文奉寄爾。因州中歸，冬夜長，可手寫數篇往也。二年來，尤覺眼力不足；數日來，漫服椒，乃似有益，冀漸得力，冬夜可觀書耳。年垂五十，百衰相現，故思如少汲，政好勤學爾。所報令兄房兒女詳悉，甚慰，誨諭存心處，竊願公如此耳。古人學問亦無別用處，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山谷全書·正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二二八二

黃庭堅 五

與徐師川書 一 元符元年

師川外甥奉議：辱書，恩意千萬。審官守厭管庫之煩，得宮觀之祿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無量。即日想家姊郡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邪？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恨君知刻意於學問時，不得從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里中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多報吾甥擇交不妄出，極副所望。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恭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髣髴孫莘老也。潘邠老居憂，莫不貧否？胡少汲甚有志，欲慕古人，不知今何如？相望萬里，臨書增懷，千萬珍重。《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徐師川書 二 崇寧元年

庭堅頓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頹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嚙膚而從瑩中遊，真曠世之奇事也。蒙諭當塗不可作久計，誠然，似聞已別有命。須近詩，漫往數篇，老拙豈能如所云，觀一節可以知其侏儒也。《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徐師川書 三

庭堅拜手。辱書，審涉夏以來，同呂新婦侍奉八姊郡君萬福，諸兒女無恙，甚慰懷想。承瑩中便向吳中，失此淵對，何能不悵然？老舅六月九日領太平事，十七日奉朝旨送吏部，即日解船至江口，以嗣文同行，遂爲遠別。亦大風，不可行，留連方欲訣去，會駒父奉其大母來，又爲之留七日。閏月十一日分手，亦衝東風至蕪湖矣。吏部告示作初任通判人陞一季名次，指射優便差遣，三兩日間亦漫投一狀也。將家到荆南謀居，居定，或從容玉泉、鬼谷之間，以須闕耳。相望似不遠，無因會面，神

往形留，千萬珍重。十三日，庭堅頓首。《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徐師川書 四

見邸報，承已除鄧州簽判，想是所干乞，但不知尚待闕否？駒父才器不凡，但未周於世事。九娘甚競爽，諸兒皆渾厚，有外家風氣，其中必有可望者。庭堅雖貧，然將家向荊州，亦粗爲餬口之計，不至狼狽也。《砥柱銘》寫去，盛暑異於常年，煩倦都無筆意。小詩時有之，未去故郡，尚苦人事，未能手鈔。它日因書可時寄，亦少思不工耳。《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潘子真書 一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鍾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鵠一舉千里，非荆雞之材所能啄菹，以是久未知所答。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鑑以對萬物而

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己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齋心服形，靜而後求諸己，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聖宋文選》卷三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〇。

與潘子真書 二

大門養道丘園，冥居數十年，其明於天下之義理必深矣。試以不肖之說請之，儻以爲然，足下加意垂聽，幸甚。若夫發揮樂善之心，吹噓詩句之美，推之諸公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之助，當世君子皆當爲足下羽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以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知爲良醫。」不肖嘗病於是，故不敢不以告，惟照察，幸甚。《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〇。

與胡秀才書 次仲

庭堅頓首。往辱先公游致不疏，今觀吾子問學自將，出入鄉黨，有老成忠厚之氣，開慰不可言也。屢屈軒蓋，迫留日淺，不能一詣齋閣，負負曷已。所須詩錄上，又以二小詩答貺，愧不工耳。少年恨太輕俊，老人恨太重遲，不鞭其後，此張軍之敝也〔二〕。願加意以立門地。《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二〕軍：原作「單」，據叢刊本改。

與秦少章觀書 一

庭堅頓首。頃兩見少游，皆承在天壽前自外歸，及承見過，相待甚久，惜不款晤也。惠示與晁十書，筆勢駸駸可喜。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於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作楚詞二篇來，亦可觀。嘗告之云：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學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秦少章觀書 二

辱惠教，審安勝爲慰。學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暇。相見乃盡之。《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甲集卷一〇。

與洪甥駒父 一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眼明，及見詩，歎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釋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禹七年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書，厥功茂矣，然而終不伐，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爲進德之階，千萬留意。猶望官下勤勞俗事勿懈。古人之言，猶鉤其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即當書最，既以立家爲事，榮及手足爲心，當念如此。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黃人不肯留，呼燈作此，極草草，續別爲問。九舅白。

《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洪甥駒父 二

鴻父不果別作書，凡欲與二甥道者，意不殊也。往日所作玉父倦殼軒詩，極知不負老舅所期。既食貧，不免仕宦，古人所謂「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此亦不可不勉。賦自是中郎父子舊業，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老舅往嘗作六七篇，曾見之否？或未有，當謾寄。大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二何常相見否？爲致意。寄蜀紙、茶托，多謝，何須爲爾！烏田馬牙一百，謾寄。書大字，縣手書，勿令欹斜失威儀，乃佳耳。《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徐甥師川 一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日不奉思「二」。春氣暄暖，想侍奉之餘，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承示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每咏嘆此語。誠能如是，足以追配古人，刷前人之耻。然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須淨室焚香「二」，令心意不馳

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識穎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夏初或得相見，因五舅行，作記草草〔三〕。《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壬集卷二。

〔二〕「無」下原有「一」字，據嘉靖本刪。

〔三〕須：原作「先」，據右引改。

〔三〕「作記」二字原無，據右引補。

與徐甥師川 二

比遣李掾人報書，滅裂及今，欲一二作書，臨頭眩，意緒可知也。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不殊。比來八姊郡君尊候何似？甥讀書益有味否？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旨趣，觀世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洪、潘皆是佳少年，但未得嚴師畏友，追琢其相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繡其輦輶，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非甥輩有可以追古人之才，老舅不出此語也。未緣趣席，千萬強學自重。《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俞清老

三十年不通寒溫，邂逅得面，慰喜非復常理。薄於官期，行李匆匆，終日遂別，唯耿耿耳。清老根慧韻勝，已有退聽返聞之功，加以師友問學，當於古人中相求耳。游戲神通，似是道力堅固事，吾輩正當滴水滴凍爾。須詩文意，求之故紙中，類是戲論，不足傳，更不錄去。今寄此數篇，結般若緣，幸時觀省。惟冀不捨鼻繩，好看水牯。《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潘邠老 一〔二〕

得手教，承行李到淮陽安穩，甚慰。俗間酒中亦得磊落人知此道者否？不肖沈埋塵土中，已成流俗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江湖雲月爾。思欲弄舟風煙之外，嬰縛似未有脫期，永懷方外之人，自是宿債輕，不可更作繭自纏縛也。相望千里，無緣奉面，惟強飯自愛。《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二〕嘉靖本《豫章先生別集》卷一四又重出此篇，而題作《與俞清老》。

與潘邠老 二

某頓首。辱以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終辭，顧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愧竦！訪逮所疑，尤愧，叩之則窮也。嘗謂求之藝，賜之達，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學之蔽如此爾，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陳常弑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其可不疑也。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堯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申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弗爲。故曰：膠於物之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礙而鑿險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爲賊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聖宋文選》卷三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四。

與潘邠老 三

某頓首。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爲喜晝而悲夜也。不能不晝夜，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況此舉奇不勝其耦者乎！凡所爲問學琢磨，舉而措之，以吾常行而物變之中

故也。今遇小變，不超於其蚊睫，已磊磊柴於胸次，則行乎爭名干戈之間，泛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宰制萬物使得其職邪？邠老幸熟思之。京師三大節，開市井蒲博之禁，比三日，而得喪大相懸，有懟而殺身者，聞者未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之，豈不在可笑之域邪！尊府所欲書，亦未寫得，可徑附遞至吉文間，十日中當必作「二」。大門石刻當附駒父及十幅往矣。若尚能少留，今晚幸過我，濯去俗士患失之塵而後行，亦佳耳。《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四。

「二」十日：嘉靖本作「十月」。

與潘邠老 四

某頓首。累辱手記，以退食輒奉老人寢膳，或至中夜得息，故不果每作報。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服也。晉主夏盟而予楚，非所以爲民也「二」，然其勢不得不予楚「三」，司馬侯之言以告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趙衰也，不特壺飧從徑而不食也，舉是以爲原大夫「三」，所以令群大夫也「四」。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蓋君子斟酌世故以制行則如此「五」，非所以觀其私也。若夫觀其私，則德無小大，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爲由初發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承與季共

日以講學爲事，甚善甚善。多謝季共，不果別作啓。《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聖宋文選》卷三一，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四。

〔一〕民：原作「盟」，據嘉靖本改。

〔二〕予：原作「與」，據右引改，與上文一致。

〔三〕是：原作「足」，據右引改。

〔四〕群：原作「君知」，據右引改。

〔五〕世：原作「也」，據右引改。

與潘邠老 五

平居極欲奉款曲，而出入公私事亦相尋來，終日不了眼前，以此中休。窮年音問不通，雖交舊間頗相委悉，無簡賢慕勢之嫌，然亦自覺俗狀可憎也。辱教獎借太甚，加以恩意存問老少，知公見愛深也，顧鄙陋何能有益左右萬一？其言過稱，不敢當。其臭味同者，切喜此道有攸助爾。所惠詩卷，疾讀數回，詞意相得，皆奇作也。自頃未嘗得見筆墨緒餘，不謂公已能至此，欽歎之未足。此心此文，乃如明月夜光，終不可掩，豈待不肖推挽？然願公終所以而後載言，其上使長者知公不徒爲言，而後生有述焉。此報左右之勤懇。客至，草草。《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甲集卷

王立之承奉 直方

辱教，審侍奉熙慶爲慰。雨氣差涼，頗得近文字，但苦爲俗士所奪耳。寄《寂齋賦》，語簡，秀氣鬱然，大爲佳作，欽歎欽歎！然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咏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甲集卷九，《三希堂法帖》第十三冊。

與徐彥和 一

再拜。比因太和普覺院人回，寓書信，左右當已呈徹。專人辱手誨勤懇，審監郡草偃風行，又得從容於文字。推惻怛以惠鰥寡，忠實以教官吏，力行所聞，不以才高位下而自貶損，神之聽之，實百福之所會。惠示《壇經》牋訓，極見用心之美。今時道俗往往不護言行，斯文之作，實不虛費翰墨。若欲究竟茲事，更須退步，損之又損。恨不得相見爾，謹奉狀，臨書懷想。《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徐彥和 二

頓首。前附隆慶人拜書，當已徹几下。自頃多病，不能嗣音，即日不審何如？伏惟監理甚辦，內外蘄蘄，黠吏無所措手，頗甄別官曹人物，精確，定不使玉石俱焚也。所寄詩文，久乃得熟觀之，極見琢磨之功。奉想丹墨之暇，左右經史，時以古人用心處，一浣刀筆之塵也。未緣參承，惟有懷想，不宣。《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景溫都運

再拜。伏蒙賜教勤懇，感慰無量。冰雪寒冷，不審按部所止，台候何似？伏惟旌旆偃息，文武能否皆效於前，鰥寡得職，神明相之，動靜燕譽。尚阻參侍，臨紙懷仰，伏祈爲國自重。謹上啓。《山

與人

前承諭作《木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藻繪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荊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竊深歎息，以爲明言。凡作序引及記，爲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爾。足下深諒之。《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答王觀復

承問所以尊名者，輒奉字曰「觀復」。維亨嘉之會，草木亦樂其生；天地否塞，君子有失其所。故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君子所以處窮通如寒暑者，何哉？方萬物芸芸之時，已觀其復矣。比來嘗苦心痛，略無三日不發時，故懶作文字，且寄奉字之意如此。《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八。

答陳敏善 一

陳君足下：因江季共辱書勤懇，然牋敬逾禮，見處以丈人行，則不敢當。往在場屋，與喬卿同年，年相近，故相視爲兄弟，實以丈人拜先大夫也。又書辭所推與太過，亦非所敢當。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丘，便謂足以當之，恐不免爲大方之家所笑耳。雖然，與足下草木臭味相近也，故不得不相語。越雞之不能爲鵠，材不足故也，若不肖之才，又安能及此？豹藏於南山之霧，而文章爲國器者，不可掩故也，若足下之文，何患不赫赫於世也！所惠別卷詩，詞意清麗，讀之使人亹亹。足下年少，方日新而未已也，他日不肖方當望奔軼絕塵而歎耳。河出崑崙墟，雖其本原高遠矣，然渠并千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達於四海。願足下思四海之士以爲友，增益其所不能，毋務速化而已。暑雨方作，淮南已卑溼，不審比來何如？伏惟侍奉萬福。季共來，趣報書，匆匆才能作此語。《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甲集卷九。

答陳敏善 二

奉親趣官，期得侍奉，恨不款然望見風度，蓋已使人意消，況聞諸餘臧否人物之戒，謹當奉以周旋。爲政之務，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僚佐則事舉。大雅之爲人謀至深遠矣，立參於前，坐倚於衡，何日忘之？時節寒冷，勤加調護，省思慮，可以已疾。陽德之亨，願君子受祉，敦厚風俗。小詩歸賦高明，以見傾倒之意。《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答知郡大夫

再拜啓。霜氣日嚴，伏承尊候康和，慰喜無量。奉賜教，曲折憐問，感服至深。家信上煩頤旨，愧不可言。某官局勉以不瘳，幸親老在都下，善眠食，兄弟無他，以爲慰。惟是欽仰齋閣，無緣承請耳。蒙誨諭，意思不佳。三界無安，愛爲根本，惟洗心於道者，不受纏縛。不審頗觀佛書否？若於此有味，即能化煩惱境界，超然安樂。尚阻親近，輒以食芹之美，獻諸左右。率易，恐悚上狀，不宣。

《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答曹荀龍 一

辱書勤懇，感慰。承奉親在江湖間，縣僻無事，何樂如之？在康莊塵埃中，常苦人事奪光陰，得岑寂處，可讀書作字，佳耳。讀書勿求多，唯要貫穿，使義理融暢，則欲下筆時，不寒乞也。阻面，故云此。《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答曹荀龍 二

辱書，并惠崑山紙，極副所乏。銀魚脯亦佳。荷遠意勤懇，承侍奉萬福。邑中既屏人事，頗得學問，想有日新之功，恨未得面見所造詣爾。自去年三月後多病，不復能作詩，舊詩數篇謾往。果有山川之勝，楚漢間遺事，有可溫尋者乎？有新作，宜因以來。賦題不必甚高，衆人所同用便足，要於題中下少功夫爾。頃有數篇六韻詩，爲姪輩戲作，欲奉寄，適有少憤憤事，未辦檢錄，後信可往。作賦要讀《左氏》，《前漢》精密，其佳句善字，皆當經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時，源源而來矣。《山

答曹荀龍 三

頓首。廬陵之別，忽復四年，雖書問不通，時得動靜彷彿於南方親舊間耳。人來，伏奉教賜勤懇，感慰無量。仕宦不遠鄉里，定省之樂，不廢親側，又以文字爲職，何慰如之！往者行李道塗淹留，不及永樂之事，天於公至仁厚矣。想能夙夜文事，以銷往者好武之崇，以爲尊府君之壽。學官既無吏責，頗得一意於文史。想數有論著，能遠寄，以慰懶惰不進者，幸甚幸甚！某碌碌中秘書，幸得窺金櫃石室所藏，但老懶，無復日新，又衆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溫飽耳。《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答曹荀龍 四

承欲作《初食苦菜》詩，還能落筆否？大率作詩，因時記事，不專爲小物役思，乃佳耳。前日承往歲所作三詩，皆以食菜，斐然而成，欲手錄呈，數日冗甚未了，續當送不伐處也。欲封兩割俸券，并作書送通判，所封未畢，續附行軒也。《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一

某頓首。累屈車馬，欲一至舍所問動靜，常以休日有賓客慶弔事，力不暇給，非恃相愛有以忘其不肖，豈敢爾邪？承朝夕遂出都，臨風依依，願道途善護行李。至山中，便有登臨之樂，豈與奔走塵埃中者同味邪？然鄙夫於此處興復不淺，山中有新作，不惜時見寄也。前示兩軸，皆高秀，有江南山川之雲氣。前携至館中，欲示數同社，輒溷在群書間，檢尋未了，他日檢得，謄下本，當寄還也。環中所要子瞻《日日出東門》及陶家《佚老堂》詩，偶檢本不得，亦當別寫寄。三二日若未行，尚可約慧林一面邪？謹奉狀。《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二

頓首。伏蒙賜教，存問勤懇，審比來萬福如常，實慰企仰。豈弟君子，退處閑散，每與知者共歎，得所賜委喻累紙，但增歎耳。方朝廷每事循軌轍，又知公者多不在人材之地，故尚爾淹留。造物者常因其材而篤焉，如公夙夜靖共，豈久廢者邪！願進德不息，以綏百祿。《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王及之賢良

頓首。前辱車馬屈臨，匆匆未得參候。重承書詞稱述，如後進見先達之禮，不肖自視歉然，實不敢當，但愧恐爾。高文二篇，蒙不以交淺，傾困賜之，恩意甚厚。爛然盈目，未能得其味，但欽服爾。《繡川集》計多有本，輒乞取藏之；《春秋論策》借留熟觀。對客上答，不如禮。《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甲集卷九。

與濟川姪

濟川姪：夜來細觀所作文字，甚有筆力，他日可爲諸父雪耻。但須勤讀書令精博，極養心使純靜。根本若深，不患枝葉不茂也。所留紙卷，寫退之一篇不盡，三十五行尚餘十行未了，更續五幅乃可，不知有此紙否〔二〕？《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二〕「所留紙」以下原無，據嘉靖本《別集》卷一七補。

與宜春朱和叔

承頗留意於學書，修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古人爲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爲本。古人論書，以沈着痛快爲善。唐之書家，稱徐季海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甲集卷一〇。

與人

拜手。奉手筆，喜承起居輕安。齋罷欲到城中，借人馬來，因爲調老駒可也。隕隊、實墜、碩隊，義皆同耳。昔人自有憂官家養底橐佗夜間無睡處，但是識量不同，亦不必怪也。非敢抗答，但據理論之耳。《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六姨

前蒙手作嶺外十竹遠寄，以來勢飛動，即與坐客同觀之，無不斂衽欽嘆。當每竹記數句語標軸，它時與中州士大夫共此奇觀也。但恨未盡識此竹體性之所宜，或能因暇筆示，幸甚。竹族類最多，而《神農本草》、《齊民要術》、戴安道《竹譜》皆不能盡其種相體性，常欲疏記，恨所識未博耳。所寄紙軸，猶未暇落筆，寒夜就鑪或可作，即上寄。至親間時有可怏怏者，但願純以慈悲喜捨視之，則冤憎氣消，心意安樂，白頭受福，以庇孫曾。古人言：「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六姨聰明，必能融解此意。《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范宏父

再拜。昨旌旆在城東，以老親醫藥未閒，不得至館下；欲再遣騎承動靜，而使節已行。公私匆匆，因循至今。天氣比來寒暄不節，不審南土如何？比惟按部所止，官吏效實，鰥寡得告，神之所聽，起居百福。尚阻參承，臨紙增情，願爲國自重，以須召節。謹奉狀。《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甲集卷八。

答佛印了元禪師

啓。往來廬山雲居之下，聞道譽籍甚，而不得面；惟是言句多傳中朝士大夫間，望風懷想則勤耳。忽辱示書，存問勤懇。小人沈迷俗狀，去道甚遠，何以得此於善知識也？未緣參對，願爲甚忍世緣。謹奉狀。《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雲巖西堂和尚

雲巖西堂和尚：即日伏惟少病少惱，氣力安樂。等觀衆生，慈悲引接，得無疲勞？蒙賜書重重告教，止爲此事，恐某前來悟處不實，深見老婆心切。萬里相對，豈可自謾！若不恁麼，終不去通箇消息。念念不續，徹底惟空，都無道理，沒可把捉，更雖割甚處？三乘十二分，從上祖師一切所立法門，盡是止嘸錢，無絲頭許可掛唇舌，都無所合，故於普賢行願中，百巧千拙，且恁麼過。有病處願加鍼艾。無緣親近，憑此問信。《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答廣公閣梨

頓首。承示喻，欲刻藏記小字，舊文拙惡，何煩特地？但且留舊本示人可也。今別寫永明智覺禪師示衆語一本，請令善工刻之。乞守倅銜，已自有書道達。佛法淡薄，魔事熾然，有力道人正當出手扶救，想必欣然成就此緣也。《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山谷簡尺》卷下，《敕建淨慈寺志》卷二八。

與雲巖教首座

伏奉禪師七月七日遺書，承即以是日薪盡火滅。魔事熾然，法幢摧折，人天所共悲仰。伏想山中異類悲鳴，草木變色，凡諸外護仁賢，誰不哀痛？聞闍維有日，恨以世諦束縛，不能往同法會。今送香一合，并《燒香頌》去，幸爲告白。匆匆，萬不一陳。《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又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癸集卷三。

與余洪範 一

伏承教答，敬佩琢磨之益。論聽言之道，有之則吾改之，無之又何恤焉。則洪範之論雖盡聖，衆不可家說而戶曉，則又相傳以爲長短，此物理之不可免者也，則不肖論之盡矣。於流俗，與之則無不願盡，不能得一事，止作許多關鍵，則又不肖之病矣，誠不可鍼艾者也。自省以來，浮流世俗之風波四十年，莫不過如此也。飢食渴飲，困則斂卧，如瞿星入手，不落羅剎計中，不肖亦不能學也。《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與余洪範 二

所論上黨風俗可病，何時不然？八風與四威儀，動靜未嘗相離也。雖古之元聖大智，有能立於八風之外者乎？欲斷此事，當付之黨彥進爾。黨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故，黨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即公不聞，洗耳而已。《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答張益老求琴銘書 一

頓首。少同里閭，又接懿親，科場中亦聞緒言。而從食南北，缺然音問不通者二十餘年。忽奉來教，存問勤懇，慰此占思。承游意塵埃之外，得妙手於梓匠之斧斤，又過辱推許以學古之意，欲遍爲諸琴品藻稱述。誠願附名於不朽，然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此公之所聞也，要須他日得一披拂，乃下筆爾。人回，匆匆上狀。《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答張益老求琴銘書 二

斲琴要須以張、雷爲準，非得妙材，不加斧斤，故傳百世耳。閱百世而不慚者，固鈍而後利。都下有杜瓜、劉栗，皆爲名家，不以乾沒易其素志，雖微物亦傳；況此嘉器，能得古人之風聲氣習者乎！《山谷全書·正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二二八三

黃庭堅 六

答何靜翁

辱書勤懇〔一〕，審履道不踰禮義之防。於黃卷中求見古人，皆流俗之所趣，而叩寂求音，得之於淡泊，甚善甚善。今人古人，皆可師可友，能自得之者，天下之士也。精求經術，又能博極群書，此劉向、揚雄之學也。如足下所已得者，殊自不凡，要得登龜蒙而小魯，上日觀而眇天下耳。其餘流俗之所趣期不復爲〔二〕，亦知足下不望此於不肖也〔三〕。恨未識面，苟知向學之方，則千里同風矣。秋熱，更希珍重。《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一〕「辱書」上嘉靖本有「某頓首」三字。按此本於書簡首尾此類文字大多刪去，以下遇此等處一般不再出校。

〔二〕趣：原作「相」，據嘉靖本改。

〔三〕此：右本作「比」。

答鮮自源

春夏來多病，故久不作書。亦聞在旁邑會學，粗有衣食之願，故可相忘耳。辱書勤懇千萬，并寄顏、李書，皆所欲得，欽佩至意。所欲《齊亭記》，老懶倦作文，如王方平不復喜麻姑狡獪耳。隨語作二銘，不足觀，漫往。何靜翁寄詩及論史事，皆佳作也，恨未相識耳。如此基址，若得師友成就，當於世間有大名也。近又得榮州趙縝子智，能文有胸臆，非今鎔化人語作大義進士也。亦聞其本是醫家子，居鄉黨有行義，亦恨其迫於衣食，從人講授，未能卒業耳。蔡次律、張寬夫今年來作詩及文字皆進。懶倦又多賓客，奉書草草。《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答李材

早聞被選考試，如公清慎好學，上司采聽，誠不繆矣。以嫌不敢奉謁，方欲作啓問行李早晚，遽辱賜教，開諭勤懇，感愧感愧。不肖曩時以虛名屢當此責，嘗聞諸先生長者，以爲考試以至公慎密爲主，以禮待士爲次。所出題雖自有意義，亦不必純取合己意者。或其人說長，或理不足而文詞勝，皆可取也。既而用之，人多以爲然。昨聞上司甚病士人以行賄成俗，極欲革此弊，恐舉子道中投謁，至

於僧道術士皆當避之耳。公冰清玉潔，更及此者，交遊之情不能已爾。尊夫人左右，想侍奉不闕，或須藥餌，告令人示諭。《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洪駒父 一

駒父知錄外甥：得手書，知官下安勝爲慰。所寄文字，更覺超邁，當是讀書益有味也。學問文章，如甥才器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爾。仕宦如農夫之耕，其得秋在深耕而熟耰之，歲事之成，則有命焉。每見邠老，亦爲之道此，不審以爲何如。至親中失公擇，莘老，胸中至今憤憤，不可思念。餘惟自愛耳。《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洪駒父 二

駒父知錄外甥：久欲作書，人事匆匆〔二〕，因循至今。所寄詩，每開卷，歎息彌日。若齋心服形之功亦至於此，老舅以爲白首之託也。如甥才秀如此，不患當路諸人不知，但勤官業，懷璧自愛耳。邠老才性極明敏，相與琢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董梧之鉏痛治之耳〔三〕。學功夫已多〔三〕，讀書貫

穿，自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論議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雕琢。作得寄來。《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一〕匆匆：原作「忽忽」，據嘉靖本改。

〔二〕董：原作「董」，據右引改。「董梧之鉏」出《莊子》。

〔三〕已：原作「以」，據嘉靖本改。

與洪駒父 三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并寄近詩句，甚秀而氣有餘，慰喜不可言。甥風骨清潤，似吾家尊行中有文者，忽見法句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君子之事親，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文章直是太倉之一稊米耳。此真實語，決不相欺。又聞頗以詩酒廢王事，此雖小疵，亦不可不勉除之。牛羊會計，古人以養其祿。老舅昔嘗亦有此過，三折肱而成醫，其說痛可信也。鄧翁公擇曾師之。亦甚相愛，論亦及此，切希加愛。《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洪駒父 四

南昌必數得安問。所須筆墨二種，又龜蒙麝煤二丸。有新作更寄來。都下有所須，因來示諭。切希勤吏事，以其餘從事於文史。常須讀經書，味古人經世之意，寧心養氣，累九鼎以自重，乃所望於甥者。一日克己，天下歸仁焉，無患人不知也。潘邠老聰明強敏，相從以講學爲事，乃佳耳。《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答黎晦叔

承寄惠長韻詩，去年三月中到涪陵乃得之。詞意高妙，氣極老成，歎服無已。惟所以待不肖於古人，則極不敢當。賈誼有王佐之材，而不能盡其蘊；李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豈不肖之所敢望？若不肖者，猶未棄衣冠一老僧，安能有益萬分？又自元祐中，以病瘡不能苦思，遂不作詩，無以報來貺，但珍藏耳。文長院諸表甥爲致問千萬。適有親舊相過，連日苦人事，來人督書甚急，作記極草草。《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答棘道尉

尉，勾宗高。

一

雨餘便熱，喜承起居輕安。伏奉手誨，委掃除之幣於不肖之庭，自視缺然，何敢當先生之禮？至所以爲幣，又不敢當也。聞古者相見之禮，以束脩、乘壺、一犬，言其足以將至意，易致而不費也。朝覲之禮，天子受其贄而反其玉，雖千乘之富，亦不以其貨也。唯足下之誠已達於不肖，其幣則反諸從者。衰俗之中，稍以古道自振，亦吾儕之職也。伏幸照察。《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答棘道尉

二

重辱手教，不聽辭所將之幣，似未見察也。所謂行束脩者，前書盡之矣，幸足下三復之。昔者孔子食於季氏，不祭而食，食於少施氏而飽，曰：「少施氏食我以禮，非以季氏之食不美於少施也。」足下諒之而已。《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答棘道尉 三

適者極道古人之義，而足下終不察，豈不肖之貪鄙污陋素聞於世邪？物有可以取，則管仲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有可以無取，則王陽不貪西鄰過墻之棗。物有可以與，則孔子與原憲粟九百；有可以無與，則靳於子華之母請粟。故曰：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無與，與傷惠。二者俱失。足下一舉而使彼己俱失之，竊以爲過矣。《易》曰：「初筮告，再三瀆。」足下深思此義，斷之可也。《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王立之 一

伏承手誨，審霜寒侍奉萬福爲慰。惠示詩文，皆有爲爲之，甚善。更權以古人之言，求合於六藝，當有日新之功。書室可名曰「求定齋」。古人有言：「我祖惟求定。」彼蓋以治國家，我將推此以爲養心之術。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鑑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應。不審以爲如何？適爲親老今且苦痰眩，故久稽來使，又未能寫所示紙軸，想痛察也。某頓首。《山谷全

與王立之 二

每思足下有日新時邁之氣，頗欲以文字相從「二」。所居既南北相望，又公私匆匆，初無暇日，但馳情耳。辱教，審體力勝健爲慰。承尊府往懷州，幾時當歸也？復少游書，詞意自相了，佳作也。若讀經史貫穿，使詞氣益遒，便爲不愧古人矣。劉勰《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此兩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彈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高麗紙得暇即寫。多事，草率。《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二」「從」字嘉靖本不明，四庫全書《山谷外集》作「質」。

與王立之 三

辱教，并惠示《蠟梅詩》，感歎，恨多病不能繼聲爾。論題俟二三日間檢上。策題不須作，但取《通典》，凡事目大者，類取古今沿革與今日所宜者，作文一篇。大略得三十篇，即縱橫貫穿矣。小詩若能令每篇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頃來詩人惟陳無己得此意，每令人歎伏之。蓋渠勤學不倦，味古

人語精深，非有爲不發於筆端耳。《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又見《詩林廣記》後集卷六。

與王立之 四

比辱車馬，甚惠。欲往上謁，因得款語，尚以秋暑未艾，新病起，畏衝冒耳。承惠教，審侍奉安勝爲慰。二文皆佳作，今少年書生，未見能此者，甚歎伏也。然有一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昏晚眼澀，奉啓草率。《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趙伯充

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但不用學，亦如字，要須以鍾、王爲師耳。

《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〇。

與王瀘州

劉公敏蒙薦引，遂有成命，蓋公樂得人材，不廢葛藟之賤矣，欽歎欽歎！公敏士大夫家子弟，樽俎談笑亦可觀。至於幹公家，則有餘地，退而省其私，則安貧守節，篤於孝友，未易得者。久備使令，乃知鄙語不妄。李侗至江安，既寡過，又繕完城壁頗有功，其意亦願出門下也。若得在部曲，尤見其多能，能輒妙於其事也。陳傑被薦，幸甚。守法循理，又不矯激照映其同列，誠亦難得。逢興文聞於左右，非特一日之雅。渠已老於世事，其爲吏，長於督察吏史姦伏之情，若在幕府，實稱耳。

《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王雱 一

辱書，勤勤懇懇。多病懶書，恐不足副所以來，故久不能作答。往得暫見眉宇，熟觀所惠書，詞意深厚。蓋足下天資高明，又居賢父兄珠玉之淵，宜其清潤光輝，不資於人而自燦矣；而求學問道之意常若不足。古之學大成者蓋如此，顧不肖無以培益左右萬一耳。即日盛暑，伏惟侍奉萬福。未緣會集，頗思從容談笑。惟強學自重。《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四。

與王雱 二

承七月七日問，喜承秋來侍奉萬福。仕宦之奇耦倚伏之數，公家父子既盡之矣，亦無可言者，惟有顛沛不忘問學耳。所惠書，累幅勤懇，老懶不能盡答。惟君子能盡人之情，不以重牋疊記爲恩厚也。所寄紙，偶以書數種鄙語，且寄上，《符讀書城南》它日更作兩幅小楷字往矣。數舍無緣會面，千萬強學自愛。《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王子飛 一

久欲作書，病與懶相遭，頽然輒復過日，竟辱惠教先之，不以罪廢無堪，而奉之以禮意，自視枵然〔二〕，無所可用，名在不赦之籍，豈當得此？恭惟足下好賢樂善之無已，存心吉慶，出於家風故爾。即日霜寒，不審何如，伏想侍奉萬福。某塊然蓬蓽之下，已忘死生，於榮辱實無所擇。至於樂聞士大夫之好學，有忠信根本，可以日就月將者，則惕然動其心，此則餘習未除耳。何時得款語，盡道德之教？臨書向往，千萬強學力行，爲親自重。謹勒手狀。《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二〕枵：原作「喝」，據嘉靖本改。

與王子飛 二

閒居杜門，不欲煩公家借書吏，不能作牋，以報公銜之賜。惟君子盡人之情，去繁文而見其質也。承尊使君授再命，伏惟歡慶侍旁，未有王事，想昆仲相從講學，日有光輝之益。小兒輩過辱推獎，蓋椎鈍似龐厚，不解事似有福耳。亦漫令讀書，或冀少識字，可從仕耳。鄙書無法，不足傳後世，俗浪謂之能，亦自不可解。誠有意書字，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顏、楊，乃能超俗出群。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不爲俗書，如蘇才翁兄弟、王荆公是也。雖然，要須先深其本耳。辱書，甚有意於不肖，遂發狂言，回顧惟以赧然。《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王子飛 三

舍弟還家，伏奉賜教長牋，禮數過當，非所敢承。別紙恩意勤重，顧言行朽穢，何以當推與之言耶？即日暑氣蘊煩，不審何如？伏惟侍奉萬福。所苦既平，得調護之力，想氣體飲食乃壯於未病時也。然更須以弗畏入畏爲念，蓋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蚤服仲尼之戒，故及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

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尚阻會面，臨風懷想，千萬爲親自重。謹勒手狀。《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王子飛 四

示諭作牋，以爲不可廢之禮，其義蓋不然也。古無此禮，近世李宗諤始以公狀施於私敬。如先達王元之、楊大年，其道德至今可愛敬，凜然有大臣風節者，蓋不用此禮也。竊嘗病世俗好爲苛禮細謹，故在高位而不可望以相知察者，未嘗與書，雖曩時在州縣亦然；其可望以相知察者，亦不復修世俗之禮也。竊意如子飛風度智術者，可共此不疑也。《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又見《黃氏日抄》卷六五。

與王子飛 五

比急足回，奉狀必已徹几下。數日秋暑尤逼人，不審何如？伏惟侍奉不僭調護。治行之策何如？漕臺有來音未？尊公去瀘，雖田野小民亦耿然，在公家以理自遣，固已無纖芥矣，唯行李須令出於萬全耳。瞿唐、灩澦，非可玩之水也。文字遂託密上座將行，不審可意否？士大夫聰明文學，世頗易得，至於秉不凋之節，奉以終始，萬人乃一耳。樂公父子好善不倦，故書此《獨行》一篇，往所謂輕

塵足岳、墜露增流者。孔子曰：「重耳之伯心生於曹，小白之伯心生於莒。」安知我不得之桑落之下，小小逆境，皆進德之門戶也，願加意焉。續更奉狀。《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王子飛 六

辱書勤懇，審秋來侍奉萬福。餘蓋不足言，所爲夙夜黽勉子職以悅親者，惟強學所未知，力行所未至耳，其餘隨緣厚薄可也。顏子親在堂，而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以道義事其親故也。度吉宣事速行到瀘，亦九月初矣，治裝尚從容，水劑亦安穩矣。尚可數書，因便風作記，極草草，千萬珍重。《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王子飛 七

承尊公仕宦連蹇，歲寒之節挺然，所望乃如此。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於六鑿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縣河，而不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頓如此，亦是胸中不浩浩耳。密師溫克，蓋得其兄範公江海之一勺耳，惜公不識範公也。承爲小兒鑄私記，感愧感愧！兒輩率易恩煩，方治行事

多，乃亦及此耶？草草。暑中倦筆墨，漫寫去，不審可意否？《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太虛公〔二〕

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魑魅〔三〕，耳目昏塞，舊學廢忘，直是黔中一老農耳，足下何所取重，而賜之書？陳義甚高，猶河漢而無極，皆非不肖之所敢承。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塗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卧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睨一世耶！先達有言「老去自憐心尚在」者，若庭堅則枯木寒灰，心亦不在矣。足下富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恐不當但託之空言而已。無緣承教，以開固陋，因來有所述作，幸能寄惠。灌園之餘，尚須呻吟，以慰衰疾。謹勒手狀。《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四。

〔二〕「公」字原無，據嘉靖本補。《二百家名賢文粹》題作《與秦太虛書》。

〔三〕鄉：原作「卿」，據嘉靖本改。

與韓純翁宣義 一

奉別久，未嘗不懷仰。棄捐漂沒，因循度日，故不能作書耳。忽辱手誨勤懇，感刻感刻！承作邑游刃有餘，伏惟起居萬福。子舍乃有佳士，沓拖不可耐，觀其詩句，知其言行必超逸絕塵。衰老不進，殊覺後生過人，恨未識耳。正翁房諸子有望者乎？郡守瑩中及師川，皆天下士也，朝夕聞所未聞，何慰如之。會面未有期，千萬珍重。謹勒手狀。《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韓純翁宣義 二

辱牋記，禮意甚勤。適以私忌飯僧，又不欲久留來使，故率爾奉手記，唯君子盡人之情，能察之耳。蜀中諸舍姪多相識，亦嘗得書；葉中比來乃疏書問，亦以道遠且不便邪！如子蒼之詩〔二〕，今不易得，要是讀書數千卷，以忠義孝友爲根本，更取六經之義味灌溉之耳。《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二〕蒼：原作「倉」，據嘉靖本改。子蒼，韓駒字。

與宋子茂

比因還部兵，奉書當已徹几下。盛暑少雨，比來日用佳否？子飛、子均、子予，想數相見否？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則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不肖累日來，意思極不佳，初疑其欲作大病，熟思之，乃是卧簟達旦，夜中不加寢衣耳。既而徹簟敷席，小忍煩而加衣，遂無恙。恐鮮君到，說累日病，故具之。鮮君，閩中人，修謹，讀書知意味者也。以故人書到此，見其宗人。其宗潤屋也，治楊朱之術，故一毛不拔，以此困於逆旅，論三四平日與游者，乃能上道。意望瀘人稍能薄濟之，如何？百冗，草草。《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與曾公卷

宜州

晚來辱書勤懇，感刻感刻！比日殘暑，伏惟起居住佳福，衡陽侍庭，日收寧問。示江樾書事二解，清麗雅正，嘆詠不能去口；欲便和去，以久不作詩，蓋井泥不食矣。老穉荷調護之久，諸子無雜賓客，一意從學，皆公卷之賜。今城北相去差遠，老懷頗以爲念也。二百星知己送，相處如所戒。未敢

遽以書謝丞相，因家問先及懇懇，幸甚。已令分百星來宜，恐前日溟上之傳不虛耳，然列禦寇所謂營州之西猶營州也。鍾乳何時再成？前所惠草伏四神，初夏腹病，和理中丸四兩服之，頗得益。示諭南方不宜服金石藥，荷公卷情眷周盡。公卷疽根在旁，乃不可服，庭堅服之，如晴雲在川谷間，安得有霹靂火也，如何？嶺南秋暑殊未解，此書到零陵已搖落矣，千萬爲器業珍重。《山谷全書·外集》卷二一。

上運使劉朝請書

九月十六日，宣德郎、知吉州太和縣事黃某，謹再拜獻書運使朝請閣下：竊以蘊知人之明者，不必左右爲之先容；懷高世之度者，能越拘攣之議。徒聞其語，今見其人。何則？小人於朝行卿士無平生之言，於左右使令無一日之雅，碌碌下邑，蓋將期年。其吏事乃庸人之所能，其學問文章則迂闊而可笑。又承秕政之後，百度無綱，負逋在民，縲繫滿獄。惟其公而寡於斷，廉而困於明（一），勤而短於文，學而蔽於事。政多有偏而不舉，訟多有決而不情。簿書會期常在諸邑之後，勤苦教養僅爲細民之安。蓋所謂學製錦則敗材，代大匠而傷手者也。恭惟閣下美實盛名，出入臺省，朝廷記識，所至未嘗久淹。下車以來，百城仰首。興滯補敝，發於流水之源；舉廉摘姦，如出耳目之所及。有能有守，恃以立名；臧汙聞風，求解印紱。鞭策之下，願展足者蓋多，而使府近僚，歲滿求代，獨蒙采納擢取；無能內視缺然，承命惴恐。自非閣下能越拘攣之末議，不資左右之先容，斷以公明，何能及此？

士爲知己，古人則既有言。徒恐外任舉人，已閱詔書之新格；遷官就縣，不聽他司之辟除。誠得執鞭以當指使，千慮之一，或助萬分。官守遠於門庭，竿牘未通几格，願承教約，曷勝惓惓。謹奉書達小人之情，糟粕不足以寫至意。秋暑，不審尊候何如，伏祈爲國自重。不宣。《山谷全書·別集》卷一二。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三。

〔二〕明：原作「民」，據《豫章先生遺文》改。

代人求知書

《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其意以爲微賤之於高明之勢，情意闊疏，禮貌相絕，無因而至前。高位而有仁心，以長育人材爲己任，加誠意而求之，則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者，皆得以爲依歸云耳。夫必待全德君子然後用之，則雖三代之隆，聖賢相遭，不能無才難之嘆。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湔拔而用之，則澗濱行潦之蘋蘩，可薦於豆籩；如加以斤斧，飾以青黃，則枯木朽株盡爲犧象之器。以某無術，得以職事奔走，備使令。恭惟閣下高明，師表一道，敦厚忠信。仁舉而義措，左公而右明，足以與能者有功；治威嚴能，足以使不肖者畏罪。如某之愚陋，宜見其底裏，豈敢飾愚暗以欺左右哉？竊

不揆度，以爲潔己而不汙，敢自比於蘋蘩〔二〕；其材能雖薄，猶得在枯木朽株之列。然待罪節下，今將再書歲課，去此幸登吏部之格，當路諸公過於采聽而保任之，於此有垂成之勢。誠願閣下賜俎豆之餘地，不責潢汙之所從來，不愛斧斤而斲之，期於成器，捐一臂之力，使小人有黃鍾大呂之重。竊伏而思之，在尊位而有仁心，能育人材，捨門下而誰哉？干冒威嚴，不寒而栗。《山谷全書·別集》卷一一。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三。

〔二〕自：原作「不」，據《豫章先生遺文》改。

與蘇子瞻書

某再拜啓：春寒，伏惟知府祠部學士尊體動止萬福。頃自衛州試舉人歸，於鄭掾處得賜教，不以汙下難於獎拔，接引開納，勤勤懇懇，俯偃而忘其臂之勞。強駑馬於千里，不敢自絕，勉奉鞭勒，至於不勝任而後已耳。和詩詞氣高妙，無以爲諭。往聞執事豈弟之聲，今食其實，獨恨未有親近之幸耳。去九月到家，老兒病脚氣，初甚驚人，會得善醫診視，今十去九矣。又苦寒嗽，未能良愈，坐此不通書閣下。仰惟大雅函容，有以裁其罪。黃樓之作，名不虛生，淺短豈敢下筆？願見記刻，淹熟規摹，當勉爲公賦之。子由尚在閑處，識者所恨。伯氏往得接歡，極嘆其沈冥而游刃於世故，以爲古人

不過如此。想數得安問。外舅謝師厚，外砥礪而中坦夷，士大夫間少見。暮年無所用心，更屬全功於詩，益高古可愛。數有酬和，冗未辦錄上。冬春愆雪，麥根無澤，伏惟長民者未能忘憂。數舍阻於參侍，不勝馳情。伏祈動靜調護利物，坐進此道。謹奉狀，不宣。《山谷全書·別集》卷一二。

答王周彥書

七月戊辰，某敬報周彥賢良足下：成都呂元鈞，某之故人也，解梓州而遇諸塗，能道榮川土地風氣之常。嘗問之曰：「亦有人焉？」元鈞曰：「里人王周彥者，讀書好學，而有高行。以其母屬，當得蔭補入仕，始以推其弟，今以推其甥及姪，斯其人也。」時僕方再往京師，見其摩肩而入，接踵而出，冠蓋後先，車馬爭馳，求秋毫之利，較蝸角之名，大之相嫌嫉，小之忘廉耻，甚於群蟻之競腥。茲窮荒絕塞，其地與蠻夷唇齒，其俗以奔薄相尚，尊爵祿而貴衣冠，乃有周彥者，其古人之流乎！豈不卓然獨立於一世哉！既竊嘆其人，又喜欲與之游也。及某以罪戾抵戎棘，久之，觀榮之士樂善而喜聞道，中州弗及也。無乃周彥居西河而格其心，而變其俗，以致然邪？凡儒衣冠，懷刺袖文，濟濟而及吾門者，無不接，每探刺受文，則意在目前。其周彥者，亦我過也，經旬浹而寂然，一日惠然而來，乃以先生長者遇我，而自謂何以得此於周彥者？豈以葭莩之好，齒髮長而行尊者邪？既辱其來，乃枉以書執進之，敬出其文詞，且有索於我矣。周彥迫之不已，僕安得不啓不發，而有以報也？夫周

彥之行，猶古人也，及其文，則慕今之人也，何哉？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惟推其所慕而致於文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伯夷、伊尹，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之學周公，孟子之學孔子，自堯舜而來至於三代，賢傑之人，林聚雲翔，豈特周公而已？至於孔孟之學不及於周公者，蓋登太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也。企而慕者高而遠，雖其不逮，猶足以超世拔俗矣，況其集大成而爲醇乎醇者邪！周彥之爲文，欲溫柔敦厚，孰先於《詩》乎？疏通知遠，孰先於《書》乎？廣博易良，孰先於《樂》乎？潔淨精微，孰先於《易》乎？恭儉莊敬，孰先於《禮》乎？屬辭比事，孰先於《春秋》乎？讀其書，誦其文，味其辭，涵泳容與乎淵源精華〔二〕，則將沛然決江河而注之海，疇能禦之？周彥之病，其在學古之行，而事今之文也。若歐陽文忠公之炳乎前，蘇子瞻之煥乎後，亦豈易及哉？然二子者，殆未嘗不師於古而後至於是也。夫舉千鈞者輕乎百鈞之勢，周彥之行，扛千鈞矣，而志於文，則力不及於百鈞，是自畫也，未之思耳。周彥其稽孔孟之學而學其文，則文質彬彬，誠乎自得於天者矣。異日將以我爲知言也。紙窮不能盡所欲言，惟高明裁幸。蒙遺疋物、芎朮、珠子黃，皆此無有，拜嘉慙忤。湯餅之具尤奇，羈旅良濟，益佩憂愛，災患尤所不忘耳。元師能令携琴一來爲望。莊叔之子亦可敦以詩書否？惠訊至寄聲，不宣。某再拜。《山谷全書·別集》卷一二。又見《豫章先生遺文》卷二。

〔二〕涵泳容與：原作「涵容」，據《豫章先生遺文》補。

上運判朱朝奉書

某再拜啓：某款啓細人，不知天下大體，結髮讀書，願以所聞與一世共之，而碌碌，行年四十，止於是而已矣。不深察者，至以爲強項而釣愛民之名，談虛而有費務之實。而閣下超越拘攣之議，獨見之於事物之表，豈與流俗人所謂知己者同日語哉！恭惟閣下忠信愷悌，自得以明己；恂達重厚，推餘以賜人。官吏進見，觀表知裏。推任所長，使皆有用；慈哀所短，不以深誅。小人以此待罪節下，再書吏考，尚爾保全。惟流俗人之相知，市井同利，意氣相傾，許以死黨。恭惟門下何得於此？至於古之知道德之歸者，所以報知己，雖固陋，敢不勉焉。《山谷全書·別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二二八四

黃庭堅 七

謝張宣徽書

某頓首再拜，致政宣徽少師閣下：某不肖，懼不給使令，豈敢望教。伏蒙開納，衣被以道，至極溫厚。瞻拜孔德之容，慰適小人之願，幸甚！蒙慰誨勞苦，非晚學孤生之所宜蒙。惟閼盛德之聲色於不有，倚富貴於几杖之外，而下無能，此豈流俗之情哉！顧器淺能薄，夙夜自強，不足以副門下之意。暑氣煩溽，不敢再造齋館，伏祈調御衛生之經。河潤九里，不但小人蒙福也。謹上狀。惶恐皇恐。《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又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甲集卷八。

答李材書

某頓首啓：頃辱惠書勤懇。閑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晴暖，從門生、兒姪，扶杖逍遙林麓水泉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歲，以是久不報書。專人來，又蒙牋記累紙，存問益勤。伏承偃息田里，侍奉吉慶，鄉鄰父兄，雞酒日至，何慰如之！今歲黔中霜雪早寒，數日來，雪欲及摩圍之麓，不肖到黔中三年，所未有也。不審南充冬候何如〔二〕？此方舊同僚，惟呂東玉在，亦逼代矣。守倅見不數，然意乃鄭重，皆清慎不擾，不易得也。某杜門終歲，益覺清淨，時苦門生抱經來咨問，尚俗氣未除耳。范公去已十月，不得音問，比聞爲凌雲疏請，或被逼，往往復來此也。竄逐之餘，枯木寒灰，未委溝壑，無階會集，惟有馳情。千萬進學畜德，以須陞用，使二親身見之。《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二〕南充：原作「南充」，據嘉靖本改。

答從聖書

某再拜。比蒙賜教勤懇，審治郡威嚴，內外斬斬，齋閣安閒，頗與僚佐尊酒謝江山之勝，何慰如

之！某自放林壑之間，閒居益有味，弟姪到眼前，遠者常得安問，頗以自愜。恨數舍無緣參候爾。於不肖有所聞，教之篤之，乃所望於左右。謹勒手狀。《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邢和叔書〔二〕一

某頓首。至親中失公擇，莘老二德人，哀念不可忘。頃來意緒嘗憤憤，飢飽或不省識也。方今人物眇然，而朝廷屢失長者，可勝歎邪！今年來，百事慵懶，唯思江湖深渺，可以藏拙養愚，但事勢有未得者耳。公相知察，故及此。《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二〕邢：原誤作「刑」，據嘉靖本改。

與邢和叔書 二

伯氏梁縣頗安職，每得安問也。令嗣安勝。詩人得在江山勝處，沈痾當脫然去體。有新詩，數見寄爲佳。因來乞《韋蘇州集》，得差厚紙印之，幸甚。燭下眼澀，十字九乖，幸照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通判通直書 一

某啓：雅聞豪士之風，恨未接款曲。今者放逐顛沛，不意乃有參對之幸。寒暄未節，不審即日尊候何如？伏惟監理鎮靜，蠻夏肅然，宴居閒安，百福所集。某行李中有貴州鹽鋪兵十餘，及建始借白直數人，勢須以煩使部，不審可得否？到城參候，更當咨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通判通直書 二

某竄逐孤危之迹，情實可知。邂逅長者監郡，幸獲參展，承高明特達，以場屋一日之分，顧盼存恤，恩意甚備，使旅況無瑣瑣之態，感服之情，未易言也。寒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監理豫暇，時能樽酒以對江山。代者未有車音否？某蒙資致行李之力，已及貶所。人事方匆匆，奉狀不能萬一。願珍護眠食，以須寵祿。《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幕府書 一

某竄逐窮鄉，惟恐薈蔚之不深，不復與人事。乃辱賜教累幅，存問勤懇，叙示先君疇昔舉送之舊，豈勝感念！即日霜寒，不審尊候何如？幕府省文書，當有樽俎之樂〔二〕。未緣會集，千萬珍重。

《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二〕當：原作「常」，據嘉靖本改。

與幕府書 二

某頓首。方欲遣記問秦瑜所附書信，忽奉來誨，喜承即日霜寒，王事不至勞勤，體力輕安。寄惠家庖所作醬，極濟所乏。仍承誨諭，奉煩鄙事已措置有緒，感刻感刻。所示連蹇仕途，實深歎息。當路諸公頗求真材實廉之意，計不相遺。但棄捐漂沒，不能致人輕重，亦不能率爾作書達人；惟因行李相見，或及人物，乃敢開道之耳。此意公所了了也。然成就自有時，馬鳴而馬應之，非智也。旦夕遣回黃甘者別上狀，千萬珍重。《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張道濟帖 一

某頓首。穀旦辱惠顧，適有他客，不能延款，甚愧。天氣和暖，伏想體力勝健。龍尾研、自作墨各一，宣筆四，漫助文房之用，輕浣輕浣。來早令三子就學，惟煩訓勵之以嚴，久之乃不費力。古者易子而教之，蓋欲用威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張道濟帖 二

今日幸陰涼，諸生事業皆辦，謾携琴至草堂，亦佳，亦息焉游焉之義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胡逸老書 一

某叩頭。頃辱報書，甚勤懇，來人不取答遂行。目前多故，因循至今。秋氣差冷，不審體力何似？雅聞公有山水清尚，獨能尋寂寞文字之樂。徒恨憂居，日從事於窀穸，未能奉款語以觀所聞，惟有馳情。伏冀強學自重。謹勒參候。《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胡逸老書 二

某伏奉手誨，審宴居不爽衛生之理，體力勝健，良慰懷想。今歲秋暑，常多病，老態百出，殊覺不甚耐也。廣夏虛堂，想不知蓬蓽煩溽之味。比來何似？終日頗復撥棄俗緣近書冊否？《東坡集》偶有兩部，輒分其一助藏書。承許中秋後見過，拂榻鋤逕，奉遲足音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胡逸老書 三

某頃辱車馬來助給事叔父葬事，事緒叢脞，不能款曲淹留賢者，於今以爲愧。霜寒，天氣清明，伏想日用安和。比何以爲樂？頗得新書畫否？所留卷軸，偶夜宿山堂，松風泉溜，擊觸筆意，揮寫略遍，今遣上二短軸。欲寫鄙詩草，盡在怡憇閣，夜中不能取，可候他日也。此絹軸用礬黏，極中節，頗令人喜書。如所背高軸，幸惠一軸，欲寫一文字，與羅漢南老。早得來，免沒納短卷耳。晨起手倦，奉狀草率，不宣。《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胡逸老書 四

所問田宗印，蓋出《史記·齊世家》：「子行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又曰：「子我盟諸田於陳宗。」陳宗猶田宗也。胡氏出於舜後，胡公滿，有陳國者也，用田宗字印，義亦叶矣。戲虎屏，漫作贊，如此不知可否？《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胡逸老書 五

某頓首。惠及劉氏樂府，亦好書，頗助寡聞也。建盞政須比還雲巖爾。法帖已領，老杜詩且留不妨。舊日所聞虛淺，比來讀之，多解其趣。然常以懶倦，不能隨手鈔記，若他日得暇，當以蘇州本隨處誌記也。前欲作《黃庭》草，因查田、呂三十六有一軸絹在案上，因一夜草得《黃庭》，殊有意思。近爲王良翰携去，恨公不一見也。良翰又爲摹得韓幹二十餘馬，及閻立本十二國圖，皆比佳物，何時復能強行來一觀邪？公來，但同益老諸人喫飯，葷素皆無所費，不必以爲嫌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胡逸老書 六

某頓首。前辱車馬甚勤，而賓客冷落，饌具單薄，政以不欲作俗禮，使賓不暖席耳。雖然，得君子淹留，意亦不甚滿，重煩稱謝，何愧如之！癰方潰，臂作勞輒痛，極草草。《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胡逸老書 七

某頓首。僕夫回，辱手誨，審宴居體力勝健，良慰懷想。元明十四日遂行，但恐公未即來，然已拂榻奉候矣。所諭寫周興嗣《千字》，於公何所不可？然常嫌《千字》太鄙俚，若欲刻石，用高尺許卷軸草《黃庭》亦可耳。草書大字，古無此法，近世唯張長史、僧懷素時時作數字耳，其餘皆俗書也。公好書如嗜欲，要須蟬蛻塵埃之間，玩思高古，乃可以垂世傳後耳。方治元明行橐，奉狀草草。

《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胡逸老書 八

某頓首。寒燠不節，比來體力何似？益老得從容齋館，想少慰。大草殊非古，古人但作小草爾。故有意學草，當學草小字。今法帖中有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草數行，清絕瘦勁，雖王父子，當斂手者也。公必欲求善工刻字，當奉爲書小草《黃庭》，須得意輒作數行耳。今日欲學草書，當求智永《千字文》五百許字，其半王著足成者，此小草迺無俗氣爾，餘不足學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胡逸老書 九

某頓首。比辱車馬肯淹留，良以爲慰。共飯蓬藿之間，藜藿滿筯，又以爲愧。早來衝冒風寒，體力佳否？承手誨勤懇，感慰。所須諸字，若得暇，一日之功；或無思，則數月。要須獲麟於未發前耳。天氣昏濁，亦增老倦，奉答草草。《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胡逸老書 一〇

某頓首。承遂歸心於禪悅，何慰如之！可試看《楞嚴》、《圓覺經》，反觀自己是何道理。既爲大丈夫，須有大丈夫事，有麼，有麼？《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劉晦叔書 一

某頓首再拜，晦叔發運吏部九兄閣下：黃州一面而別，情深耿耿。鄂渚漢陽，乃得相從，甚慰十年之意。行日馳至江潯，承已涉大江，但望風馳情耳。江夏送到所惠教，并得紫萸糟薑，敬佩不忘之意。別來未承近問，懷仰曷已！謹附承動靜，願加珍嗇。謹勒手狀。《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劉晦叔書 二

黃州幸得一面，謂可追舟尾得款語，至武昌，承大旆已解，豈勝悵仰！霜冷，不審尊候何如？過湖不驚恐否？子舍想皆勝健，學問皆有日新之功。潭府從來號爲少事，兄老於世故，文法當迎刃理。

解，但以詩酒謝江山耳。某至鄂州，遂僦屋寓舍，諸亦粗遣，去雙井才七程耳。方阻瞻承，臨書耿耿，謹勒手狀，伏祈爲國自重。《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李端叔書 一

別來兩辱書，荷恩卹終始不渝〔二〕，方其與魑魅爲群，竊伏草間，不忘歎息。所以不作書者，往時奉九書而不報，公猶不愠，在棄捐中，宜相貸也。奉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誨，不怒而加勤，乃知德人之度久而愈深也。又知不卹乖迂在官事事，此雅所期左右者，更願守心如珠，守口如瓶爾。某多病早衰，百事不堪。向蒙恩遂便郡之請，冬後乃差健，遂不敢再請宮祠。三兩日暫到雙井，二月末後復至荊州，乃趨太平，前此計尚得修問。《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二〕渝：原作「偷」，據嘉靖本改。

與李端叔書 二

得書數幅，開闔累日，想見傲睨萬物之容。承官暇，每從蘇黃門，引領欽歎，何時預此清集？不

肖鬚鬢已白十八九，短髮幾不可會聚，求田問舍頗有之，亦未如意耳。小兒娶婦，尚未得孫。女子今已三生矣。知命二男三女，似有可望者。三女一已嫁，其仲亦咄咄逼人矣。元明在萍鄉，甚安，亦有吏能聲，後作虔州獄官，監司亦知渠恪而解事，然非在黔戎時語也。老來嬾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李端叔書 三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嬾作詩耳。公比來亦遊戲翰墨間邪？或傳陳履常病且死，豈有是乎？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但公不識耳。方叔安否？《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答黎遲晦叔書

精一之說，筆下未能盡，試熟思之，日用應世務者，是精是麤，爲一爲二，便可得之。若要作記，俟他日從容。適有少人事窘迫，又作南方數處書，故未暇耳。《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呂晉父帖 一

別後忽復春夏，哀苦窮窘，多病嬰纏，日力不自給，久失修問。即日初暑，不審何如？伏惟平易之政，民有畏罪懷仁之心，訟庭寂然，縣齋燕處，有以自娛。聞代者已在湖口，解印想必有期，遂有相遠之歎，臨書增懷。《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呂晉父帖 二

比辱車騎臨顧，恩意良厚。適到家日，苦賓客肴具菲薄，不足淹留君子，於今愧悚。比方掃除巖下草堂，日親耨灌，林影水聲，可以永日，恨公不能來爾。雙井四瓶，皆今年極嫩者。又玉沙芽一斤，以調護白芽，然此品自佳氣味，但未得過梅，香色味皆全爾。公著意茲，想不可欺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呂晉父帖 三

冬暖而雨，天氣未佳，不審比來何似？伏奉牋記累幅，禮數過當，雖懷戢勤重，然甚悚仄不敢承也。比以舟楫未治，淹留，意緒殊不佳。遠承津遣開濟行李，非仁哀孤苦，安能如是？欽服高誼，大不可言。不肖於公家伯仲有一日之雅，又德占家復聯瓜葛，徒以未嘗得望履舄，故不能一通記問。今者遭罹大故，護喪葬田舍，道出貴部，繭然凶粗，無緣參候。伏惟豈弟之政，田里所安，縣齋虛閒，寢膳宜適。哀苦癯瘠，雪寒手凍，上狀不如禮，伏幸痛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鄭彥能帖

病中聞苦下痢，甚憂甚憂。昨日見顏色，知向安矣。但少服攻擊之劑，調飲食之味，日可痊矣。赤石脂末二錢，細白麵二兩半〔二〕，切三刀子軟煮，調和羊清汁食之。胡給事云，虛勞人不過兩服即成藏府矣。河魚丸：用大芎二兩，神麴二兩，炒爲末，湯浸蒸餅爲丸，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薑湯下。桃紅丸：赤石脂二兩，細研炮製〔二〕，乾薑末二錢和勻，湯浸蒸餅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百粒，濃粥飲下，日三服可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二〕「二錢細」三字，四庫本作「二錢半」。

〔三〕製：原作「裂」，據嘉靖本改。

與崧老書

某再拜。奉別忽復八年，雖於親舊間時聞動靜，而奔走南北，無緣作記以修嚮往，唯攀仰不忘爾。昨兄弟往來貴部，皆蒙勞來甚勤，久欲通書道謝，而冥頑困於簿領，匆匆至今。即日不審何如？伏惟邑里安於豈弟，犴獄肅清，齋閣時有文酒之樂。某竊食於此，無以庇民，襍被待菟除耳。未緣參對，惟冀自重，以須百祿。謹奉狀。《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郭明叔提舉書

某再拜。頃者使節入城，數屈車騎，不肖屢造館舍，終不得面，如相避然。爾後日欲通音記，屬親老，比來多小不快，人事書尺十常九廢也。伏蒙賜教不忘，感激感激。長者淹留在外，豈獨故人所歎。克勤小物，以道爲準，以聽浮雲之去來。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夫忠信孝友之實，孰能揜之？

《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元陟贊府書 一

某頓首。頃者與園明款曲，極道足下詞學之美。潮音來，詳悉動靜，殊恨未相識也。專人辱書勤懇，審王事不至勞勤，左右經史，何慰如之！某蒙恩東歸，方爾睽遠，臨書懷仰，千萬珍重。十二月十三日。《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元陟贊府書 二

彭山風物亦佳否？子思在永豐，數得相見否？其文章學問，意氣骨肉，皆當即在臺閣，此青雲之士，可以附千里者也。仕宦嘗患無師友，如此士在旁近，殊不易得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元陟贊府書 三

《園明塔銘》出於迫猝，不能盡其美質，顧其大概，不愆其平生所存耳。祭文中具之者，銘中更不復出也。當路諸公亦有相知能爲引重者乎？《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李承之主簿書 一

某頓首。自荊州來省伯氏於仁里，聞足下鄉黨之譽甚美，恨未相識也。乃辱專使惠書，至意傾寫，不見鄙外，幸甚幸甚。告以從來問學之意，知足下不汨於流俗，求配於古人。士之不自重久矣，觀足下所見教者，能充其言，豈易得也。至於推與不肖在先達君子之列，則不敢當，見彈而求鶚炙，似足下之過也。夏氣暄濁，比來日用何如？聞醴陵嚴邑，民頗囂訟，佐邑想亦少暇日。同僚爲誰，臭味相投否？一舍相望，無階修敬，謹奉手狀。《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李承之主簿書 二

某頓首。惠賜新作一編，撥忙三四讀之，務當求是。論議有餘，佳作也。與足下無一日之雅，而辱不愛珠玉，傾困倒廩以畀之，知足下好學，絕人遠甚矣。士嘗苦貧，故從仕之日早，又不得明師畏友琢磨成就之，故暖姝以一得爲足，而不免於宋榮子之笑也。觀足下學問之氣不倦也，故相爲言之耳。舍弟仲堪尉衡山，輒有一書，幸指揮寓遞達之。《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李少文書

某辱書勤重，知六縣君及諸妹安勝爲慰。四哥往親迎，必每得安書也。吾姪性資開爽，他日必不居人後。惟強學自重，讀《論語》、《孟子》，取其切於人事者，求諸己躬，改過遷善，勿令小過在己，則善矣。適得報，當除名竄宜州，故急作書，遣此僕還，極草草，千萬自珍自愛。《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趙都監帖〔二〕一

庭堅頓首。承醇老相待，禮意甚厚。公勤於王事，達於人情，故當爾爾。法帖承賢郎欲爲調護，幸甚，但愧不當煩之耳。今日同公濟飯，飯後困頓，未能遣，須後信也。草書小詩未寫得，亦須送大燭來人可寄也。示諭糞除四衢甚蠲潔，亦料材者必爾，漫及之耳。想比來亦嚴火禁，處處瀦水，以應星變，示修人事敬畏之意。前欲作界方，亦不必桄榔，但得檇木之類亦可。有木工所用桄榔曲尺，求一枚，此裁紙之佳器也。庭堅再拜。

有士常供奉監分寧茶場，不知於公遠近，曾通書否？字云：「向有書來，未曾答耳。」〔二〕《山谷

簡尺》卷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二〕此帖《山谷全書》本只有「示諭糞除」至「佳器也」一段，今改以《簡尺》爲底本。

〔三〕「字云」以下疑是趙都監或他人旁批，蓋回答原簡末句「曾通書否」之問，非庭堅之文。

與趙都監帖 二

秋暑稍易堪〔二〕，夜中清冷，美睡想殊得所。但當深思寶護玉體，立功名爾。所寄尺六觀音紙，欲書樂府，似大不韻。如此樂府卷子，須鎮殿將軍與大夫娘對引角盆，高揭萬年歡，乃相當也。一嚟。漫書一卷大字去。未陽茶磴，窮日可得二兩許，未能足得瓶子，且寄兩小囊。可碾羅畢，更熟碾數百，點自浮花泛乳〔三〕，可喜也。須佳紙，當奉寄，宜州紙只是包裹材器耳。彼易得藿香草、豆蔻否？所須通俗樂府，得暇當用小牋作一卷子去。《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又見《山谷簡尺》卷上。

〔二〕秋：原作「伏」，據《簡尺》改。

〔三〕「點」下《簡尺》有「得」字。

與分寧蕭宰書 一

某再拜。前日得以挹子瞻，拜下風，所得過於所聞，實自開慰。時往來，屈旌旆賓餞，實自不皇。春氣暄暖，不審尊候何如？細民不能不辨爭，伏惟刃迎縷解，終日無事。欲作城中二三書，輒煩借一小吏能寫牋啓者，一日即遣回矣。鄙事溷高明，悚惕。《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分寧蕭宰書 二

伏想政成民信，邑廷事益清簡，時有文酒之樂，以謝江山。清公棄黃龍而去，事勢當爾。蓋妙道非悠悠者所知，而病廢之聲已滿江西，黃龍甘餌，欲者甚衆耳。新公復還雲巖，道衆當雍雍肅肅，亦助道化不淺也。非高明忠信，不能成此法緣，欽歎欽歎。雙井弟姪雖每丁寧，不知能不以事溷庭下否？每深悚惕也。張損郭西水磴，聞得頤旨減柴簞之害，感悚感悚！《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分寧蕭宰書 三

自頃聞盛德之聲而願見，既獲承緒餘，淹觀風度，更得懷仁抱義之實，恨參對之晚也。薄於事役，草草上道，又承營從渡江將之。顧鄙薄何以承此勤重，實深悚惕。至龍潭遇大雨，遂宿法昌山，未能作牋記，乃奉手誨存問，恩意甚厚，感激感激！雨意未解，不審尊候何如？謹奉手狀。《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分寧蕭宰書 四

今日重屈軒蓋，未獲造館下，悚惕悚惕！即辰，伏惟起居萬福。茶一缶，纔可飲五七客，乃今年雙井蒸芽第一。其爲物薄，可比沼沚之毛，蘊藻之菜，當不以邑子有獻爲嫌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與分寧蕭宰書 五

昨承再請新公住雲巖，復留清公西堂坐夏，此二公衲僧之命脉，今江湖淮浙莫居二禪之右者。公開此法緣，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也。現前無量，皆宗於此，徹底唯空；雖復徹底唯空，大用繁興，無不重規疊矩。此是本有，不從人得，雖待心華發明，又須得明眼人爲證，所謂「不得春風花不開」者也。不審頗延二道人鑽研此事否？古人所謂「唯此一事實，其餘可不學而能之」也。兜率照公，誠如所諭，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者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答王子厚書 一

某再拜。前辱書勤懇，衰病老嬾，久不修問，惟是懷仰，何日不勤。閏餘涉冬，天氣小冷，比來日用何如？亦得世外瀟灑人與之發明此道否？古之人不從流俗之波，自放於深山窮谷，非爲山川之美與不交世事，無憂患而已；蓋欲深明己事，開百聖而不愧，質鬼神而無疑，故於彼有所不願耳。承山齋頗有書籍，時亦挹其義味邪？石恪畫妙絕，亦不敢取，但欲遍觀公家所藏耳。須「至樂」、「豹隱」二榜，匆匆書不能工。謾往石洞，忽告行，奉書草草，千萬珍重。《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答王子厚書 二

辱書勤懇，審秋來益得意於江山，日用清勝，何慰如之！寄惠峨眉筍及梅棗等，荷不倦之意。然筍以密封皆敗，可惜也。借示石恪畫一軸，此天下妙筆也，熟觀之，動人神爽也。宋純時果染色，極似趙昌，枝葉乃似過之。王友功夫雖到，脫洒處蓋不及也。然花木之類，直得真趙昌，亦不必收，本來格不高耳。不審有孫大古佛像、鬼神，及湖灘鷺鷥輩否？有之俱欲借觀也。所寄歐陽文忠雙井詩，詞意未當雙井之價，或恐非文忠所作。今分上去年雙井，可精洗石磴曬乾頻轉，少下茶白〔二〕，如飛羅麵，乃善煮湯烹試之，然後知此詩未稱雙井風味耳。未卜面會，惟希珍重。謹勒手狀。《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二〕白：嘉靖本作「日」，四庫本作「白」。

答王子厚書 三

所寄卷軸，老人下筆不喜循界道，卷終又寫不盡，輒以一紙續之，但如此亦自不凡耳。二頌語拙

意陋，謾枉仰高之意。雙井法，當以蘆布作巾，裹厚埤盞一隻，置茶其中，每用手頓之，盡篩去白毛，并揀去茶子，乃磴之，則茶色味皆勝也。點時淨濯瓶，注甘冷泉，熟火煮盤盞，令熱湯纔沸即點。草茶劣，不比建溪須用熟沸湯也。往嘗作建溪茶曲，不審見之否？或未見，後當寄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

答王子厚書 四

伏承易名，以避處冲，甚善。然「寬」字亦未甚好，輒欲易貴名爲「朴」，可否？既與「子厚」字合；又王朴，周世宗朝名相，其心術治行超然出一時人，中心常竊慕之也。《山谷全書·別集》卷一四。又見《山谷簡尺》卷上。